
东方大谍
珍珠港情报之谜
中西功
伙日本高级间谍，暗中支持中国人民抗战，
供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情报。
国兄弟，生死相助，日本人中西功甘当“卖国奴”，
中国人郑文道自杀护友！
这骇人听闻的传奇故事，并非纯属虚构……
郝在今 著
作家出版社
郑文道



日本高级间谍，暗中支援中国抗战，提供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情报。这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并非虚构。

日本人中西功为何甘当“卖国奴”？

中国人郑文道为何甘愿自杀护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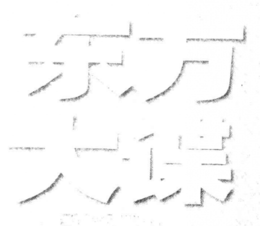
《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再献《东方大谍》。揭秘中国乃至世界密战史上最为特别的真实战例。情报工作最忌误判，国际争端起于误判，人性冲突源于误判，谁能克服误判？

本书揭示高级情报战的专业技巧，剖析跨国间谍的隐秘心理，在众多谍战作品中独具一格。

建议上架：长篇纪实谍战小说



定价：29.00元



珍珠港情报之谜

郝在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大课/郝在今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63－5892－7

Ⅰ.①东… Ⅱ.①郝…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5698 号

东方大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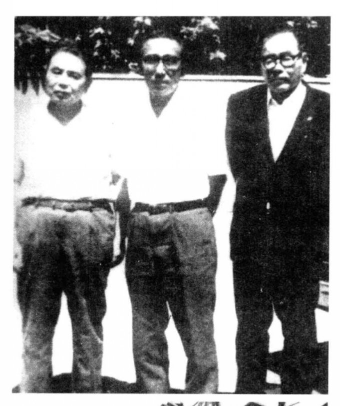
作　　者：郝在今
责任编辑：罗静文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230 千
印张：18.5　**插页**：4
印数：001－10000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892－7
定价：29.00 元

尾崎秀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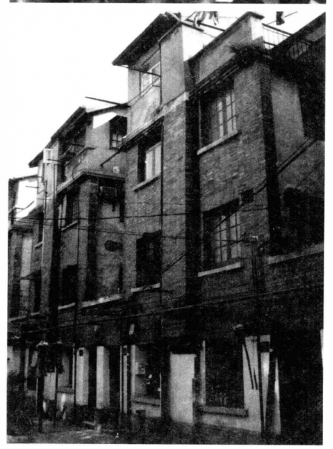
中西功

郑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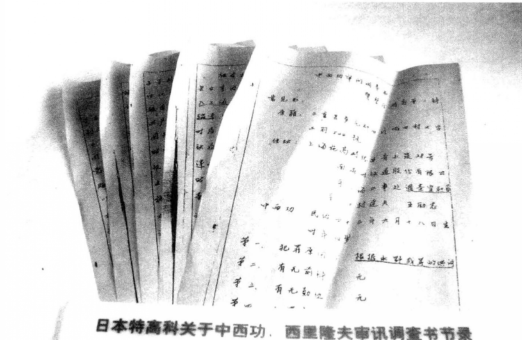
中西功在上海的住处“留青小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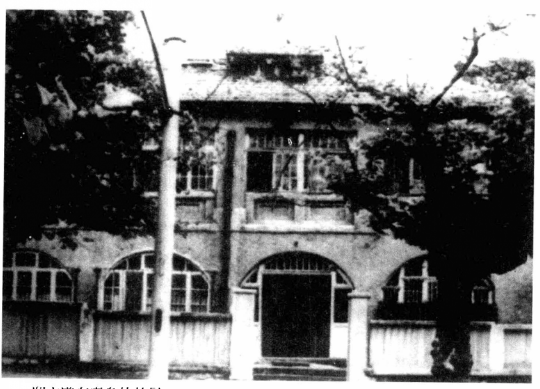
中西功（右）、西里龙夫（中）、尾崎庄太郎（左），1941年摄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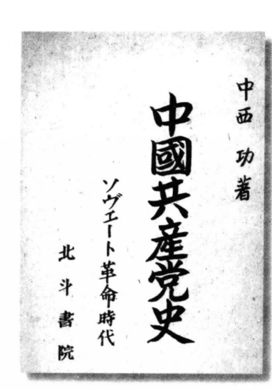
郑文道被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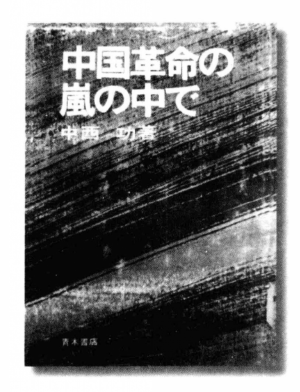
日本警视厅审讯中西功的记录



郑文道在青岛的故居



中西功狱中著作《中国共产党史》



中西功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

一伙日本高级间谍，暗中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提供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情报。

异国兄弟，生死相助，日本人中西功甘当“卖国奴”，中国人郑文道自杀护友！

这骇人听闻的传奇故事，并非纯属虚构……

主要人物

中西功　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生。中共秘密情报员，日本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调查课长、中支那派遣军顾问。

郑文道　中国广东中山县人，1914年生，中共秘密情报员。

韩　霜　女，中国国民党军统成员。

塚　下　日本驻沪领事馆特高课长。

隆　子　女，日本杂志编辑。

梅　笛　女，中共秘密情报员。

薛有朋　大学教授，中共上海情报组组长。

洞　井　日本驻沪领事馆总领事、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

西里龙夫　日本熊本县人，中共秘密党员，南京汪精卫政府通讯社顾问。

关　南　中共秘密情报员，南京汪精卫政府外交部司长。

麦　尔　美军情报官，记者。

林得山　大韩民国独立运动成员。

陈　幕　军统上海站站长。

金　原　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二课课长。

中西方子　女，中西功夫人。

会　子　方子妹妹。

尾崎秀实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日本首相府顾问。

佐尔格　德国记者，苏军情报组长。

史沫特莱　女，美国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国策学校

——男女间谍的孵化器

姑娘韩霜，芳龄十七，居然幸运地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

1931年的中国，高等院校屈指可数，一个省也就一所两所。上小学等于考秀才，升中学相当中举人，考上大学那就是皇帝殿试的进士。大学生！毕业就当公务员，最次也是个小学校长，一生无忧。这种求学生活，足以让人羡慕一百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大学生还有这么值钱吗？

只是，只是这二十世纪的大学学费太高，乡绅富户只能供养中学生，大学生那得是殷实商家，以韩霜的家境，着实勉强。

可韩霜不干，你老爸砸锅卖铁也得供我上大学，上大学就是姑娘我一生的前程！

书香门第的老爸，当然不能反对女儿上大学。听说，听说有种叫作师范的学校，不但免除学费，而且供应食宿，上那种大学等于白上，像我们这种家境的，都考师范呢。

可老妈不干，那师范生毕业只能当小学教师，我家女儿将来可是要作公务员的！

全家相争，女儿想上的大学老爸供不起，供得起的师范老妈又

不让考，这高考择校，就成了韩霜跳不过去的龙门，除非这天下有个减免学费又不是师范的大学。

这学校，还真找到了。

不是师范，却是学费食宿费置装费一概全免。不是那皇城脚下的北大，却位于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是那留美预备班清华，却是上学就等于出国。

这样的学校哪里有？怕是虚拟的吧？

一个瘦姑娘，一个大皮箱，两个相伴去远方。韩霜嫌弃这皮箱比自己人还大，老妈却说皮箱就是人的身份，只能大不能小。

皮箱与韩霜上路了，一只手提不起两只手提，两只手提不动肩膀来扛，细竹竿挑起一座山。

离开家乡的小镇，坐上人抬的滑竿；行出辽阔的四川盆地，乘上机器大轮船；万里迢迢到了上海，韩霜就不用自己提皮箱了，雇个黄包车夫。老妈预备了这份钱，到大地方，有身份的人不能自己动手。

怀着老妈的期望，韩霜满上海寻找自己的学校。

这上海为何叫作大上海呢？因为这是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不，老妈说了，那上海是全亚洲最大的都市，比日本的东京还大。韩霜的老妈不是一般的老妈，见过大世面。有了这样的老妈，女儿也不该是一般的女儿，应该见见更大的世面……——

眼前一幢宏伟的大厦！

一、二、三……四层？韩霜的家乡，最好的房子也只有两层，这大厦高得像佛塔，谁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呢？

这房子的门槛一定很高，高得不可逾越……

大门到了，只有门洞，没有门槛。

没有门槛不是人家这里不尊贵，而是尊贵得不能有门槛。一辆通身闪亮的汽车，飞快地驶入门洞，进门不走路才算贵人。

汽车进去了，黄包车停下了，就停在这门洞之外。原来，这里就是韩霜要找的学校。

这学校尊贵，黄包车夫不敢进门，放下皮箱拿了车费，赶紧溜到一边去。皮箱放在当地，韩霜呆在当地，皮箱和韩霜都不敢进门，这地方太尊贵。

一列大厦，横跨整个街面。

大块的花岗石基座，粗大的花岗石柱子，明亮的玻璃，坚实的钢窗……

这建筑处处都在提醒——我比你家那青砖纸窗贵！

望着这最贵的大厦，韩霜的眼睛贼亮。

贵怕什么？我考你这个学校，奔的就是这个贵。

这门洞真宽啊，宽为贵，这门洞真高啊，高为贵，再高也有顶，顶上是门楣，门楣还有浮雕？

这倒要仔细看看，门楣浮雕，在哪家都有故事。韩霜家门的砖雕，故事是麒麟送子，重男轻女，姑娘进门不看它。

这里的石雕，也是个男人，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

武士个头高，又骑着高头大马，一切都高，就连武士的鼻子也高，显然是个西洋人。

这就是西洋童话的“白马王子”吧？

能够亲眼看到白马王子，姑娘真是高兴，人家西洋不重男轻女，王子娶了“灰姑娘”。

灰姑娘韩霜，勇敢地提起自己的皮箱，身份低怕什么，里面有白马王子等着我呢！

蹑手蹑脚走进门洞，那感觉就像灰姑娘溜进宫廷舞会，又胆怯又兴奋，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发痒发热。

刚刚走过门楣的石头王子，迎面拥来一群活王子，众多男生来迎接新生。

这么多男生！

眼花缭乱的韩霜，抑制激动，偷偷打量，只见来人中有个男生相当突出，头颅短脖子粗像只豹子，足以保护柔弱女生。

这种男人我喜欢!

韩霜主动迎上去："学长好——"

那男生的笑脸登时变成苦脸，眼睛也故意转开，仿佛看到个丑八怪。

韩霜的心顿时凉了，灰姑娘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你得有本钱。看看身边的女生，个个如花似玉，而韩霜自己，瘦得像个竹竿，不但腰细如竿，而且胸脯和屁股也如竿，丑陋的竹竿女呀!

竹竿女不能取悦肌肉男，却也有丑男侍候。一个满脸沧桑的男生过来，为韩霜提起皮箱。

韩霜和皮箱，被送到"中华寮"，中国学生集中居住的宿舍。

花岗岩大厦背后，隐藏个狭小的石库门院落，华生男女总共不过几十人，六人一间，可怜兮兮。

原来，这是一所中日双语学校，既有华籍学生，也有日籍学生。韩霜进门说了汉语，于是被那个日籍男生拒绝，又被这个华人男生接下。

皮箱进入石库门了，韩霜还是不想进，回头望望，前面就是那花岗岩大厦，那里是日籍学生居住的"日本寮"。

韩霜这个后悔呀，后悔进门打招呼没说日语。

韩霜的老爸虽然是中国人，老妈却是日本人。老爸年轻时留学日本，不但拿回了当外交官的资格，还娶回个日本老婆，成为四川小镇的一段佳话。来自东洋的老妈，教会女儿说日语；出过东洋的老爸，为女儿选择了中日双语学校；眼看女儿又要续写佳话，谁料想这双语学校还有双重待遇、

姑娘韩霜，中日双语，为何不能住进那花岗岩大厦?

开学典礼暨三十年校庆，在大操场隆重举行。

来宾个个身份显贵，却人人谦恭有礼，大家都是校友。那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比现任校长洞井还低了一届。

现任校长洞井先生，巍然屹立在主席台中央。黑框眼镜，仁丹胡须，一幅大学者派头，只是领带的领结偏大，衬得个头矮了些。洞井先生熟练地使用日中两种语言，向全体与会者特别是新生，讲述本校的光荣历史。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创建于公元1901年。那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那年，富于远见的东京政治家，在上海创办双语学校……

学生队列中，韩霜有些诧异，北京、东京、上海？那可是两个国家的城市啊。日本人干吗花钱到中国办学呢？中国也去日本办学吗？

“国策学校!”

洞井校长慷慨激昂：“我们东亚同文书院，不是一般的私立学校，我们隶属大日本帝国外务省，我们的毕业生，必将进入政府的外事机构!”

外交官？那可是韩霜最向往的职业！要不是老爸当了外交官，就不会娶回日本老婆，没有日本老妈，哪有韩霜自己。

“误判!”

洞井声色俱厉，“错误的判断，乃外交之大忌。”

全场无不动容，韩霜吓得不敢喘气，这校长说什么严重的事情呢？

洞井的语气又和缓下来：“国家之间，就像邻里之间，本来应该亲善相处。可是，为什么又会打仗呢？就是因为对方误判我的意图。比如说，清朝就经常误判日本，以至发生甲午大战。而日本呢？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克服误判。我们同文书院之所以设在中国的上海，就是为了就地了解中国。”

校长这话在情在理，韩霜听懂了，人家渡过大海来中国办学，总要有个目的。韩霜也要积极参与，好好学习，克服那个什么

“误判”。

台上的校长明察秋毫，早已看到学员的积极感应。

“你!”洞井的手臂突然指来，“你要成为中国官员中的知日派!”

“你!”洞井又指向韩霜身旁的女生，“你要成为日本官员中的知华派!”

两个女生当即成为全场注目的对象，日生隆子脸庞胀得像个皮球，华生韩霜身条挺得像支竹竿。

洞井的语气十分和蔼：“你们两个同学克服误判，相互团结，那就是日中亲善的象征啊!”

亲善!

听到这甜蜜的词汇，韩霜不禁想起家中的老妈，老妈看着老爸的时候，语气总是这么亲善。

韩霜也想亲善，首先亲善那个误判自己的肌肉男生。转头寻找，却只能找到隆子，隆子的眼睛正在透出无限的亲善。

韩霜的心酥软了——

我真的上了最好的学校……

郑文道也在择校。

广东青年万里迢迢奔向东北，只因家父经营人参，非要儿子到产地就学，以免误判药材品质。郑文道从香港登船，明明是人，却被叫做“黄鱼”，无票搭乘不算人算鱼。在这艘丹麦货轮上，郑文道躲在舱底的锅炉房，没日没夜抡大锹，往烈火中扔煤。尽管这工作又热又累，但郑文道心甘情愿，省下路费可以旅游啊。

每当休息时分，郑文道总是溜上甲板，偷窥沿途风光。福州，舟山，上海，青岛、威海……这航程走过多少港口，里程长过珠江，广东小子得以看到祖国的伟大。

远航终点是大连，北方大港。没有见过雪花的南方青年，在大雪纷飞中热泪盈眶——多好的地方!

上岸就被拦住，“黄鱼”被要求拿出护照。护照？郑文道这才知道，到大连就是出国——这中国领土早已被割让，现在是日本的“关东州”。

这种状况郑文道并不生疏，广东就有个割让英国的香港。但是，中国人到那里并不需要护照，对于普通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英国主子懒得管华人。可大连不同，每天早起，所有人都要向东鞠躬，敬拜日本天皇，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这里已经没有中国人，中国人都被日本了！所有的学校，都用日语教学，中文被禁。在大连问路，说中国话要用悄悄语，好似间谍，什么间谍，这就是亡国奴啊！

你可以当“黄鱼”可以烧锅炉，却不能当间谍不能当亡国奴！

放弃东北求学，郑文道再当“黄鱼”，回返中国领土。抵达上海，又得知，这里有所待遇优厚的学校。

来到这“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门口，郑文道的脚步迟疑了，这富丽堂皇的校门，怎么有些像那大连的日本建筑？不会吧，这大上海并非那“关东州”，这里虽然有外国租界，但还算中国领土，怎么能有日本学校呢？

校门外游荡的男生，被校门内的女生注意到了。作为小地方来的小女生，韩霜处处留心，偷偷溜出校门，果然发现个怪人：那家伙在街面转悠，双眼不离同文大楼。

男生看学校，女生看男生，看着看着，就觉得这男生不是一般男生，也许是个人物。

衣着俭朴，肘间还有补丁，可那补丁不像补丁像装饰，精致。

神情漠然，目不斜视，可那漠然中隐含冷峻，自负。

这种男人，就是那法兰西小仲马笔下的落难公子吧？

童话里面的白马王子我找不到，同学里面的肌肉男咱高攀不上，这落难公子就比较现实，他能看上贫贱的茶花女啊。

这种男人我喜欢！

韩霜上去搭讪，却看到有人已经抢先……

“您好!”

郑文道惊讶地发现，对面有人向自己致意，传统的拱手礼。

“鄙人中西功。”来人双目有神，“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郑文道也礼貌地拱手还礼，这位“钟先生”，国语比自己这个广东人还标准。

韩霜看到了，看到那两人接头。

早就觉得那落难公子像个日本人，果然得到证实，那上去搭话的中西功，正是同文的日本学生。那两人神神秘秘，谈些什么?

郑文道正要向钟先生打听这同文书院的情况，又看到一个女生向自己走来，热情洋溢。眼前两个学生，男生文质彬彬，女生落落大方，这同文叫作“书院”，名号就充满我中华文化的气息。

“中西桑!”女生用日语向学长致敬，而后又向郑文道深深鞠躬，日本式女子鞠躬礼。

这二人原来是日本人?郑文道感到被欺之辱，转身就走。我才不上你日本学校!

对方的无礼，把致礼的韩霜窘在当地。就在这校门，韩霜已经两次受辱，两次都是日本男生!

老妈说过，日本人重男轻女，比中国人更甚。老妈之所以选择老爸，就是为了躲开日本男人。

只见那“日本男人”头也不回，大步离去，仿佛在证实韩霜的判断。

韩霜气得要走，又想到身边还有个日本男人……

中西功也被郑文道的无礼冻在当地，却顾不上生气，正好练习功课。

洞井校长教导：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他的语言会有意误导你，他的动作却会出卖他的真实。

冷眼旁观，以体势心理学判断，步幅小步速慢是犹豫性格，步

幅大步速快是果断性格，可先生你步幅很大步速却慢，这是什么性格呢？

“拽什么拽！”韩霜凑近帮腔，“你以为你是欧罗巴贵族？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又想到身边人不是中国人，“瞧不起我们亚洲人？”

这语无伦次的斥责，反而启发了中西功，解读了那种特殊步伐。

步幅大，表明行走者急于离去的反感态度；步速慢，表明行走者藐视对手的镇定态度；步幅大而步速慢，这是一个自尊而执著的人啊！

中西功来上海读书两年了，见过数不清的中国人，熟悉了中国式礼貌、中国式谦卑，那种态度让你无法结交真正的朋友，也无从了解真正的文化。今天，今天第一次看到，看到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表达反感。

你反感我好啊！

中华古训：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中西功到中国求学，就是专门收集这苦口逆耳，我特别需要一个反感我的人作诤友，那有利于克服我对中华文化的误判。

望着远去的背影，中西功深深叹息，错过了一次机会……

韩霜在旁，仔细打量，不是打量那离去的落难公子，而是打量这眼前的日籍男生。

高年级学长中西功，在同文学生中颇有名气，学习好，品行好，长得也好。体魄虽然不如那肌肉男强壮，额头却更加宽阔，最惹眼的还是一双眼睛，精光四射，一看就是个聪明人。

这种男人我喜欢！

学得好不如嫁得好。韩霜上大学，第一目标不是学习，第二目标不是就业，第一第二第三目标都是找老公。同学里面适龄男人最多，上大学正是找老公的最佳机遇。

找老公，当然要找好的，家世再好不如本人有出息好，肌肉再

强不如聪明更强，聪明人才是最佳择偶对象。

这中西功显然够好。只可惜。只可惜他是个日本男人……

日华学生之间的隔阂，校方也注意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把同学变成同桌。

教室内两两并桌，一个日生，一个华生，日华并肩而坐。同桌间不免经常交流，可以消解日华之间的误解。这种安排也得到日华同学的拥护，同桌间可以相互传译，便于双语教学。

这一课叫作“情报学”，日籍教师授课。

“我大日本帝国，以情报立国。古代，十八次派出遣唐使，乘船渡海，到中国搜集情报。现代，官、产、学、研，举国一体……”

情报学？这古怪的学问让韩霜听不懂，尽管十分崇敬外国老师，尽管十分注意听讲日语，但韩霜还是听不懂。这学校不是培养外交官吗？外交官的使命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亲善吗？那老师为何又大讲搜集情报呢？

请教同桌的日本同学吧，这肌肉男正在埋头打瞌睡。

就你这样，听课比我还困难，还看不起姑娘我？这家伙叫作什么“塚下”，那坟冢之下不是死人吗？真不知日本人是怎么起名的，怎么难听怎么叫。

报复他！韩霜故意转头去看酣睡的同桌，导引老师的注意。

“砰!”教鞭狠狠敲在课桌上。

耳朵贴在桌面睡觉的塚下被惊得跳起来，又撞翻了桌子。

老师劈头就打：“日本以何立国?”

“情报立国!”塚下脱口而出，娘胎里就背熟了。

老师满意了，韩霜却更糊涂了。中国人常讲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日本怎么是情报立国呢？

下课了，疑惑不解的韩霜，不敢追问老师，孤零零走出教室。

关南凑了过来。这个满脸沧桑的男生，是华生中年纪最大的，

一向照顾年轻的韩霜。他明明出生在山海关之北的东北，却偏要叫作“关南”，果然，到山海关之南来就学了。

关南小声说：“日本的外交官，个个都是间谍。”

间谍？

韩霜大吃一惊，竹竿身条差点折断，间谍不是坏人吗？

“我们误判了这所学校！”关南十分懊悔，“我怎么不想想，每年毕业上百人，日本外务省用得了这么多官员吗？这些日本学员个个精通汉语，都是搜集我中国情报的间谍啊！”

间谍？外交官？外交官？间谍？

韩霜被关南搞晕了，韩霜想当外交官但不想当间谍，可关南非说外交官就是间谍，那韩霜不是就非得当那不喜欢的什么间谍吗？

我不喜欢不喜欢！被关南弄晕的韩霜，反而对关南产生了反感，你说我误判了学校？谁能保证你就不是误判？

韩霜怀疑地看着这个同学，这个曾经在校门迎接自己的华人同学，满脸诚恳，满脸皱纹，满身也是皱纹。同文书院的校服，穿在塚下身上精神，穿在他身上窝囊。

你是嫉妒人家吧？

韩霜拿定主意，我既然上了这日本学校，那就首先要知日，不能光听你中国人的。

如何知日？洞井校长早已指路——要和日本同学亲善。

亲善谁？不能是塚下，只能是隆子，那塚下你亲善不上啊。

满校园寻找隆子，却发现那皮球脸正同肌肉男钻树丛。一男一女，你两个搞什么私密？

蹑手蹑脚，追踪过去，眼前却是惊人一幕——

赤裸上体的男生趴在地下，背上骑着女生！

耍流氓？韩霜惊得捂住嘴巴。

那隆子却嘻嘻笑着，指挥胯下的男生快快行动。

那塚下背上驮着女生，开始练习俯卧撑。

韩霜这才明白，这是人家日本学生的体育锻炼，并非流氓。

见韩霜来了，隆子缓缓起身，平常地招呼，仿佛刚才不过是骑马而已。

塚下则纵身而起，不但不害羞，反而更加得意。

听到韩霜的幼稚问题，日籍男生傲慢地教训华籍女生："间谍学校有什么不好？我们同文书院待遇这么优厚，政府傻了？下这么大本钱投资，不生产间谍不就亏了？"

间谍！

这恐怖的名称让韩霜不寒而栗，难道自己的同学都是坏人？

塚下却更加兴奋，兴奋得手舞足蹈。

间谍，那是个改名换姓的神秘人物，他由秘密组织委派，潜伏敌营，刺探情报，神出鬼没，暗杀破坏。间谍，那是个最凶险的行业，你要烈士般勇敢，你要智士般聪慧，你还得艺人般表演，骗过那火眼金睛的反间谍专家……

别说了别说了！韩霜捂住耳朵，不敢再听。你可以不听那关南的，他也许是华生嫉妒日本，你却不能不听这塚下的，这日本人不会污蔑日本。

这东亚同文书院，确实是个间谍学校，孵小鸡般成批出产，出产的不是正常人，而是男恶魔女妖精……

越思越想越恐怖，眼前这手舞足蹈的塚下，似乎是个魔法师——

我不是进了最好的学校，而是进了最坏的学校！

退学？

看看塚下，看看隆子，男女同学个个满脸洋溢着骄傲，人人期冀着美好的前程。

韩霜可以不听塚下的，男生都爱干坏事，韩霜却不能不听隆子的，隆子是个温柔善良的女生。

善良的隆子，温柔地诉说："间谍，其实并不可怕，中国古代

的四大美女，个个都是间谍。”

美女间谍？这匪夷所思的说法，韩霜闻所未闻。

也是，你不得不承认：西施是越国的间谍，卧底吴王身边使坏；貂蝉是王充的间谍，离间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就连那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也可以算是外交间谍；可那杨贵妃呢？她可是个不问政事的女人。

隆子笑了，你们中国人都以为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被害，其实那是误判。杨贵妃没有死于马嵬坡，而是活在日本。马嵬坡的女尸不过是个替身，杨贵妃真人偷渡出境，成了日本天皇的密友！

望着目瞪口呆的韩霜，塚下十分得意：“你们的杨贵妃，其实是我们的女间谍！”

女间谍？

这充满诱惑的名称，让韩霜心智恍惚。四大美女从眼前掠过，个个风情万种。

恍惚之间，韩霜又想到更加恐怖的问题：自己的老妈会不会也是女间谍呢？

日本如此重视情报，而且特别培养女间谍，通过跨国婚姻，到异国长期卧底。

那么，我的老妈，也可能是个日本女间谍，利用我老爸的感情，到中国当间谍。

老妈是间谍，老爸怎么办？离婚吗？

也许，老爸知道老妈是间谍，只是不予揭穿，放长线钓大鱼？

那么，老爸也是间谍，中国的间谍？

有可能啊，既然日本到中国留学是间谍，那么老爸到日本留学也许本来就是间谍？

可怕啊可怕，养育我韩霜的老爸和老妈，居然都是间谍！

越思越想越恐怖，恐怖得韩霜不敢再往下想。你可以退学，退出这间谍学校，但你能退出生吗？退出自己的双亲？

越思越想越无奈，无奈的韩霜不再思想，思想太累。

既然我已经出生了，那么，这出生就不算恐怖。既然我已经上学了，那么，这上学就不算恐怖。既然我已经和间谍结缘了，那么，这间谍就不算恐怖。

韩霜想通了，不是用脑子，而是用心情。老爸老妈虽然是间谍，可间谍的日子不也挺让人喜欢？

间谍学校就间谍学校吧，只要你不让我不喜欢……

第二章

"忍者"与"渴者"

——间谍变迁史

间谍学校，似乎并不可怕，对于学校附近的商贩，这里的学生都是大客户，对于学校附近的居民，这里学生也是东洋景。

一个本地学校，学生不仅有男女两性，而且来自中日两国，两国男女还各有所长——"日寮男，华寮女。"

每天早操，日寮男从头到脚不穿衣裳，只在胯间围个丁字带，呼嗬吼叫练相扑！这裸身出演，哪个上海女人见过？

华寮女当然不会裸体，长裤长褂打太极拳。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排成一列，慢悠悠摆起姿势，那也是免费节目啊。

每当清晨，都有不少居民来到同文书院，趴在栅栏外面观看东洋节目。这围观，又激励了同文学员，大家练得更起劲。

你们爱看，我就不爱看？韩霜偷偷溜出华寮队列，去日寮偷窥裸身男生。

蒙着衣服，王子是王子，贫儿是贫儿；露出真身，那就健儿是健儿，病夫是病夫。日寮男生满场乱跑，个个体魄野蛮，最惹眼的还是塚下。这家伙上课低头缩脑，下操场就神气起来，肌肉男啊！日寮女生围着塚下乱叫，那隆子还是个贵族小姐呢。

韩霜挤开隆子，接近塚下。只见塚下敞开衣襟，鼓起肌肉，四围亮相，那胸大肌比女人的乳房还大，居然还能快速抖动！

满场女生兴奋地尖叫，塚下又当众脱衣，得意洋洋地抛向空中！众女生疯狂争抢，韩霜跳得高，脸上迎来一团。

怎么臭烘烘的？拿下一看，原来是个大裤衩子。

恶心！韩霜把男人内裤丢给隆子，扭头走开。

肌肉男不如聪明男，还是去找那个中西功吧。

韩霜找不到中西功，中西功不在日寮的队列，像韩霜一样，溜号了。

中西功这个日生，悄悄来到华寮，不是偷窥女生，而是偷学拳法，这边的拳法没见过。

这套什么太极拳，女生打起来尚有可观，有些类似日本的歌舞伎舞蹈。可男生也如此动作，就委实不能让人欣赏，打拳不像打拳，跳舞不像跳舞，阴柔得像个女人。比起来，还是日本的大相扑阳刚，比体重，比力量，男人气！

看不上也得学，只因为这东西日本没有。洞井老师说过，中华文化异常玄妙，有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用处，内里却蕴含无穷文化。所以，中西功下定决心，收集所有没见过的东西，中国东西。

怎么学？别人是有样学样，中西功不耐烦，中国有言：切磋。学文要对谈，学武要对打，中西功大步上前，找了个对手，一个相扑动作撞过去，那位就踉踉跄跄。

再找谁练？拳手们一个比一个瘦，统统病夫相。拔剑四顾心茫然，没有对手啊！

放弃学习太极拳？

中西功还不甘心，又瞄上了教头。

在中华武术界，教师不叫教师，叫作教头。中西功对这个称呼很感兴趣，不但教授你的拳脚，而且教导你的头脑。

眼前这个教头，一身白绸裤褂，别无装饰，身材中常，眉目平

和，从哪里看都看不出任何过人之处。

中西功自信有能力对抗这个教头，又想到还要师道尊严，不能上去就撞。先试着用掌推吧，对手的双掌绵软如棉，再加力吧，还是推上棉花，有劲使不上。

中西功不耐烦了，索性用肩头撞去，你的肩膀不能也是棉花吧？

那教头肩膀一闪，中西功的硬肩撞空了。再撞，还是空，再撞，还是空，中西功在和虚空较量，没有对手？

中西功被弄得恼了，双手伸出，紧紧抓住对方肩膀，看你还往哪里躲！

对手不再闪躲，而是脚步横移，似有挣脱之意。中西功哪里肯放，抓紧，加力，反而把对手甩得双脚离地。

中西功双臂用劲，对手的身体似乎很轻，中西功转圈抡甩，对手的身体在空中飘舞，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只要双臂一绞，对手就会滚翻在地。

加力，抡圆，绞翻——倒！倒下的明明是对手，接地的却是中西功自己，那教头反而借力立稳。

中西功狼狈地爬起来，不知自己败在何处，力量不够？

教头微笑："这就是太极拳。"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后发先至，制敌无形。

中西功服了，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深邃，玄妙，日本人难得其味。

拜师吧！

我既然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那么就应该向中国老师学习。

这位中国老师名叫薛有朋，也是同文毕业生，而且和洞井校长同届。他也有老师，而且是日本老师。

这让中西功觉得有趣，中日两国，谁是老师？

韩霜在日本寮找不到中西功，灰溜溜返回华寮队列，却发现该人正在阑珊处，跟华人老师学习太极拳呢。

别人动作柔和，这家伙肌体僵硬，别人没精打采，这家伙精神抖擞，华寮队中混进个日本男，又别扭，又出彩，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这种怪事，也只有这个中西功了。

韩霜早就关注此人。入学之前老妈提醒，女孩子上大学，首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找老公。找老公要挑家世，华生当然不如日生，日本比中国富啊。找老公要看前程，那塚下就不如中西，中西功非但学习成绩拔尖，而且深得洞井校长的赏识，毕业肯定能当上外交官。更为重要的是，这男生不但具备老妈的全部条件，而且符合女儿的心意——这个日本男人从不欺负女人。

眼前又是明证，他特意加入华寮太极拳，莫非为了接近华人女生？

我喜欢这样的男人，哪怕他是日本人。

韩霜笑盈盈凑到中西功身边，却发现男生眼里没有女生。中西功那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始终盯着个老头……

薛有朋？

韩霜知道这个人，一个中国老师，就因为认识洞井校长，居然混进日本学校教书。我同文的优势是日语教学，谁稀罕你讲中文。

只是弄不明白，中西功个日本高材生，何必崇敬地望着个庸师？你看他还不如看我呢。

中西功没有看韩霜，而且继续练习着太极拳，这太极拳虽然动作舒缓，却把人练出一身汗水。

中西功感到口中干渴，却舍不得离队去喝水。薛有朋老师说了，太极拳法像长江之水，源源不绝。中西功觉得，这文化滋润比喝水还解渴。

洞井校长曾经讥讽中西功，“你是个渴者。”

“渴者”？

中西功乐意承认这个评价。我确实渴，不是渴水渴酒，而是渴

望知识，渴求学习。

渴求学习的中西功发现，那薛有朋老师，不但拳法如长江，而且人品如长江，他心中有无穷无尽的中华文化知识。

中西功钦敬薛有朋，钦敬这个中国老师超过所有的日本老师。这不是薛有朋抢风头，而是洞井的推荐。

何谓东亚同文？

那就是：东亚各族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我日本是个岛国，只有放眼大东亚，才能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借助东亚文化，才能找到登上大陆的桥梁。何谓东亚文化？追根溯源就是中华文化。世界大国无不重视情报，全世界最早的情报论著却在中国，《孙子兵法》的第十三篇《用间》！所以，每个同文学子，每个期望成为高级间谍的日本人，都要熟练地掌握中华文化，比中国人更中国！

在洞井校长的引导下，中西功潜心钻研中华文化，不仅练习日式大相扑，而且学习中式太极拳；不仅攻读日文书籍，而且钻研中华经典。洞井十分欣赏这个学生的悟性，又加以点拨：入门不够，还要登堂入室。

登堂入室？

这种比喻式教学，令人费解。

隆子以为：入门就是上学，登堂入室就是学习不能浅尝辄止。

塚下认为：入门就是进入间谍行当，登堂入室就是盗窃情报！

中西功则认为，隆子说得太浅，塚下说得太深，这中文隐喻，恐怕还得请华生解释。

韩霜出言爽快；入门，那是送外卖的，登堂入室才是客人，这是教你重视人际交往。

一言点醒梦中人，中西功恍然大悟，恭请韩霜辅导自己——学习中国的人际交往。

韩霜乐得接收中西功的请求，你想结交中国人，我想结交你！

论阅读日本文字，韩霜不如中西功，论交往中国人，中西功就

不如韩霜。韩霜领着中西功，中西功身后又跟上个隆子，三个年轻学子溜出同文大门，闯进上海滩。

上海滩，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外行说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情报界说这里是“间谍天堂”。走入上海街头，天上掉下一片树叶，就会砸死三个间谍。

间谍喜欢黑暗，这上海滩就是个不夜城，这夜晚，虹口的内山书店灯火辉煌，庆祝鲁迅寿辰。中西功被韩霜带到这里，心中还在诧异：这文人聚会，有间谍吗？

鲁迅、茅盾、夏衍、阳翰笙……韩霜让中西功一眼看到众多中国文豪。

不只中国人，这里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那可是上海滩的交际明星，别的交际花巴结财富大亨，她史沫特莱专门结交文化大师。

文化大师就在眼前，隆子立即开忙，举着自己的小本本，挨个求名人签字。中西功则有些羞涩，一人躲进角落，观察。

名人群中，一个日本同胞相当活跃，朝日新闻报的记者尾崎秀实，穿梭于各国大师之间，遇到华人说汉语，遇到洋人说英语，如鱼得水。

中西功非常羡慕。我要是学到那个本事就好了……

上海滩是个不夜城，同文书院的夜晚也不寂寞，所有的窗户都亮着灯。

练功完毕，满头大汗的塚下回到自己的宿舍，却发觉同屋的中西功不在。这让塚下有些嫉妒，这些日子，中西功同女生来往颇多，不止华生韩霜，还有日生隆子。

隆子！

想起隆子，塚下就饥饿难耐。出身贵族的隆子，在同文学员中家世最高，出身贫民的塚下，在同文学员中家世最低，身份低微的

塚下甘愿为高贵的隆子小姐效劳，而隆子小姐又对塚下释放好感，这未免使人想起一段日本故事，小姐嫁给家臣的佳话。

美好的故事正在演进，中间插入个中西功，那家伙学习成绩好，不但校长宠爱，女生也喜欢，隆子近来经常跟随中西功外出。

想到恨处，塚下果断行动，从床下拉出皮箱。

箱里一套黑色装具，黑靴、黑裤、黑衣，再戴上黑色面罩，从头到脚只露黑白双睛……

活跃的会场，活跃的女生，韩霜拉着隆子，两人在内山书店里乱钻。中西功恭恭敬敬，呆鸟般遥望大师，韩霜却更有勇气，拨开人群挤向主角。

"您是不是喜欢日本?"

此问颇有挑衅意味。谁都知道，鲁迅先生曾经留学日本，今天聚会的内山书店老板也是日本人，可近来日本军队在东北频频挑衅，又让中国人怎说喜欢?

鲁迅老师并不为难，看看眼前的小女生，望望满堂的日文书，醇然笑道："日文书反映新知识很快，我虽然老了，却喜欢新东西。"

喜欢新东西!

中西功听到了，在远远的角落里也听到了，这哲言足以穿越空间……

十八岁时，中西功以三重县第一的成绩考取全县唯一的官费生，远赴中国留学。中国！中西功从小就知道，中华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源，中国大陆是日本列岛的拓展空间，日本青年要想有出息，就得去中国。

轮船驶近上海港，年轻的心剧烈地跳动，难以承受那初次相逢的激动。

大！第一印象就是"大"！土地比日本大，寺庙比日本大，公园比日本大，室内空间也比日本大……

从岛国走出，中西功奔的就是大，登上大陆，中西功担心的也是大，中国人会不会以大欺小呢?

今天，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居然说爱看日文书。这说明，中国不仅国土大，中国人的心胸也大……

大陆再大也不如海洋大，韩霜的注意力，转向一个西洋人。

在这间屋子里，有人鹤立鸡群——个子最高，头发最黄，皮肤最白，眼珠最蓝，这来自西洋的美国记者麦尔，比所有的东洋人更扎眼，简直就是白马王子现身。可惜不能说话，开口就是上海腔调，软绵绵腻味人。倒是他身旁另一个西洋，虽然年纪老得已是国王了，虽然左腿有些跛，但那笑容，那眼神，看着你不说话就让你舒服，感觉自己是白雪公主，受到王子的重视。

“你要提防他!”女作家史沫特莱突然插入，“他是猎艳高手，还是德国间谍!”

韩霜大惊，不是惊讶男人的恐怖，而是惊讶女人的爽快。“间谍”!“猎艳”!这么难听的评语，让她说得像派送糖果。

“你把他还给我，我把他送给你。”史沫特莱把麦尔推给韩霜，拉着佐尔格走了。

一对老男老女勾肩搭背而去，羡煞年轻的韩霜。望望身边的麦尔，也想试试，却又不敢，中国姑娘对男人不好太主动……

22

满堂热闹混乱，谁也没有发现，暗中还有一双偷窥的眼睛。

黑靴、黑裤、黑衣、黑面罩，周身黑色的塚下，隐藏在内山书店的屋顶，偷窥室内情况。

隆子小姐的交谈对象，不是中西功，也不是别的男人，而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女人。这就可以放心了，隆子小姐没生外心。

那可恶的中西功，缩在角落没人搭理。这也令人欣慰，那情敌的魅力有限。

满堂所有的人们，公开交往，没有显示任何秘密。这就显得无

趣，不能带回情报了。

塚下遗憾地离开窗户，纵身一跃，跳下高高的屋顶，沉重落地。

“贼!”

一声惊呼，屋内人都涌向窗户，只见一个黑影掠过，如飞而去。

人们轰然大笑，这贼怕是找错了地方。

麦尔打趣：“先生慢走，进来坐坐?”

韩霜鄙夷：“太夸张了，当个小贼还要穿上侠客装?”

隆子却很认真：“他不是贼。”

“那他是什么人?”

中西功思忖着：“像个忍者……”

忍者?

韩霜从未听说这种名称，那是一种特殊的间谍吧?

中西功不肯应答，这忍者似乎并不光彩。

隆子悄悄拉开韩霜，用旁人听不到的微小声音解释。

忍者，那是日本特有的一种特殊人物，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人人神出鬼没，有些像中国的侠客，也有些像西洋的间谍。中西功和塚下的家乡三重县，就是有名的“忍者之乡”。

忍者? 侠客? 间谍?

韩霜又被弄晕了，日本人这是什么逻辑，外交官都是间谍，间谍又是忍者，忍者又是侠客?

想到侠客，多少还有些好印象，行侠仗义的好汉。

那中西功也是侠客吗? 如果他就是忍者，那忍者并不可怕，如果他是间谍，那间谍也有些招人喜欢……

别人忙着男交女往，中西功却抓紧机会请教尾崎君，请教那登堂入室的问题。

入门，是师生关系，上下尊卑；入室，是亲友关系，平和亲近；这是两种有分别的人际关系。我们日本等级森严，上下之间互不交往，很容易导致误判。中国人克服误判的途径，就是交朋友，

把人际关系拉近。

“交朋友?”中西功恍然大悟，“洞井先生常说，我们同文学生，要比中国人更中国。”

“他那不过是间谍的伪装术!”尾崎秀实显然看不上洞井，“你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伪装中国通，反而令人生厌。”

“您的意见……”

“我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尾崎君如此看待人际交往?中西功渴求这个答案。

“不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不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中西功一时难悟。这满屋男女，来自多少国度，持有多少偏见，谁都拿别人当外人啊。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尾崎挥手划了个大圈，留下中西功，迎向史沫特莱和佐尔格……

黑色的夜，黑色的人，黑色的塚下在黑色的夜晚狂奔。

奔到同文大楼，弃门不入，径直冲向楼壁，抓住落水管攀援而上，从窗户进屋!

进了屋，卸下黑装，塚下才喘了口气。好久没有享受这忍者行动，憋气啊。

双膝跪地，恭恭敬敬，把黑色衣装一一叠好，一件一件，放入箱中。

这是忍者的仪式，每当执行任务，必行着装礼，即使是白天行动，也要穿上全套黑衣。黑色，不但是夜晚的颜色，而且是忍者的颜色，忍者隐于暗。

塚下家族是传承八代的忍者世家，家族男子自幼研习忍术，隐身术、盗窃术、暗杀术，被捕之后的忍打不供术，术术都要精通，精妙全在一个“忍”字。

统治国家离不开武力，日本贵族无不重用武士。武士忠诚，武士勇敢，可武士也有缺欠，不能忍。遇到失败，武士总是自杀了事，丢却了主公的大业。忍者却能忍受武士之所不忍，忍受失败，忍受屈辱，忍到反攻胜利。

武士扬威于白天，忍者潜行于黑夜，日本皇道有明暗两途。到了维新现代，武士被军队取代，忍者就变成间谍。

间谍，这是个多么伟大的行业。人类史上，最早的行业是妓女，第二个行业就是间谍。出身忍者世家的塚下，毅然投考同文书院，期望将来做个伟大的间谍，光大忍者世家。

没想到，同文这间谍学校，不重技击重知识，塚下的特长无从发挥。塚下失落，中西功却得意，让三重同乡的面子无处搁。

塚下嫉恨地望着对面的中西功床铺，发现床头柜上有东西。四望无人，一把抓过，纸里包着只蹄膀，又肥又香。

饿欲大发，塚下侧耳倾听，四下还是无人，开口咬吧。

咬！咬！咬下的不是蹄膀，而是皮球脸……

中西功没有料到塚下之饿，口中正渴。满堂的文人雅士，人人自如地交谈，每人手里端个杯子，时不时抿上一口。

满桌的免费饮料，中西功却不敢上前索拿，自己是混进来的，缺乏资格。

孤独的中西功，隐身角落，看着人家细酌慢饮。你们喝的是什么？西洋红酒还是东洋清酒？南国咖啡还是北国浓茶？

中西功也想喝了，可惜手中没有杯子，杯子都在别人手里。那个桌上有酒杯，那个桌上有茶杯，我该到哪个桌上找杯子？哪个圈子不拿我当外人？

看着应对自如的尾崎秀实，中西功心生羡慕，我的同胞能够做到“不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想起刚才窗外的黑影，那种偷偷摸摸的行径，不禁惭愧，替同胞丢脸！

尽管同出忍者之乡，但中西功并不打算继承那种传统。不计青春地苦练异术，不择手段地残害人命，终生做着不能见人的勾当，却只是为了忠于一个领主？岂不知那领主管辖的地盘不出一个县，还是个白痴！

那是一种正常人无法忍受的生活，所以，中西功才要走出三重县，走出日本国。

自从来到中国，自从结识薛有朋，中西功感到眼界开阔，在家乡之外，还有辽阔的大陆。今天在这里，中西功又见到了鲁迅，见到了尾崎秀实和史沫特莱，中西功感到心胸开阔，在亚洲之外，还有世界。

这世界，有一种境界，叫作“国际主义”……

忽有所悟。

这世上，所谓人际关系，无非是圈子，家庭、学校、乡里、国家、种族……人们依照关系的亲疏结成一个个圈子，圈子以内误判也能容忍，圈子以外误判就会积怨。积怨如何？忍，忍不住就打，战争就是这样酿成的。但是，也有人反对战争，主张国际和平，他们能够跳出圈子啊。

我自己跳出圈子，才能不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中西功突然增添了自信，起身去拿杯子。

我不作忍者，我是个渴者，我渴望与君共饮……

第三章

大相扑

——间谍为谁而战？

交朋友不难，交往异族朋友也不难，同文书院本来就是跨国学校，校内就有交往资源。可是，自从这个日子来临，中西功就难以交往中国同学了。

1931年，9月18日。

沈阳第一枪，举国沸腾，就连平和的上海滩也乱了。中国人纷纷上街，抗议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侨民纷纷上街，支持皇军开拓满洲；两股游行队伍隔街叫骂，不时发生肢体冲突。

同文也被撕裂。

关南等中国学生，跑出校门加入中华学联的抗议行动；塚下等日本学生，跑出校门参加日本侨民的庆祝行动；两股队伍中都有穿着同样校服的学生，同样制服的人分成两派，每斗当先。

紧急时刻，校长出面了。洞井颁布严厉措施，禁止同文书院的学生走出校门：你们的任务是学习不是打仗！

同文书院的中日学生，不得不重新坐进同一间教室。上街吵架，入门并坐，未免尴尬。所幸这是一堂书法课，学生各自盘腿坐地，相互间保有距离，不必交流。

中西功提起毛笔，战战兢兢不敢落笔，仿佛动笔就是动手，就会引起同学纷争。

同学们倒是开写了，谁也不理谁，谁也不管谁，各写各的。

中西功长吁一口气，运笔，运笔还不敢太重，侧耳倾听……

怎么？耳边沙沙作响！这柔软的毛笔在柔软的宣纸上运行，怎能出声？

这意味，书写者胸中充满不平之气？中西功悄悄观察，只见同学个个面容严肃。

韩霜盯着隆子，隆子写一笔，韩霜写一笔，笔画相同，笔力更劲！隆子低头握笔，不敢看韩霜，笔下的字迹却颤抖起来。

塚下盯着关南，关南也不回避，两人眼睛对着眼睛，手下还在狠狠运笔，戳破宣纸，戳断笔头！

这哪里是书法练习，这简直是在隔空交战！中西功浑身发紧，这教室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快要爆炸了！

必须缓和，必须缓和气氛，中西功匆匆写下“结束”二字，满脸堆笑，请教身旁的韩霜：“这两个日文汉字，如何译成中文？”。

那韩霜毫不领情，白眼一翻，写下“打仗”二字。言外之意——你要与我“结束”同学关系，那就准备“打仗”吧！

中西功的中文虽然不够精通，却也知道这“打仗”不是好事，这华人同学显然是误解了。

隆子见势不对，赶紧过来解围，写下“团结”二字。

日文汉字“结束”，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团结”。其实这也符合汉字古意，把散丝捆结成束，正是象征团结。中西功和韩霜之间的误判，来源于两国文字的同源而异流。

不过，你可以把“团结”误判为“结束”，却不该扯到“打仗”啊？塚下跳起来质问韩霜：“人家要同你团结，你为何要打仗？”

关南见势不对，悄悄拉拉韩霜的衣襟，不要闹僵了。

韩霜才不管那么多，抓起毛笔，在三组汉字之间狠狠划了两

道，这就形成："打仗=结束团结"。

这公式的含意十分明显：你日本在东北开战，就结束了中日团结。

决裂？

三个日籍学生面面相觑，国家之间的打仗，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同学关系。

塚下不干了，我东亚同文书院招收华生的目的是培养亲日派，怎能容你对日本有二心？

塚下冲过去，挥手打了韩霜一个耳光。韩霜一时愣住，没料到对方比自己更激烈。韩霜身后的关南怒不可遏，抢上前一头撞向塚下！

开打！

华生相帮关南，日生相帮塚下，双方乱殴起来。"九一八"以来积蓄的怒气，终于得到释放的机会，人人放手乱打！

教室满堂大乱，就连女生也全体投入，韩霜疯狂撕咬，隆子忙着拉架，没有动手的唯独中西功一个。

期望同学团结的中西功，没想到突然爆发教室战争。这都是我的两个字引发的，我中西功是罪魁祸首啊！

痛心的中西功又看到，人数较少的华生吃亏了，关南被塚下骑在身下。

"哇！"一声怒吼，塚下被撞飞。

人们惊讶地看到，日生中西功打倒日生塚下，扶起华生关南。

一场中日大战，怎么连阵营都乱了？

校内打架，校外打仗。

9月18日沈阳事变，10月6日，吴淞口驶入四艘日本军舰，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同时，中国第十九路军也调驻上海。两军对垒，上海的空气弥漫火药味，华人、日本人、欧美人，万国汇聚的

租界居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感觉——要打仗了！

郑文道早就盼望这一天。

东北之失，失在不抵抗，上海不能再失！学界，商界，上海各界组成救国会，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自古书生多意气，投笔从戎乃英豪。郑文道不说空话，申请参军参战。可是，组织上偏偏看重郑文道的语言才能，让粗通日语的郑文道专门去做日本工作，通过宣传，瓦解日军士兵的斗志。

抗战优先，郑文道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这就认识了尾崎秀实。通过这个日本记者的笔，将上海的真实情况，呈现于日本报端。工作继续深入，郑文道又认识了美国记者麦尔，认识了为麦尔工作的中国女学生梅笛。

娇小的梅笛，站在高大的麦尔身旁，显得柔弱无力。可是，这江南女子的一颦一怒，却有一种让人同情让人尊重的力量。梅笛撰写的英文稿件，麦尔总是照发不改。郑文道也讨要梅笛的中文稿，那真是大气横空，文笔如枪！

同外国人打仗是抗战，同外国人交往也是抗战。上海滩的交际场所，常常出现郑文道和梅笛相伴而行的身影……

中西功打算结交关南。

自从来到中国，中西功见识了中国之大，也见识了中国人之散。按照洞井的说法，日本的太阳旗是阳刚，中华的水龙旗是阴柔，日本人到中国，就是小石头投入大湖泊，兴风作浪！

果然，万余兵力的日本关东军，就能把数十万中国军队赶出东北大地。果然，数千日本海军陆战队，就能搅乱大上海。中国人气愤，气愤的后果是政府步步退让。中国大，中国人散，这样的大而散，不如日本的小而强！

正当中西功对中国的看法下降之时，关南变了。一个性格懦弱的中国学生，居然敢于出战强悍的塚下。这是否说明，大而散的中

国，还蕴含什么未知的强力？

中西功打算结交关南，关南却向中西功告别。

此夜黑暗，自从九一八，上海滩熄灭了霓虹灯，不再是不夜城。

黑暗中，关南的眼睛闪闪发亮："中西君。我要退学了。我再也不能忍受日本人！"

中西功浑身发冷，自己也是日本人啊。

"你，你去哪里？"

"我必须投入战斗。"

"战斗？你个柔弱书生，连塚下都打不过，怎么战斗？"

"我们中国人多，我们每人伸出一根手指，就能碾碎日本！"

黑暗中，中西功看不到关南的表情，却能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场正向自己袭来，这股气足以摧毁坚固的同文大厦。

不需判断，也不会误判，现在肯定是日本不对。就连关南这样善良懦弱的中国人都被激怒，我日本怕是没好下场。

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个同情中国的日本人，我该怎么办？

帮日本，还是帮中国？

天亮后，同文人发现，校园里少了许多学生，华籍学生。

前些日子，这些华生还在和日籍学生争斗，现在他们走了，日籍学生却感到冷清，大家凑到一起议论，又无话可说。

只有塚下乐观：这是淘汰白眼狼！那些华生吃着我日本穿着我日本，关键时刻不帮我。隆子却埋怨塚下：都怨你欺负人家！

中西功没有参与讨论，中西功关注着其他华生，其他华生是否都跟着关南退学？韩霜呢？

出人意料，韩霜不退。

九一八那天，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韩霜，企图住进日本寮的韩霜，一夜就变了心思——反日！

日本租界拿我当二等公民，日本学校拿我当二等学员，我不生气，二等早晚变成一等。可现在，日本军队在东北动手了，塚下在上海动手了，日本不给我活路，不反行吗？我敬佩那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关南，是条汉子！

可是，关南走了，韩霜却不走。虽然讨厌日本人，但韩霜还是期望拿到这所学校的毕业文凭，不是为了外交官，而是为了间谍。听说，中国的执政党设有一个专门的特工机构，叫作党务调查科，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非常重视谍报工作，急需间谍专业人才。奇缺人才的中国没有间谍学校，韩霜若是从这个日本间谍学校毕业，一定会得到中国官方的重用。要反日，到那个时候再反也不迟，我当中国间谍！

韩霜打定主意，你塚下再逼迫我也不走。凭什么我走？这里是我的国家，要走应该你走！

对于韩霜这些突兀的变化，中西功难以理解。一会儿亲日，一会儿反日，一会儿又不吭气了，这华人同学到底是什么性情？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这不仅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宗旨，还是中西功的个人志趣。

古老的中国，史上曾经多次遭遇外来侵略，但最终总是反败为胜，这是为什么？

现在的中国，再次遭遇外来侵略，这侵略者又是我的祖国，那么，这场战争的前景，就更加令我关注。

还有不少日籍学生，兴趣与中西功相近。刚刚毕业的西里龙夫，不去任何机构就职，而是在同文书院近旁租了个铺面房，开了家日本料理店。每天夜晚，这里都有众多同文学生聚饮，酒歌传到同文学寮，人称“西里的吟唱”。

外人不知，就在这吟唱声中，一个小团体悄然形成。

西里龙夫、中西功、手岛博、安斋库治、水野成……同文书院

的十几个日籍学生，共同反感帝国的侵华政策，秘密组成个读书会。

读书会特意邀请华籍教授薛有朋授课，讲授中华文化，讲授中日关系……

什么都怕组织，组织一成立，局面立即改观。过去的同文书院，学生听老师的，老师听校长的，校长听外务省的，于是，所有的学生都被政府的侵略政策绑架。读书会成立，立即组织斗争，先从母校开刀。

西里龙夫主张走出校门，参加上海学联的抗日宣传。中西功认为不妥，那会惹起外务省的警觉，我们不如先在学校内部下手。两方争执不下，都请老师决断。薛有朋提出，斗争也要讲究策略，可以先要求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拿到民主权利后再将斗争升级。

同文书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不但管教学还管生活，每天日程细化到分钟，上课迟到要罚站，出校吃饭还要请假，简直就是法西斯。国家提供的公费资助，校方统统扣留，从食宿到校服到笔记本毛笔，统由校方购买发放，肯定克扣贪污！

读书会暗中发动，立即得到全体同文学生的响应，谁不希望改善生活？对于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校长洞井傲慢地予以拒绝，我同文没有民主传统。可此时的学生非洞井当学生时的学生，读书会暗中组织，全校学生群起罢课！

一场学潮下来，校方让步，学生胜利。费用按人头下拨，学生自由使用，男生可以畅怀喝酒，女生可以大买时装，人人畅快。

人人畅快，塚下不快。

什么民主改革，在塚下这里毫无概念。忍者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主，而是来自忍耐，通过忍耐赢得领主的理解，领主就会赐予权力。现在，塚下的领主就是校长，你们逼迫校长让权，就是与我为敌！

塚下虽然反感学潮，却并不出面，忍者要忍，间谍要隐，塚下要通过隐身观察，抓出学潮的领导人，密报洞井。

可惜，这学潮的活跃分子，居然是隆子。一个贵族小姐，天赋神权统治平民，你何必替他人去争取民主？不好用心的塚下，也不得不用心了，用心去研究这个隆子。

隆子小姐虽然是贵族出身，却天生没有贵族意识，从不歧视别人，不歧视华生，当然也就不歧视日生，不歧视出身低微的塚下。所以，她会出于同情，支持学潮争取民主。

这种性格不适宜当间谍！同情心重，你会容易被敌方误导。洞井校长说过，间谍没有人性。

可这种性格又对塚下有利。没有同情心，贵族小姐能看上贫民子弟？间谍不要人性，塚下也不要人性，可隆子最好保留人性……

对一个女人的分析，居然引出间谍是否有人性这样的哲学问题？塚下不得不承认，自己学习太差，干不了情报分析这种高级业务。

扬长避短，塚下还是走行动特务的路线吧，侦察隆子！

一侦察就发现问题——隆子迷上了中西功的校外活动。

不能让别人抢走我的隆子！

塚下悄悄跟踪，跟踪隆子来到料理店。这西里龙夫的小馆子，似乎在排斥塚下，隆子进门一片欢呼，塚下一进门，吟唱就停息下来，仿佛来了外人。

我塚下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日本人怎能拿日本人当外人呢？

塚下感觉，那帮同学似乎在搞什么秘密活动？塚下打算向洞井告发，告发中西功思想左倾！可是，塚下又缺乏把握。了解左倾知识，结交左倾文人，那可是洞井校长的号召、一门间谍课程。何况，那西里龙夫根本不像左派。和服、木屐，大摇大摆，没日没夜在街头吟唱，活脱脱个右翼浪人。

贫民出身的塚下，不能轻易开罪那些高层子弟。要想整倒中西功，必须抓到证据。找证据，还得秘密侦察，就拿这些同学当作反间谍侦察的课外练习吧。

他中西功为何到中国留学？西里龙夫唱起“马贼之歌”：“老子在狭窄的日本呆腻了，渴望见识辽阔的中国大陆！”

他中西功为何交往中国文人？隆子写下两个中国字“渴慕”：“我渴慕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他中西功为何偏向华生？洞井大言不惭：“间谍的职业道德不包含诚信，却鼓励欺骗，只因为我们天性渴求情报！”

渴望中国大陆，渴慕中华文化，渴求中国情报，渴？那中西功的所有特点都有一个“渴”字，倒是符合其人的习性，那家伙向来贪杯，无论喝酒还是饮茶。

塚下不得不承认，中西功之渴，并不违背同文宗旨。也许，那家伙是洞井培养的卧底，伪装进步侦察学潮？

1932年的元旦，上海人没有心情喝酒庆祝，中日两军剑拔弩张，要打仗了。

中日交战，日本租界必然是焦点，可是，虹口这里却是喜气洋洋。皇军开进上海，不过是声南击北，策应满洲的行动。这上海滩是个下金蛋的母鸡，你中国人舍不得在这里开打。

同文书院的全体师生，列队欢迎海军陆战队到访。列队进入同文书院的水兵笑容可掬，登陆以来昼夜紧张备战，今天终于进入自家地盘，放松啊。

同文学生却放松不下来，遇上对手了！

军民联欢，总要有所内容，洞井校长搬出同文的传统项目——大相扑。

日本国内总是说，上海书院的文职学生文弱，不如鹿儿岛海军士官生强悍。为了弥补弱点，同文开展针对性训练，格外重视相

扑。多年锤炼，校代表队打遍上海无敌手，只等对抗军人这一天。今日全院共同对敌，就连华籍学生也憋着劲：这相扑等于打仗，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军！

同文大操场，主席台两边黑白分明，水兵一片白，学生一片黑，大家都是毛呢制服，谁也不比谁差。

首战必胜，双方都排出最强阵容。强壮的西里龙夫代表同文出场，同更加强壮的对手顶上，两个赤裸大汉迎头相撞，谁也推不动谁。

白营寂静，水兵们紧张得不敢喘气。

黑营突然传出汉语口号："同文加油！同文加油！"

西里龙夫得到鼓励，斗志大增，而对手却步步后退。黑营拉拉队都是同文女生，口号都用汉语，把日本大兵听傻了。

眼看西里龙夫就要把对手推出场外，白营却跳出个黄人，一个身穿袈裟的和尚，挥臂狂喊："打沉定远！"

全场静寂，瞬间又响起持续不断的日语男声："打沉定远！打沉定远！"这声音虽然低沉却蕴含力量，地震般震撼全场。

"打沉定远"，那是擂响在日本海军心中的战鼓。想当年，大清朝和大日本两大帝国雄踞东亚，争霸海洋。清国从欧洲订购铁甲军舰"定远号"，开到日本沿海耀武扬威，吓得日本军舰不敢出港！日本天皇带头捐出皇室经费，举国励精图治，终于锻造强大的海军舰队。甲午海战，日本海军呼喊着"打沉定远"，一战击败强大的中国北洋舰队！从此，中国沿海就成了日本的内海，日本海军想打旅顺打旅顺，想打青岛打青岛，现在又来打上海。只要呼喊这"打沉定远"，日本海军就所向无敌！

这"打沉"果然比"加油"厉害，黑营女生的呼喊被压制，西里龙夫也脚下打晃。那对手奋力进击，居然将西里龙夫推出场外。

同文败了，不是败于气力，而是败于斗志，而斗志又取决于一句口号。第二场的对手进场就挥舞拳头"打沉定远"，而对阵的中

西功却不知喊什么是好。

这时，黑营传出高昂的女声："打沉吉野！"

全场顿时静寂，这口号犯忌。

吉野是甲午海战日军的主力舰，险些被中国定远号撞沉。如果说"打沉定远"是日本海军的战鼓，这"打沉吉野"就是中国海军的心声。这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开办的学校，所有学生无论日籍还是华籍，理应为大日本帝国效劳，你同文队怎能打沉吉野呢？

华籍女生韩霜跳到场中，不管不顾放声大喊："我们同文代表上海出战，上海是中国的领土！"

全场静寂，这话也不错。

洞井校长经常教导，同文书院培养的人才不是打打杀杀的小侦探，而是深藏不露的高级间谍。同文书院之所以设在中国土地，就是要让日本学生深通中华文化，比中国人还中国。既然我们比中国人还中国，那么我们理应代表中国出战？

中西功仰天大呼："打沉吉野！"一头向水兵撞去。

"打沉吉野——""打沉定远！"

"打沉定远——""打沉吉野！"

场内比赛相扑，场外比赛口号，相扑胜负似乎取决于口号胜负。黑营沸腾了，隆子和韩霜并肩领喊，黑营振奋了，同声高呼鼓舞中西功奋勇进击。

这时，白营又跳出那个黄和尚，每当同文队呼喊"打沉吉野"，对方就大骂"卖国奴！"

"卖国奴！""卖国奴！"这骂声实在难听。

难听的骂声激怒了韩霜，韩霜骂得更凶，我本来就不是你日本人何来卖国？

可是，韩霜身边的隆子无声了，隆子是日本人正在"卖国"。

韩霜的喊声虽然更响，却没了隆子的呼应，非只二人，所有的日籍学生都不再呼喊。

日语的“卖国奴”，就是汉语的“卖国贼”。对于一个国民，还有更无耻的名号吗？你华籍学生可以喊打沉吉野，我日籍学生却不敢再喊。

相扑如同打仗，必须激发士气，同文队师出无名，海军选手乘机猛攻。中西功步步后退，退到场边，眼看退无可退！

对手大喝一声，低头猛撞，中西功无计可施，闪身躲避，随手一推，竟然把对手送出场外。

第二场，同文险胜。黑营一片欢腾，中西功惊魂未定，暗自琢磨，自己怎么用上了太极拳手法？

三局两胜，双方都不能再败。

同文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塚下，可塚下紧张得浑身打颤。

看看对方的阵营，军装整齐，吼声齐整，海军士兵所向无敌！

看看自己的拉拉队，男女混杂，还有不少中国人，怎能对抗强大的帝国海军？

隆子过来，亲切地鼓励：我们拉拉队穿着衣服，自然能分出谁是同文谁是海军，你上场选手是个赤裸裸的男人，胜负全靠你自己。

不靠身份靠自己？塚下从隆子的话中悟出暗示，一往无前地出场了，为了爱情！

韩霜面对黑营，激动地劝说日籍同学：我们拉拉队必须确定自己阵营，才能喊出响亮的口号，场上作战不能离开团队啊！

作战必须确定阵营？中西功恍然大悟：对方把我们当定远，那说明我们已经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我们索性甘作定远，我们理应打沉吉野！

塚下出战时，黑营的呼声又整齐了，无论华生还是日生，都共同呼喊“打沉吉野”。

“打沉吉野！”

“打沉定远！”

黑白阵营的拉拉队都理直气壮，双方的喊声也势均力敌，于是，口号的作用就下降了。擅长相扑的塚下，开始占据上风。

胜败悬于一线，白营领喊的和尚愈加疯狂，黑营的韩霜却喊哑了嗓子，只能由隆子接替。隆子的汉语不够熟练，出口变成日语："同文加油！"黑营就跟着喊日语："同文加油！"

"加油"不如"打沉"有力，隆子又喊："打沉定远！"

这次同文队不跟了，隆子喊错了口号，帮了对方。

黑营拉拉队呼声混乱，白营乘机起哄："你们也是吉野啊，我们一起打定远吧！"

韩霜怒不可遏："我们不是吉野，我们是定远！"

隆子相帮："我们不是定远，我们是吉野！"

两个女生相互帮助却互相拆台，对方轰然大笑："你们是中国队还是日本队？"

黑营自乱阵脚，塚下大怒："我就是吉野！我就是日本队！"

两个吉野相斗，真吉野理直气壮，假吉野心虚胆怯，本来就不愿打沉吉野的塚下，自然败了。

三战两负，同文男生都不服气，不怨战将，怨拉拉队。

"你们女生还不如人家和尚！"

"那你去当和尚好了。"

"和尚也能打仗！"

韩霜突然想到："和尚不是出家人吗？他出家人为何同海军搅到一起？"

"爱国啊！"塚下衷心钦佩，"借助宗教身份，他们能够方便地进入中国社会刺探军情，比我们间谍更间谍。"

和尚？间谍？爱国？韩霜有些懵。

塚下十分得意："我们日本人个个爱国，不像你们中国人。"

韩霜傻了，很想反驳，又无话可说，于是掉头就走。

中西功要去追，却被西里龙夫拉住："你爱国，她未必不爱国。"

中西功顿时醒悟：间谍也有祖国。

那韩霜虽然自愿投入日本间谍学校，却依然深藏自己的爱国之情。

在东亚同文的宗旨下，华生爱国和日生爱国并不冲突，可现在日本要打中国了！

每个同文学生，无论日生还是华生，都面临抉择：打沉定远还是打沉吉野？

第四章

战地侦察

——小侦探的实习课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时势不给英雄留下选择的时间。就在同文学员还在选择打定远还是打吉野的时候，上司下了军令——都去打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8日，一伙日本和尚冲出日本租界，到华界示威挑衅，公然鼓吹“满蒙独立”。街头发生冲突，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开枪，中国第十九路军还击抵抗，上海战事爆发！

黄金地变成屠杀场，通衢道筑起街垒封锁线，上海滩没了自由往来，却急需能够跨越战线的侦探。这时，比中国人更中国的同文学员，就成了稀缺资源。当局指令洞井：同文全员出动，为海军做战地侦探！

男女学生混编成组，统统派出，校长动员：“战地实习，就是最好的毕业考试！”

一对情侣相互扶助，匆匆而行，从日界逃往华界。

这是中西功和韩霜，洞井派出的最强阵容，不但有男有女，而且有日籍有华籍，便于通过敌对战线。

韩霜的手腕挽着中西功的臂弯，身体却保持相当的距离。中西功悄悄提醒，我们是化装情侣，请你亲切些。

你想占我便宜？韩霜不但不肯亲切，还把自己的手腕抽出男方的臂弯，只用手指扯着衣袖。

逃难的情侣，倒像是打架的怨侣？中西功正在为难，胳膊突然被韩霜抓紧，撞上刺刀了！

两人都被面对刺刀，不是面对，而是胸对，那刺刀就直接戳在胸口，甚至能够感到那刀口的锋锐。

两人都懵了，尽管曾经饱受间谍训练，尽管曾与大兵对抗相扑，但是，一旦面对刺刀，还是懵了，那刀锋随时可能戳进你的胸膛致你死命。

直到胳膊比胸膛更疼，中西功才清醒过来。女伴紧张地抓住自己的胳膊，指甲都嵌入肉里了！中西功这才想到，这刺刀属于日本士兵，而自己也是日本侦探。

镇定地微笑，镇定地解释，中西功声明，自己和女伴都是日本人，去华界执行任务。

纯熟的日语，立即换来士兵的敬礼。韩霜这才喘了一口气，这才看到，那刺刀的后面还有机枪，一挺机枪掩藏在沙袋后面，枪口也指向自己。韩霜不禁又紧张起来，刺刀戳一下顶多是皮肉之伤，那机枪若是一开火……这哪里是什么战地实习，这简直就是玩命！

战地侦探不是好玩儿的！走过日军封锁线，韩霜不再放松自己的手腕，这男人能够保护我的安全。

走近中国军队封锁线了！这次轮到男人拉紧女人，韩霜心中暗喜，你日本侦探也怕我中国军人？

韩霜笑脸面对，用家乡口音，颤抖着解释夫妻逃出日本租界的苦难经历，感动得中国士兵双眼含泪，甚至以仅有的馒头相赠。

两次冒险都顺利通过，初出茅庐的男女侦探相顾而笑。

中西功欣赏这女人。间谍，要像艺术家一样擅长表演。

韩霜欣赏这男人。间谍，要像战士一样勇敢。

互相欣赏的男女两人，紧紧地挽着，快乐地走着，这战地侦探，够刺激！

韩霜放肆地望着男人的面孔，这男人招人喜欢。

他从不歧视女生，他还帮华生打架，他真的不那么日本，他也许能够成为我的……

这时又想到，现在的他毕竟还是侦探，而且是可恨的日本侦探。

前面大楼，就是第十九路军的司令部了……

韩霜的手腕放松了。这次给洞井当侦探相当积极，其实背后另有秘密任务。同行有个日本人也好，可以掩护自己，可不宜将其带入十九路军驻地，此人虽然不那么日本，却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务啊。

中西功也在犹豫，执行洞井的侦探任务，当然应该带上韩霜作掩护，可自己另有秘密使命，又必须对外人保密。

两个人都想甩开对方，又都不好开口，而那十九路军司令部大楼，已经越来越近。

中西功突然冒出一句："我记得，我记得好像是你，是你带头呼喊打沉吉野？"

如果韩霜予以认定，那么她也许就不那么忠于洞井，我的秘密任务就可以不避开她？

一向爽快的韩霜，也被问住了。如果我承认了，那你就会怀疑我不忠于日本，我的秘密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我才不懂谁是谁呢，喊什么都是为了我们书院。可你呢？你是打沉定远还是打沉吉野？"

难题又回到中西功这边，这女生显然缺乏国家观念，万万不能对她说实话。

"我？我不过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韩霜甩开中西功的臂膀，狠狠盯住中西功的眼睛。

既然你打沉吉野是逢场作戏，那么，为鲁迅庆寿也会是逢场作戏，对华籍同学友好也未必不是逢场作戏。

中西功吞吞吐吐："就像，就像我们现在……"

原来你对我也是逢场作戏？韩霜心里，对这个男人的最后一丝好感也破灭了。

"对不起，我忘了，你是日本侦探啊！"

韩霜转身，扬长而去。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中西功眼巴巴看着，心中隐痛。

"我是日本侦探？"

没人听到这句心声。

于是，男女侦探，分道扬镳。

中西功不知，韩霜此行，将把十九路军的抗日传单带回日本租界。

韩霜不知，中西功此行，将把"日支斗争同盟"的策反传单送达日军。

"日支斗争同盟"？

这个奇异的组织，名称来自一个中国人，成员来自一伙日本人。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创建的读书会，赢得同文学潮的胜利，巩固下来。在这个国际化的圈子中，人人可以畅谈自己的思想，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百无禁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大家又一致反战，决心同当局抗争。中西功建议，改名"日华斗争同盟"。指导老师薛有朋却说，这组织的工作对象是日本人，应该叫作"日支斗争同盟"，日本人习惯称呼中国为"支那"。

以侵华为宗旨的日本间谍学校，出现了亲华的秘密组织，却并未引起校方的警惕，只因为这组织的指导老师是薛有朋。

薛有朋虽然是华人，却是由日本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上海东

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保送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后又返回同文任教。同洞井一样，地地道道的同文人。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由日本东亚同文学会创办，会长近卫文麿出身贵族世家，以长远的战略眼光，为日本培养知华外交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的洞井，继任院长后更有独到举措，特意聘请华籍教授，大量开设中华文化课程。

深受洞井信任的薛有朋，在课堂上公开介绍社会主义，还带领学生课下接触中国左翼文人。这反常的教学方针，居然得到洞井的鼓励。日本军方天然倾向右翼，在中国只能结交军阀政客，而外务省还要了解中国的左翼势力，进而掌握共产党的动向。

在洞井校长和薛有朋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同文学员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甚至超过了那些久居上海的日本商人，真个是比中国人更中国。

上海事变爆发，海军急需华语侦探，同文学员立即吃香起来。洞井感激薛有朋教学有方，哪里想到薛有朋会搞个什么秘密组织。

战争是最强烈的兴奋剂，一二八事变使萎靡的上海滩振奋起来，无论抗日的中国人还是侵华的日本人，都要在战争中大显身手。两国交兵，先杀侦探。两方都加强反间谍部署，严防敌探破坏。

一片兴奋中，最兴奋的，还是秘密组织“日支斗争同盟”。白天在日本军队执行战争任务，晚上秘密聚会讨论反战活动，个个都是双重间谍啊！

还有一对男女侦探也出动了，塚下和隆子。

这对搭档，洞井并不寄予多大希望，男生学习成绩很差，女生不务正业，很难指望他们搞到敌军情报，顶多在我军内部当当翻译。

塚下却不这样看。难得这次接近隆子小姐的机会，创造业绩才能赢得芳心。塚下给自己增添了一项隐秘使命——反间谍——发现

并抓捕任何潜入日军破坏的中国间谍。

部队士兵大多是塚下这样的贫家子弟，但塚下不愿搭理这些头脑简单的大兵，塚下的任务是防止他们被敌人暗害。那隆子却毫无贵族小姐的架子，高高兴兴走下战壕，为士兵端水送饭。如果士兵邀请，还会献上一支歌。隆子很有语言天赋，到了大阪士兵中就唱大阪歌，到了北海道士兵中就唱北海道歌，还能介绍几首中国歌曲，简直成了战壕歌手。

塚下顾不得欣赏隆子的歌声，战壕里面有案件！

出于防止中国侦探下毒，塚下认真检查战壕里的每一份干粮，每一壶水，这一查，没有发现毒物，却发现了传单。这些日文印刷品夹在军需用品中，不注意还以为是说明书呢。

塚下赶紧收缴了所有的非法传单，又不动声色地展开侦察，终于发现，这些夹有传单的军需品是韩霜送来的！

当场抓捕，人赃俱获，塚下的首次反间谍行动无懈可击，就连嫌疑人韩霜也无言以对。塚下早就怀疑同文的华生不忠诚，这韩霜曾经带头呼喊打沉吉野。

这时，中西功出面了。这家伙声言，这些东西全是自己交给韩霜的，而自己又是从海军仓库领来的，不知其中有夹带。

嫌疑人增多了，不只有华人，还有日本人。以塚下的反谍意识，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嫌疑人。可是，塚下不相信华人，却不能不相信日本人。这中西功虽然可恶，可他的毛病顶多是勾引女生，除了勾引塚下的隆子，还要勾引韩霜这个华女，这毛病再大也不算间谍啊？

塚下发现的案情，虽然被中西功捂住，却引起洞井的高度关注。即使我同文内部没有敌方间谍，那同文外面也有，而且，这间谍还把工作对象指向日军，这就格外危险。

这间谍出自何方？

上海滩缺什么也不会缺间谍，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是“间谍天堂”，日本、英国、美国、苏俄，全球列强都在上海派驻间谍，除了日本自己，所有外国都有作案动机，都不想让日本独占上海。

当然，作案动机最强烈的，还是中国。可中国的间谍机构在哪儿呢？

这要请教薛有朋。

洞井尽管是个中国通，却不如薛有朋通中国。那中国教授文武皆通，三教九流皆通，堪称上海滩的“路路通”。

迎进老同学薛有朋，洞井竟然有些手忙脚乱，先是拿出日本清茶，又想到薛有朋是浙江人应该喝西湖龙井，沏上龙井，又想起薛有朋久居日本还是会思念日本茶？

薛有朋不敢承受，赶紧自己动手，两人同时伸手，又把茶杯摔到地下。

这战争，把人搞乱了。

洞井承认，这淞沪战役，日方部署混乱。海军陆战队兵力明明不够，却不准陆军插手，以至于打成胶着战。

薛有朋却说，日方本来就没有打算拿下全上海，挑起战端不过是策应东北九一八事变，转移国际注意力。

这分析确有道理，让洞井佩服。可是，外务省事先并未知会上海领事馆，可见国内的军方同政府之间，也够乱。

薛有朋坦承，这淞沪战役，中方也够乱。蒋介石明明拥有优势兵力，却不肯调兵增援，就让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以至于打成胶着战。

洞井笑了，中方本来就不敢歼灭日军，上海作战不过是个姿态，维护现有地盘，向力主抵抗的民众做个交代。

这分析确有道理，也让薛有朋佩服。可是，政府的苦心并未得到民众的理解，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高涨，部队各自为战，也够乱。

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举杯相碰，都是情报分析大家。

至于中国的间谍机构嘛？薛有朋认为，也够乱。

国民政府编制，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执政党的中央党部里面，设有一个党务调查科，其工作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那是个搞内斗的机关，并不擅长对日谍报。

这介绍符合中国实情，洞井也知道，中国的军方并无最高情报机构，只是在各部队设有谍报科，缺乏制作日文传单的能力。听说，蒋介石的黄埔学生正在筹建个“军统”，尚未展开对日工作。

洞井对薛有朋的专业知识十分赞赏，自己虽然主张比中国人还中国，但是，对中国秘密组织的了解，还是不如中国人薛有朋。只是，这薛有朋是中国人中的亲日派，你了解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人大多同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你了解共产党吗？共产党全党处于秘密状态，搞间谍可是比国民党更自觉！

薛有朋又告诉洞井一个重要情报——上海滩没有中共地下组织了。

这情况让洞井震惊，上海，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这里的外国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形成相对自由的“冒险家的乐园”。国内政争的下台政客、国际贸易的外国投机家，都乐意选择上海，就连中共秘密创党也在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又是国际闻名的“间谍天堂”，各国都在上海设立间谍机构，国内的各党各派也在上海安插眼线。

1927年4月，起家上海的蒋介石在上海突然袭击共产党人，周恩来仅以身免。8月1日，周恩来组织南昌起义，11月，周恩来潜回上海组建中央特科。红军是“枪杆子”，特科是“刀把子”，共产党有了明暗两种自卫手段。蒋介石也要建立自己的秘密组织，1928年2月，南京的中央党部增设一个党务调查科，专责对付中共地下组织，第一个秘密据点就设在上海租界。这上海滩是国共密战的战场，怎么共产党就没了呢？

薛有朋告诉洞井，去年，也就是1931年4月，中共高级特工顾顺章被捕叛变，带路搜捕自己的同志，上海滩所有的中共组织都被破坏，就连藏身租界的中央机关也被迫转移，听说正往江西红区。

洞井也知道这个情况，日租界和中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早已达成反共默契，共同对付隐藏日租界的共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共产党人的名单通报日方，日方立即予以逮捕，递解中方审讯处理。去年以来，这种合作十分频繁，日方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有效地强化了日租界的治安。设在新亚饭店楼顶的电台监听，发现上海的秘密电台大大减少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做了一项综合分析，结论是：活跃于上海外国租界的国际共产党秘密组织，已经遭受毁灭性打击，至1931年年底，统统处于停顿状态。

洞井没有想到的是，就连中共组织也停止了运行？中共在自己的国土活动，本来是容易掩护的啊。

薛有朋笑道："洞井兄小看了中国政府的反谍能力，在打内战上，他们还是内行的。"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洞井仰天大笑："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特长，我们日本在这点上不如你们。"

薛有朋没有笑，而是严肃地提醒："那传单呢？那可是用日文书写的啊。"

洞井恍然大悟！

那些反战传单，日文相当准确，中国特工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那只能出自日本人之手。

日本内部也有间谍？那么，我日本就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

片刻尴尬之后，洞井很快恢复从容："我们日本，是内战外战都内行。这些日文传单夹在军需用品之中，必然来自生产这些军需品的本国，肯定是日本共产党干的。"

薛有朋唯唯诺诺，你已经误判了，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洞井这才放了心。

上海战事如此混乱，情报人很容易产生误判。本人多年驻华工作，已然确立了上海第一谍报专家的地位，不能被一份日文传单就动摇了。

我们上海没事，让东京警视厅去追查吧!

洞井都没能拿下的案件，塚下非要继续侦察。

别的同学上前线只是服从指挥，塚下却主动而积极，课堂读书不如你们，战地实习却是我忍者的优势。塚下把隆子安排在后方唱歌，自己到战壕侦察。到了前线，塚下又有计谋，发挥自己的华语特长，向对方喊话劝降。对方受不了，也开始喊话，可喊的是华语日本士兵听不懂。

战场宣传，日军有外语人才而中国军队没有，日军就占了上风。这语言较量让洞井十分得意，同文书院的教育方针具有前瞻性，中国落后几十年。

得意没几天，对方的喊话也有了日语，而且口音相当地道。塚下立即报告：我日本出了内奸!

洞井立即联想——那日文传单可能也是这个人做的!

中国方面，也有深通日本文化的间谍?

公开作战打成胶着，秘密谍战也丧失优势，日军全线进入高度警惕状态，严防敌探破坏。

战局逆转，塚下却暗自得意，不仅因为是自己查出了对方的间谍，而且因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黑夜，黑衣，忍者行动，塚下独自潜往敌阵，哪个同文学员能做到?

日界与华界之间，横亘着苏州河，两军隔岸筑垒，谁也不能过河。大兵做不到的事情，忍者能做！苏州河面横亘着一条输水管道，正是过河的天然通道。只是，那管道圆滚滚，滑溜溜，就连一

只猫也不敢从上走过。

塚下抖擞精神，跳上管道，素来练就的轻功技艺，这时用上了。全身提气，重心上移丹田，腰以下轻灵圆转，单脚换行，试一步走一步，不，试半步走半步……

尽管这种走法很慢，但这一段双方都未设防，塚下尽可集中精神走管道，不必担心被发现。

塚下的轻功果然不错，不长时间，已经走到半途。脚下的苏州河黑黢黢的，听不到流水声，却能闻道阵阵臭气。每天清晨，河边排满马桶，马桶里装着一家人一夜的屎尿，等候污水车装运。外国人说，什么时候上海人不用马桶了，什么时候苏州河才能不臭。闻着臭气的塚下预言，那要等到二十一世纪，除非上海人举办世界博览会。

塚下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臭气，不敢稍有分神，脚下的管道又湿又滑，走路比打仗都累。好不容易接近岸边了，只有一步之遥了，忍者再也忍耐不住，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岸边石桩上……

那石桩变软了，塚下双脚陷落，陷落在石桩里面。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塚下当即窒息，这石桩原来是个马桶，塚下正站在屎尿中心。

正要发作，塚下又忍住了——近旁有个碉堡，碉堡中还传出鼾声，中国大兵的鼾声。

忍气吞声，塚下拔腿出了马桶。洗洗吧，暗夜中哪里找水？还是任务第一吧，带着半身屎尿，塚下继续前进。

此行使命，远远超越一般战地侦探。战地侦探只要看清敌军部署就算完成任务，塚下却要查明那个用日语喊话的间谍。

塚下恨死那个间谍了，他的日语骂词纯熟地道，骂侵华日军是东洋鬼子，骂日本忍者是缩头乌龟，骂得塚下无法还嘴，塚下的华语不熟练。塚下暗下决心，一旦查明其人，就亲手将其格杀！

暗夜中隐藏着灯光，塚下循着灯光，发现了一处明亮所在。隐

身黑暗，塚下观察着明亮中的状况。

这是华丽的大厦，然而外墙已经布满弹痕，这是宽敞的大堂，然而大堂到处是血污，原来，这里是一所临时战地医院。

病床、折叠床、席梦思垫子、草席，各种非正规床铺上躺满伤员，医生护士穿梭其中忙碌不停。看来，中国方面很狼狈呢。

塚下攀上高高的铁窗，仔细观察。这里的伤员同日租界不同，日本伤员衣装整齐，一看服装就知道是海军陆战队。这里的伤员衣装混乱，军装有黄有灰，黄色是十九路军，灰色的又是哪个部队？这里的医护人员更是混乱，旗袍外面罩个围裙就算护士？

塚下搜索脑中储存的间谍知识，紧张判读。军装乱相表明，中国军队的组织性很差。医护乱相又表明，这支军队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那些穿旗袍的护士，显然是上海滩的小姐太太，就连女人都上阵了？

塚下正在诧异这是什么战法，又发现重要线索—— 一个外国间谍！

这个到处照相的家伙，就是美国记者麦尔。你美国人同我亚洲隔着个太平洋，何必对日中战争感兴趣？噢，记者，就像外交官，多半也是间谍。

塚下摸出怀中的暗器，准备出手。这暗器的形状就像日本的海军旗，圆形的太阳四周放射光芒。圆形，旋转飞行方向准确；四周有刺，每个方位的刺都能杀人。目测距离，大约有十米，塚下有把握一击而中。

正要动手，麦尔身边又来了一个人——隆子！

这让塚下惊得要晕，隆子小姐怎能投敌呢？这时那人转过脸来，塚下才看清，那不过是身材与隆子相像的中国姑娘而已，女记者梅笛。

这让塚下更加恼火，我怎能把隆子小姐误认为敌呢？这是大不敬啊！不，不怨我，都怨你，你不该冒充隆子！

塚下又要出手了，不是刺杀那西洋鬼子麦尔，而是刺杀这中国姑娘梅笛。

“谁在这里倒马桶了?”

一声大吼，吓得塚下从窗台跌落下来。

“臭死人!”一个老妇立在塚下身边，“你怎么这么臭？臭得像个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塚下不能暴露身份，赶紧分说：“日本鬼子比我还臭，比我还臭……”

一溜烟逃开，塚下心里这个窝囊，不是窝囊自己身上臭，而是窝囊自己居然骂自己，连个老妇都怕。

放慢脚步，找个地方洗洗吧……“Nehong!”

塚下立即撒腿狂奔。这“Nehong”正是“日本”两字的日语发音，自己被发现了!

疯狂奔逃，奔逃疯狂，忍者的逃跑术，再次保佑塚下逃脱了追踪，耳边也没了那恐怖的“Nehong”。

塚下停下脚步，仔细倾听，那“Nehong”声音还在，显然，不是骂自己的。

悄悄返回，那“Nehong”越来越响亮，和自己隔着一道高墙、

墙边有株大树，塚下手脚利落地爬上去，这就看到，院内一块空场，聚集众多民众，正在跟随老师朗读，朗读日语。中国人这时分还敢学习日语?

“日军士兵不懂中文也不懂英文，大家学好日语，才能策反日军士兵。”

这老师似乎是在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塚下暗笑，定睛看去——那老师居然是关南!

原来是老同学你啊。塚下全明白了，中国间谍的日语为何熟练？因为你关南是我日本训练出来的。我塚下为何骂不过你，因为你知道我而我不知道你。

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关南，就是卧底我日本的中国间谍，干掉他，我塚下就是战绩优秀的反间谍专家！

塚下再次摸出暗器。这暗杀的机会比刚才好，出手之后立即下树逃跑，他们翻墙来追就来不及了。

瞄准，出手，塚下又犹豫了，这出击的位置不对。

忍者暗器虽然厉害，却有局限。那四周的利刃很短，若要一击毙命，必须命中颈部动脉，否则只是伤人而已。塚下的手法虽好，但身处树顶高处，那关南却在场下低处，从高打低打不到颈动脉。

塚下这里犹豫，场下却很热闹。有个听众跳起来："老师，这喊话就能喊得日本人投降吗?"

主持教学的郑文道赶紧解释："日本人也是人，好话坏话他们应该能够听得懂。"

"听得懂？听得懂为什么还要杀人放火?"

"他们不是人，是鬼！日本鬼子！又臭又硬!"

塚下在树上听着，句句都在骂自己，出手吧，杀不了那关南也能出口闷气。

这时，那关南却跳了起来："乡亲们！没有谁比我更了解日本人了。我是东北人!"

听众立即高呼："打回老家去!"

关南又说："我还上过日本学校，我还有日本同学。"

听众懵了，谁也不知那日本同学是什么样子。

"日本人也是各式各样，有的听得懂人话，有的听不懂人话。"关南举起手枪，"对于那些日本人中间的鬼子，我们只有一个字——打!"

"打"字出口，关南扣动扳机，随着清脆的枪声，全场齐呼"打!""打!""打!"

随着众人的怒吼，墙外树上，塚下悄然坠落。

关南那一枪，恰巧击中塚下。

战伤！

塚下的伤口是敌人枪弹造成的，塚下就是上海战争的伤员。这意味，同文书院直接为战争做出贡献，这是同文的骄傲！

洞井校长因势利导，以塚下战例教育全体学生。

你们前段的侦探行动叫作渗透，那只是间谍进程的第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更重要。通过渗透混入敌营，目的是什么？间谍的基本功能有两项——情报和破坏。

通过渗透侦察情报，虽然也有贡献，但并未对敌造成直接危害。运用暗杀爆炸等手段破坏敌阵，那才是对敌人的直接打击。侦察情报练的是智谋，破坏敌营练的是胆量，一个优秀的间谍，必须智勇双全！

按照校长的部署，下一步，全体同文学员必须深入敌阵搞破坏，暗杀、爆炸、抢劫、下毒。

这任务布置下来，同文学生一片沉寂。

“暗杀”、“爆炸”、“抢劫”、“下毒”，老师说出的字眼个个恐怖。恐怖的结局呢？老师没说大家也看到，擅长忍者的塚下铩羽而归，几乎丧命。日支斗争同盟的学生当然不肯为侵略政策送死，就连右翼学生也不愿意，国家培养我们的目标是高级间谍，不是没头脑的敢死队。

学生不肯行动，校方施压，洞井背后也有压力，海军。上海事变由日本海军发起，当面之敌是中国第十九路军。海军陆战队只有数千人，显然寡不敌众，但海军就是不准陆军参战，战果要由我海军独吞！不让陆军参与，却要平民参与，海军强迫同文提供侦探，妄想用肉弹突破中国防线。

罢课！罢考！罢实习！罢侦探！

一场学潮，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兴起，校方再次陷入被动，比那次闹待遇的学潮更被动。

塚下悄悄向校长报告：这次学潮有内奸。

那关南已经公开背叛，其他华人学生也可疑，韩霜曾经散发反日传单。华生可疑，日生也不可靠。那中西功曾经包庇韩霜。中西功的老家在农村，天然同情无产阶级？中西功喜欢学习中国文化，在相扑比赛中高喊打沉吉野！也许。中西功就是这场学潮的幕后指挥官？

塚下的揭发，使洞井陷入被动。同文书院出了内奸，校长难辞其咎。

还是薛有朋出来解围。

我们东亚同文书院，不可能有中国间谍。世上职业千百种，无非一个交易，商人以货换钱，间谍以命换钱。同文毕业生为帝国卖命，可以换来个人前程；为中国当奸细，死了也白死。那个关南，只是个例。听说，他在同文上学时，经常受塚下欺负，而且因此退学。塚下向来歧视华生，他对韩霜的揭发，显然含有私人恩怨。揭发中西功更是荒唐，那是校长你的高材生，他塚下是嫉妒。

洞井需要这种分析，薛有朋的分析，维持了同文书院的声誉，也维护了洞井的声誉。一个老牌间谍，怎能培养出一批新生叛逆呢？我的学员，个个百里挑一，都是有智商的。有智商的人，谁会做赔本买卖？

洞井不信塚下，韩霜信。

韩霜逃脱塚下的揭发，全靠中西功相助，那家伙明明与我的秘密行动毫无关系，却主动出面担当，所以，塚下的揭发有根据。

可是，一个日本人，怎能支持中国人抗日呢？只能找到一个解释——贾宝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了营救女孩子，主动承担了盗用茯苓霜的责任。

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对美女都会动心，中西功也不例外。例外的只有那个塚下，他不是男人，是间谍。

间谍！我以前害怕做间谍，现在乐意做间谍，做间谍能够反日，报复那可恶的塚下，打沉吉野！

间谍？这间谍生涯足够刺激，可以同中西功那样的男人假扮夫妻，可以把塚下那样的男人骗得团团转，当间谍其乐无穷，当女间谍更是风情万种！

洞井校长教导，女间谍可以胜过男间谍，因为女间谍多一项色诱的特长。那么，我就发挥自己的特长，诱惑日本男人为我中国当内线？

韩霜选定一个工作对象，中西功。

水汪汪的眼光放射过去，那男人却毫无表情，似乎他的帮助只是出于同学情谊，并无个人目的。

韩霜恼了，这中西功比那塚下更可恨！

韩霜看人，不重政治重感情。那塚下整我，那是整中国；这家伙不理我，却是对我个人魅力的忽视。

一个美女间谍，刚刚出道就遇上这样的对手？

中西功不能回应韩霜，这是组织秘密。

日支斗争同盟秘密决定：发起“归国运动”。

同文学生提出，海军在上海事变中的应对策略失当，我们不参与。与其在上海白白战死，不如归国参加陆军。

洞井要出面劝阻，薛有朋又劝阻洞井。我们同文书院为外务省服务，不必参与军方矛盾。

海军要出兵弹压，陆军又出兵保护。日本陆军持枪列队，保护同文学生登船归国。

一场运动下来，偌大的同文校园，人去楼空。

校长洞井悲从心来，刚刚出炉的一批新生间谍，就这样夭折了？

遗憾的人不止是洞井，还有薛有朋。

尽管归国运动策划得非常成功，成功地掩饰了日支斗争同盟，

但薛有朋还是遗憾，千方百计培养的内线关系，都断了。

薛有朋，其实是中共秘密党员。

从同文书院毕业到日本留学，薛有朋当然要师从日本学者，这日本学者河上肇却是个社会主义学家。洞井哪里料到，东京帝国大学居然为中国培养了共产党人。

密战也需出长策，培养间谍也要从青年做起。日本想得够远，1901年就在中国设立双语学校中共想得也够远，1925年就在这个日本学校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薛有朋从日本留学归来，顺理成章地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教导日籍学生学习中文，这教导却让这些日籍学生走向国际主义。洞井哪里料到，自己让学生侦察共产党却把学生送给了共产党。

既然你主张东亚同文，那么，你就不能反对你的学生爱好中华文化。既然你主张东亚共荣，那么，你就不能反对国际和平。既然你选择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你的学生就会从东亚主义转向国际主义。

在薛有朋的教导下。日本的间谍学校，出产了一批反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日本学生。

熟悉日本国情的薛有朋认为，日本的工农群众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日本的知识界也有许多进步分子，我们完全可能在驻华日本人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内部破坏敌人的堡垒。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最高负责人周恩来立即改组机构，调来陈云负责。新来中央特科的干部，都是顾顺章不认识的新面孔，薛有朋也在其中。

1932年初爆发一二八事变，薛有朋向洞井介绍，上海的中共秘密组织已经全部停止活动。洞井相信这个情报，因为洞井知道的共产党人都离开上海了。这当然是误判，其实还有中共秘密党员继续潜伏，薛有朋还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薛有朋就任，首要任务是开展日本士兵工作，阻止日军侵华

行动。

日军内部管理很严，中共组织很难从外部渗入，还是有了日支斗争同盟这样的内线，才能把传单送进日军的战壕。

特科高度肯定“日支斗争同盟”的工作，实践证明，日本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薛有朋向上建议：相机行事，在日本人中发展隐蔽力量。

也有人质疑薛有朋：你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的日本士兵，而是日本间谍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入学经过严格审查，他们的课程包括伪装术，你想拉出个内线，万一拉回特洛伊木马呢?

组织认真研究，认为双方的判断都有道理。实践证明，中西功等是有效的宣传分子。实践又未及证明，中西功等是可靠的情报力量。于是，薛有朋只能修改工作方针，把发展改为利用。先利用这些日本人开展策反宣传，在实践中考察，考察合格再发展为情报力量。

考察正在进行，出了塚下行刺事件，塚下行刺又导致洞井铤而走险，洞井的破坏计划又遭致日本学生反对，学潮的兴起使日支斗争同盟顺势提出归国，归国运动又中断了薛有朋的考察进程……

情况瞬息万变，敌我之间的情报斗争也格外复杂，逆境使我重视发展内线，保护内线又导致线索中断，真个是祸福相倚。

怀着复杂的心情，薛有朋走出校园。

这里是西里龙夫的料理店了，这里是日支斗争同盟的聚会地了。可惜，再也没有西里的吟唱，再也没有读书会的社会科学讲座……

“我在狭窄的日本呆腻了……”

一阵粗豪的歌声传出，分明还是西里的吟唱!

薛有朋忘情地冲进去，屋里只有一人饮酒——洞井。

薛有朋刚要抽身，洞井已经看到，不由分说，拉薛有朋坐下喝酒。

望着薛有朋关切的目光，洞井强颜欢笑："作为一个教师，最得意的是什么？"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不准确！"洞井仰头灌下一杯，"天下这个概念，过于笼统。"

"不如说外国？"薛有朋试探。

"对！"洞井兴奋地给薛有朋斟酒，"能够渗入外国社会，那才是一个高级间谍的最高境界。"

"您做到了。"

"可我的学生没了！"洞井涕泪横流，"我刚刚培养了一批亲日的中国学生，被九一八打跑了。我刚刚培养了一批知华的日本学生，被一二八打跑了。打仗，打仗，只知道打仗，那些短视的武夫！"

"他们还会回来的。"

"真的？"洞井欣慰地望着薛有朋，"你薛君，才是我大日本帝国培养的外国人才啊。"

"我也在培养外国人才啊……"薛有朋说出双关语，我的日本学生也对中国友好呢。

"好好好！"洞井要起身，薛有朋赶紧搀扶，洞井跌跌撞撞地走着，突然发问："你喜欢哪个外国学生？"

薛有朋敏锐地发觉，洞井那迷离的眼光，一瞬间闪出锐利！这是试探我吗？

薛有朋谨慎地回答："隆子，隆子学习最努力。"

"你喜欢女学生！"洞井的眼光又迷离了，"我也喜欢那个韩霜……"

"韩霜？她不是有传单的事情吗？"

"说实话吧，我还是最喜欢日本学生。"

"塚下？"

"不！塚下没脑子。"洞井指着自己脑袋，"我最器重的学生还

是中西功。在我所有的学生中，只有他，只有他具备一个高级间谍的潜在素质……”

薛有朋暗暗叫苦，中西功不该引起这个老特务的注意啊。薛有朋也器重中西功，但与洞井的看法有所不同。

中西功确实具有高级间谍的潜在素质，那素质不仅是脑子，还是心，中西功有一颗同情弱者的心。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他不仅为日支斗争同盟送传单，还顺便营救了为十九路军送传单的韩霜。只是，同情未必同志，他能否为中国提供情报，尚需检验。

“可惜啊可惜!”洞井仰天长叹，“中西功若是不离开中国，定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薛有朋频频点头。这一次，我倒真的与你有共识……

中西功提着行李，孤独地走向轮船码头。

脱出险境，却毫无庆幸之感。初次从事秘密活动就被怀疑，不成功啊。

返回祖国，却并无喜悦之情。这上海已是第二故乡，舍不得离去啊。

远处跑来两个人，西里龙夫和隆子。这时分还有同学敢来相送，中西功感到由衷的欣慰。

“请你们留在上海，替我完成学业吧。”

西里龙夫是同志，知道这学业就是日支斗争同盟的秘密使命，帮助中国反抗侵略。隆子是同学，认为这学业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辈子也学不完。

三个同学亲切告别，不知远处还有两个同学。

塚下决不信任中西功，暗中跟踪到码头，侦察相送的中国间谍。没想到送客的居然是两个日本人，若非其中还有隆子小姐，塚下又要怀疑那个西里龙夫了，那家伙曾经劝说大家打沉吉野。

还有一个送客人，韩霜。

韩霜应该来送中西功，关键时刻敢担当，这男人真够男人，他要不是日本人，我就嫁给他！

可韩霜又不敢露面，自己已经被日本特务监视，不能连累朋友。

中西功依依不舍地告别两个同学，走上轮船的踏板。

登上轮船又回头张望，只见西里龙夫和隆子的身后，还有两个身影，一个是韩霜，一个是塚下。

别了，别了！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你们都是中国战场的同事。今后，我的战场在日本。

可是，日本国内正在镇压进步力量，我的组织又在中国，归国之后又能干什么？

海波荡漾，船行东方，中西功一人立在船头，看不够第二故乡的方向，看不透第一故乡的里程，这航程够长，够闷。

海水越来越蓝，海水越来越暗，大洋水深啊！

那大洋深处的祖国，正是法西斯横行，我在这个时候回国，还不如留在中国呢……

第五章

太平洋研究会

——情报专家的学术素养

“茫茫大海一归舟，雾锁长天不解愁。”

爱好唐诗又不擅长作诗，中西功在归国的轮船上，凑出这么两句。这孤独的回程，除了吟诗还能做什么？学成归国，本是衣锦还乡的乐事，可中西功却是中途而废。

眼前只有大海，拓人心胸的大海。但是，此时的大海却被浓雾笼罩，让你的心胸拓不开来。

闷啊！

盼望晴天，又不敢奢望，在这种天气，你只能盼望下雨，宁愿打雷下雨也不要这么闷。

可惜，这老天它就是不打雷，就是让你闷下去，长久地闷下去……

突然感到什么，猛回头，看到一个人，右手端着酒杯，左手也端着酒杯，一个人为何要喝两杯酒？

正在纳闷，那人却举杯相邀——原来是尾崎秀实。

尾崎君与我同船！

中西功忘情地冲过去，从尾崎秀实手里抢过酒杯——

与君同饮！

这回程，不会寂寞了。

尾崎秀实，出自日本的忠臣世家。

古代，楠木父子为保卫天皇而英勇战死，楠木将军就是日本的岳飞。可是，出身高贵的尾崎秀实，到中国工作游学，居然转向共产主义，坚决反对日本的反动封建制度。

尾崎的经历，坚定了中西功的信心，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贵人啊！中西功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总是有个导师。在中国有薛有朋，回日本又有尾崎秀实。

可是，尾崎秀实回国后，并未参加日本共产党的进步活动，而是摇身一变，以中国问题专家的面目出现，活跃于学术界。

难道他转向了？

转向，这是不少日本进步文人的现实状况。知识分子，向来是国家的良心，日本的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不时给政府唱些反调。可是，在对华政策上，文人被武人打败了。

对华政策，日本分为三大派：

右翼军人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日本必须以武力将其变成殖民地。

中间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正在建设资本主义，日本进入中国应该通过贸易而不是武力。

左翼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力量，日本对华工作不必以蒋介石为对象。

三大派争论不休，右翼军人大胆行动，发动满洲事变，顺利地夺取了中国东北。日本举国欢庆，顺势镇压左派共产党人。面对右翼的成功和左翼的失败，中间派不得不“转向”，许多知识分子转向政府的主流政策。

中西功看不起这种转向，这是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可尾崎

秀实呢？勇于背叛自己阶级的人，怎能轻易转向呢？

尾崎秀实向中西功坦诚自己的政治设计：通过学术论战，批评右派争取中派；通过政策咨询，影响日本内阁的决策。

果然，凭借杰出的学术素养和深厚的家族根基，尾崎秀实很快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成为东亚同文会的顾问。

东亚同文会，那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策源近卫文麿会长兼任上海同文书院的院长，门生故旧遍及政府部门，正在策动近卫组阁当首相！

中西功明白了，尾崎秀实这是通过曲折的方式，纠正日本的错误国策。

这种行为是间谍吗？

不像。

洞井说过，间谍只能为政治服务，却不能参与政治，决策是政治家的事，间谍只需为决策提供情报。

那么，尾崎秀实就是个政治家，学者政治家，政治学者。

中西功乐意追随这个老师，追随尾崎秀实形象干净，追随洞井就会像塚下那样一身臭烘烘。

于是，中西功也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学术，转向对华政策研究。

这种转向，不仅使中西功能够发挥中文特长，还让中西功感到心理的安慰——没有离开我的中国啊。

尽管回到祖国，尽管同家人在一起，但中西功还是常常想起上海，上海的中国同志怎样了？薛有朋老师怎样了？

薛有朋的处境，格外凶险。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满上海搜捕，弄得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无处存身。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被迫离开上海，潜往江西根据地。

1932年淞沪事变，上海华人各界组织救国会，全国各地纷纷响

应。日本政府态度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反日活动，中国的国民政府则步步退让。日本说一篇讽刺皇帝的文章是反对日本天皇，中国政府就把作者杜重远抓起来。日本说上海救国会反日，中国政府就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九一八不抵抗，一二八抵抗不坚决，蒋介石遭到全国谴责，被迫辞职下台。

对于一个政客，下台只是暂时休整，并不等于永远离开政治舞台。蒋介石操纵黄埔学生组建亲信团体复兴社，1932年4月1日成立了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这非编的特务处就变成军事调查统计科。党务调查统计科是“中统”，军事调查统计科是“军统”，长缨在手的蒋介石又有了两柄暗器！

军警控制华界，特务潜入租界，蒋介石在上海滩施行白色恐怖，全力搜剿共党秘密组织。中共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受毁灭性打击，残余组织进入休眠状态。

这些日子，上海的夜晚格外恐怖，龙华监狱不时响起枪声。里弄居民谈虎色变，又在枪毙共党了！

恐怖环境，唯有一处安全——同文书院。

蒋介石的军警对国人再狠，也不敢闯入租界开罪外国；蒋介石的特务再狡猾，也想不到日本间谍学校里藏着共产党。就在同志战友亡命天涯的时候，薛有朋还能在同文书院安静地备课，洞井院长布置开讲中国历史呢。

古版线装书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这是唐宋的味道，这是明清的味道，这气味使人忘却现实生存……

翻阅古书的薛有朋，始终保持平静的姿态，心中却是波涛翻滚——组织联系全断了！

得知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立即部署转移：所有顾顺章认识的人员迅速离开原住地，相机转往外地。而薛有朋，由于负责的对日工作不属顾顺章系统，得以继续潜伏。这样，有暴露危险的别人转为安全，而尚未暴露的薛有朋却深陷敌营。

中共的秘密系统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各系统内部实行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址，下线不知上线的真名。现在，上级转移了，同志关系都是下级，薛有朋就成了这个系统的最高领导，一切必须独断专行。

完全的权力，意味完全的责任。薛有朋必须周密思考，保证本系统的安全，自己这个小组可能是党在上海的最后力量了。

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眼线，被顾顺章摘除了，薛有朋再也不能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只能被动防御。更可怕的是：我的内线没了，他的内线增多，顾顺章叛变的带动作用，使每个秘密系统都要提防内部出叛徒。

叛徒！

掌握组织秘密的人员瞬间变成敌人内线，正是对中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资源，坚贞不屈者丧失身家性命，背叛投降者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在这种情况下，被捕者不当叛徒也难。

薛有朋必须警惕叛徒，一个叛徒，就能将周恩来精心保留的上海小组一网打尽！

考虑到潜伏的重要与复杂，薛有朋决定暂停组织活动，逐个考察相关人员。

薛老师深居简出，急坏了学生。

已经退学的关南，又潜回学校，找到开料理店的西里龙夫，说是要找共产党。西里龙夫当然乐意帮这个忙，但是，薛有朋有过交代，我不找你，不准你找我。

西里龙夫知道，自己被冷藏了。

出于工作需要，上级会指示一个间谍停止活动，等待新的任务。这种蛰伏状态，戏称“冷藏”。冷藏间谍必须等待，等待上级的激活，而不能擅自出动。因为，在你冷藏期间，整个组织正在急剧调整，也许你的上级换人了，也许你的上级被敌人盯上了，在这

种情况下，擅自活动就意味自杀。

正在冷藏状态的西里龙夫，又不能拒绝关南的要求。关南本是中共同文支部的地下党员，由于不堪忍受日本校方的欺凌愤而退学，也由此失去组织关系。现在，他迷途知返，西里龙夫不能看着同学兼同志孤独下去。

脱离一个政治组织，投入新的活动，对于三十年代的青年是兵家常事，上海学联、东北救亡会、基督教青年会……关南经历多种社会团体，还是想回到共产党。别的组织看起来闹热，可干不成大事，还是共产党有组织有武装，能够真正打日本。作为前同文党员，关南知道，同文有些日籍学生思想进步，关南要找组织，只能求西里龙夫了。

西里龙夫当然还有组织关系，薛有朋就在学校。可是，薛有朋的身份不能让中国同志知晓，他负责的对日工作极端保密……

韩霜回同文，并不经过西里龙夫，直接找薛老师。

中日大战，给上海人民带来灾难，却给韩霜带来机会。不等同文发放毕业证书，国家政府就找上门来，招揽人才。

这个秘密组织，不是韩霜渴望的党务调查科，而是一个新的神秘组织，叫作什么“军统”，参加它就算参军，韩霜的待遇是中尉。

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刺探日本军事情报，正用得上韩霜这样的知日派。站长陈幕指示韩霜，利用同文关系，在日本的间谍学校中发展反日的秘密关系。

于是，韩霜就想到薛有朋。同文那些日本人都不可靠，发展关系还是得找中国人。

韩霜对完成任务很有信心，男老师喜欢女学生，那是异性相吸的客观规律，鲁迅还有许广平呢。

我是间谍，不仅是间谍，而且是美女间谍，不仅是美女间谍，还是中国的美女间谍！

韩霜对自己的新身份十分满意，刚入道时的恐怖感觉一扫而空。陈幕站长教导：间谍不难听，我间谍的功用超过士兵；美女间谍不可耻，我美女献身的对象不是男人是情报；中国的美女间谍不低级，你韩霜为抗日献身就是古来第五美女！

"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韩霜……"

韩霜数着五大美女的名头，兴冲冲重返同文书院，没想到，那薛有朋托病不见。

空有一身色诱功夫，却无处施展？

韩霜不懂，这薛有朋到底有什么厉害……

还有一人也盯上薛有朋，却并非同文学生。

郑文道。

已经加入中共外围组织的郑文道，正在申请入党，却被割断了组织联系。其原因，竟然是上线叛变，引起组织对下线的怀疑。

叛徒！

郑文道恨透那种没有道德的人，卖友求荣，认贼作父，在党内叫叛徒，在民族那就是汉奸，秦桧，铁像跪在岳飞坟前万人唾骂的败类。

对于汉奸，不能只是唾骂，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杀之而后快。

杀不到自己的上线叛徒，郑文道只能另选对象，这就想到那个可恶的日本间谍学校。在那个学校里，不但有日本的高级特务，还有可耻的汉奸。那里的汉奸教授薛有朋，带出大批汉奸学员，比其他汉奸更危险，更可恨。

清晨，大操场空空荡荡。

自从中西功发起归国运动，同文书院的教学秩序就被打乱，剩下的学生，连早操都懒得出。

郑文道换上同文校服，悄悄溜进校园，先来踩点儿。

"踩点儿"是一句黑话，刺杀行动之前的侦察行动。

为了实现刺杀汉奸的企图，郑文道专门请教了黑道朋友。刺杀也是一门专业，也要经历侦察、策划、行动、撤离四大阶段。

空荡荡的校园，独自行走的郑文道相当惹眼。正在发愁到哪里找薛有朋宿舍的时候，薛有朋出现了。

白绸衣褂，千层底布鞋，老先生一人，慢悠悠太极呢。

郑文道赶紧看看四周，空无一人！

在此当儿迅即出手，就能轻易将其格杀，而且安然撤离，用不着四大阶段。

只是，这空手杀人的伎俩，郑文道尚未练熟，拳击太阳穴？脚踢下部？背后锁喉？

再看那老汉奸，身量瘦小，动作无力，衰弱得一个指头就能戳倒。

掩上前去，一击而中！郑文道慢慢迈开大步……

慢速度，大步幅，谁的步伐如此特殊？正在晨练的薛有朋，早已发觉郑文道的来临，而且联想到中西功的叙述：那种步幅是性格执著的表现……

只剩三步之遥！

郑文道松开捏紧的拳头，伸张五指，弯曲指尖，压紧指肚，让指甲深深掐进手心……会家有言，攥实的拳头，打出去才有力……

对手突然消失！

郑文道急速转身回防，那身影又绕到另一方向。只见那瘦弱的身躯仿佛装上马达，轻盈地游走起来，那动作还是舒缓，那转速却让人眼睛都跟不上。

郑文道不得不止步——遇上高手了。

这老家伙手舞太极，脚走八卦，自己个新手绝无取胜把握……

望着远去的郑文道，薛有朋的步伐停止下来，一双布鞋钉在原地，双臂划圈，腰肢圆转，有如风摆杨柳。

下盘坚稳，周身灵活，薛有朋边练边思考，练也从容，想也从

容。看出来人的来意，薛有朋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感到欣慰。

这白色恐怖的上海滩，还有人敢进日本学校谋刺，爱国之心不灭啊！

薛有朋虽然蛰伏，却绝不甘心长期冷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善于独立行动。

自行恢复组织活动？

那不仅需要西里龙夫这样的日本同志，还要有中国同志配合。今天这个刺客郑文道，早就听中西功说过，也听梅笛说过，也许是个可用之才？

可用也不能擅用。

在当前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使用任何人都要预有防备，防备叛徒。

考察这个郑文道，不宜由我直接出面，那也许会暴露整个上海小组。

经由其他同志？

又不宜使用西里龙夫，那是我打入日本阵营的内线，不能让我之外的第三人知晓。

唯有梅笛了！

那女生虽然年纪不大，却相当稳重。

就让梅笛去考察这个郑文道？

郑文道必须习武了。

一拳打向树干！树叶都不摇，拳头已经出血。

自古书生空议论，百无一用不如刀。格杀那武艺高强的老汉奸，不能空手，只能用刀！

练习刀术也不容易。郑文道拜访多家武馆，单刀、双刀、鬼头刀，人人自称刀术精通，家家缺乏实战经验。

东洋刀？我们从未交手。那日本刀术虽然也是源自我中华，却

是古老的唐宋流派。现在上海流行的中华刀术，都是明清流派。唐宋对明清，关公战秦琼，怎么打？一寸长，一寸强，那日本的长杆朴刀，我中式短刀还真的难以近身。

必须战胜东洋刀！

郑文道下定决心，四处寻找，终于在公共租界找到一家朝鲜武馆，那教头林得山来自韩国，对日本刀剑十分精通。

在这里练习非常过瘾，学员都是些奇特人物。

一个黄发西洋鬼子，擅长西洋剑术，一把花剑雨点般放射。可这家伙偏爱练习中华武当剑，说西洋剑只刺不砍，少了杀法。

杀法还要精算？郑文道打算向他学习多种剑术。

一个束发东洋鬼子，抡起日本战刀断铁如泥。可这家伙非要演习阿拉伯弯刀，说是断头不如割喉，杀人太慢。

杀人也要讲究效率？郑文道要向他学习心狠手辣。

一个短发国人，舞动大刀也能虎虎生风。可这家伙改学匕首，说是行刺必须隐蔽，一寸短一寸险。

行刺必须用智？郑文道还得向他学习冒险犯难。

三个怪人再加上林得山和郑文道，五个男子共同研习多种刀法，谁也不问别人是谁，谁也不说自己为何，大家心知肚明——都是黑道杀手。

直到一个美女的到来，才镇住这些狂人。她不懂任何刀法，却会使用任何刀。

菜刀，抡起来干脆地剁断铅笔，这意味实战断指，说断食指不断小指。

裁纸刀，抓起来准确地戳进桌缝，这意味顺着肋骨的缝隙刺入胸膛，说刺心脏不刺胃肠。

指甲刀，纤手一挥飞向壁画人物的咽喉，这是封喉暗器啊。

如此美女，堪称女杀手。可是，她不属于任何武术门派，也不是什么天外飞侠，只是大家相熟的上海滩交际花韩霜。西洋鬼子麦

尔同她跳过舞，东洋浪人西里龙夫同她唱过歌，关东侠客关南和她是同学，韩国剑客林得山给她当过眼线，就是郑文道自己，也曾同她邂逅相遇。韩霜的加盟，揭开了所有学员的面纱。韩霜本人更坦率，我受过军统的职业训练，间谍专业的行刺训练。

郑文道不得不感叹，就连行刺这种龌龊勾当，也要讲究专业。与专业间谍相比，所谓武林豪杰，只是业余水平。

五个男子不得不师从一个女子，大家志趣相投，五龙一凤，组成“铁血锄奸团”。

这秘密组织的秘密使命，就是在上海滩刺杀日寇和汉奸！

上海铁血时，东京正学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取得巨大的利益，同时又遭受世界舆论的共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得设法争取国际支持。争取国际支持也要有适宜的渠道，外交途径缺乏同情，只能从学术入手。

国际学术界有个“太平洋研究会”，由太平洋沿岸的多国学者组成，只接受非政府基金赞助，不受各国政策的干预。日本的东亚同文会一直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近卫会长倚重的学者就是尾崎秀实。尾崎君多年旅居中国，翻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视野横跨太平洋两岸。本届年会在美国举行，议题却集中于中国，日本和中国的冲突，牵动太平洋两岸的心。

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出席这次会议，借此进入学术圈子。曾经留学中国的中西功，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关注，回到日本后，一直收集研究有关中国的资料，与尚在中国的同文校友保持通信联系。得到这个机会，中西功连夜赶工，向美国年会提交论文《支那经济现状》。

丰富翔实的资料，新锐恰当的观点，中西功的学术论文在太平洋研究会一炮打红！

告别鸡尾酒会别具一格，来宾可以任意提出配方要求，由配酒师调制。酒品不但包括所有欧美名酒，而且有亚洲的酒类，日本清酒摆在显著的位置。这是环太平洋会议嘛。

麦尔要了一杯佐治亚土产葡萄酒，慢慢品尝，这是家乡酒啊。长居上海，虽然能够喝到各种鸡尾酒，但是，家乡的味道却愈加珍贵。

看到中西功来了，麦尔产生了兴趣。他也曾长居上海，他喜欢喝什么酒呢？美国酒还是日本酒？

作为传教士的儿子，麦尔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无论如何也比中西功更了解中国，可为何拿不出中西功这样的论文？同是学术中人，麦尔敏锐地感觉，这中西功似乎是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那在中国是禁忌，在日本和美国却是时髦，这位中西功是国际主义者还是日本间谍？

那中西功的目光，在各种酒类之间游弋，他仔细观看着每种欧洲葡萄酒的名牌，似乎在挑选……你日本要脱亚入欧？

那中西功的目光扫过所有欧洲名酒，又转向美国酒……你应该知道我美国才是太平洋国家的榜样！

那中西功的目光没有停留于美洲，而是转向亚洲……饮食暴露潜意识，你还是岛国心态？

那中西功也没有关照日本清酒，而是在中国酒中搜寻，拿起了一罐绍兴黄酒女儿红。

你也喜欢中国酒？

麦尔的心醉了，这绍兴黄酒，既有法国葡萄酒的醇厚，又有日本清酒的韵味，堪称中国白兰地。

看来，他中西功和我麦尔，饮食习惯都中国化了。

麦尔坦然上前，也请中西功为自己斟上一杯。

中西功指指台面，黄的，红的，白的，“您喜欢什么颜色？”

你以为我不中国？麦尔有些反感，尖锐反问：“在日本学界，

您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

中西功心知肚明，此人看懂了自己的论文。

在论文中，中西功归纳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民族工商业势力微弱，遭受外国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这就否定了蒋介石在搞资本主义的中间派观点，只能得出左右两翼的结论。但是，中西功的论文只归纳不结论，就隐去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符合纯学术的规范，也有利于掩饰秘密斗争。

有问必有答，做答不如反问。中西功反问麦尔：“美国如何看待日本的对华政策呢?”

麦尔十分坦率：“美国希望太平洋是个和平之海。”

“您也用外交辞令?”中西功脸上挂着微笑予以批评。日本侵略中国，你美国却摆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资本主义的自私!

中西功不喜欢这个美国佬，你这种态度只有两种可能，或是滑头，或是天真。在大是大非面前，无论滑头还是天真都要倒大霉。美国人要是都像你这个样子，国策何在?

麦尔也不喜欢这个日本人，你使用左派的理论，却论证右派的政策，这种转向缺乏道德啊。日本人若是这样下去，就会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两人同时想起两句中国诗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碰杯，不饮。

两人各自端着酒杯，背向而去。

背向的双方仍有共同点——杯中都是中国黄酒……

美国记者不喜欢，日本媒体追捧。

日本和美国都是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的西岸是太平洋美国的东岸是大西洋，而日本东西两岸都是太平洋，日本比美国更太平洋！太平洋研究会推荐的论文，立即红遍日本学术界。这时期，日

本全国正在进行对华政策的大讨论，熟悉中国的学者十分吃香，中西功适时亮相，立即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中国问题专家。

东京和上海，也就是一衣带水的距离，上海的同文书院很快得到东京校友的成功消息，学生感到自豪，校长感到欣慰。

年轻人嘛，自然会思想激进，不左才不正常呢。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他自己就会转向，转向成熟，也就转向主流。

洞井欣慰，自己没有看错这个学生。此人在学校就好学，虽然一度误入学潮，但能及时转向，现在又有学术成就。将来的前途，既可做学者教授，也能成为高级情报分析家。从国家利益考虑，日中战争必将扩大，间谍比学者更重要。

把这个中西功从学界拉回情报界?

洞井这个想法，尾崎秀实也有，英雄所见略同，何况情报大师。尾崎秀实也认为，中西功具有情报分析家的素质。从国际利益考虑，为了制止日本的侵略国策，间谍比学者更重要。

大师所见略同，小人物呢？中西功自己怎么想?

任何个人，都希望个人价值的最大化。目前，中西功的事业前景光明，无论学术界还是外交界，都会敞开大门。

可是，中西功本人，却并不打算进入日本高层。中西功内心，始终认准一个方向——中国。

自己的爱好在中国文化，自己的成功来自中国专题，自己的前程不能离开中国学术，无论选择什么岗位，前提是中国，与中国相关。

中国在哪里？东京和上海之间的一衣带水，远的得像隔着太平洋。

近，而不可及?

打开酒柜，女儿红、花雕、加饭，所有种类的绍兴黄酒，还有，贵州茅台、张裕葡萄、青岛啤酒……全是中国酒。

中西功自己也惊讶这个中西功：你在日本的家中，怎么全是中

国？一个日本人，为何甘愿为中国而学术？

你真的爱上了中国的文化？

中华文化，魅力无穷。

同文书院的中华文化讲座，对全社会开放，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各国人士自由参加。

洞井明白，在日中争端的情况下，正面宣传日本的国策，不会被别人接受。在商言商，在华言华，你开讲中华文化，才能渗入中国社会。

讲座题目：《明末清初的中国文士》。

讲文士，却从名妓讲起，洞井的讲座引人入胜。

先讲《桃花扇》故事，江淮名妓李香君，与江南名士侯方域洒泪绝交，不事新朝，妓女比文人更爱国！

一番讲博得华人满堂彩声，这日本教授不歧视我中华。清兴明亡，堪能比附现今的日本侵略中国，你赞赏不事新朝，不就是不当汉奸嘛！

洞井又开讲了，这次讲得是秦淮名妓柳如是。大明文人宗师钱谦益，归顺新朝却心理负担极重，还是柳如是予以开导，改朝换代寻常事，只要保留文化传承，何论朝廷姓甚名谁？

一番话，震撼满堂华人心灵，无人喝彩，也无人喝倒彩。

关南回家，大哭一场。

抗日如抗清，抗清如抗元，抵抗者是民族英雄，归顺者未必不是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宋状元文天祥宁死不降元是英雄，大明文人钱谦益转向清朝也是英雄，郑成功反清复明是英雄，施琅为清朝收复台湾也是英雄，这世界哪有定论定理？

汉人不行，从来顶不住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汉文化很行，外来民族总是被同化。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不行，肯定顶不住北方日本的侵略。中国文化又行，只要日本人也承认我中华文化，那我就

可以……

关南惊恐地发觉，自己要当汉奸了。关南又欣慰地想到，这也许不算汉奸？

关南的妻子是个满族人，但是以前自称汉族，国民党要驱逐鞑虏呢。最近，妻子又自称满族了，而且是满洲皇统正黄旗，只因为东北有个满洲国了！别人说那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可妻子说那是大清正统，皇帝还是溥仪。妻子规劝关南，何必在意中国不中国，只要日本承认我们是正统，我们就不丢脸。

关南痛哭，关南痛苦，痛苦痛哭，痛哭痛苦。苦痛之后，关南决定，退出铁血锄奸团。

韩霜晕了，这文化竟然有这般复杂，能把汉奸弄得不是汉奸了？

塚下适时出现：洞井先生属下有个特别调查班，重点吸收同文书院的毕业生，现在他关南已经加人，欢迎你韩霜也人伙。

一向果断的韩霜，迟迟不肯答复，加入日本组织会使自己背上汉奸的骂名。

塚下却说：明朝为何灭亡？那是国策错误，明朝应该和清朝联合剿灭李自成！

韩霜的中国历史知识，还不如这个日本男生。但韩霜也能听懂，这意味中国的执政党应该和日本联合反共。

洞井设计的中国文化讲座是个系列讲座，第二讲的题目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讲来讲去都是改朝换代，以古喻今。

薛有朋讲了两个文人，康有为和梁启超。

甲午海战，教训了傲慢自大的中国人，古代，日本以华为师，近代，中国以日为师。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眼光向外，康有为和梁启超力主学习日本的维新变法，支持光绪皇帝在中国也搞戊戌变法。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变法失败，康有为继续支持君主立宪改革，梁

启超却主张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当年同道如今分道扬镳……

一堂课讲得振聋发聩，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分歧——改革还是革命？

听众议论纷纷，郑文道认为：必须革命。辛亥革命，梁启超先进，康有为落伍；辛亥革命以后之革命，共产党先进，国民党落伍。

听了第一讲你会反共，听了第二讲你会亲共！麦尔诧异这中国历史，都是清朝的故事，洞井和薛有朋怎么讲出两种效果？

倒是林得山简单：我不懂那些文化，我就知道杀人！日本人毒死我韩国的国王，日本人杀死我林得山的父亲，我和日本有仇！你中国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支持我反日我就拥护谁，谁帮助日本我就杀谁！

西里龙夫当然不赞成林得山的杀日主张，我日本人也是人，是人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我西里龙夫和你们不是敌人是朋友。饮酒，吟唱，当街舞刀，西里龙夫在上海交游广泛，博得驻沪军方的关注，军方正在物色特殊人才。

太平洋西岸有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两国和则太平洋太平，两国争则太平洋不太平。现在，日本不想太平，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进而搅乱太平洋。

太平洋大战正在酝酿，情报战争却已提前打响，正需要铁血锄奸团出手锄奸的时候，这个团体却自然解体，五龙一凤，分别加入各种秘密团体。

记者麦尔，暗中为美国海军谍报局服务，搜集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和中国的情报。

料理店老板西里龙夫，兼任大日本皇军华中派遣军报道部顾问，专作汪精卫集团工作。

流浪汉林得山，在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国防部任职，专职刺杀日

本高官。

无业游民关南，被日本驻沪领事馆调查科录用，专责侦察中国抗日分子。

女首领韩霜，荣任国民党军统上海站行动组成员，既抗日又反共。

邮差郑文道，秘密加入中共上海情报科，专职对日工作。

五龙一凤的背后，还有两个老鬼。

洞井十分得意自己的间谍素养，让中国教授宣讲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通过文化讲座来招募间谍，手法高级啊！

薛有朋也满意自己的收获，通过思想文化交流而发展了新人郑文道，这不是金钱利诱也不是生活所迫，而是一个高度自觉的革命青年。

想到发展新人，洞井和薛有朋，对立双方的情报主将，同时想到同一个人——

要是中西功也在上海就好了！

大家入秘道，中西功也不例外。

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这个政府资助的机构，其实就是变相的情报组织，中西功由此进入日本的情报界。

中西功乐意进入这个机构，研究中国，不仅是中西功的专长，还是中西功的爱好。可是，中西功真的进入这项工作，却心情沉重。

中国的国土，正在大片大片地丧失，中国的军阀政客，飞蛾投火般勾连殖民主子，这中国还有前途吗？

整日整月地整理中国情报，就像看着一帮屠夫手持利刃解剖亲人的身体，不是尸体是活体！

值得安慰的是，中西功在满铁得到的大量中国情报，能够同尾

崎秀实交流。

细心的中西功发现，与日本进步文人保持距离的尾崎秀实，却有几个外国朋友，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在上海见过的德国人佐尔格。佐尔格同史沫特莱交好，史沫特莱同鲁迅交好，这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圈子啊！莫非，尾崎秀实又同国际情报活动相关？

作为一个了解情报圈内情的人，中西功明智地保持沉默，没有追问尾崎秀实的国际背景。组织有组织的秘密，组织有组织的纪律，没有告诉你的时候，你不该问。

虽然没有加入尾崎秀实的秘密组织，中西功还是乐意追随尾崎秀实。能够为国际和平事业做出自己的些许贡献，那是一种幸福。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东北打完了，日本砍断了中国雄鸡的脑袋；上海打了又停，中国的心脏梗阻；华北边停边打，中国的喉咙正在被慢刀割肉。打到这种地步，日本军队不宣而战，中国政府战而不宣，双方至今没有正式宣战，一切都在不明不白中进行，“暗战”。

暗战风行，以往那些见不得人的间谍手段，就吃香起来，间谍是抗战先锋！

韩霜奉命侦察美国政策动向：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国际联盟并未采取有效行动，如果日本再进攻华北，美国政府会反对还是保持中立？

麦尔奉命侦察中国政策动向：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中国政府并未抵抗，如果日本再进攻华北，中国政府会宣战还是继续退让？

法租界，左岸咖啡馆，多国朋友常聚的地方。在这里，你只需大大方方地请客、聊天、给钱，就能搞到一切情报，用不着半夜三更撬人家保险柜。

麦尔把韩霜领到僻静的角落，头顶着头，交换情报。

交换？无论交换什么都不能让男人占便宜，韩霜要求对方先付款，不是付款，而是付出情报。

绅士风度的麦尔，只能首先提供美国情报，可又忍不住发问：中国为何这么重视外国态度？你中国领土被侵占难道要外国替你收回？

韩霜脸红了。陈幕站长说过，我们中国打不打要看国际态度，外国不相帮，中国一家不敢宣战。可韩霜不能说出这个情报，丢人！

正在这时，旁边伸来个脑袋："他们东北是张学良的地盘，丢了就丢了，我们上海是蒋介石自己的地盘，绝对不能丢。上海外国人多，以夷制夷啊！"

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长相同麦尔一样是白人，但是一口东北腔，看来是哈尔滨白俄。

你们两个洋人欺负我？韩霜恼了："你美国人拉偏架帮日本，不仗义！"

立即涌上一群外国人，黄头发绿眼睛围拢韩霜。有的谆谆告诫，人家美国政府怎么做，要看民众情绪，民众情绪的主流是孤立主义，美国人不会轻易为外国打仗。有的小声揭发，那美国的两党政治重视选票，政府想出兵议会也不会同意。

麦尔窘了，韩霜乐了，还是我美女间谍魅力无敌，外国情报都自动上门了。

几个外国佬看出鼓励，反客为主，坐到韩霜身边。韩霜还没同意，麦尔已经采取主动，送上毛巾，送上瓜子，还招呼侍者点咖啡。

韩霜正在诧异这美国佬为何如此大方，那俄国佬已经替韩霜发言："我们中国政府怎么做，要看地方势力，军阀各顾各的地盘，谁管国家的领土啊？"

韩霜正在尴尬，旁边另一位已经做出解释："中国的军队不听

中央指挥，我们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中央想抵抗也集合不了全国的军队。”

麦尔举杯致敬，两个家伙一饮而尽，仿佛喝茅台。

韩霜窘了，这些外国人掌握的中国情报，比自己个特工还多！

“那你们说，美国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出兵呢？”

随着这句英语发问，人们看到一位华人女子。

看到来人，韩霜感到发虚。

韩霜的衣着，本是本厅最艳丽的，红衬衣，黑长裤，白皮靴，翠绿的丝巾。可这梅笛身上，似乎只有一种颜色，又似乎有无穷的色彩。米色的蓓蕾帽，咖啡色长裙，淡黄的羊绒围巾……韩霜顿时想到，自己忘了配色原则——一身衣装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韩霜发愣的时候，那些男士却十分活跃。麦尔跳起来搬椅子，俄国佬打飞指招呼侍者，仿佛来了明星。

梅笛没理所有的男人，笑盈盈坐到韩霜身边，这让韩霜感到敌意减轻。

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梅笛：“你既然能问，就能答！说一说，美国什么情况能出兵？中国什么情况能宣战？”

“我可不懂。”梅笛悠悠地笑了，“打仗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是让别人逼急了，谁愿意打仗啊？”

让别人逼急了？无论男女都听懂了这句话，这是人之常情啊。

麦尔沉思：“除非日本进攻美国领土……”

“它敢吗？”韩霜忍不住反驳，但梅笛的眼睛却是肯定的，让麦尔看了发慌。

韩霜也慌了：“日本不敢打美国，却肯定敢打中国……”

俄国佬恶狠狠地：“把中国打疼！”

“把中国打疼，把美国打醒。”梅笛轻声一句，让整个咖啡馆静寂下来。

每一个人都懂了，战局即将扩展，打疼中国。打醒美国，只能

是日本出手。

“日本!”

所有男女同时说出同一个词汇。

大家都在搞国际情报，搞美国，搞中国，不如搞日本，那才是引发战争的国家啊!

梅笛悄悄起身，麦尔拦住：“我聘请您参加我的组织……”

梅笛掩嘴而笑：“我可不敢当间谍。”

韩霜有些醋了：“你不是间谍，怎么能有天生的情报才能?”

梅笛拍打着女友：“女人都是天生的间谍，我们要提防男人欺骗我们。”

韩霜乐了，梅笛扬长而去。剩下的人们互相望望，都叹气。

谁有本事搞到日本情报呢?

“老子在狭窄的日本呆腻了，要到辽阔的中国闯荡……”

粗豪的歌声，在寂静的夜晚肆意闯荡，充分显示歌唱者的霸道。

路过西里料理店的路人，皱着眉头，匆匆走避。唯有韩霜不烦，听到这西里的吟唱，就能找到西里龙夫，西里龙夫同情中国，找到西里龙夫就能侦察日本情报，侦察日本情报，还有比日本人更合适的吗?

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徘徊犹豫，不肯进门。隐身观察，韩霜发现，那是麦尔。这美国间谍也想到西里龙夫了？他为何不进门呢?

麦尔不能进门，因为麦尔听到了门内的议论。那西里龙夫正在痛骂日本政客，说那些家伙左右摇摆，首鼠两端，耽误了帝国大业!

侦察日本情报，需要招募日本间谍，可招募日本间谍又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人谁肯背弃祖国？你可以用百元美钞买到美国情报，你可以用一条黄金买到中国汉奸，可你弄个日奸试试？千金

难买！

西里龙夫吟唱着出门了，和服木屐，被一帮戎装冠戴的军人簇拥着。一伙人旁若无人地行走于道路当中，黄包车绕行，小轿车停驶，这里是日本皇军的天下。

麦尔知趣地躲向暗处，碰到了韩霜。

两人互望，眼睛中都是失望……

清晨的虹口公园，格外静谧，几个晨练的老人，似乎在晨雾中飘浮。

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快步而至，西里龙夫面对薛有朋，笔直地站立，深深地鞠躬。

尽管西里龙夫礼貌有加，旁边的人们还是纷纷走避，此人身穿日本和服，不像善人。西里龙夫望望别人，看看自己，遗憾地看着老师。

薛有朋并不惊讶，无言地招呼西里龙夫，练拳。

西里龙夫摆开太极拳架势，望望四周，近处没有任何人。缓缓的动作，慢慢的汇报："最近有许多人主动同我接触，有美国人，也有俄国人，还有中国人……"

"日本情报？"

西里龙夫的动作急促了："他们都要日本情报，全世界都要日本情报！"

"中国共产党也需要。"

"您同延安联系上了？"见老师微笑默认。西里龙夫十分兴奋，挺直身躯，庄严地说："我会当作战斗任务去完成。"

薛有朋予以制止，示意继续练习。

这个日本同志很忠诚，值得信任。只是，今后不宜与他直接联系，需要一个联络员。

自从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处于危难

境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转移到江西中央根据地，留守上海的同志缺乏秘密活动经验，接连被捕，后来，就连上海同中央的无线电通信也中断了。薛有朋坚持到1935年，终于等来了中央代表冯雪峰。中央指示，当前国内斗争的主要任务，从阶级战争转向民族战争，上海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也转向日本情报。

日本情报，正是薛有朋的长项。只是，薛有朋虽然熟悉日本国情，却并未打入日本政界。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下步应该发展日本同志。搞日本情报，谁比日本人更方便？

先恢复西里龙夫的组织关系，再发展其他人……

郑文道发现，梅笛变了，沉静的面容，变得活泼有趣，那笑意压都压不住。

郑文道当即也变了，变得心情畅快。女友的情绪，就是世上最强的病毒，无敌传染。

梅笛挽着郑文道的胳膊，两人在繁华的南京路并行，只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笑。

你们笑什么呢？郑文道感到有趣，我的梅笛笑，那一定是找到组织了，这是绝对秘密，你们绝对不知道，你们凭什么笑？

想到这里，郑文道禁不住扑哧笑出声，自己凭什么笑呢？女友也对自己保密呢。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规则——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关向应的妻子叛变，不仅出卖了丈夫，而且破坏了党组织。所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严守秘密活动的纪律，铁的纪律。

梅笛还是笑着，笑得梅花盛开，笑得肆无忌惮。

梅笛是个稳重的姑娘，稳重得连薛有朋都夸奖，你的性格天生就适宜当间谍！但是，梅笛自己却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尽管乐意为党工作。掌握令人兴奋的秘密，却要憋在心里不说？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梅笛能忍。但是，对亲密无间的恋人保密，却让梅笛难以

忍受。

今天好了，今天可以笑，可以放开地笑，因为，组织上同意吸收郑文道加入！两个恋人即将变成同志，相互间再也没有秘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郑文道冲动地抱紧爱人，狠狠地亲吻爱人的嘴唇，就在大街上，就在众人面前。你们看吧，你们看吧，看看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爱情！

梅笛推开爱人，才摆脱窒息，这爱情表示太恐怖。喘了一会儿，梅笛才说出组织上赋予郑文道的任务——搞日本情报。

郑文道立即甩开爱人的胳膊："当特务？我不干！"

这人怎么这么死性？梅笛杏眼圆睁："你还没入党，你懂什么？情报工作十分重要，和上阵杀敌一样重要！"

郑文道何尝不懂情报工作的重要，这种重要性连儿童都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就指出使用间谍的重要，一个秘密情报员能够抵上一个师！

郑文道又挽起爱人的胳膊："我可以当特务，但有个前提……"

"你跟组织讲条件？"梅笛甩开胳膊，瞪着郑文道。

郑文道认真地盯着梅笛："从事如此恶心的工作，我必须得到组织的证实，我郑文道是在为党工作。"

"我证实不够？"

"不够！我要面见高级领导。"

梅笛泄气了，不能同这家伙制气，他比谁都执拗。请示老薛吧。

薛有朋也被郑文道气坏了，从未见过这样同组织讲条件的党员。

组织上看中你郑文道，那是因为你粗通日语，又有对外宣传的经验，适宜从事对日情报工作。

组织的器重我十分荣幸，我从心眼里愿意搞日本情报。只有一

个前提——别让我同日本人来往，我恶心！

做日本工作，却不肯接触日本人，这还怎么工作？

薛有朋从事地下工作十几年，为党培养了几十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其中还包括十几个日本同志。不仅如此，薛有朋还为日本的间谍学校教授了几百个学员。富于招募间谍的经验，薛有朋认为：好间谍不都是培养出来的。

有的人天生就具备间谍潜质，这郑文道就算一个。感觉敏锐，知识广博，仪容雅致，谨言慎行。这些为人处世的优良素质，其实又是间谍之才，仪容雅致就能进入主流社会，谨言慎行才能免于暴露，感觉敏锐善于观察，知识广博长于分析。这样的人物，不仅能够当间谍，而且有望成为大间谍！

以薛有朋的伯乐眼光，这郑文道确实是匹千里马，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千里马对伯乐尥蹶子！

秘密工作十分危险，来不得半点勉强。既然郑文道死不同意，薛有朋只能为其调换工作……

第六章

东郭先生

——密战无私情

1937年初的上海，是个国际情报交易场。各种国际间谍，无论美国的英国的还是苏联的，都在上海积极侦察，侦察的目标只有一个——日本动向。

六年经营，日本已经占稳中国的东北，关东军正在进逼华北。新的对华战略呼之欲出，各国都要抢先拿到这个战略情报。可是，拿到日本的机密情报非常困难，必须寻找能够打入日本政权核心的内线。

多国各方忙于招募内线，工作尚未就绪，日本的情报就不需侦察了。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大军向中国华北发起进攻。所有的国际情报悬念，都在炮声中粉碎。

日本动向？

鼓吹和平的同时继续进军。

美国态度？

表态反对的同时保持中立。

中国政府怎么应对？

开始抵抗的同时仍然不宣战。

所有的底牌纷纷揭开，让忙碌的间谍们松了一口气，却使郑文道怒不可遏。

面对破坏国际和平的日本，这些国家政府如此不负责任，我搞它的情报有什么用处？

自古书生多意气，投笔从戎乃英豪。郑文道向组织上提出调离，调离城市，调离情报，去前线直接抗战。薛有朋只能同意，这个时候，让他留在上海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日本不但在北平动手，在上海也悍然开打，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上海附近遍地都是散兵游勇，正是共产党发展敌后武装的好时机。

另一个组织也支持郑文道的离去，郑文道公开任职的美国通讯社。麦尔表示，理解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但麦尔希望郑文道继续保持职业操守，以新闻记者的客观态度，继续为通讯社提供新闻，同时，以职业间谍的科学态度，继续提供中国抗战第一线的直接情报。

战争，打碎正常生活，战争，也使超常设想变得正常。百无一用的书生郑文道，居然实现了投笔从戎的梦想。

这是国家沦亡的时代，这是英雄用武的时代，江苏、山东等地纷纷起事，国军残部、地方团练、共产党游击队，没枪就举刀，有枪就举旗，旗帜都是“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

关南也离开上海了，不是去“江抗”，而是去南京，中华民国的首都。

首都？国民政府早已迁离，先是去武汉，继而去重庆，现在重庆是中华民国的“陪都”，临时首都。可是，南京又将是“首都”了，日本攻陷南京，正在筹组“维新政府”。

刚刚拉起的班子，角色不齐。关南身为日本学校培养的人才，顺利地进入南京政府。由于妻子的满洲贵族血统，又得以进入外交

部，负责对“满洲国”的“外交”事务。

对于关南的任职，塚下表示反对，那华人曾经参与反日活动。可西里龙夫表示支持，还给关南他介绍了一个后台——金原少佐，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驻南京代表。

南京总军是日本驻华最高机构，南京政府是日本治华的最高代理机构，西里龙夫在这两个机构都有熟人，十分利于情报工作。只是，这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而且都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执行者。

对于金原，西里龙夫向来是利用，利用军队关系为自己增添保护色。对于关南，西里龙夫本来寄予厚望，此人曾是热诚的爱国青年。可惜关南变了，变得西里龙夫都认不出来。过去，关南的眼睛是真诚的，无论是见到西里龙夫的热诚还是见到塚下的仇恨都是真诚的。可现在这双眼睛不再清澈，无论见到西里龙夫还是见到塚下，都是一副谦卑，好像下辈见到上辈。

西里龙夫非常失望，这样的情报关系不但不能用，反而得提防他出卖。

别人都离开上海，只有韩霜继续留守，上海同样可以成为抗战的前线。

卢沟桥枪声一响，上海的枪声也响。日本人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韩霜要在虹口打响第一枪。

一个美女在徜徉，徜徉在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门外，肩上挎着个硕大的提袋。

韩霜的右手插在手提袋中，手里攥着枪，攥得手心汗津津的，右手出汗，空着的左手却发凉，姑娘没有杀过人啊！

行刺目标出现了，就是那个塚下，现任日本驻沪领事馆特高课警察，可恶的日本特务。

选择塚下作为第一个刺杀目标，对于韩霜非常便当，最熟悉，最可恨。这个公开的日本特务，曾是韩霜入学同文的第一个偶像，

又是同文日籍学生中傲慢与偏见的典范，不杀不足以平我恨！

只是，美女杀人不用刀，让美女韩霜对着男人开枪，一时还难以下手……

眼看塚下就要走出射程，韩霜不得不从手提袋中抽出右手，举枪瞄准……就在这时塚下回头了，就这么眼睛对着眼睛地看着，这让人怎么开枪？

韩霜手一抖，子弹射向空中。塚下立即醒悟，拔步就跑！这时响起第二枪，塚下应声跌倒。

惊魂未定的韩霜，被林得山搀扶而去。虽然是初出茅庐，韩霜毕竟经过军统的训练，知道刺杀行动至少要有双线配置，互相掩护。林得山见韩霜一击不中，立即补枪，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救走了领导。作为上司，韩霜本该指挥下属撤离，可韩霜的腿软了，不但不能指挥，连路都走不动了……

世上事就怕开头，只要打响第一枪，后面的枪声就像放鞭炮，连珠炮响个不停。

日本人在上海向来是欺负别人的，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街打伤，这就激怒了猛虎。连日来，日本驻沪的军警宪特加浪人纷纷出动，疯狂搜捕，搜捕过去的秘道朋友陈幕，这刺杀肯定是军统干的！

四处躲藏的陈幕，只能拿韩霜撒气：都怪你个无脑的女人！

韩霜被领导臭骂一顿，方才晓得，抗日并不等于杀日本人。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军统不宜在这里得罪地主。

打响第一枪却受到训斥，韩霜十分不爽。那林得山想杀日本就杀日本，人家韩国的流亡政府还支持。我中国人在自家地盘倒缩手缩脚，还抗日不抗日了？

当然要抗，不过要讲究策略。陈幕补充肯定韩霜的勇敢，还是要调动杀手的积极性。

刺杀，那是我军统的特长、专长、看家本领。密杀篡军的邓演

达，截杀弄文的史量才，军统枪下无人逃！现在，我在上海滩也要杀人，不杀日本，还不能杀汉奸吗？

韩霜这才知道，欺负不了日本人，欺负汉奸还是能够做到的。也行，反正总要杀，不能杀狼那就杀狗。受到鼓励的韩霜开始琢磨汉奸，可杀汉奸比杀日本更难，他们大多是军统的老朋友，相互间武功套路都熟，你能杀熟人吗？

郑文道也想杀人，不满足于韩霜那样的零打碎敲，而是要成批处理——歼灭战。

文弱书生，率领几十条枪，在城市郊区设伏袭击，居然打掉了日军的汽车，车上还有个大佐军官！

歼灭战频频奏效，江抗士气大振，郑文道也赢得战士信任，江湖艳称“小周郎”。

小周郎威名远扬，小股日军不敢出城，郊区的农村安定了，郑文道也没有战果了。正要设法歼敌，大股敌军突然出城扫荡，江抗遭受重大损失。小周郎再怎么能打，也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知己知彼，那就是搞情报。搞情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敌营中潜伏内线。这种策略，党组织早就在上海运用过，相当有效。

郑文道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拒绝薛有朋。如果那时就同日本人交往，也许现在早有了内线。

梅笛看出爱人的难处，也就暗自琢磨，我们能不能自己设法培植内线呢？

善写文章的梅笛，随同爱人到了抗战前线，就成了一名护士，冲上战场抢救伤员。抢救伤员也是战斗，游击队打埋伏战总是快打快撤，梅笛总是赶紧把自己人救下来就走，敌方的伤员则留在原地，等待敌方的增援部队营救。

町村战斗，梅笛又抢下五个伤员，到了后方才发现，其中居然

有个日本人。这家伙是个便衣侦探，衣着外表与中国人无异，救错了。

日本俘虏?

对于游击队长郑文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老百姓只要听说抓到日本俘虏，就会找上门来报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向来宽容，不但不准虐杀，而且要予以优待。为了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保护日本人，郑文道还挨过老百姓的打。中国老百姓打郑文道当然打得不狠，最危险的还是日军的报复，只要听说哪个村庄收押日本俘虏，就会大军围剿，血洗当地。所以，游击队只要抓到日本俘虏，总是尽快送到敌人据点附近释放，从不长期关押。

这次的俘虏不好放，他是重伤，经不起搬运。正在为难，梅笛表示，可以由自己负责医治，治疗得差不多了再释放。郑文道不得不同意，让梅笛和俘虏都化装成农民，掩护在乡亲家中养伤。

这家老乡是支持游击队的堡垒户，爱憎分明，说起日本人就咬牙切齿。为了防止他们虐待俘虏，梅笛只得假称这是八路军的伤员。好在这日本俘虏喉咙受伤不能说话，也暴露不了身份。

郑文道忙于作战，作战间隙不忘打听梅笛消息，得知那家老百姓对两人很好，还把自家的大床腾出来给他们睡，也就放心了。可回想起来，心里又别扭，自己的爱人同日本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梅笛细心地照料这个日本俘虏。当老乡不在时，还小声用日语同他交谈。那伤员乖乖地听着，眼睛里不时泛出泪花。这让梅笛看到希望，梅笛打算，通过医治和说服，争取这个日本俘虏给我们当内线。

这一日，梅笛自外回家，听到屋里嘟嘟囔囔："八路好，我错了……八路好，我错了……"原来是那个俘虏在练习说话，他喉咙的伤情已经好转。

梅笛没有急于进屋，而是认真琢磨他的语言。这两句反复练习

的语言，也许是他要向我表达的真意，看来这个日本侦探有所悔悟！

梅笛进屋后，没有询问什么。那个俘虏也没有开言，仿佛尚未恢复说话能力。这又使梅笛诧异，莫非他还有顾虑？

晚上，梅笛照旧给俘虏换药，盖好被子，而后自己和衣而卧。这种日子，已经过了两个月。

房东大娘悄悄进来，诡秘地说："他的伤已经好了！"那意思，分明是要梅笛与其同被，大娘以为两人是两口子呢。

梅笛害羞了，悄悄摇摇手，心说我们不是夫妻。

大娘走了，梅笛再看那伤员，只见他闭紧的眼皮下渗出泪花……这人有感情？

深夜，梅笛突然醒了。感到有人跨在自己身上！

自从看护这个伤员，梅笛总是让他睡在里面，自己睡在外面，既是照顾，也是监护。现在他半夜骑在自己身上，莫非有不轨企图？梅笛想喊，又不能喊叫，这是自己的争取对象啊！

那个俘虏发觉梅笛动了，急忙抽回身体。梅笛仍装作没醒，闭目体察。

那俘虏见梅笛没有动静，又开始行动了，举起长腿跨到梅笛身上，把梅笛紧张得不敢喘气。可是，他并未压住梅笛，而是跨越过去……要逃跑？

梅笛立即起身，拉住他的衣襟。为了给他解释的机会，梅笛仍然没有叫喊，万一他是上厕所呢？

那俘虏并不解释，抬手就是一下，梅笛的腹部感到剧烈的疼痛！

昏昏沉沉中，梅笛听得两句日语："八路好，我错了……"

"我错了？"梅笛的意识渐渐丧失，又尽力挣扎，挣扎着试图弄清，是不是我自己错了？

郑文道赶到的时候，梅笛的伤情正在危急中，小腹被刺伤，那

凶器正是给伤员换药用的剪子。

危殆中的梅笛，见到爱人一脸愧疚，张开紧握的手掌，手掌里面有张字条——“日本人没有卖国奴”。

这是日本俘虏留下的日文字迹，郑文道全明白了，梅笛的争取工作全白费，反而被敌人利用逃跑！

“好心无好报啊！”房东大娘痛哭流涕，“那日本鬼子不讲情义，他没人性！”

间谍无私情！

对间谍行业并不爱好的郑文道，也知道这条铁律。私人感情，那是所有秘密工作的大忌，那是一个优秀间谍的死穴——敌人会利用你的情感弱点欺骗你！

可是，党的敌军工作却强调思想教育，用真理和情感来感化对手，化敌为友。

化敌为友？

这种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对于中国人，也许能奏效。抗战军兴，许多国民党人成了共产党的朋友，郑文道就收编了国军残部和地主武装。可是，把这种想法用到日本人身上，却是比东郭先生更天真。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东郭先生遇见一只即将病死的狼，心生怜意，把狼救活了。那狼却说，救人救到底，我现在饿了，你让我吃了你吧。

以敌为友的东郭先生，一个极端天真以至迂腐透顶的知识分子。这就是郑文道时刻敲打自己的反面形象，上阵杀敌不能手软！

现在，自己的恋人反倒成了东郭？

那日本，国民性格极其扭曲，他们在法西斯桎梏下，盲目爱国，缺乏正常人性。幻想争取日本人当内线，那无异于与狼共舞。

我郑文道志在杀狼，我决不当东郭先生！

郑文道护送梅笛住院养伤，两人又回到阔别数年的大城市。

满街飘扬日本的太阳旗，在农村，老百姓管那叫膏药旗。满街走的日本大兵，在游击根据地，他们行得提心吊胆。可这是上海，上海是日本的天下，提心吊胆的反而是梅笛。

梅笛的故乡本是上海，重回故乡，却感到疏离。你回的本是自己的家，现在却是别人的地盘。不，不是别人的地盘，而是敌人的地盘！

郑文道万分懊悔，不仅懊悔自己让梅笛照顾日本俘虏，而且懊悔自己带着梅笛回到上海，让爱人多一重心理刺激。可是，为了就便照顾梅笛的伤情，郑文道还是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回上海。转回上海不能脱离工作，郑文道只得再次跟随薛有朋，只得再次从事那令人厌恶对日工作。

薛有朋住在日本租界，郑文道住在公共租界，从公共租界进入日租界，必经北四川路桥。

桥头，一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两军对垒之地。如今，这里只有一支军队，日军。

日军哨兵挺枪而立，所有经过哨位的人，都要面对刺刀。

所有的华人，统统向日军士兵鞠躬致敬。一个老翁弯腰不深，被打了一枪托。

一对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女也经过岗哨，傲慢地昂首而过，那日军士兵却不敢奈何。

郑文道也要过桥了，自己鞠躬不鞠躬呢？

作为一个秘密工作者，当然应该适应环境，鞠躬就鞠躬。作为一个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当然不能接受现状，我要夺下你的刺刀！

郑文道是个冷静的人，当然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改变，应该随之改变行事方式，但是，理智上接受并不等于情感上通过，郑文道从心底里不愿对日本兽兵鞠躬，不愿意！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所有路过桥头的华人，都要对日本哨

兵行礼。也有例外，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男子，腰杆不弯也过了。他是满铁上海办事处的职员，可以不给哨兵鞠躬，这是日本职员的特权。

郑文道的外貌，不能装作白人，却很像日本人，利用敌人的特权混过去？

又一个满铁职员走来，郑文道悄悄跟上，身板挺得比日本人还直。

日本哨兵并不在意，放郑文道过去了。

东郭先生成功了？郑文道差点笑出来，想起东郭先生另一个故事，不会吹奏乐器却混在吹竽队伍中，创造了滥竽充数的成语。上一次我是受狼欺骗的东郭，这一次我是滥竽充数的东郭，两相抵消了！

刚要迈开大步，左小腿剧烈疼痛，回头一看，一只狼狗咬住了自己。

你能混过人的眼睛，却不能瞒过狗的鼻子，这日本狗能够闻出你不是日本人！

不愿忍受屈辱的郑文道，不得不忍受更大的屈辱，当众挨耳光，当众补鞠躬。

低头吧，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郑文道今天也得低头，但不是我在人家的屋檐下，而是他侵占了我的屋檐。

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看到日本兽兵的皮靴，郑文道恨不住一头撞去！可是不能，自己此行负有任务，更大地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情报使命。

刚要抬头，后脑勺被狠狠按住，你鞠躬不够低。郑文道使劲挣扎，那日兵使劲地按住，正在僵持，狼狗吼叫了。

人，不得不向狗低头。郑文道不得不再三再四的鞠躬，不但向日本人鞠躬，还得向日本狗鞠躬……

受辱的郑文道，恨恨地看着那人，看着那狗，日本人可恨，日

本狗可恨！

屈辱地走在自家的领土敌人的地盘之上，郑文道心如刀绞。

我不能做间谍，我不能做间谍，间谍没有私人情感，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间谍无私情，这是任何一个初级小间谍都牢记的常识。对于韩霜这样的中级间谍，更是不在话下。

可是，懂得了，并不等于能够做到。

军统上海站奉命刺杀汉奸，韩霜甘当重任。汪精卫，前国民党主席，论地位和声望，足以匹敌国民党现任总裁蒋介石。此公逃出重庆投靠日本，在南京自组政府。重庆有个“国民政府”，南京又有个“国民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重庆政府，当然是中华民国之正统，这南京的政府就是伪政权，大汉奸！凡我中国人，人人除之而后快！

韩霜率领红粉军团，在上海滩也是呼风唤雨，特别是能够呼唤那些汉奸。那些汉奸，不是不知军统有刺杀计划，不是不知上海花界也有军统的人，但他们还是整日泡在花团锦簇之中，为韩霜提供绝好的暗杀机会。

汉奸！那是全中国最臭的名字，连小孩子都知道秦桧害死了岳飞，凡是当汉奸的，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可汉奸不那么看，秦桧固然遗臭万年，可秦桧活得比岳飞长！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活着不如好活着。上海的汉奸整日整夜花天酒地，反正早晚要被干掉，不如及时行乐，不敢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却也是宁愿花下死纵死也风流。

汉奸风流快活，韩霜更快活。韩霜串通妓院姐妹，把汪伪官员堵在被窝里，割断喉咙，割掉男根。这行动干得韩霜无比兴奋，好像割得不是汉奸而是那日本鬼子塚下！

刀子比到这个男人的咽喉，韩霜下不了手了——关南。

关南虽然也是汉奸，可他当年救过我，为了韩霜他敢打塚下！

间谍确实不能有私人情感，韩霜放过了关南，害了自己。

在日租界干掉汪伪高官之后，韩霜潜回公共界隐居，这是西洋人的地盘，你日本特务不敢猖狂。可是，就在安全地域，韩霜还是被绑架了。绑架者并不核实对象，抓住韩霜就往车里塞。

轿车在街道飞驰，韩霜冷静观察，并未驶进日租界。难道这是一般的绑票而不是日本特工报复？如果是那样，陈幕会营救我的，军统和上海滩的黑道亲如一家啊……

正在暗自庆幸，轿车已经驶上极斯菲尔德路。此路虽然在华界，却是从日租界中延伸出来，向来属于日本管辖。

76号！

一个门牌映入眼帘，韩霜大惊，这是汪伪的特工总部啊！

汪精卫政权虽然设在南京，但特工总部却在上海，只因为这上海是间谍的天堂。你军统以为上海华界是中国地盘，岂不知汉奸也是中国人？不只同国，还是同门，那汪精卫是国民党出身，特工骨干也是国民党出身，首任头头丁默村是军统，继任李士群还是军统。李士群同韩霜的上司陈幕是同门同派，抓个小军统还不是手拿把攥。

不怕狼，就怕狗，这汉奸特务比日本特工更难对付。昔日风光上海滩的美女间谍，如今陷身不见天日的黑牢，耳边不断传来用刑的惨叫！

韩霜这个懊悔呀，懊悔自己不该滥用私人情感，错放那汉奸关南……

醒来时，浑身酸痛，意识模糊，我是受刑昏迷还是恐惧昏迷？

想到自己是个特工，于是镇定心绪，观察环境，这才发现自己不在牢房也不在审讯室。

这是一间日式客房，地上铺着榻榻米。而躺在榻榻米上的自

己，身着日本和服。

谁给我换的衣服？这又想起自己是个女人，莫非被76号那些家伙给欺辱了？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日语声音，韩霜赶紧爬起来准备抵抗，抵抗日本鬼子强奸！

门，轻轻拉开，一个和服女人，端着酒案，低眉顺眼地侍候韩霜，出门前，还不忘鞠躬致意。

你日本人要收买我？韩霜的脑子转得飞快，赶紧调整姿态，从含胸格斗式变为挺腰迎宾式。

一个男人进屋了，戎装冠带的日军少佐。韩霜转头不看，日本男人都好色，日本军人更是色狼。

又一个男人进屋了，身高马大的日本浪人。韩霜不禁后避，这两个色狼要动粗？

来人径直跪坐在韩霜面前，赖皮地脸对脸看。

“西里君！”

韩霜一下扑到人家怀里，鼻涕眼泪乱抹。狼窝虎穴之中，见到老同学就像见到亲人。

到底是同文书院的老同学，两个男生，恭恭敬敬地招待一个女生，喝酒。

喝酒，最佳组合就是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男生可以竞相讨好，两个女生就没有焦点了。处于焦点的韩霜得意忘形，从囚犯变成女人，这感觉真好。

碰杯，喝酒，喝酒，碰杯，韩霜的酒量足以喝倒十个男人，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酒酣脸热之际，那日本男人金原，突然变脸：“释放韩霜小姐，我是有条件的。”

韩霜大惊，我可不给你当二奶！

西里龙夫笑着解释：“不过是希望你今后与金原少佐秘密合作。”

合作？你做出那么可怕的脸子，原来是这么个小条件。

韩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任何男人合作，只有我占他便宜没有他占我便宜。

回到军统驻地，韩霜未免得意：中国特工进了日本大狱，全身而退的只我一人。

陈幕站长的脸色很不好看："日本人放你出来，一定是放长线钓大鱼！"

"他会钓鱼，你就不会？"

站员点醒站长，站长陈幕特准：你可以随意接触日本特工，包括汉奸特工。

于是乎，韩霜成了上海滩的特殊人物。

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可冒险家也有胆小的时候，军统特工不敢进日租界，日本特务不敢进法租界，进了别人的地盘就挨抓。唯独韩霜特殊，进了哪个地盘都能喝酒，上海滩平趟！

这就叫"双重间谍"。

一个间谍，同时为敌对双方提供情报，从双方领取报酬。

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什么左右逢源，那些提心吊胆两头讨好的老套伎俩，哪里赶得上我韩霜的双重间谍，两头拿钱！

两头拿钱，总得给两头都做些事。为金原做事那是应付，为陈幕做事才真的认真，我韩霜到底是中国人。

为陈幕钓鱼，第一步不敢钓日本人，人家西里龙夫和金原还要钓你呢。第一条鱼还得是老同学，那关南曾经跟日本人打架，不会是死心塌地的汉奸。

韩霜请关南吃饭，关南欣然出席。韩霜向关南索要日本情报，关南欣然提供。韩霜给关南付酬，关南欣然接受。

钓鱼行动异常顺利，韩霜兴奋地向上司交账。陈幕却说：你钓上来的不是鱼，而是条泥鳅，那关南的情报都是人所共知的大路

货，毫无价值。

你被关南涮了，双重女谍被双重男谍涮了！老牌间谍陈幕，谆谆告诫弟子：收服线人，男谍靠钱，女谍靠色，你用错了手段！

韩霜这才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体，比钱更值钱。

茶是情博士，酒是色媒人。两人小间，韩霜把关南灌醉，醉了的男人就是女人手里的橡皮泥，怎么捏怎么是。

“你也来作双重间谍吧？双重好处。”

“你懂什么？双重间谍不是双重占便宜，而是双重吃亏！”

醉醺醺的关南，头脑并不糊涂。

“我关南当然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可我也不敢死心塌地的军统。死心塌地的汉奸，军统要杀，死心塌地的军统，日本要杀，双重就是双杀，双重间谍就是双重危险啊！”

醉醺醺的关南，把清醒的韩霜拉出房间，在大雨中淋浇。

“醒醒酒吧，别死了都不知怎么死的。所谓双重间谍，其实也是老套，不过就是一仆二主。主人有主人的规则，仆人有仆人的规则，做主人的有责任豢养仆人，做仆人的有义务效忠主人。仆人的最高道德是当忠仆，现在你要一仆二主，这就违反了忠仆原则，两个主人都有权杀你！”

瓢泼大雨，罕有的大雨，把闷热的上海淋得清爽，把烦躁的人们冷得清醒……

挨淋的韩霜，非但没有清醒，反而发了高烧。高烧中，韩霜拉住关南不放：“我要日本情报！”

关南也发烧了，发烧的关南哀求发烧的韩霜：“日本的机密不会告诉我汉奸啊！”

韩霜紧紧抱住关南：“谁给我情报，我给他我！”

关南痛哭流涕：“我没有情报，我也没有我……”

醒来时，两人还抱在一起，男女相拥一夜，衣服都没有脱，什么故事都没有发生。

韩霜苦笑："我们这还是正常的男人和女人吗?"

关南苦笑："我们过着短而粗的生活啊。"

短而粗?

国破家亡，有今天没明天，"短"。吃喝嫖赌，有什么玩什么，"粗"。短而粗，就是把每个晚上都当世界末日来享受。

"短而粗"，一句糙话，让韩霜醒了，醒了就看到，这上海滩的人们，个个都在短而粗，不仅关南这样的汉奸在短而粗，就连自己的军统上司也在短而粗，陈幕借口工作需要，整日整夜在酒楼妓院鬼混。

刚刚清醒的韩霜又糊涂了，这"短而粗"，不就是混日子嘛。

混日子?

你们这些双重间谍还要不要抗日了?

其实，上海滩并不都是"短而粗"，还有人"长而细"呢。

南京总军给上海驻军下令：提交一份调查报告。这报告，必须长，长达十万字，必须细，细到具体细节。这是什么报告呢?

"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中文译作"驻华派遣军"，总部设在中国首都南京，简称"南京总军"。南京总军下辖两部：北支那派遣军和中支那派遣军，"中支那派遣军"中文译作"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扎上海，又称"上海驻军"。若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若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若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上海。所以，南京总军格外倚重上海驻军。

大日本帝国的国策是征服亚洲，与德国和意大利分享世界。南京总军的历史重任，就是这首当其冲的征服中国。征服中国，预计三个月，在皇军的沉重打击下，战斗力低下的中国军队必将鸟兽散，胆怯的中国政府必将不战而降，那时，皇军将继续进军东南亚和太平洋，与德国会师印度洋!

实际发生的战况，超乎预想。中国军队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

并未放弃抵抗。南京成立了汪精卫政权之后，重庆的蒋介石也并未投降，中国战事有长期化的危险。

长期化？长期到何期？骄傲的皇军也无法向天皇交代，这才承认，战争的进程，不只取决于所向无敌的皇军，还要看支那的抵抗能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南京总军需要中国情报——“支那抗战力调查”。

支那的抗战力如何？当然是支那人最清楚。按说，撰写这个报告的任务，应该交给南京政府，他们的主席汪精卫曾是国民党高官。可是，金原不同意。

南京总军调查班负责情报工作，班长金原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堪称军中知华派。金原认为，支那人的性格差异极大，支那人同支那人之间的差异，比支那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差异还大！南京政府的支那人总是说重庆无力领导全国，全国的支那人都会追随南京放弃抵抗。可是，皇军却依然遭遇支那各地的顽强抵抗，重庆在支那人中的号召力显然超过南京。

调查报告，那是国家决策的依据。撰写调查报告，基本要求就是客观。即使客观状况对我不利，也要写出来，大本营才能据此调整战略。缺乏客观态度的调查报告，即使写得漂亮，也只能反映虚假现实，反而会误导决策。所以，这撰写调查报告的人，就不能用支那人！

支那人有个劣根性，那就是报喜不报忧。皇帝喜欢听好话，报喜的升官，报忧的贬官，哪里管它假话误国！到了打败仗的时候，才知道报喜的是佞臣，报忧的是忠臣，可那时全晚了，大家都成亡国奴了。现在南京这帮支那人是什么？标准的亡国奴，支那人都管他们叫汉奸！

情报家，其基本素质就是态度客观。你能指望汉奸客观吗？你能指望狗去咬主人吗？金原决定：这《支那抗战力调查》，只能由日本人撰写。

日本人谁能完成这个任务?

情报有许多种，既有政治情报，也有军事情报，既有战略情报，也有战术情报。军方机构擅长军事情报，重点侦察敌军的作战部署，以战术层级为主。而这份调查报告，则是一种基础性研究，无疑属于战略层级。军队的情报机构不乏勇士，不惜冲锋陷阵，却少有学术人才，无法成就鸿篇巨制。

南京总军把任务下达给上海，上海驻军则把任务交给洞井。

洞井总领事久居上海，桃李满中华，“中国通”里面的“中国通”。关于中国的大部头报告，非洞井莫属。上海驻军不惜代价提供保障，要经费给经费，要资料给资料，只要你拿出够格的情报。

当仁不让，洞井领受任务，驻沪领事馆正缺情报经费呢。不过，如何完成这任务，洞井也为难。

作为日本驻沪总领事，洞井在中国上层具有广泛的人脉，军阀、官僚、商帮、文豪，要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很快就能搞出个调查报告。只是，这报告会缺少一项内容——共产党。

长期在中国上层活动的洞井，熟悉国民党，却不熟悉共产党，而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之谜!

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的抵抗力，从未超出洞井的预测，当然，也不会出乎军方的预测。从蒋介石到何应钦，中方将领大多出身日本军校，这战事不过是师父打徒弟。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共产党，居然在皇军后方打游击，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平原挖地道，水泊芦苇荡，居然拖住皇军的主力部队。这叫什么抗战?这是多大的抗战力?就连洞井这样的老情报，也无法做出详细的报告。

完成这任务，只能依靠一个人——中西功。

那中西功是个用心人。洞井号召学生接触左翼文人，塚下不肯，中西功去了。毕业论文，洞井号召学生选择难题，隆子不听，非写那没有情报价值的白居易研究，可中西功写难题了。中西功冒

着危险，踏访共产党在江南的根据地，写出红军调查。

同文书院的任务，本来就是培养熟悉中华文化的情报专家，可别人只算知华派，中西功却是中国通，别人只是一般的中国通，中西功却是中共通！

撰写这份《支那抗战力调查》，非中西功莫属。只是，那弟子已今非昔比，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首相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咨询专家，在国内仕途正好。

正在吃香的人，谁肯到中国前线冒险犯难？

薛有朋也接到新的情报任务。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秘密战的重要性急剧上升。1938年，国民党提升特务机关的编制，中统和军统都由“处”升为“局”。1939年，共产党成立中央社会部，将过去中央特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两个系统合并，统管党政军和各地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办公，直接指挥华北地域的秘密工作。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秘密工作，则由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中央特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身在重庆，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党内秘密身份是南方局书记。最为艰险的沦陷区工作，则指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直接到第一线指挥。

潘汉年一到前线，立即部署打人工作。女诗人关露打入76号，专作汪伪李士群工作。日本洞井机关，也有老关系袁殊潜伏。但是，这些情报员毕竟都是中国人，不能得到日本的真正信任。若要拿到敌人的核心机密，还得培植内线。内线侦察，无异于深入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入虎穴捕捉虎子？母老虎是要咬人的。高明的猎手，把虎子从虎穴中诱惑出来，那就好抓了。

日本特务机关之中，有没有这样的虎子呢？

潘汉年想到薛有朋，那人在日本学校有工作基础。可是，潘汉

年暂时还不想接见薛有朋，他那边工作近况不明。

薛有朋虽然没能见到上级，却接到上级转来的指示：接触日本特务。

接触日本特务，这也正是薛有朋的想法。只是，如何落实，却令人发愁。当年日支斗争同盟的关系，早已分散。保持联系的日本同志惟余一个西里龙夫。但此人言行张扬，只能活动于日特外围，无法进入核心。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最合适——中西功。

可是，那中西功远在东京……

上海的秘议，东京的中西功毫不知晓。

樱花早已谢去，中西功还是喜欢到樱花林中散步，这里很像上海龙华那片桃花林。

边散步，边思考，这是中西功的习惯，散步时文思泉涌，坐在书斋里面反而思路枯燥。这毛病，大概也是从中国文人那里学来的。

想到中国，中西功的脸上就会浮起微笑，妻子笑称这是莫名来笑，大概是想起了中国情人。中西功并不否定，中国于我，岂止情人了得?

近些日子，中西功总是想起中国，却难得微笑，日本正在扩大侵华战争。按照尾崎秀实的设想，中西功积极投入对华政策的研究咨询，本打算借此影响国策，制止战争促进友好。不承想，日本的国策急速右倾，就连那向来鼓吹和平共荣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当上首相也发狂，竟然指派学者论证侵华。以中西功的学术地位，目前正是吃香的时候，可越是吃香越难受，政府交办的学术任务令人反感。

独步樱花林，头上是干枯的枝条，脚下是干枯的花瓣，中西功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在干枯。

干枯，干枯，遍地干枯，满心干枯……怎么？干枯中闻到湿气？

前面的樱花林不再干枯，枝条泛起绿意，地下生起青草，只因为，这是溪边，有水。

有水的溪边，坐着一位朋友，尾崎秀实。

看见尾崎君，中西功的脸上立即浮起微笑，那著名的莫名来笑。

对于尾崎秀实，这莫名来笑并不神秘，每当两人谈起中国，中西功脸上都会浮起这样的笑容。

尾崎秀实双手捧起溪水，浇灌到樱花树下。中西功也双手捧起溪水，一吸而尽！

尾崎秀实笑问："这樱花水甜吗？"

中西功的嘴里，却是苦苦的。那上海的自来水，总是有股浓郁的漂白粉味道，让人感到不舒服。可是，自从喝不到上海的水，自己的水感就变了，喝上这甜甜的樱花水，反而感到不是味儿。

"中西君，我介绍你到大连工作如何？"

"大连？中国的大连？"中西功的脸上不再是微笑，而是灿烂的大笑，就像春水浇灌的樱花，灿烂盛开。

这喜讯就像一句中国俗语——天上掉馅饼。可是，这馅饼并非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有个德国朋友，叫作佐尔格。1929年的时候，两人都在中国上海当记者，1932年尾崎秀实回日本，佐尔格也来了。两人在东京来往甚密，瞒着别人，却没有瞒中西功。尾崎委托熟悉中国的中西功，关注日本关东军对苏动向，朋友佐尔格感兴趣呢。

作为一个间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西功敏锐地感觉——那佐尔格是个间谍。

一个德国记者，何必这样锲而不舍地追逐日本对苏战略？天下无产者是一家，佐尔格很可能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反法西斯战士。

尾崎秀实是不是间谍呢？

以中西功的观察，那尾崎秀实不像间谍，他只是个学者，既爱国，又反战。出于对国际和平的渴望，尾崎秀实会自觉地支持佐尔格，包括提供情报。但是，尾崎秀实并不一定会加入什么秘密组织，他的学者性格会阻止他当间谍。

既然尾崎秀实不是间谍，那么，中西功也不便追问，不便追问尾崎秀实为何要情报。

大家心照不宣——为了共同的和平事业，搞情报，搞日本情报。

搞日本情报却要去中国？中国眼下正是战火纷飞！

对于任何日本职员，这中国之旅并非美差，前线比后方危险。可是，这却是间谍职能的要求，日本对苏战场就在中苏边境。

去不去中国呢？

中西功不是间谍，既不是尾崎秀实的间谍，也不是佐尔格的间谍，按说中西功不该去中国。可中西功乐意，从内心深处乐意接受这个委托，不顾安危，不计报酬，只因为去的地方是中国。

自从1929年去中国留学，中西功就爱上了那个地方，也不知是爱上了中国的风景还是爱上了中国的姑娘，反正就是爱好中国生活，回日本反而呆不住！

回到家里，中西功一反常态，亲自打理行装，不让妻子插手。

中西方子望着兴致勃勃的丈夫，心惊肉跳。明明是离别家乡，却高兴得像是奔向家乡，明明是离别妻子，却急迫得像是奔向情人。你不是说，一个理智的情报家必须摒弃个人情感吗？

中西功忙着，方子看着，中西功越是兴奋，方子越是担忧。

此去中国，凶多吉少……

第七章

“山大王”归来

——考察两面人

大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日本人，大概是世上最幸福的日本人了。

风和日丽的海滨，礁石如虎，沙滩如金。你身着和服木屐，徜徉在美丽的老虎滩，会感觉自己就是老虎，人间的王者。

高高的山巅，雄伟的宝塔，威武的皇军持枪守卫。大日本帝国战胜欧洲列强，从俄国手中夺下这旅顺口军港要塞，留下这纪念阵亡将士的精忠塔。

繁华的街道，坚固的大厦，足以媲美欧洲的王宫。出入这宫殿的男女满口日本话语，“大日本帝国关东州”的门牌，骄傲地提醒路人——这里是日本领土!

今日风和日丽，老虎滩头支起烤肉架，一伙和服木屐的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忙着准备假日野餐。

路过这里的人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人们知道，这海滩野餐是“满铁”习惯。大连好，好不过满铁，满铁员工是大连最好的职位。

“满铁”，全称是“大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国的东北，

被日本叫作“满洲”，日本有个“九洲”，这里有个“满洲”，在日本人心中，这里应该是日本的地盘。日俄大战，日本不但夺取了大连，还收编了长春以南的铁路，为此专门成立个“满铁”。

满铁不仅管辖长春以南的铁路系统，而且把经营范围伸向东北各地；名义上经营铁路，实际上还管辖铁路沿线的附属地。这“附属”不仅有生活设施，还有大型企业，包括抚顺煤矿和鞍山钢厂。满铁是盘踞满洲大地的独立王国，不受中国当地政府的管辖。满铁总裁，由日本天皇任命，满铁经营方略，由日本内阁确定，满铁就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满铁员工走到哪里都高人一头，享受特殊补贴，薪金比日本国内还高。今天的老虎滩，有满铁人在聚餐，别人就望而却步。这些聚餐人太神秘，圈子里面有说有笑，你外人来了他就禁口。

外人不知，这些神秘的聚餐人，都属于满铁调查部。

作为日本的国策公司，满铁不但盘踞中国东北，而且负有控制全中国经济命脉的历史使命。满铁调查部秘密搜集中国的经济情报，触角伸向中国内地，绘制了全中国所有重要工厂和重要矿藏的地图，甚至还有军事要地的军用地图。

在满铁调查部任职，就是帝国的高级间谍，不但有高薪，而且豁免兵役，也就吸引了日本的高端人才。满铁调查员大多出自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人人精通日中两种语言，在中国社会的活动能力超强。

大日本帝国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全国有五大间谍系统。陆军、海军、宪兵是军事组织，社会形象面目狰狞。外务省系统虽然文雅，却充斥老派官僚，成绩不佳。唯有这满铁生气勃勃，调查员队伍扩充到千人以上，年产调查报告百份以上。国际太平洋研究会，世界情报界的权威学术会议，每次年会必选满铁关于中国的论文。

神秘，神气，满铁的调查队伍，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文化，别的特务机关严肃沉闷，这里却保持大学风气，每逢假日必聚餐。大家

都是同学加同事，大家都远离亲族，聚在一起就是个大家庭。

大家庭聚会，女人们叽叽喳喳地忙碌着，男人们却闷在一旁抽烟——东京来人检查工作!

尾崎庄太郎忧心忡忡，近来，大连满铁发回国内的情报分析报告，常常遭到国内官僚的驳斥。白井行幸建议，以野餐方式接待东京来客，拉近感情距离。

这距离能拉近吗?

据说，来人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问题专家应该生活在中国，你在东京怎能了解中国?据说，来人是近卫首相的亲信。亲近大人物的人物，能够亲近我们吗?

男人的紧张，感染了女人，烤肉架子被碰倒，火红的木炭撒了一地，还烫伤了尾崎庄太郎的脚面。肉还没有烤，先烤人了。

大家正在慌乱，乱中走来一人，额头宽阔，步伐稳健，一派成熟学者风度。

钦差大臣来到!

尾崎庄太郎赶紧鞠躬，一低头就看到自己脚面的袜子烧了个大洞，太失礼了。

来客也看到了，而且哈哈大笑，让尾崎庄太郎更加尴尬。那人却突然板起面孔，慢慢摘下黑框眼镜……

“中西君?”

尾崎庄太郎认出来人，白井行幸也认出来人，还是那双眼睛，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如今少了光芒，多了深邃，但依然是精光四射。

老同学重逢，所有的礼仪都抛到天外，大家紧紧拥抱，倒地打滚，哪管红炭烧坏衣服。

在座诸人，虽然身处特务职位，政治观点却都左倾，当年都是日支斗争同盟的成员，与中共关系良好。大家的愿望，是通过学术论战，批评右派争取中派，以政策咨询影响内阁的决策。可是，大

连的报告经常受到国内训斥，倒是中西功的境遇好些，还能得到首相的青睐。

没想到，这青睐比训斥更可怕。鼓吹东亚共荣的近卫首相，上台刚刚一个月，日本军队就发动卢沟桥事变，打碎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幻想。

何谓东亚同文？同文的东亚即将陷入互相残杀的全面战争！

以往争论不休的日本各派。也被胜利的狂喜淹没。二十年代，田中奏折就确定了日本的长期国策："若要称霸世界，必先称霸东亚，若要称霸东亚，必先占领中国。"现在，这个长远设想正在成为现实，军人的大炮，比知识分子的毛笔更有效率。

举国欢喜，此处独悲。老虎滩头，人人沉闷。

从日本来到中国，从狂喜进入沉闷，中西功非但没有任何不适应，反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些身处中国的同文同学，才是真正的清醒者，比日本那些跟风转向的学者强多了。

尾崎庄太郎认为，庞大的中国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一头睡狮，你用刺刀将其激醒，反而难保自己性命。日本将有灭顶之灾，这灾难源自错误的国策。作为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出手制止。

出手就意味冒险，你要反对整个统治集团！白井行幸提醒，在日本国内，敢于反对侵略国策的共产党，已经遭到严厉的镇压。正在鏖战的中国战场，日本特务机关也高度警惕"卖国奴"。

卖国奴！

这耻辱的骂名，吓退了多少反战人士。

中西功恨恨地说："我们不是卖国奴，我们不但保护中国，我们还在拯救日本，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才是爱国者！我们舍生取义！"

众人慷慨激昂，碰杯立志。

有志还要有行。我们的最佳战场，其实在中国。中国各地的日

本特务机关，都有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我们把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足以形成一个反对战争的秘密网络。

三杯啤酒未落，老虎滩会议庄严议决：大连的尾崎庄太郎联络东北，太原的白井行幸联络华北，南京的西里龙夫联络华中，全国召集人，则由中西功担当。

大事议决，心情轻松，这才闻到烤肉的香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顿时生出梁山好汉的豪情。

中西功举杯提议："我们这个山头，是否需要个名头？"

"你忘了保密！"尾崎庄太郎笑道，"连你自己都不该暴露，你也应该有个代号。"

"代号……"还是白井行幸敏捷，"我们就喊他山大王！"

"山大王？好啊！"

众人举杯，共尊大王。

中西功并不推辞，这次从日本返回中国，早已下定决心，王者归来啊！

仰头痛饮，却呛了一口。

成立组织不难，大家向来志同道合。但是，这个秘密组织如何对中国战局发挥作用？提个专业问题：搞到情报送给谁？

反战，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只能以中国为盟友，当然是把情报送给中国人……

沉吟间，看到一个小乞丐。那衣衫褴褛的儿童，循着烤肉的香气，蹒跚而来。

中西功友好地笑着，招手邀约。那小乞丐却惊恐地退步，你越招手，他越退步。

中西功起身要追，却被白井行幸拦住："你身上穿的是日本和服。"

中西功这才明白，在中国，连乞丐都不信日本人！

日军侵华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中国人提起"日本鬼子"就深

恶痛绝，你这些日本特务却要给中国人送情报？鬼才信你！

嗞嗞作响，那是烤肉在召唤。

男人们无人出手，女人们也不敢相劝，男人的神色太重。

架上的烤肉黑了，传来难闻的焦味。

中西功蓦然发觉，所有人都望向自己。

是我把肉烤焦了？

是啊是啊，是我把你们带上火山，我是罪魁祸首。

中西功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放在那火上烤！

“山大王”在大连出现，立即惊动上海。

上海情报科奉命打入日特机关，薛有朋积极开展工作，但是，怎么做，却是个难题。对日工作，过去的政策是“要兵不要官”，策动日军士兵反抗军官。由于日军管理极严，策反计划很难见效，薛有朋认为，工作重点应该转向情报，侦察日本的军事情报，辅助前线作战。搞情报，这“要兵不要官”就大成问题，机密情报都掌握在军官手里。

在日本军官中发展内线？

这设想，任何中国人听了，都会说是天方夜谭。日本军官矢忠天皇，都是极端的侵华派。

薛有朋自有信心，同文书院曾经有个“日支斗争同盟”。那些1931年撒下的革命种子，到了1939年，已经遍地生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急需华语人才，同文毕业生更是特务机关的首选，西里龙夫还成了南京政权的新闻顾问。比较起来，还是中西功条件更好，他在东京已经接近日本政界核心。

现在，中西功来到中国，正好可以大用。只是，大连太远，难以联络，最好能把他调到上海来？

薛有朋找到老同学洞井，婉言建议：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那样的报告书，还是需要特殊人才。听说，你的学生中西功来了大

连……

中西功？

洞井当即敏感，中西功那样的高级人才，应该从事战略性情报工作，留在大连可惜了！

大连是满洲的情报中心，上海却是亚洲的情报中心。大日本帝国驻沪总领事洞井先生，亲自协调满铁总部，以帝国利益的名义，要求把中西功调来上海。

中西功申请调往上海，意外的顺利，一报就批。这满铁总部，怎么同我一拍即合呢？

作为统领全国秘密网络的“山大王”，中西功认为，自己的指挥位置，应该放在上海。上海的交通四通八达，不仅可以便利地通联中国各地，而且可以通联日本的尾崎秀实。上海又是远东情报中心，多国间谍潜藏租界，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总部也都设在上海。所以，在中国搞情报，在中国建网络，必须进入上海。

只有一事不明，自己到上海，能够找到中国的秘密情报组织吗？

从大连到上海，最安全的旅程是乘坐轮船，第一步从大连下船，第二步从上海登岸，只走两步路。可中西功非要走陆路，从大连乘火车出发。

狭长的辽东半岛，沿路堆放军用物资，鳞次栉比的武器库房，巨厦般容量的储油罐，充分显示关东军的实力。这东北真是个好地方，矿产丰富，足以供应战略物资，只是，多煤多铁，却缺少石油。正在思考石油的来源，夜空照得通明——储油罐失火了！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铁路沿线不断出现火灾，灾难现场总是军用物资。中西功猜测，这准是间谍干的。只是不知，是中国间谍还是苏联间谍？

火车进入辽西大地，火灾少了。这不是因为没有间谍，而是因

为沿路少有军用仓库。非但少有仓库，就连民房也少，关东军在东北归村并屯，把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大屯子居住。中西功知道，这是对付游击队的高招。装备不足的中国军队只能采用游击战术，打了就跑，跑也不能离开补给，只能依靠居民的掩护。中西功考察过南方红区，深知共产党联系群众的方式。那是如鱼得水。现在关东军把水淘干，鱼将何存?

列车进入山海关，前后加挂铁甲车，火炮、机枪，如临大敌。中西功知道，这华北同东北不同，东北已被日军建成巩固的筑垒地带，华北却是四战之地!

百里无炊烟，铁路沿线的村庄惟余残砖断瓦，就连护路树也一砍而空。中西功知道，这在军事上叫扫清射界，枪炮射程内没有任何障碍物，袭击者无处藏身。安全，这也是一种安全，恐怖安全。

欢快行驶的列车，突然急刹车，车尾的铁甲车脱钩了。正在倒车，后面又爆炸了——铁道游击队!

列车丢下尾巴，拼命向前奔逃。那铁道游击队十分了得，他们可以飞身攀上飞驰的火车，摘掉车钩，打掉车头。

这是什么战法? 中西功兴奋地趴在车窗往外看，忘掉个人安危。看着看着，又看到奇景——车窗外不断掠过大包!

货车必定上了人，不断把货包扔下车，大包飞落地面，平平的地面居然钻出人群，扛着大包飞奔而去……中西功目瞪口呆，这铁路成了游击队的物资供应仓库?

最后一段旅程，就连这样的列车也停运了，新四军扒掉了钢轨炸断了桥梁。中西功不得不改乘汽车，又碰上打埋伏的民兵。

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一路亲眼考察，一路亲身体验，中西功到达上海的时候，堪称熟悉共军战术的情报专家。

走进和平的大上海，走进安全的日租界，踏入豪华的餐厅，坐上温柔的椅子，中西功惊魂稍定。这才懂得，中华习俗为何把欢迎宴会称为“压惊”。

压惊的地点是个豪华的俄国餐厅，这“喀秋莎酒吧”，菜式却是日本料理。自从日军进占上海，日租界里的欧式建筑纷纷换了主人，“喀秋莎”的俄国老板避往公共租界，日本艺伎替换了喀秋莎姑娘。在这里宴请满铁干部，那是再合适也没有，满铁也是“喀秋莎”，从俄国手中接管的铁路。

同文老院长洞井，亲自举办宴会，为学生中西功压惊。主宾中西功，右手座位是主人洞井，左手座位是陆军少佐金原。日籍同学隆子和塚下，华裔同学韩霜和关南，多年不见的同文人，因缘际会。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大家别了几年。当年的同文学生，现在都是情报界的精英干将。金原现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特务课长，塚下现任驻沪领事馆特高课长，关南荣升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隆子编辑海军报道部的《女声》杂志，韩霜更是日华军事机关的双重间谍。这喀秋莎酒会，就是日本在上海滩的所有特务机构的大聚会。

敬酒，还敬，中西功一一面对众人，你们都是我的侦察对象啊。

众人也一一观察中西功，大家都是个中人，也要判断你中西功的情报价值。

洞井认定，这中西功，可以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撰写调查报告只是开头，其后的工作更加重要，这人能够接近中国的进步文人，适宜侦察中共！

金原打算把中西功引入军方，这家伙中文纯熟，能够以平民身份旅行，也许可以混入新四军的根据地？

隆子热情地望着中西功大哥，你的中国朋友多，最好能给我的杂志拉些中国撰稿人。

关南则回避中西功的目光，你千万不要提起当年我同你告别的事情，千万不要问我为何当了汉奸。

中西功的目光，公然转向韩霜。女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当年的干瘦小女生，如今出落得三围起伏，成熟女人了。

韩霜发现，中西功的目光，色迷迷的。士别三日，你就变了？过去你的眼神精光四射却毫无邪念，现在就对了！凡是看到本姑娘的男人都应该是这种目光，否则你就不是正常男人而是特务。我早就期待你的这种目光，只要你用这种目光看人，我就不怕你个鬼子特务！

一步一弹，韩霜走向中西功。

这是女人的姿态，魅力女人的姿态。别的女人走路软绵绵的风摆杨柳，韩霜走路软中带硬每个关节都充满弹性，士别三日，竹竿女变成弹簧女了！

弹簧弹过来，金原赶紧让座，韩霜亲切地坐到中西功身边。你是唯一不让我讨厌的日本男人，也许可以变成我的双重间谍？

在座诸人，都笑盈盈地同中西功交谈，唯有塚下一言不发，望着中西功的眼睛，蒙上一层烟雾，嫉恨的烟雾。

你小子凭什么这么吃香？难道大家都忘了，你中西功曾经在上海闹学潮？

啊，明白了，你是个“转向分子”。洞井老师说过，中国强盗是杀人放火受招安，日本文人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领导器重犯过错误的人！那么，我这种忠心耿耿的人反而不吃香了？

正在暗自发恨，那中西功反而过来敬酒了，而且。而且还拉上隆子。

见到隆子，塚下就心软。这就想到，中西功这个当年的情敌，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么，他就不再是我的敌人，而且，而且还能成为我和隆子之间的牵线人？

于是，塚下也热情地与中西功对饮，一饮再饮。从今以后，我要巴结你了，我要为你效劳！

酒过三巡，韩霜和金原喝起交杯酒，塚下随着隆子展开歌喉，

就连关南也敢向中西功敬酒了，可中西功的眼睛，却在四处搜寻，似乎在寻找一个缺席的人。

老洞井洞察秋毫，亲切地问："还要找谁?"

醉眼朦胧的中西功，顿时清醒："没什么，没什么，我在想，上海还有哪个同学?"

"你是说西里龙夫吧?"金原插话，"那家伙在南京呢。"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中西功赶紧承认，"我过去常去他的酒馆喝酒。"

洞井的注意力转移了，转向美女韩霜。

中西功放下酒杯，拿起茶杯，喝了一大口，压惊。

我要找的确实是个同文人，不过，他不是同学，而是老师……

老师也在找学生，薛有朋正在策划发展中西功。可是，事到临头，薛有朋反而犹豫了。

这学生不同于那学生，中西功不同于西里龙夫。西里龙夫自从参加日支斗争同盟以来，一直没有脱离组织，始终在薛有朋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对日情报工作。可中西功呢？自从1932年返回日本，同中共组织脱离联系已有七年之久！

七年！从22岁到29岁，正是一个人从青年走向成年的历程，世界观的定型期。国民党特务张冲说过，年轻时不参加共产党没劲，成年后还参加共产党太傻。那话表明什么？那些人庸俗！在他们青春浪漫的时候，会选择充满危险和刺激的革命，当他们长到成家立业的年纪，就开始筹划功名利禄。这种状况，在中国十分常见，薛有朋属下就有个关南。幸亏他涉密不深，不知薛有朋的真实身份。这种状况，在日本也不罕见，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正在流行"转向"。

"转向"?

日军侵华接连大胜，当年的反战知识分子随之转向，不少人参

军任职，搭上战车。谁能保证那些日支同盟的青年没有转向？谁能保证中西功没有转向？

按照组织规定，吸收新人，必须加以考察。

考察？

中西功的公开身份是日本特务，中西功的秘密倾向是进步反战，这是一个两面人。两面人，本来就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你又怎么考察他的真实思想？

根据关南的教训，这考察不宜由薛有朋出面。任务，就交给了郑文道，郑文道粗通日语，而且与中西功有一面之交。

郑文道也无由接近中西功，这考察只能采用最基础的方式——跟踪。

跟踪发现。中西功来往最多的人，是领事馆的特高警察塚下。那塚下陪同中西功，逐一拜访上海的日本机关。

这种发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同学与同学来往，外交特务协助经济特务开展工作，都是正常现象。薛有朋提醒郑文道：必须掌握中西功的所有关系！

郑文道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从此就跟定了那个中西功。

中西功上班，郑文道在写字楼外看报纸。中西功就餐，郑文道在餐厅外面啃面包。中西功回家，郑文道在楼外巡视，窗户黑了灯之后才离开。

全时段跟踪，跟踪7天，终于发现疑点——中西功同韩霜约会。

那韩霜本是军统特工，中西功莫非要勾连国民党？可韩霜又是同文校友，风流女性，中西功也许只是寻花问柳？

疑点报告上级，薛有朋指点：看到眼里的现象，并非情报，情报在现象的背后。你要弄清那两人的关系，还要深入观察，观察细节！

郑文道继续跟踪，跟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谦谦君子窥探私情？不过，这偷偷摸摸的行径，还真的观察到一些细节。

这晚风凉，郑文道在街头蹲守，冷得不敢停下脚步。正在考虑是否放弃的时候，那两人从酒吧出门了。

韩霜的脚步有些踉跄，显然喝多了。

中西功恭敬地搀扶着，显然没喝多。

郑文道谨慎地跟着，继续观察细节。

韩霜倚着中西功，磨磨蹭蹭地走着，走到宾馆门口不走了，那态度，分明是要进去开房间。

恶心！郑文道见不得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更见不得中国女人向日本鬼子卖身。

别过脸去，又想到薛有朋的指点，还得观察细节呢。

继续观察，却看到中西功并未乘机把女人带进宾馆，而是拖着女人继续前行。

这是什么细节?

这细节证明：韩霜有意，中西功无情。这细节证明：中西功勾搭韩霜另有深意?

这个细节，也引起薛有朋的重视。军统搅和进来，这案子就更复杂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双方在上海的秘密情报组织，也相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但是，军统组织鱼龙混杂，其中有不少动摇分子，早就是日特拉拢的对象。因此，薛有朋始终与其保持距离。如果中西功向韩霜暴露了秘密，那薛有朋反倒不敢用了。

考察还得深入，深入到韩霜与中西功的深层关系。

这种深入，郑文道就无能为力了，跟踪只能看到表象，不能探查内心。好在，薛有朋另有力量。上海情报科与军统上海站之间的情报交换，由梅笛与韩霜经手，梅笛可以接触韩霜从而考察中西功!

体态瘦弱，慢声细语，梅笛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个楚楚可怜的江南弱女子。韩霜喜欢这个女共党，不但男人喜欢，我见犹怜。共

产党大概是太缺人才了，连个合格的女间谍都找不到。

韩霜乐得教导这个小妹妹："女间谍，最大的优势就是诱惑男人，不但能够诱惑中国男人，还得擅长诱惑日本男人。"

"日本鬼子?"小妹惊恐，惊恐得眼睛都大了。

"我正在争取一个日本特务。"韩霜得意地炫耀，"等我成功了，搞到情报卖给你!"

一句话泄露天机，梅笛的考察任务，在闲谈中完成了。韩霜的话表明，军统确实企图拉拢中西功，但是，尚未成功。

郑文道的跟踪，叫作背面考察；梅笛的打听，叫作侧面考察。背面侧面都考察了，下面就该正面考察，由薛有朋出马面对中西功。

使用日本特务？郑文道却提出异议：这么重大的行动，你老薛应该请示中央。

请示中央?

薛有朋被部下的不恭惹恼了，你不相信我这个直接领导?

但薛有朋又不能拒绝，人家要你请示中央，你总不能说你不相信你的上级领导吧?

在日本特务中发展情报关系，这设想确实大胆，涉及党的政策的重大改变。这决策权，确实只能属于中央。

只是，这请示中央，又谈何容易。上海同延安远隔万里，电报往来，怎能说清这复杂的状况?

所幸，中央来人了!

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亲自莅临上海，面见薛有朋。

自从1931年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离开上海。留守上海的薛有朋就处于独立工作的状态，很难见到上级领导。飞速发展的战局，急剧变化的政治关系，让薛有朋难于应对，郑文道要求请示中央，薛有朋又何尝不想请示中央?

今天终于见到中央来人，而且是负责情报工作的高级领导，上

海的所有难题他都有权解决！向来稳重的薛有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时难以道出苦衷。

潘汉年却是态度从容，静静等待。

这位高级领导其实是个老上海，党内戏称“小开”，那是上海资本家少爷的称谓。潘汉年早年在上海文化界活动，顾顺章叛变后接管特科，抗战初期又同国民党秘密接触。一直参与高层运作的潘汉年知道，中央已经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现在的秘密工作不再是“要兵不要官”，而是要大力发展内线，打人“敌内核心”。

对于能否使用日本特务的尖锐问题，潘汉年毫不惊讶：“不要争论，先用起来再说，在使用中考察。”

振聋发聩!

这轻巧的回答，解开了薛有朋的谜团。

这打人敌特，比打人敌营更复杂，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而是谍报专家，你想打人他，他还想打人你呢！在间谍战中，不能讲什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能在用人中解除疑惑，在悬疑中巧妙用人。实践不止检验真理，实践还考察间谍。所谓考察，非只观察，非只打听，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假象，打听到的真情可能起变化，最可靠的考察还是使用，烈火炼真金，艰险识英雄。

虹口公园，草木茵茵，水泥森林中一片难得的绿土。这里是上海的肺，上海人得空就到虹口公园走一走，走到这里就能放松心情。

这个清晨，虹口公园却是意外的冷清，只有三三两两的晨练人。

这么好的地方，为何游人稀少，只因为这地方位于日本租界的核心地带，恐怖源头。

闹中觅静，静中选静，最僻静的角落，三个白衣人。三人相向而立，缓缓抬起手臂……

薛有朋的右掌，抵住郑文道的左掌，郑文道的右掌，抵住梅笛的左掌，梅笛的右掌，抵住薛有朋的左掌，三体连环，组成一个真气相通的气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三人共练，正是太极气功的至高境界。

薛有朋双眼微闭，双掌运功，口中喃喃自语。按说，气功修炼不应开口说话，可薛有朋这气功练习，其实是召开秘密会议，不说话不行。

和颜悦色，慢声细语，薛有朋传达中央的指示，又下达自己的指令，神情像是念诵气功口诀，双掌又输出温润的气流。

怎么？右掌气流有些扰动？

薛有朋睁眼看去，那郑文道双眼紧闭，也喃喃自语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作战设想，不但要展现自己的意图，还要符合对方的实情，否则，这设想不过是幻想。对方的实情如何呢？我必须坦率地说，那个中西功，是个两面人。”

薛有朋明白，郑文道对争取中西功，尚存疑虑。这位当年的激烈儒生，经过农村游击战的锤炼，已经成长为儒将，就连提出质疑也态度冷静，语气平和。

“你的顾虑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反复的考察。来自日本的信息也表明，中西功离开中国以后，始终没有转向。”

右掌的气流通畅了，薛有朋缓缓闭上眼睛。秘密情报系统，每个人都要独立行动，因此，不能像军队那样强调服从了事。必须首先打通思想。思想通了，个别的行动才能自觉地配合整个系统。

真气充盈，薛有朋精神振奋，双掌持续发功。能够将革命思想和健身功法同时传给同志，这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啊！

怎么？左掌感到抵触？

一股细微的气流，轻轻撞击，持续撞击，越来越强。

薛有朋微微睁眼，只见左面的梅笛面容紧张，虽然双目紧闭，那眼皮却在剧烈跳动！

你也有意见？

薛有朋当即想到，梅笛身上的伤口，就是日军俘虏带来的。让亲受其害的人相信日本人可以争取，确实很难。

左掌的气流越来越强，这已经不是一个弱女子所能发出的能量，而是郑文道和梅笛两人一起质疑薛有朋！

日军上下贯穿武士道精神，人人害怕当卖国奴。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争取一个士兵都难，何谈特务？那中西功过去没有转向，可谁能保证他今后不会转向？士兵转向只能刺伤我一人，特务转向却要毁灭我整个组织！

梅笛的面孔涨得通红，郑文道的面孔涨得通红，薛有朋双掌同时受力，不禁惶惑。

我是他们的老师，我比他们更了解日本的“文化”，但他们却亲身体验日本的“武化”！我曾在日本留学，我曾在日本学校任教，我相信日本特务也会反战，是不是我掺杂了个人情感？

薛有朋不再发功，那反抗的气流也渐渐减弱。这时就感到掌心发凉，显然是气场断了。薛有朋提神运气，赶紧充实自我。

我是他们的领导，我有权决定他们的行动，但是，权力与责任同行，我必须为他们的安全负责。无论上级下级，大家都是同志，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充实，膨胀，薛有朋周身燥热，大有爆发之势。这时，右掌却传来一阵凉风。

“你不能去。”

薛有朋大吃一惊，自己的心思被郑文道看穿了？

“你的决定，关乎整个系统的安全，子系统的误判还可以纠正，整个系统的误判却是无可救药。”

薛有朋没有料到，这个下属的心思如此缜密。郑文道这个意见

是对的，接触两面人，确实是个冒险，应该找个稳妥的途径。

郑文道侃侃而谈："我们派去接触中西功的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他必须和日本鬼子打过仗，有死仇……"

这条件，薛有朋欠缺。

"第二，他不能有日本朋友，以免误判。"

这条件，等于质疑薛有朋。

"第三，他必须对中西功抱有最大的警惕！"

你嫌我不懂警惕？薛有朋登时怒了，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郑文道还在进逼："必须选个合适的人，当你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人。"

"那就是你了！"薛有朋忍无可忍，"只有你符合条件，我们整个上海情报科，只有你郑文道疑心最重。"

砰！

三人同时倒退，六掌同时分开，强烈的气流冲撞，三体连环解体了。

薛有朋怒了，梅笛慌了，郑文道却毫无悔意，面对薛有朋，庄重地拱手领命。

梅笛望望郑文道，望望薛有朋，不知如何调解。

薛有朋双掌空空，无奈地望着郑文道离去。你的步子很大，说明你的决心很大，你的步速很慢，说明你的性格执拗……你这些特点，并不适宜从事秘密工作呀！

郑文道的步子很大，郑文道的步子加快，郑文道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就是要激怒领导！

领导是什么？你是整个组织的生命，不能让你冒险。

我就是要高抬自我。

我是什么？领导和两面人之间的防火墙，牺牲我个人，才能保

住整个组织。

舍我其谁！

快乐的郑文道，步子简直在飞。

望着飞奔而去的属下，薛有朋后悔了。

交代这么重要的任务，自己不该意气用事。执行这样敏感的工作，容不得任何勉强。派你郑文道去联系他中西功，这才是我最大的误判啊！

望着远去的恋人，望着担忧的领导，梅笛喃喃自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薛有朋被震撼了，梅笛那神情十分决绝，有如生死送别。

让你们去联络同志，你们却当作下地狱？

那中西功是人还是鬼？

第八章

礼仪

——秘密接头方式

所有的决定都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要付出意外的代价。

郑文道抢来一项重要工作，担任薛有朋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付出的代价是割断其他工作关系，包括梅笛的关系。这项工作涉及敌国，必须极端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至于恋人嘛，连面都不能见了。

工作和爱情结合，那本是人生最理想的安排。郑文道和梅笛就是这样，在城市秘密工作中相识，又在农村游击战中定情，不管工作多艰险，两人携手，共同面对，那日子无比甜蜜。可现在全变了，工作与爱情冲突，为了工作，两人必须分别！

分别不是分手，两人相约等待，等抗战胜利再结婚。对于共产党人，这也不是什么困难的决定，上前线杀敌，总司令也要两地分居。上海情报科的电台报务员从延安过来，离别了恋人，组织上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妻子。郑文道和梅笛今后虽然不能接触，却还活动在同一个城市，相见有期。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梅笛说了：不见面我也能感觉到你的存在！

郑文道满怀豪情，投入新的工作，见面，见那两面人的面，也是一种挑战。

分别七年，重新走入上海的街道，中西功感到由衷的惬意。

道旁的梧桐树，给地面洒下斑驳的光影。当年，同文女生的面孔，在这梧桐下光怪陆离，引人入胜。东京那边街道拥挤，哪有这么美丽的行道树。

脚下的人行道，让你的脚掌感到温柔，当年同学逛街，在这光滑的花岗石上滑走。东京那边铺路石粗糙，没有上海这么悠久的建筑，这是百年历史磨出的温柔。

中西功的脚步悠闲，路人却走得匆忙，那些低头猛赶的，大都是华人，生怕遭遇日本军警的拦查。那些四处打量的，大都是日本人，生怕遭遇军统的刺杀。

别人怕这怕那，中西功什么都不怕，穿着西装晃悠，谁也看不出我的国籍，阿拉上海人！

走过东亚同文书院的校门，心中泛起一股柔情，那里有我的青春岁月。

走近西里吟唱的料理店，心中搅动一阵激情，那里有我的日支同盟！

中西功同中共组织的第一次秘密接头，就安排在同文书院附近的日本料理店，这个地点，薛有朋和中西功都熟悉。

看看手表，十一点半。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中西功提前到来，在店外的街面晃悠，观察动向。

接头，潜伏的间谍秘密联络，必须避过监视。第一次接头更危险，双方互不相识，还要防止敌特假冒接头人。

中西功提前到达，这也是接头的技巧，先行观察附近是否有埋伏。这种技巧可以避免自己被捕，却不能断定对方是否可靠，因为，对方身后的埋伏，可能是他暗中带来的爪牙，也可能是他泄密

带来的尾巴。

中西功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料理店，一眼就发现橱窗里面的一个人。那家伙全身肌肉紧张的样子，一望而知是接头人！

中西功心中暗暗叫苦，中共怎么指派这么个生手来联络我？

虽然接头时间不到，中西功还得进去，再拖下去，那家伙就会引起侍者怀疑，你坐在那里傻等应该先要杯茶水嘛。

两人都是西服革履，胸前的徽章就是接头暗号，中西功满铁徽章，郑文道大华公司徽章。

首次见面，中西功深深鞠躬，郑文道只是点点头，最烦这九十度鞠躬的日本礼节。

两人落座，郑文道看不懂日文菜单，只好由中西功点菜。

郑文道皱着眉头，这日本饭实在没得什么好吃。中西功眼观四周，这日本人聚集的店里，只他一个中国人，太扎眼了。

两人埋头吃饭，中西功小声说："下次我们在中国饭馆接头。"

"为什么？"

"我像中国人，而你不像日本人。"

郑文道恼了，这等于批评我不会秘密接头。

"我怎么不像？"

"日本人见到尊者，鞠躬一定要比对方低。"

尊者？郑文道更恼了，我是你的联络员，不是你的下级！

中西功看透对方的心思，笑道："别人看来，我比你的年龄大。"

郑文道不得不承认，人家说得对，自己不该失礼。可向他鞠躬有些不情愿，也不知是厌烦日本礼仪还是厌烦日本人。

周边都是日本人，邻桌几个军官还挎着军刀，看见那杀人的刀我就想夺过来！

一顿饭的时间，很快就过了，第一次接头，双方只是认识一下，并不交接情报。确定了今后的接头方式，就该告辞了。

起身，立正，中西功又要鞠躬了。郑文道当然也得鞠，而且不能少于九十度。

中西功看到，这位只是脖颈弯下九十度，却没有弯腰。

鞠躬完毕，郑文道挺直脖颈，扬长而去。

这次接头非常重要，第一印象，这中西功汉语很好，不像别的日本人那么生分，只是有些别扭，我郑文道也算懂礼之人，都没他那么多礼仪上的毛病……

中西功出了店门，并不急于离去，而是望着郑文道的背影，久久地望着。

这个接头人非常重要，他将影响我同组织之间的协调。只是，这郑文道不像个特工，却像个文人。那鞠躬的姿势十分有趣，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折腰缘于不开心，那么，你见我并不开心？不开心，就是拿我当外人。

中西功提醒自己，接触中国同志，自己还得努力。

尾崎秀实说过，最高的境界，就是不能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第二次接头，郑文道按照中西功的吩咐，来到中式餐馆。显然，那人认为郑文道装不了日本人。也好，我本来就不愿与那些人为伍。

进入中国餐馆，满耳都是国语，郑文道不禁放松下来。见到中西功又紧张，赶紧立正，准备鞠躬。

人家那边却不再折腰，中西功双腿岔开，双手抱拳，施以中国传统的拱手礼。

也对也对，间谍必须融入环境，你到我中餐馆，应该行我中华礼。

双方见礼完毕，郑文道仔细看去。那中西功身着旧式长袍马褂，仪态儒雅，活像一个老派中国人。相较而看，自己这一身西

装，倒显得外了。

郑文道不得不佩服对方，装什么像什么，不愧是个老特务。

两人落座角落处，中西功悄声讲述，送上大串情报。

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管辖中国占领区事务，洞井负责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那振兴会社”，日股55%，华股45%；

日本政府向英美大使提议，要求改组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机构；

日、德、意三国正在秘密筹划建立军事同盟……

郑文道默默地听取，认真地记忆。这种多项目大容量的情报，不宜写成文字，只能口传。

两人分开后，郑文道一人行路，心中还在默诵，默诵那些情报。这次接头没白来，一下获得这么多情报！

反复默诵，又觉得这些情报拉拉杂杂，政治经济军事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清楚。

收到情报的薛有朋还是高兴，可以从中判断日本的战略走向。“兴亚院”？这是管辖殖民地的机构，说明日本已经不拿我中国当国家了。日本的中支那振兴会社成立，说明日本要在全中国推行经济侵略。改组租界管理机构？说明日本已经打欧美的主意了。三国同盟？说明日本正在制订世界战略。

收到情报的薛有朋，觉得这些情报有价值。转送情报的郑文道却有些失望，缺乏实用价值嘛。

这些情报面很广，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却没有一条可以用于作战。我党领导的新四军正在浴血奋战，急需军事情报，你却送些不痛不痒的东西？

必须继续考察这个中西功，他也许真的同情中国人民，但是，他能否支持中国反抗他的祖国呢？

郑文道不大放心的两面人，在金原这里却是一面人，而且要极

力拉拢。塚下陪同中西功走遍上海政府机关，金原陪同中西功视察军营。

吴淞炮台，临江胜地，这里有晚清古炮，这里有茂林修竹。对于上海滩的上流人物，到大世界游玩，进百乐门跳舞，不过是寻常事情，谁能进入这吴淞炮台，那才是身份的象征。只因为，此处乃军事要地，无军方许可，你再有钱也进不来。

吴淞炮台现由日本陆军驻防，金原自豪地施展特权，让中西功一人独览。

我，可以进入他塚下的领事馆。塚下，却不能进入我的军营。你，中西君若是与我陆军合作，一定比外务省更有战绩！

中西功当然乐意与陆军合作，中西功也饶有兴致地参观军事要地。老同学又要变成新同事，两人越谈越深入，正谈得高兴，却被别人扫了兴致。

旗袍、高跟鞋，满头闪亮的金属，一个贵妇在大炮旁边搔首弄姿，照相留影。

“军营慰安妇?”中西功哑然失笑。

金原勃然大怒：“谁让这个娼妇进来的?”

属下报告，那女人不是平民百姓，她是南京政府高官的夫人，也属于特权阶层。

“汉奸!”金原骂了句汉语。

贵妇不懂了，你们日本人不是器重汉奸吗?

金原更烦了：“这是个女间谍，搜身!”

第二天的上海报纸，出现了一条新闻：

“南京贵妇，手提高跟鞋，赤脚逃出日本军营。”还不忘加上个细节：“旗袍开衩被撕到大腿根部。”

上海人幸灾乐祸，这就是汉奸的地位！南京人无地自容，这哪是平等邦交?

打狗也要看主人，那南京贵妇是外交部司长关南之妻，日军这

行为显然是藐视中国政府。

南京政府向驻华日军总司令部提出抗议，抗议却被无情驳回："擅闯军事要地，格杀勿论。"

关南申辩，那上海也是我国民政府管辖范围，何称擅闯？

"国民政府？"金原还以嗤笑，"重庆也有一个国民政府，也说上海是他们的管辖地域。"

关南无言以对，现在的中国，确实有两个"国民政府"，而且都称"中华民国"，都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为了加以区别，日方要求南京在国旗上增添个黄色条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这六字其实也有出处，孙中山临终遗言"和平奋斗建国"。"奋斗"改成"反共"，这两字之差让南京政府显得不伦不类，竞争不过重庆。

南京政府确实不如重庆政府。

金原悄悄告诉中西功：尽管汪精卫自称国民党元老，但是，中国战场的所有中国军队只听蒋介石的。外务省只知扶植南京政府，陆军却打算与蒋介石谋和。卖国也要有资格，那些无权无势的汉奸不值得我尊敬。

汉奸不可信！

中西功同意金原的见解，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也可能背叛我们日本。

转过身，中西功就建议薛有朋：乘机策反那关南，他对日本有国恨家仇。

吴淞炮台事件，郑文道认为是一件丑闻，薛有朋却说是一份情报，而且，要求郑文道予以判读。

表面上看，这是日本军官欺负汉奸。分析背后原因就会看到，这是日本军方轻视汪精卫，向蒋介石示好。这情报有战略价值，我党必须警惕日蒋勾结！

战术上也有情报价值，这事件挑明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主子

同奴才有矛盾，主子同主子之间也有分歧。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他们可以把中国人拉过去当汉奸，我们为何不能把日本人拉过来当……

不宜使用“日奸”那个词汇，我们是正义一方，日本人转向正义不算“奸”。

郑文道不得不佩服薛有朋的情报分析才能，故事里面也能找出情报。

下次接头，我也要敏锐些，从那中西功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些情报。

这次接头，地点由郑文道指定。中餐馆里中国人多，容易碰上熟人。

公共租界，法式咖啡。

满堂都是金发碧眼，黑头发黑眼睛的郑文道却举止自如。

在这里接头，不像中国餐馆那里要提防熟人，也不像日本料理那边邻桌讨厌。欧洲人不那么关心别人的隐私。你进入这个圈子，虽然会有一种不同种族之间的异感，却是互不干扰，各自方便。对于秘密接头，这种环境最好。

中西功来了，郑文道立即起身相迎，这相迎的礼仪却让人踌躇，鞠躬还是拱手？

那中西功大方地伸出右手，握手。

郑文道不禁汗颜，这是时下欧洲最普通的见面礼仪，自己怎么没有想到？

口中品尝着西式咖啡，耳边倾听着拉丁语言，眼前面对着日本间谍，郑文道不禁有些迷醉，都说大上海是国际间谍的天堂，今天终于有所体验。

争取眼前这个人，将使党的情报视野拓展到国际范围，这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啊！

想到此处，眼前的日本人不再讨厌，郑文道甚至试探说上几句日语。说外语，符合这个国际化餐厅的文化氛围。

中西功恭敬地提出，请组织上对自己提供的情报做出评价，并提出新的情报要求。

郑文道当即提出："我们需要作战情报！"

这让中西功为难了，自己目前尚未进入军队系统，满铁职员，只能拿到一般的经济情报。但中西功又不能拒绝，自己面对的郑文道，虽然是个初出茅庐的联络员，但中西功把他当上级看，他代表组织，而且是中共组织，自己有责任向中国提供情报！

见中西功踌躇，郑文道有些恼火。让对方提供军事情报，本属郑文道个人的意见，但郑文道坚信，薛有朋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你是两面人还是一面人，要靠实践检验，间谍的实践是什么？情报！你提供的情报对我有利对敌不利，你才是我的人！

郑文道的眼睛，锐利地盯着中西功，中西功的眼睛，犹疑地回避郑文道。僵持许久，中西功喃喃地说："我会设法侦察军事情报，请给我一些时间……"

两人正谈得尴尬，中间插入个第三者。

一个身着和服的女子，一屁股坐到中西功身边，像个老熟人。

郑文道大吃一惊，这不是韩霜吗？

郑文道同韩霜也是老相识，当年在"铁血锄奸团"，大家一起练习刀术。后来得知韩霜是军统的人，郑文道就回避了，反感那些特务。

中西功倒是镇定，招呼侍者，为女宾增添一套餐具。

那韩霜身着日本和服，仪态却全然不像日本女人那样谦卑，拿起酒瓶就往自己的杯里倒，倒满了碰杯，把杯子碰的铿锵乱响。

郑文道好不反感，却又不能发作，中西功送来眼色，我们在接头。这更让郑文道如坐针毡，我们的秘密接头不能让第三者察觉！

韩霜却挑衅地敬酒了："三人行，这位先生，咱们也交个朋

友吧?”

郑文道拒人千里:“对不起,我不喝酒。”

“那我们两个喝!”韩霜放肆地抱着中西功,把自己的杯子塞到人家唇边。

自从中西功返回上海,就成为韩霜猎取的目标。可是,这家伙行踪谨慎,不是同塚下在一起,就是同金原在一起,让韩霜没有机会上手。今天终于抓到个空子,韩霜再也不能放过,只是眼前还有个第三者,让人讨厌。你家伙当年也靠近反日团体,没几天就溜号了,现在又来巴结日本人,想必也是个没出息的汉奸。

逗逗他!韩霜搂着这个的脖子喝酒,眼睛却挑逗地望着那个。

这女人太恶心!郑文道浑身发炸,难以忍耐。

那中西功却笑道:“大家都是朋友,喝一杯再走?”

谁跟你是朋友?一个国民党女特务,一个日本男特务,你们才是一丘之貉!

郑文道再也不能忍受下去,起身就走,走出包厢,才想到分手要有礼仪,又不想握手,于是向两人拱拱手了事。

逃出咖啡馆,置身露天,郑文道仰天而望,所幸天上还有明月,不是漆黑一团。

长长吸气,胸中渗入清风,这才止住恶心。

这秘密接头,真不是什么好活儿。还不如一刀一枪,杀他个痛快!

郑文道大步快走,掠过夜上海的街头。突然又放慢脚步,看见梅笛了。

梅笛那楚楚可怜的身影,在梧桐灯影下摇曳,分外动人。

郑文道热血上涌,起步就要冲过去!刚刚起步,又停下了脚步,不是想到组织纪律,而是看到第三者。梅笛身边,梧桐暗影下,还有一人相陪——美国记者麦尔。

讨厌的第三者!

郑文道别过脸去，不想看那个第三者，也就不能再看自己的恋人。

郑文道当然知道，梅笛同麦尔交往，并非私人感情，而是组织上交付的国际统战任务。可即便如此，郑文道心理上还是过不去。对自己的恋人同别的男人来往过不去？还是对中国女人同外国男人来往过不去？反正就是过不去。

离开，不看，郑文道大步离开，快走，快走，让扑面的凉风冷静自己。

冷静下来，就想到，今天的接头，自己的处理不妥，太情绪化了。一个合格的间谍，不宜感情用事。

想到自己的缺点，又想到那中西功。我是新手，你是老手，我会犯低级错误，你却不会。那么，你同韩霜的交往，大概并非出于一时情绪。这么想来，那中西功的两面人形象，还是难以考察清楚，难道他想在国共两党间脚踩两只船？

越想脑子越乱，郑文道在街头信马由缰，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门口，不知不觉走进院落，这就看到一个人。

林得山一人，独自练习刀术。

凝神贯气，仇恨满怀，横空劈砍，嗖嗖作响。

这力度，还是当年铁血锄奸团！

郑文道注意到，林得山手中那刀，正是日本军刀。

林得山还在忘情地练着，郑文道没有打扰，悄悄退出。

出了大门，郑文道双手高擎，一把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这虚空的一刀砍下来，虽然不见人头落地，郑文道还是心情大快……

这晚，作了一个梦，梦中的自己挥刀搏杀，勇不可挡，直杀得日本鬼子落花流水。

冲杀到敌营核心，只见最后一个敌人持刀顽抗。

那鬼子刀法缭乱，一团光影罩住全身，让你无隙可乘。

郑文道大喝一声，挥刀猛砍！

刀光剑影之中，浮出一个人头……

中西功！

郑文道豁然惊醒，屋内黑洞洞的，没有大刀，也没有鬼子。

那中西功呢？

梦中的搏杀，那两面人还是真相莫测……

上海是国际间谍的天堂，国际间谍在上海接头，有两种惯用的地方，一种是餐厅，一种是舞厅。

这种常见手法，连上海滩的包打听都知道，何况警方。无论是租界的巡捕房还是华界的警备司令部，都会在这两种场合安排眼线。在餐厅，最便利的眼线是侍者，只要塞给侍者十元小费，他就会向任何人报告就餐人的状况。不过，侍者的观察停留于表面，难以同客人深入交往。更厉害的眼线，还是舞女。凡舞厅必有舞女，没有美女陪着跳舞，男客人来舞厅作甚？舞女同客人的接触，那是侍者无从比拟的。再正派的舞蹈，也不免勾肩搭背，肚皮蹭肚皮，两人间距离贴近。黑灯舞更妙，贴面，接吻，摸屁股，男女间没了距离。到了这个地步，男客人会邀请舞女出去开房间。开房间，再狡猾的男人也得裸身出演，在女人面前脱掉伪装。

舞女，有一个算一个，个个是上海滩的兼职侦探。不同之处是幕后老板的身份，有的老板是黑社会要敲诈客户，有的老板是巡捕房要抓捕逃犯，有的老板更是外国间谍要刺探情报！

老板不同，相中的舞女侦探，也就有所不同，有美有丑，有俗有雅。乐华大舞厅有两个头牌——韩霜和梅笛。

出入乐华的宾客都知道，那两人都不是职业舞女，却比舞女来得更勤，两人各领风骚，韩霜的日本朋友多，梅笛的美国朋友多。

这晚，两个头牌同时下场，不免有些斗法的意味。穿着高跟鞋，韩霜的个头比男伴还高，带着金原满场飞，众看客评为弹簧腰

肢。梅笛的个子比男伴矮得多，却能让麦尔围着自己转，众看客评为杨柳腰肢。一段舞曲绕场一周，转了一周两对相遇，韩霜有些嫉妒，梅笛的男伴比自己的个子高。

韩霜看梅笛，还有人看韩霜。高高的楼厢，塚下一人独坐，端着个酒杯，往楼下舞厅看。

特高警察的职能是反间谍，东京警视厅负责国内的反间谍，驻沪领事馆就负责上海日租界的反间谍。塚下必须盯着每一个接近日本官员的外国人，预防他们打入！

监视间谍，必须到场，可塚下不愿下场跳舞。还是忍者的老习惯，躲在暗处窥测。

眼下这个韩霜，正是塚下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她已经被发展为日本间谍，但是，她原来本是中国的军统特务。双重间谍，谁知她到底忠于谁，你金原要拉她，她也许在骗你！

这时，第二段舞曲响起，塚下惊讶地看到，韩霜的舞伴更换了，不再是日本军官金原，这是为什么？

塚下在同文的学习成绩不算好，却也学到些类型分析。女人的头脑和情感是分离的，韩霜是有心无脑，梅笛是有脑无心。你看那梅笛，同西洋帅哥跳舞，也是即若即离，缺乏热情，那你能搞到什么情报？你看这韩霜，永远是艳光四射，哪个男人到她怀里都会融化，就连冷酷的金原也不能例外。塚下正在担心金原上钩，没想到人家韩霜换人了，难道她忘了军统的任务？

梅笛的舞伴还是麦尔，麦尔跳舞总是从一而终，梅笛只得相陪。转过圈来，再次撞到韩霜，这次轮到梅笛嫉妒，韩霜的舞伴是郑文道！

你同我分开，就是为了她？

心中刚刚泛起醋意，梅笛又把它压下。他同我分别时，只解释去执行任务，却不能说出那任务的保密内容。现在知道了，那任务原来是打入军统。

迎着韩霜那挑衅的眼神，梅笛还以友善的一笑。你要诱惑我的他，其实你反而为他所诱！只是，他为何不肯看我一眼？看一眼也不违反纪律嘛……

楼上的塚下，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这跳舞有什么意思？你喜欢那个女人，你就把她扔上床！你需要那个情报，你就撬开他的保险柜！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腻腻歪歪，难道间谍接头也要走礼仪？

第三段舞曲响起的时候，韩霜拒绝所有男人的邀请，搂着梅笛下场了。宾客们赞叹两个竞争对手的大度，却不知那两人都是两面人，美女背面是间谍。

舞场接头，韩霜搂着梅笛，边舞边聊，军统和中共交换情报！

梅笛和韩霜舞蹈，发现韩霜的舞技并不高明，动作太大。梅笛只要稍作引导，就能占据主动。梅笛心中为郑文道庆幸，韩霜这样的对手，并不难对付。只是，这女人太过风骚……

转到场边，就看到等待韩霜的金原，那虎视眈眈的气势，似乎要吞掉对手。

梅笛又为郑文道担忧，你为人欠灵活，不会两面对人，万一遇到更强的对手呢？

塚下看到韩霜同梅笛跳舞，也有些惊讶。你在日中之间当个双重间谍也就够了，怎么又去勾搭第三者？那梅笛很可能是美国间谍，你同她来往报告上司了吗？

塚下感到背心发凉，这间谍行当的规矩最严，像韩霜这样乱来，早晚受惩处！

看着荒唐的韩霜，塚下又不禁为隆子庆幸，到底是贵族出身，隆子小姐向来稳重，不但不参与间谍行为，连舞场都不来。

想到隆子，满场女人都不中看，送到嘴边我也不吃，塚下放下酒杯，自行下楼。我的监视任务结束了……

场中的舞曲也结束了。

韩霜和梅笛欣然退场，众多男士蜂拥而至，韩霜得意洋洋左右逢源。梅笛却悄然退避。

偷眼看去，那郑文道正在人群外，你为何低着头，你为何不肯看我一眼？

郑文道尽管不看梅笛，却始终感到梅笛的视线。不敢对视，这是因为，郑文道刚刚进入秘密战线，还不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假得了表情假不了眼睛。

乘着场中正乱，郑文道偷偷观看恋人。只见梅笛正在应对，面孔对着他人，身体却转向自己。

我熟悉你的体态，你待人总是微侧身躯，给人笑脸，又防以肩头。只有面对我，你才会敞开心胸！

怎么？你又转头了，你在寻找我？

郑文道赶紧低头，不敢再看梅笛。这么遥远的距离，看一眼也不会暴露秘密，只是实在不敢看。

我现在的身份，也是一个两面人，两面人眼睛不纯净，无颜面对纯洁的爱情……

郑文道变了。

走路变了，步幅变小步速变快，你在人群中行走，不能显露特殊的步伐。这种改变，是秘密联络的需要。

吃饭变了，生鱼片，寿司卷，你经常与中西功接头，不能回避日式饮食。这种改变，也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人是一种容易改变的动物，走路变了，吃饭变了，整个人也就变了。老熟人碰面，郑文道不招呼，别人认不出来。

薛有朋夸奖，这说明你已经变成个合格的秘密联络员。

郑文道有些得意，也有些悲哀，这还是我吗？我会不会变得梅笛都认不出？

这几次接头，都在日本餐馆。这不是中西功的要求，而是郑文

道的建议。

“灯下黑。”

中国俗语，对暗战也有精彩论述。油灯高照，灯座下会有一圈暗色。同理，越是敌营近处，越有我活动的空间，因为敌人以为我不敢靠近，把反谍部署延伸到远处去了。

日本料理餐馆，就餐的大多是日本人，大家亲如一家，不会怀疑邻桌有个共产党。郑文道在这里同中西功接头，其实最安全。

中西功来了，郑文道起立迎候，立正，鞠躬，深深折腰，头比对方略低一寸。

这种分寸，不是日本人你很难拿捏，不低不恭，太低卑下。

两人落座，郑文道要来菜单，请尊者点菜。中西功略作示意，郑文道就开口点菜，嘴里说的全是日语。学些日本话，对于郑文道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肯学不肯学。

中西功也满意这个接头人，虽然开头显得生疏，但进入情况很快，是个秘密工作的可造之才。

两人边吃边谈，耳边不时传来呼喊，邻桌是一伙陆军军官，那风尘仆仆的样子，显然是刚从前线归来，捡了一条命，正要发泄发泄。

中西功有些烦躁，这些军官太粗野，给日本礼仪丢脸。郑文道却不反感，乘机观察情报。那大佐的腰间还挂着军刀，刀头可有中国人的鲜血?

过去，郑文道见到日本军刀就想动手，现在，郑文道见到军刀就像见到研究对象，不再冲动。这也是一种成熟吧，见怪不怪。

郑文道正在琢磨，店外进来一条壮汉，半边脸被墨镜遮挡。

郑文道感觉，这汉子像个熟人，赶紧埋头吃饭，不要被认出来了。眼角余光看去，那人并未注意自己，却直奔邻桌。

就地取材，那汉子从大佐腰间拔出军刀，举刀就砍!

大佐的脑袋歪倒半边，满堂军人震惊欲动，那汉又从腰间拔出

手枪，边打边喊："老子不是日本人，老子也不是中国人，我是大韩民国义勇军！"

真豪杰！

郑文道抓起桌上的餐刀，准备同他一起动手。

"哐啷"一声，那汉子丢下军刀，身躯消失在门外。

屋内军官纷纷拔枪，街上已响起剧烈的枪声！

郑文道立即冲出餐馆，只见那刺客被警察击倒。郑文道看到那人的面孔，正是铁血锄奸团的团友林得山！

正在打算营救，一辆轿车突然驶来，那林得山钻上轿车急驶而去。

郑文道敏锐地辨认，那车上的司机是个墨镜女子，像是韩霜！

眼睁睁望着韩霜的汽车平安逃脱，郑文道心里这个佩服。

太痛快了，闹市杀贼，留下名号，大侠古风！

这时又想起，自己手里还握着餐刀。赶紧返回餐厅，那里的同志是否安全？

进屋就看到，中西功正忙着抢救伤员。

什么伤员，个个都是侵略军，郑文道恨不得冲上去人人补上一刀！

那中西功却积极地忙着，还指挥侍者帮助。

郑文道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生死关头，最见真情，我关心刺客安危，你抢救受伤同胞，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理倾向！

我虽然是你的联络员，却负有考察你的重任。你是两面人，你是双重间谍，你的心理倾向，将决定你的政治态度。

如何识别间谍？那是一门复杂而高深的学问，叫作反间谍。郑文道虽然没有反间谍的专业知识，却有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经历。识别敌我在和平时期相当困难，在战时却异常简单——生死考验。同生共死的是战友，不共戴天的是敌人，其间容不得半点含糊。

现在这中西功也面对生死搏杀，他是敌是友？

塚下赶来的时候，刺客早已逃逸。

现场有两个目击证人：中西功和郑文道。

塚下当然信任中西功，那就得带走郑文道问话。可中西功发话了，这是我的朋友。

塚下走了，请中西功一起走了，不是抓，而是请，亲亲热热，亲如一家。

现场留下郑文道，像留下一只丧家犬。

你们都走吧，你们都是日本人，日本人相信日本人。

郑文道想起一个字条，那是伤害梅笛的日本俘虏留下的，上面写着："日本人没有卖国奴。"

这就是日本人！

那中西功也是日本人，他为我中国提供情报，也会被同胞骂为"卖国奴"。

他肯作日本人之中的"卖国奴"吗？

行走在寂静的街道，郑文道脑海里波涛汹涌。

薛有朋指导自己，要学会在言行举止间判读情报。这次接头就是最激烈的场合了，那中西功的状况如何判读？

他抢救那日本伤员，他掩护我这中国同志，他到底倾向何方？

第九章

《支那抗战力调查》

——情报分析报告的制作

考察心理倾向，这是反间谍工作最高级的专业技巧。郑文道苦于考察中西功，中西功苦于考察关南。薛有朋同意争取关南回头，而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中西功的日本人小组，日本同志接触关南比较方便。

对于中国人的心理，中西功素有研究，这是东亚同文的基本课程，日本帝国要的就是在中国人中培养汉奸。可是，日本的特工课程，不会包括如何让汉奸再转向效忠祖国。争取关南？虽然被争取人已有思想基础，但实施起来又很尴尬。正因为他仇恨日本，他才可能转向。他要是转向，又很难相信日本人。想想看，让日本特务去说服中国汉奸转向抗日，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不过，这秘密战争，就是要做常人无法想象之事，那才能出奇制胜。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反复商议，都认为关南完全可以争取，只是，如何捅破那一层窗户纸，却是无从着手。

如何对待汉奸？这也是日本帝国十分重视的问题。1931—1937年，日本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如何治理这方比本土更大的地域，不得不使用当地人。当地人？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对于

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避一下，中国人哪怕是降了，也无颜承认自己是汉奸。日本政府苦心筹划，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兴亚院。外务省的工作对象是外国，兴亚院的工作对象是日本占据的亚洲土地，这些土地已经圈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不能承认是外国领土，因此，不能列为外务对象。兴亚院的官员，大多出自外务省，上海总领事洞井，兼任兴亚院高级调查官。

洞井的使命，就是管理日本占领区的华人居民，逐步将其日本化。简捷而言，就是培养汉奸。

培养汉奸，洞井也有高招。军方全靠军事征服，外务省重视物权拉拢，兴亚院还搞文明同化。洞井履任，第一举措就是组织参观游览，带着汪精卫政权的高官眷属，游览大东京，游览大上海，亲身体验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和富庶，让他们甘心情愿地降服。这计划既文明又高明，深得驻华机构的赏识，却有中西功提出异议。中西功悄悄告诉老师：时下的东京正在施行战时经济，生活水平比上海低得多。洞井顿时明白：在这个时候让汉奸参观日本城市，反而会使他们心理动摇。

那么，就取消参观？中西功又有建议：不如参观杭州。

杭州，古称临安。宋朝不敌北方的金朝，将首都从汴梁迁移到南方的杭州，因为是临时首都，故而称为临安。可惜，临安不安，这南宋政权，最终还是不敌北方，被大元所灭。

洞井十分赞赏中西功的建议，参观杭州，就是一次现场教学，可以让中国人看到，抵抗只是临时，降服才有出路。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南京政府的男男女女，在杭州玩得尽兴，游了西湖又游西山。陪同游玩的中西功，眼睛始终盯着关南。关南的老婆没有参加这次游览，看来没有忘记那吴淞炮台之辱。关南却积极参与这次游览，莫非另有所图？

游玩队伍从西山下来，进入灵隐寺。中日两国都信佛教，瞻仰寺院，那是不可缺少的行程。刚刚进入庙门，中西功就发现——关

南失踪了！

中西功追出灵隐寺，四处张望，却找不到关南的踪影。

灵隐寺旁边，还有一个景点——岳庙。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奸臣秦桧诬陷屈死，此地就是岳飞坟茔所在。临安人民怀念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将岳坟尊为岳庙，永久祭奠。

难道关南私自去岳庙了？

这岳庙虽然是西湖旁边的游览胜地，却并未列入洞井的参观计划，让汉奸参拜民族英雄，那不是自我讽刺吗？

可是，关南在此处失踪，只能隐身岳庙。

中西功悄悄走进岳庙，偷偷观察，正要看你如何对待自己民族的英雄。

高大的坟茔，维护得庄严肃穆。英雄是人类偶像，英雄的影响力甚至会超越种族。历朝历代，无论哪个民族统治中华，都不敢亵渎这位英雄，就连日本也不例外。

岳飞墓前，香烛缭绕，多人跪拜。中西功远远站着，不敢上前。

我的祖国是侵略者，我无颜面对中国人的民族英雄！

关南呢？

如果你也来跪拜岳飞，那就说明你良心未泯，可以争取。

一一辨认，岳墓前跪拜的人群，没有关南。

关南去哪儿了？

回过头来寻找，墙角僻静处，蹲着一个人，像是他。

那姿势不是跪拜，也不是站立，而是一种中西功从未见过的体态。

蹲着，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这种姿态极其难受，绝非正常人体所能忍受，保持这种姿势，简直是自己惩罚自己！

蜷缩，这是蜷缩，虫蠡般蜷缩。蹲而不立，这是缺乏自信的表

现，头颅深埋，这是羞耻的表现。可是，蹲而不跪呢？这是不敬的表现，关南面对的塑像是谁？

“狗汉奸！”

一声怒喝，打断了中西功的思考。

一个白发老妇，拄着拐杖，朝塑像吐了一口唾沫。

中西功仔细看去，那乌黑的塑像跪在当地，满身污秽。

顿时醒悟，那是秦桧夫妇的跪像啊！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名句说的就是这坟茔和铁像。中国人最恨汉奸，让诬陷岳飞的秦桧永远跪在忠臣的坟前，承受万人唾骂。

蜷缩于秦桧面前，正是自愧为汉奸，不敢面对民族英雄岳飞！

中西功冲动起来，大步上前，拉起关南。

关南惊恐地望着中西功，不知所措。

中西功二话不说，强拉关南，拉到岳飞墓前。关南羞愧难当，拼力挣脱，那中西功却双膝跪倒，向岳飞跪拜。

关南傻了，呆呆地看着中西功，不知不觉，双膝跪下，跪在中西功旁边。

不用任何语言沟通，关南就转向了。

一个汉奸，被日本人说服转向抗日。

这政治思想工作，真是匪夷所思。

郑文道不得不承认，这中西功，也许真的是自己人。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情报。

关南转向之后，立即提供一份重要情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政权签订的秘密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汪精卫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又加上黄条的“国旗”，在首都南京主持着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俨然是国家正统。可是，这个密约却充分揭露，汪精卫只是日本帝国的“儿皇帝”。

日本帝国口口声声要搞东亚共荣，公开私下和中国官员接洽媾和，俨然是亚洲大哥。可是，这个密约却充分暴露，日本把中国当成自己的殖民地。

延安得到这个密约的文本，公开批判汪精卫的卖国阴谋。不久，汪精卫的部下高宗武潜逃重庆，公开了这个密约，引起全国轰动，人们纷纷称赞共产党有先见之明。

郑文道笑了，你们哪里知道，我们提前拿到这份情报，所有的批判都是针锋相对。郑文道也不得不承认，发展日本人入伙，还真的有用啊。

再和中西功接头的时候，郑文道就不那么反感了。

到日本料理店接头，郑文道也会施行日式“折腰礼”，脊梁和脖颈挺直，只是弯腰，而且弯下它九十度，不以为耻。

中西功解释，这日式鞠躬，表明信任对方，我把最怕打击的后脑勺送给你了。

到中华餐馆会面，中西功双手抱拳施礼，一个潇洒的中国书生，不像外国人。

郑文道心想，这中式握拳，象征搭建桥梁，表示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到了英租界的西餐馆，两人大方地握手，都是绅士风度，谁也不见外。

这西式握手又是什么含义呢？

中西功认为，伸出右手，这是解除对方的怀疑，我手里没有握剑。

郑文道认为，两手紧握，这是以角力代替厮杀，文明竞争。

到底都是知识分子，能够从日常礼仪中悟出文化含义。这种素养，对情报工作有用呢。

接头次数多了，郑文道看到自己同中西功之间的差距：人家熟悉我的语言，我却不懂人家的语言。为了工作，郑文道不得不接触

讨厌的日本人，为了工作，郑文道也不得不学习讨厌的日语。接触多了，学习久了，就感到不那么讨厌，而且有些兴趣。

郑文道学习日文，中西功却在学习中文。郑文道惊讶地看到，中西功正在苦读《论持久战》。

毛泽东这篇文章，郑文道早已熟读。非只共产党人，中间派人士和国民党人也在看，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寻找答案：这抗日战争应该怎么打？

可你个日本特务，为何也要阅读中共领袖的著作呢？这里的论述已经尽人皆知，没有秘密了。

中西功认真地说："我看毛泽东的文章，不是寻找情报，而是学习情报业务，毛泽东是个情报大师啊！"

毛泽东，情报大师？

中共党员郑文道，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领袖的名字，会和情报大师联系在一起。

日本特务侃侃而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最好的情报分析报告啊。

中日大战刚刚爆发，毛泽东就能具体地掌握敌对双方的特点，全面地论证敌对双方的战法，而且预见战局的发展阶段和最终结果。

全世界任何一个情报人员，如果能够写出这样的分析报告，那他就会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顶级情报大师！

郑文道不得不承认，中西功说得有理。毛主席的政策水平，已经赢得党内的共识。现在又知道，毛主席搞情报也是内行。郑文道豁然大悟，毛主席总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知彼不就是搞敌人的情报吗？

悟到此处，郑文道不再厌烦自己的秘密工作，搞情报也是打仗杀敌啊。悟到此处，郑文道不再讨厌中西功，他比我更有水平！

中西功也在撰写情报分析报告——《支那抗战力调查》。

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称为“中国事变”。日本陆军承诺，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可是，三年过去，这中国事变却愈演愈烈，中国军队的抵抗力怎么越来越强?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陆军推给了情报界，情报界推给了中西功。你是中国问题专家，不，你还是中共问题专家!

中西功抵达上海之后，就承揽了这项情报课题，但是，写出的初稿，连中西功自己都不满意——第一手材料太少。

日本特务机关搞到的中共情报，只有两个来源：国民党特工，共产党叛徒。国民党虽然正在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特务机构始终没有放弃暗中较量，一直在搞中共情报。这些情报，又由韩霜私下卖给金原。但是，国民党的情报有个主观倾向，总是贬低中共的抗战力。皇军最头疼的中共游击队，竟然被陈幕说成是“游而不击”。共产党的叛徒，按说是十分了解中共情报了，可这些叛徒也有主观倾向，也是贬低中共的抗战力，生怕说高了得罪日本主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这些不实之词为资料，你能做出合格的情报分析吗? 专家如中西功，也无法及时完成这调查报告。

现在好了，中西功身边有了郑文道。

郑文道在山东亲自参与游击战争，随口就能说出许多精彩战例。

有了充足的好米，巧妇就能大显身手，中西功很快写出长篇报告。正要上交，被郑文道阻拦：这报告先要经过我们组织的审查!

我们给日本特务提供的情报，必须是假情报，万万不能泄密。

这一审看，郑文道不禁脊背发凉。

这篇《支那抗战力调查》，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军民的战法，特别是高度评价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报告振聋发聩地指出：日本不可能轻易战胜中国，战争将持续多年，大量消耗日本的经济资源。

你中西功写的不是假情报，全是真情报，而且，这些真实情报来自我郑文道的提供。

这个报告交上去，我不就成了汉奸？写出这报告的你，难道不是日本特务？

郑文道把报告呈送薛有朋，同时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不该向日本特务泄密。

薛有朋没有表态，只是拿起报告，仔细阅读。郑文道在旁，提心吊胆，我的泄密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读着读着，薛有朋拿起茶杯，一饮而尽。

这让郑文道有点期望，还能想到喝水，表明领导没有太生气。

读着读着，薛有朋抓过酒瓶，仰头就灌。

郑文道乐了，这叫“浮一大白”，古人看书看到乐处，总要喝酒。

啪！

薛有朋把报告拍到桌上，神情激动。

郑文道又慌了，这位稳重的老师都生气了！

薛有朋摇摇头，给郑文道斟个满杯。

“这报告，写得太好了。”

郑文道诧异：“对他日本好，对我中国不就坏了吗？”

“你的脑筋太简单。”薛有朋自斟自饮，“这份报告，列举的资料，确实不是假的。”

“这是我的失误，我不该给他真实材料。”

“那才是失误呢！”薛有朋指点，“你给他假的，他把假的送上去，能骗过金原吗？能骗过洞井吗？”

“那，那我们不怕泄密？”

“你再看看中西功的分析。”薛有朋把报告递给郑文道，指出最后的段落。

“分析结论：日本不可能轻易战胜中国，战争将持续多年，大量消耗日本的经济资源。”

“对策建议：皇军不能被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拖住，必须及时转

向石油和橡胶的资源产地。”

郑文道早已看过全文，这分析结论和对策建议也看过，这不也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吗？

见郑文道不明白，薛有朋取走了郑文道面前的酒杯，换上茶杯。

“中西功向敌人提供的情报，非但没有泄露我党的秘密，反而诱使敌人转移战略重心！”

转移战略重心？郑文道抓起报告，再次阅读。

“转向石油和橡胶的资源产地”？那地方中国没有，只能去外国啊！

“不能被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拖住”？那就会放松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把军队调出中国！

郑文道深深敬佩薛有朋的见识，也不得不佩服中西功的水平。

用真实而不是虚假的情报，也能诱骗敌人！

敌人果然上当。

《支那抗战力调查》轰动东京，大本营指示支那派遣军：大力支持满铁的情报研究，凡重大战略问题，务必咨询中西君。

大笔大笔的情报经费，从东京拨到上海，拨给中西功，专门用于调研中共情报。中西功把多数经费交给郑文道，上缴中共组织。

郑文道不得不赞佩中西功的本事，用日本钱抗日！

中西功笑了，这本事是跟你郑文道学的，你缴获日本枪炮抗日。

谁跟谁学？

中西功说是向郑文道学习，郑文道却认为自己应该向中西功学习。

两人争执不下，只能请教老师。

薛有朋告诉郑文道：我确实是中西功的老师，可我的老师呢？我的老师是个日本人，叫作河上肇，日本的社会主义学家。我就是

在日本老师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谁是谁的老师？

这个问题，要用事实回答。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互为师生”。

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把中华文化带回日本。

现代，日本是中国的老师。中国青年大批留学日本，通过日文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就连“调查报告”这个词汇，也是日文的翻译呢。

互为师生！

郑文道赞成这个分析结论，这也算情报分析吧？

郑文道喜爱学习，郑文道下定决心，向中西功学习情报分析，向中西功学习日语……

结交日本女人，对于郑文道，是个极其新鲜的刺激。

中西功当然赞成郑文道学习日语，可是，中西功自己却不宜同郑文道过多接触，于是，就介绍了一个日本姑娘。

会面的地点，在豫园角落的一间茶室。豫园，古色古香的中式园林，在摩登的上海滩，这豫园怕是唯一的古典情调了。

走在这里，郑文道有些异样的感觉，尽管郑文道出自广东世家，尽管郑文道家里也有园子，但是，这种生活阔别已久。郑文道现在熟悉的，是山东的农村和上海的楼宇。这个日本女人是什么人，她为何对中华古典感兴趣呢？

中西功向中国同志保证，这隆子是个合适的日文教师，她同情中国人民，又没有介入政治，你同她接触，不会引起怀疑。

你再怎么说，她也是个日本人！郑文道满怀警惕，走进茶室，见到隆子，却感到没有警惕的必要——这女人太普通了。

衣着普通，普通的中式旗袍，束身不像别人那么紧，开衩不像

别人那么高，这打扮像个乡绅家眷，没有任何时尚因素。相貌也很普通，肤色不白，鼻梁不高，这长相就是个小家碧玉，不带任何邪意。郑文道放心了，这样的女人，不会是女特务。

隆子的茶室，已经改造成书房，没有粉黛香，只有书墨香。隆子在这里学习中国书法，中国绘画，屋内屋外都是中国景色。郑文道进入这样的地方，立即回复当年的家居气氛，哪里还有反感情绪。

姑娘的眼睛放射着热情，微躬的身躯自下而上地仰望，每当郑文道说出一个看法，就会双手合十："哇!"

与这样的女子相处，任何男人都会感到放松，感到自傲，感到自己是个大丈夫。

离别隆子，郑文道还沉浸在愉快之中，隆子的表情对男人恭敬，隆子的态度让男人高兴。比较而言，梅笛的眼睛是沉静的，梅笛的态度是矜持的，和梅笛在一起时，没有这般得意……

骤然停住脚步。

我怎么把隆子和梅笛比较呢?

梅笛是我的爱人，她隆子算什么?

一个日本女教师，你凭什么对她产生好感? 危险啊!

郑文道决定，立即切断同隆子的关系。

作为一个纯正的共产党员，郑文道把自己同隆子的接触，原原本本地报告领导。而且，保证今后再也不同日本女人接触。

没想到。薛有朋却决定：你应该同她走得近些。

对日情报工作，需要郑文道逐步进入驻沪日本人的圈子，这种渗入，通过一个灰色人物相对安全。隆子，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至于什么男女之情嘛……薛有朋严肃地看着郑文道：

"我相信你是个君子。"

君子!

隆子也认为郑文道是个君子。

到中国求学，日本姑娘隆子，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毕业了，还不肯返回祖国。家中父母着急了，你不回国也要在上海找个男人结婚啊！说完又加一条：务必找个日本男人。上海的男人很多，既有日本男人，也有中国男人，还有尊贵的白人男子，你日本姑娘还是找日本男人为好。

隆子接触的上海男人很多，可是，隆子眼里却没有国籍之别，隆子心中的理想男人，就是“君子”。

君子，一个满怀道义的男人，君子，一个文雅端正的男人。君子是孔夫子制订的修身目标，君子是卓文君托付终身的对象，君子也是隆子唯一的夫君。

可惜，现代社会，君子很少。即使在君子的原产地中国，君子也是稀有动物。同文书院有许多男生，可是，那追求自己的塚下，看来像个小人。那具备君子风范的中西功，娶了别的姑娘。少有的华生关南，还当了汉奸……

终于碰到这个郑文道，隆子一眼就认定——君子！

这，也许就是邂逅相遇吧？

隆子心中，最美丽的爱情，不是媒妁之言，也不是青梅竹马，那些爱情都不够浪漫。想想那篇古代小说吧，女神江妃在河边碰到一个男生，不用交谈，就心领神会，把贴身的玉佩赠予……

女伴笑话隆子，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缺乏互相了解，没有牢固的基础。

隆子却认为，一见钟情很有基础，那情感基于多年的心理积淀。姑娘心中早已描画了一个理想的君子，四处寻觅，终于有一天，邂逅相遇！

邂逅相遇的爱情虽然珍贵，却是前途不妙。一个书生问路，碰到一个面如桃花的姑娘，待到来年再去找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已经苦恋而逝，“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错过机遇的

故事，又演成一出戏，叫作《人面桃花》。

必须抓住机会！

隆子积极地联系郑文道，随时等在豫园书房，只要郑文道得空，两人就亲密相处。

这段时间，郑文道心情很好，不仅因为有了隆子这样的朋友，还因为工作顺利。薛有朋说了，你现在有些上路了，像个秘密情报员了。

只有一点遗憾，不能接触梅笛。

上海滩说大就大，说不大也不大，就那么几个社交圈子，两人不时在公共场所相遇，相遇不能交谈，只能眼神交汇。

就这样也行，郑文道心里也慰藉，眼神交汇，电光石火，胜过那庸俗的朝夕相处。

梅笛却发现，郑文道的眼神有些不对了。

以前，他的眼睛总是直勾勾的，每次都得我躲开，免得引起旁人注意。那次舞会，我和麦尔跳舞，他的眼睛直冒火！可最近变了，他的眼睛闪烁不定，比我转开得早。那次在豫园，我俩都是单身，本是一次难得的交谈机会，他却看都不看我，匆匆走开……

思来想去，不得其解。梅笛的脚步，不知不觉间，走向豫园，走向那邂逅相遇的地方。

刚进豫园，就碰到熟人，不是郑文道，却是韩霜。

韩霜热情地挽着梅笛，虽然我们都没带男友，但两个女人也能逛逛。

这一逛，就发现问题。在豫园深处，在一间密室，看到郑文道与一个女子单独相处。

看到装作看不到，梅笛牵着韩霜匆匆走开，心里却是好大不舒服。

你离开我，不是侦察这个军统女特务吗？那么那个女人又是

谁呢？

韩霜仿佛看透梅笛心思："那女人我认识，同文书院的同学。"

"日本女人？"

梅笛大吃一惊。难道郑文道在做日本工作？

"日本的贵族小姐！"韩霜鄙夷，"这些中国男人真没劲，攀龙附凤都攀到日本了。"

"攀龙附凤？不会吧？"

梅笛更加吃惊了，他离开我，不是为了工作吗？

"你不懂男人！"韩霜像个大姐姐，"天下男人，个个都是花心。你不信？我分分钟就能把这个家伙搞定。"

梅笛的心思乱了，沉静如水的女人，心中也有涟漪，只要她爱上一个男人，心思就会乱。

梅笛决定，一定要找机会查证……

郑文道也在查证——中西功参军了。

经金原推荐，中西功荣任上海驻军司令部的嘱托。郑文道知道，这日文的"嘱托"就是中文的"顾问"，是个权力不大但级别很高的职务。

进入军方，对于情报工作，未必是坏事，郑文道本来就希望中西功搞到军事情报。

但是，但是作为情报组织的成员，你采取重大行动，应该事先请示上级。而中西功接受这个任命，并未知会郑文道。

郑文道分析，这任命肯定是日军特务的部署，拉拢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呢。

党组织总是提醒大家，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要过三关：金钱关、美女关、职务关，那是敌特诱惑我们背叛的三种利器。

现在，中西功也面临关口了，我怎么提醒他呢？他的职务比我高，他的年纪比我大，他能听我的吗？

必须请示上级。

郑文道匆匆寻找薛有朋，走到同文书院附近，意外相遇隆子。相遇就得应对，不能让隆子看出自己急于离开。

隆子却不肯放过机会，挽着郑文道的手臂，非要去豫园。郑文道正在为难，梅笛又出现了！

郑文道顿时不知所措，让梅笛看到自己挽着另一个女人，会引起误解的。

那梅笛径直走上前来，面对郑文道。

郑文道慌了，难道你要当面质问我？你忘了秘密工作的规则？

那梅笛却是大大方方："这位先生，请问去豫园怎么走？"

你知道我常去豫园？

郑文道更慌了，慌得一时说不出豫园的地址。

隆子笑了："我们也去豫园，一起走吧。"

于是，郑文道就不得不去豫园了。

右臂挎着隆子，左臂挨着梅笛，男子汉大丈夫，被两个女人押赴刑场。

郑文道的步伐乱了，大步幅变成了小步幅，慢步速变成了快步速，倒着凌乱的小碎步，追随着女人……

梅笛双眼前视，挺直胸膛，不看身边，也能感到郑文道的慌乱。

"你们两个去谈工作？"

郑文道不知如何回答，她这话是在审我。

隆子抢答了："我们去玩儿。"

玩儿？

梅笛转头，盯住郑文道的眼睛。

郑文道赶紧转开自己的眼睛，这质问无法回答。

"哦，我忘了，我还有别的事情。"

梅笛突然转身，离开了郑文道。

“再见。”隆子友好地告别梅笛。

郑文道也摇手告别，却看到，那梅笛根本不看自己，眼神没能交汇。

糟了，她误解我了，她一定是误解我了……

深夜，郑文道终于见到薛有朋，不是郑文道找到薛有朋，而是薛有朋找到郑文道。

郑文道的满腹心事还没有汇报，薛有朋就急切地通知：暂停同中西功的联络。

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从莫斯科返回日本，途径上海，被日本特务抓捕。而后，日本国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遭受大破坏，外围组织劳动同盟也被迫宣布解散。

紧急事态表明，佐野学很可能叛变了。他的叛变，不可避免地牵连上海，也许会暴露中西功等日本人。

薛有朋说完，不待郑文道汇报，就匆匆走了。切断联系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薛有朋还有其他紧急事项要立即处理……

郑文道懵了，被紧急而复杂的情况搞懵了。就是那危险的游击战也没能把人吓住，可这秘密战却让你陷入迷雾无法自拔。

切断联系并不简单，郑文道的电话、住址，都要立即变更，所有中西功知道的线索，都要彻底掐断。现实就是难题——今晚去哪里过夜？

必须尽快清醒过来，必须尽快清醒过来，可这上海滩哪里有个清静的地方？已经入夜，到处还是灯红酒绿，郑文道匆匆而行，寻找寂静的小巷，扑面撞上铁梯，原来是先施百货公司背后的防火梯。

四顾无人，郑文道纵身而上，手脚并用攀上楼顶，楼顶空无一人。躲在这里，也许能够度过这个长夜。

这是上海滩最高的地方，星空在脚下，那是不夜城的灯光；头上是大地，那是黑沉沉的夜空。天地颠倒，郑文道索性躺倒，闭目思索，思索这短短几个小时发生的剧变。

切断与中西功的联系？

那意味，我可以摆脱对日工作，重回战场。那意味，我可以离开隆子，重返梅笛的身旁。那好啊，我又可以重过正常的生活，脚下是厚重的大地，顶上是晴朗的天空。

不过，那还是有些遗憾。中西功提供的情报，我在战场上是得不到的。好不容易开辟的对日情报工作，就这样中止了？

这项工作能不能继续呢？他佐野学叛变，并不等于所有的日本同志都不可靠。中西功给我们提供过重要情报，日汪密约的情报！

不对，那情报不足以证明中西功绝对可靠。那情报虽然有用。但只是揭露了汪伪汉奸，并未伤及日本，我要的日军情报，他至今没搞到。老薛说过，考察双面人，关键要看情报的质量，那情报对敌揭露得越深，情报员就越可靠。检验他中西功，关键还看日本的军事情报啊！

日军情报？中西功不是正在加入日军吗？也许，他是为了给我搞日军情报？也许，我对他操之过急了？

那么，中西功就不该放弃！

不该放弃，又不能完全信任，那叫什么关系？利用关系？

人家出生入死为你搞情报，你却利用人家，不够义气吧？不，不能讲那些江湖义气。密战这行当，骗人就是正常业务。间谍行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你可以欺骗敌人，你可以隐瞒公众，却绝对不能背叛自己的组织。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我必须提防日本骗子！

骗子，还是同志？这是个问题。

中西功啊中西功，我这样对你，你千万不要误解啊……

想中西功，中西功就出现。

暗夜中，中西功的眼睛闪闪发亮，发亮的还有金星，军装，肩章，金星闪亮。

你为何突然出现？郑文道正在诧异，中西功伸手掏出一个信封。情报？郑文道刚要接手，那信封突然变成手枪，枪口直指自己胸膛！

你是日本骗子？郑文道怒不可遏，那中西功更是青面獠牙，眼看就要开枪，梅笛挡在郑文道的身前！

自己人来了？郑文道上前拥抱梅笛，梅笛却抽身而去，郑文道追过去，梅笛竟然纵身跳楼！郑文道飞身扑救，自己也坠下高楼！

身体在空中飘浮，双臂在捕捉恋人，没有抓到梅笛，却抓到中西功……

骤然醒来，自己一人躺在楼顶，头上的夜空黑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第十章

“卖国奴”

——双重间谍的双重困扰

切断联系，对于秘密情报员是非常痛苦的状态。这也许意味你失去组织信任，你将永远断线。这也许意味你正在接收考验，只是暂时切断。当然，这也许意味组织上出于保护你的安全，你仍在组织视线之中。无论如何，你处于什么状态，你自己不知道，只有组织上知道，你又不能去问。按照秘密活动的规则，上线知道下线的地址，下线不知上线的地址，在中断联系期间，下线只能等待上线，不准擅自寻找上线。这等待，可能是几天，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

等待，意味中止工作，对于秘密情报员，这就是业务生命的中止，对于共产党员，这就是革命生涯的中止！

等待的日子很难熬，郑文道只能独自踱步，踱步在闹市，一万张面孔没有一个对话者，踱步在小巷，与铺路的石子默默对话。不知为何，对话的对象，总是中西功。

虽然我是你的上线，可我同时又是薛有朋的下线，你被切断，我也断着。

不过，你比我更痛苦。中止工作，我还知道一些理由，那是别

的组织出了问题。可是，这理由却得瞒着你，你是嫌疑人啊。

郑文道的步子慢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

你的心情正好，拿到日汪密约情报，得到上级的表扬。你的工作情绪正高，一定又拿到新的重要情报，急于交给我。

可是，当你按时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我却没有出现。反复赴约，还是不见联络员。去同文书院打听薛有朋，也说休假了。

你会猜想，难道是上级组织出事了？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你会利用自己的身份，跑遍驻沪五大特务系统，看看有没有破获中共秘密组织的案件。也许，你能打听到，那佐野学已经叛变，供出多名同志，日共在国内的网络已被打散。那样，你会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牵连。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你会理解，我切断与你的联系，本是中共组织对你的保护。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你就不会痛苦，他就能耐心等待……

郑文道突然发现，自己的步子越来越大。有趣啊有趣，搞秘密工作改变的行走习惯，等待中复原了？

不对，这种状态不对，我现在不是放弃工作，而是等待工作。

我不该这么同情你，你现在是审查对象。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被牵连？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背叛？

想到紧处，郑文道的步子越来越快。

我这么苛刻地看待你，是不是不讲情义？不，这不是我不讲情义，这是组织纪律。为了整个组织的安全，让个人暂时委屈一下。不，这不算委屈，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合格的情报员，应该能够正确对待这种处境。

脑子快转，步子快走，郑文道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情报员，自己连自己的脚步都控制不住。

这些日子，郑文道总是在不知不觉间，走过那间日本料理店。

那同中西功接头的地方，现在本应回避。

这天深夜，郑文道又来到这里，漫无目的。也许，只是想远远地看看你？

想看，未必能看到。郑文道垂头丧气地转入小巷，独自徘徊。

小巷尽头，突然出现刺目的车灯！

郑文道转身就跑，刚刚跑到巷口，一辆吉普车戛然刹车堵住去路，车上跳下个日本军官！郑文道拔出腰间的匕首，对方扑过来压倒郑文道！

郑文道拼命厮打，只听得耳边说："自己人！有情报！"

动作骤然停止，郑文道这才辨清，来人是中西功，而中西功的胳膊，已经被自己刺伤。

中西功违反规定擅自联系上线，只因为情报万万火急！

茅山的共产党根据地，正好卡住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咽喉要地。金原同陈幕暗中沟通，达成秘密协议：日军即将与国民党军队会剿茅山新四军指挥部。

危在旦夕！

郑文道顾不得核实情报的真假，先报告组织再说。当然，也顾不得那切断中西功联系的禁令了……

这几天，中西功心情极好：我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前些日子，中共组织中断了同自己的联系，中西功并不埋怨。

就是放到自己身上，也要怀疑你个中西功。一个日本人，怎能心甘情愿地为敌国效力？一个日本间谍，怎能不计风险地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扭转成见，要靠行动。现在，我用高质量的情报贡献，证明自己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是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中西功认定，这世界，只有国际主义，才能朋友遍天下。中西

功决定，为中共提供所有能够搞到的军事情报，以实际行动支援国际和平事业。

这几天，郑文道也心情极好。

新四军拿到日军的作战计划，预先设伏，一举歼灭日军联队。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仗打得这么漂亮，全凭情报准确，新四军首长高度赞扬上海情报科！

这生死交关的重要情报，已经证实中西功的可靠，那暂时切断的与日本人小组的联系，也可以恢复了。

我又能工作了！我又能为抗战做出实际贡献了！郑文道十分高兴，高兴自己的秘密工作不比打仗贡献小，还高兴中西功是个值得交往的好同志。

还有个高兴，连郑文道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又能见到隆子了。

久别重逢，两人间格外亲近，隆子邀请郑文道，到崇明岛写生。崇明岛是长江中心的一块沙洲，人流稀少，林木繁茂，走到哪里都是一幅画卷。

两人并肩写生，隆子发现，郑文道写生不用炭笔用毛笔？抢过郑文道的毛笔，试用一下，画错了没法用橡皮擦掉。这毛笔画画最见功底，隆子十分钦佩郑文道，这人也像毛笔，每一划都正道。

郑文道却无心教授隆子画画，总感觉，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

这感觉，自然传递给隆子，隆子稍一留意，就判定有人监视，而且，那监视人正是塚下。

别看隆子不愿当特务，塚下那点特务伎俩，隆子都学过。跟踪，那种侦察手段应该用于大都市，你在这荒郊野外搞跟踪，只能暴露自己。

塚下其实也没有笨到那种地步，只是，现在顾不得那许多，不能让这个贱华人抢走我的女人！

茅山失利，日军内部判定为泄密。追查泄密，锁定汉奸。金原

指令塚下，排查所有接近皇军的中国人。

塚下是驻沪领事馆特高课的警察，专责反间谍。别的日本人，也许喜欢卑躬屈膝的汉奸，塚下却不。塚下的职责，天然警惕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你是反日分子还是汉奸。反日分子是抗战侦探必须抓，汉奸也许是双重间谍也得查。

接到金原的任务，塚下乐了：我有个现成的目标——郑文道。

塚下早就盯上那家伙，不是因为反间谍，而是因为反情敌——我追求的隆子小姐，你怎敢第三者插足？

塚下跟踪到崇明岛，打算抓到郑文道什么把柄，然后就硬说他是中共间谍……

偷窥，偷窥使忍者气愤填膺。塚下握紧拳头，全身的肌肉充满了张力，一举将其拿下！

可是，偷窥许久，没有抓到什么间谍勾当，却看到男女之事。

那隆子不顾羞耻，竟然靠在中国男人身上。那中国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放肆地搂着隆子！

塚下看不下去了，又不敢出头得罪隆子，只能放松拳头，掉头走开。

塚下一走，郑文道立即推开隆子。刚才的亲近，那是演戏给跟踪人看的。

隆子心里，甜甜的、酸酸的。甜在刚才的亲近，你虽然是演戏，却没有任何反感的表示，酸在后来的推开，你为何不肯假戏真做？

郑文道此刻，哪里顾到男女之情。塚下的跟踪，表明我已经被敌特关注，联络任务危险！下线中西功危险！

紧急动态，迫使薛有朋做出大胆举措——把郑文道公开！

既然日本特务已经发现你接触日本人，那么，你就公开为日本人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敌特怀疑，继续联络工作。

对于组织，这是周全的安排，对于郑文道，这是难堪的安排，这安排意味——郑文道的公开身份是汉奸。

要在过去，郑文道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个安排，哪怕是组织安排，我受不了那种耻辱！

可现在郑文道无法拒绝，你已经承认中西功是同志，你已经看到日本同志的情报作用，你已经爱上这份工作！

所以，郑文道就甘心情愿地当汉奸了。

只有一个保留——千万瞒着梅笛。

郑文道躲避梅笛，梅笛却在追踪郑文道。自从看到郑文道同隆子亲近，梅笛就暗下决心——查证，查证他的真实情感，查证他的政治态度。

可是，梅笛很难得到这种机会，两人生活于不同的圈子。梅笛的工作对象是美国人，郑文道却在巴结日本人。

这场捉迷藏的游戏，被塚下破坏了。塚下不依不饶地跟踪郑文道，逼得中西功采取行动。

这一日，大巴黎酒吧人头攒动。日本学者中西功提议，上海的各国学者在这里聚会，讨论下次太平洋研究会的议题。

美国学者麦尔，早早地来了，上次会议就发现中西功这个人才，这次聚会不能放过。中西功敬酒麦尔不喝，非要中西功说明，那《支那抗战力调查》写得极好，素材是哪里搞来的？

中西功笑了，引荐身后的华人青年："我的研究方式，重视本土人才。"

麦尔并不服气，麦尔的身边也有本土人才。

于是，在两个外国老板的引荐下，郑文道和梅笛会面了，重逢当作初识。

郑文道注意到，梅笛的眼神充满警惕。

梅笛注意到，郑文道的眼神全是回避。

还有一个人在观察所有的人，塚下。

中西功特意邀请塚下与会，说是掩护反间谍专家暗中侦察外国间谍。

塚下由此认定，那两个华人都是汉奸，女子是美国间谍。男子是日本间谍，美国间谍是对手，日本间谍是自己人。

这结论让塚下为难，这自己人又是情敌，怎么对付他？他背后还有中西功，上海情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得罪不起。

中西功在上海，确实是个人物，一身横跨两界。在民间，国策公司满铁的情报头子，在军方，总军司令部的特务头子。比起来，军方似乎更重视中西功，军队不缺武夫缺文人，中西功是个大文人，能写。

进攻茅山的部队归来，金原特地邀请中西功到军营，找前线士兵调查新四军的情况。

昔日那严整的军营，如今满目疮痍。护引擎炸烂的卡车，炮管扭曲的山炮，瘸着拐着的伤兵……

金原十分痛苦："这次清乡作战失利，新四军好像拿到了我们的情报？"

中西功赶紧转移目标："皇协军泄密？"

"他们中国人，向来是脚踩两只船。"金原也不相信那种部队，中国人把他们叫伪军呢！"所以，我这次作战计划瞒着汪精卫，只有我们日本军官知情。"

"日本人？"中西功若有所思，"日本人不会有卖国奴。"

"也许是国民党那边泄密了？"金原也认为，日本人不会帮中国搞情报，缺乏动机嘛。

两人来到部队营房，只见满屋躺着酩酊大醉的伤兵，歪七扭八。

部队纪律这样差，金原很不满意，但又不好批评。全世界所有军队都有一条不成文法：谁上战场谁就是大爷。战场上下来的伤

兵，见官大三级。

中西功却很自如，这些伤兵都是乡亲。

日军的编制，以乡里为基础，一个县的乡亲组成一个师团。这种编制方法，据说源自中国唐朝的府兵制，又由日本的幕府制度继承。虽然带有封建色彩，却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团体意识极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次突袭作战的十八联队，都是中西功老家神奈川的乡亲。伤兵们围住中西功，纷纷哭诉：“中西君，你可来了，我们这一仗上当了！”

中西功的眼睛，却在四处寻找。

众人顿时沉寂，良久，一个老兵沉痛地说：“你的表弟战死了。”

中西功大吃一惊，跌坐在地。母亲的妹妹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死了这家庭就毁了！

士兵们纷纷哭诉：“我们三重县的乡亲死伤太惨了！”

“新四军打了我们的埋伏……”

“准是有人泄密！”

“我们皇军出了内奸。”

“日本人怎么能有内奸呢？他有脸回家乡吗？”

“他不要脸，他是卖国奴！”

“卖国奴！”

“卖国奴！”

这是骂我啊！中西功面色煞白。

金原过来，安慰同伴。

中西功顿时警醒，自己的表情，很容易引起怀疑。

“乡亲们放心，我中西功不会放过那家伙！”

“卖国奴无耻！”

“他无耻……”

中西功骂得有气无力，别人骂的就是我，我也得自己骂自己。

金原满怀同情，搀扶着中西功，离开这伤心的地方。

“中西君，不要太伤心了，我们日本人，不会有卖国奴。”

“对对，我们日本人，不会有卖国奴……”

离开金原，中西功脚步踉跄。

“卖国奴！”“卖国奴！”“卖国奴！”

乡亲的骂声，总是在耳边回响，无休无止。

乡亲战死，家乡定是一片哭声，我的老父老母也在其中，也会哀哭，哭骂卖国奴。

我中西功为了国际和平而战，却战死了最亲近的人，成了亲人眼中的卖国奴？

心神恍惚的中西功，晃晃荡荡找到自家楼房，跌跌撞撞爬上楼梯，懵懵懂懂打开房门，进门就抓起酒瓶，连门都忘了锁……

郑文道急匆匆走向中西功的住宅。

中西功预先通知，今晚又有重要情报，茅山前线部队的情报。

自从郑文道身份公开，两人的接头不必偷偷摸摸，可以公开见面了。茅山大胜，郑文道兴致勃勃，脚下的步子也越来越快，刚刚转过街角，走不动了——

梅笛！

梅笛就在眼前，梅笛正在逗孩子，两个小孩抽打陀螺，他大姑娘一个不厌其烦，在旁边教人家玩儿。

郑文道悄悄过去，周边无人，这次也许可以交谈几句？

梅笛还在专心玩耍，那温柔慈爱的样儿，让人看也看不够。

“你们玩什么呢？”

郑文道有意发问，示意梅笛跟自己走，走开聊聊。

两个孩子眼睛一翻，鄙夷地看看郑文道：“打汉奸！”

“打汉奸？”郑文道被刺了一下，“打陀螺怎么是打汉奸呢？”

“打汉奸！就是打汉奸！”

两个孩子不管不顾，打得更狠，那劲头，仿佛打的不是陀螺而是郑文道。

梅笛，终于回头了，回头狠狠看了郑文道一眼。

这眼光足以杀人，杀掉一个无地自容的汉奸。

郑文道窘在当地，不敢应对。

梅笛转身就走，轻轻丢下一句：“卖国贼！”

郑文道懵了：你真的当我是汉奸？你真的当我是卖国贼？

梅笛的鞋跟，响亮地敲击着地面，仿佛在喊：“打汉奸！”“打汉奸！”

郑文道的步伐慢了，郑文道的步子小了，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中西功的住宅。

我怎么不是汉奸？我正在走向日本特务的住宅。

我当然不是汉奸！那日本特务其实是我们的同志。

爱人啊爱人，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卖国贼……

终于走到中西功的楼下。

抬头看看，整幢楼房灯火通明，只有中西功的窗户黑着。

悄悄摸上二楼，轻轻叩击暗号……

门没有开。

再次敲击，轻轻敲击，生怕惊动邻居。

门还是没开。

郑文道把耳朵贴上门板倾听，屋内没有声音。

中西功不在家？

不会，中西功办事极端认真，从不爽约。

郑文道轻轻扭动门把，门没锁……有情况？

不锁门，这在中西功是从未有过的情况。郑文道拔出匕首，掩身进入……

幽冥的灯影中，中西功瘫坐地板，手里握着酒瓶。

你怎么醉了？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中西功从不酗酒，酒醉失言，那会泄露秘密。可是今晚，中西功显然是醉了。

你醉于何事？

如果是庆贺新四军打胜仗，你会高兴地等着我来一起喝。眼前这状态，显然不是。喜事添量，愁酒醉人，你现在轻易醉倒，莫非有愁事？

你有何愁？你刚刚立下战功。要愁应该是我愁，我愁我的爱人误解。

这时，中西功缓缓睁开眼睛，认出了来人。

郑文道兴奋地鼓劲："这一仗打得漂亮，新四军首长奖励我们上海情报组!"

中西功却生气了："我帮了你，你却杀了我的亲人!"

原来如此，你还是心疼你的国人啊。郑文道想起那次刺杀事件，我去救刺客，你却救被刺的日本军官。你的亲人？是你的亲人先杀我的亲人啊。

酒醉人不醉，中西功看出郑文道的反对，喃喃自语："你高兴吧？你应该高兴。在中国人眼中，这一仗打得正义，打得高兴!"

郑文道赶紧说："你也应该高兴。"

"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啊!"中西功抓紧郑文道，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你说，你说，你说我是卖国奴吗?"

原来如此，原来你有心理负担。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你，帮了别人，害了乡亲，你够义气，也够难受。

我必须替你解开这个扣，否则你就无法继续工作。我必须替你洗雪骂名，否则你就无法自信地生存。

可是，怎么替你解开这个扣呢？你虽然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可在日本人眼中，你确实是个卖国奴。

“我，我郑文道参加你的组织，在我们中国人眼中，也是卖国贼啊!”

中西功注意地听着。

“中文的卖国贼，日文的卖国奴，一样的。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一样!”中西功火山爆发，“我们不一样！你这个卖国贼是假的，你假装汉奸拿到了抗日情报。我这个卖国奴是真的，我提供情报伤害了我的祖国!”

郑文道也怒了：“你伤害的不是你的祖国，是那些战争狂人，你才是真的爱国!”

谁是真的爱国?

中西功何尝不懂这个道理。

日本统治集团把侵略别国作为爱国，人民群众把反对侵略作为爱国。共产党人闹革命，从来都把统治集团和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可是，中西功没有想到，自己的秘密反抗活动，还没有伤及上层统治集团，先害死了自己的人民乡亲。

“我当然是为了我的祖国好，可我的乡亲理解我吗？我的妈妈相信我吗?”

苦思不解的中西功，精疲力竭，昏昏睡去。

郑文道心如刀绞。

人们都说隐蔽战线工作危险，岂不知，最难的不是舍生忘死，而是忍辱负重。

舍弃生命只在一念之间，忍受骂名，却是心理煎熬，无期徒刑。

卖国奴!

中西功必须背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前行，你能坚持下去吗?

汉奸!

我郑文道也背着骂名，何时能够解脱?

轻轻把中西功手中的酒瓶拿过来，郑文道仰头就灌！

好兄弟，你是日奸，我是汉奸，我们两个都是卖国奴。

你，你是卖国奴，我，我是狗汉奸，我们两个都是大坏蛋，我们是一丘之貉！

半瓶烈酒咕咚咚灌下，火辣辣地，从喉咙直冲心口，心口堵上块大石头。

郑文道满地乱爬，又找到一瓶。

先给中西功灌上一口，再给自己灌下一口。

今天晚上，我不是秘密情报员，今天晚上，你不是日本特务，今天晚上，我们是难兄难弟。

中西功躺倒在地，郑文道躺倒在中西功身边：

“今夜与君共醉……”

第十一章

“住机关”

——隐蔽生存的家庭掩护

特务的鼻子比狗还灵，狗只能闻出化学气味，特务却能嗅出政治倾向。最恐怖的特务要算阴性分子，她不必开动思维，仅凭感觉器官就能识破间谍。

韩霜，就是这样的天才。

上海滩高手云集，明争暗斗，相互间却保持着专业上的尊重，谁也不敢幻想把对手拉过来当双重。就连狂妄的金原也只能对小特务韩霜下手，拿站长陈幕还没得办法。只有韩霜，只有嗅觉灵敏的韩霜，胆敢突击中西功！

突击？

这是国民党特工圈子的专业术语。密捕对方成员，通过短时间的威胁利诱，将其发展为双重间谍，及时释放，继续在对方卧底。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惯于采用突击手段对付共产党，而且颇有斩获。

可是，这种手段，却从未用到日本人身上。中共处于弱势，你可以用生命威胁，用金钱利诱，他小党员不就范也难。日本却处于优势，你凭什么突击他？他还要突击你呢！

那中西功不是一般特务，而是以忠诚著称的日本特务，不是一般的日本特务，而是久经考验的日本高级特务。韩霜要突击中西功，似乎是天方夜谭。

即便如此，韩霜还是看好中西功，决心把他拉过来为军统服务。起因十分简单，塚下委托韩霜调查郑文道，看看那个汉奸是否从中西功那里盗取茅山情报。韩霜调查郑文道，又看到，郑文道和中西功的关系非同一般。别人会说关系好不奇怪，那是特务主子与汉奸奴仆。可韩霜感觉，那中西功对郑文道太好了，好到不正常。

尽管中西功声称郑文道是情报助手，但韩霜不信。在女人心中。没有私人情感的社会关系都不存在。怎么解释那两人的特殊关系？只有一条：他同情我华人。淞沪事变时，他就救过我。既然他同情华人，他就应帮助我中国抗战。这，就是我突击他的理由。

如果他不接收，那就只能从性的方面解释了。他救我个女人却不求报答，难道他偏好男色？

同性恋？陈幕站长哑然失笑，只有不讲逻辑思维的女特务，才能想出这么古怪的念头。在间谍战中引入同性恋概念？太可笑了。

转念一想，这不失为一种敲诈手段。你若不从，我就诬你！

检验那人是否同性恋，又有个简单的途径：看他是否喜好女色。你送上门去，看他要不要？

送色上门？站长的突击方案，连韩霜都觉得匪夷所思……

中西功苦不堪言。

为中共提供情报，被同胞斥为卖国奴。

国民党特务又来纠缠，你不卖都不行。

特别是那个女人难缠，她把色情和政治搅在一起。

中西功当然是个正常的男人，中西功当然喜欢女人，可是，绝不让女人参与秘密！

欧美大谍，总是一手偷情报，一手偷美女，可亚洲不同。在中

国古代的谍战故事中，美女从来是祸水。吴王夫差中了西施的美人计，丢了江山丢性命。

为此，喜好中华文化的中西功，择偶并未选择华人女性，而是特意找个日本女子。不过，妻子方子也是在中国长大，两人颇有共同语言。

中西功在上海任职，夫妻两地分居，这就给韩霜留下无穷的机会，中西功拒绝同她交往，反而要找个理由。

同她交往？她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为中国还是日本服务，同她交往你只会暴露中共秘密组织，干扰反战工作。

这处境真个是匪夷所思，一个穷凶极恶的日本高级特务，竟然被女人逼得难以在占领区立足？

别人看中西功风风光光，郑文道却知道中西功有苦难诉。作为他的同志，作为他的上线，我有责任为他解除困扰。

怎么解除？

毫无办法，不但郑文道没办法，就连老练的薛有朋也挠头。

郑文道烦了："我除掉她！"

"怎么除？"薛有朋显然带有讽意。

郑文道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我不杀掉她，她就会陷害我！"

薛有朋拿过匕首，掂量着："杀人，不一定用刀。即使一定要用，也不一定用我的刀。"

郑文道恍然大悟，老薛这是提醒我，不能感情用事，要用计策。

"还有一个难题。"郑文道急切地求助，"那卖国奴怎么办？"

"怎么办？"薛有朋也找不到对策，"你说怎么办？你让他不提供情报了？那个侵略成性的国，他爱也爱不了，卖就卖了吧。"

"可他感情上过不去！"郑文道冲动地指着领导的鼻子，"你，你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给他解除负担！"

望着态度不恭的部下，薛有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感到欣慰。

你对中西功的态度变了！刚刚交你联络任务的时候，你还怀疑人家是骗子。现在好了，从对手到利用，从同志到朋友，你对他有感情了。

感情？薛有朋又有些疑惑。

秘密工作忌讳感情冲动，必须时刻保持理智。可是，秘密工作就能不顾感情因素吗？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也是人，人是感情动物啊。

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办法，既理智。又感情，让中西功心安理得。可是，那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哪里有？

作为一个双重间谍，你注定要经受双重困扰，你只能以理智战胜感情啊……

韩霜没那些烦人的心理困扰。都做双重，别人有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韩霜没有。

陈幕授课时总是说，男人有脑无心，女人有心无脑，韩霜却问：脑在哪里？心在哪里？你拿出来我看看？陈幕当然拿不出来，韩霜就说：什么心啊脑的太复杂，不如一句老话：率性而为！

领导无言以对，同事却哄堂大笑。

性？你韩霜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性就性！韩霜才不害羞，性是我女特工的独特优势。

这不，那中西功推三阻四，最终还不是接受了我的邀请！而且，邀请是我，掏钱是他。天下男人都好色，日本男人更是极其好色。别看他是个什么高级特务，姑奶奶的魅力所向无敌！

俄华大饭店，门楣比同文书院还高。

韩霜仰头挺胸走进大门，才不管那门楣浮雕有没有什么白马王子。有趣，日本人尽管恨透了俄国人，吃饭却要来俄国餐厅，人家这里高档。

这就是待价而沽吧？情报交易讲究待价而沽，男女交往也要待

价而沽，他请我到最贵的餐厅吃饭，这价码给的够高。

韩霜满怀得意跨进餐厅，进门就傻了——满屋子人！主人中西功，贵宾洞井、金原、塚下，还有女生隆子，你五个日本人一起对付我？

这次聚餐，正是中西功的精心策划。

间谍战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礼貌谦让，可请客吃饭也是间谍作战，礼貌谦让中麻痹对手相机进取。

聚餐的都是同文人，同文人亲切相会，相互间没有隔阂，从语言到心理都接近。韩霜却没有忘记突击任务，为中西功送上一片鱼生，似乎无意地问："中西君，你喜欢吃日本菜还是喜欢吃中国菜？"

"中国有句俗语，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中西功的回答，让韩霜的试探无的放矢。

"入乡随俗嘛。"洞井向来主张，同文学生应该学会吃中国菜。

"韩小姐不一样！"中西功给韩霜夹了卷寿司，"听说你喜欢日本菜？"

旁观的塚下，登时想起这韩霜是军统的人，她也是茅山计划的参与者，泄密嫌疑人！

塚下意味深长地说："中西君，你要小心，她喜欢日本菜，却不一定喜欢日本人。"

韩霜白了塚下一眼："我白和你当同学了。"

"韩霜小姐可不是外人！"金原相助自己的双重，"她和我们的关系，那是无话不谈！"

"中西君就拿我当外人！"韩霜撒娇，"他只喜欢隆子，不喜欢我。"

"胡说啊你！"隆子捶打韩霜。

"他不喜欢你，那还有我们啊！"老洞井色迷迷的。

"老师早就忘了我了。"

隆子温和地笑着："我们都是洞井老师的学生。"

中西功起立："洞井先生，祝贺您桃李满上海。"

"桃李满中华！"

全座起立碰杯，洞井故意说："中西功是我最好的男学生，韩霜是我最好的女学生。"

"最好？"隆子装作吃醋。

老练的洞井，早已觉察这场宴会话中有话，几个学生竟然在老师眼前勾心斗角。

洞井和韩霜碰杯："中西君不但最好，而且最可靠。我看着他成长，就像我的孩子。"

韩霜顿时疑惑，你看出我要突击中西功了？

洞井又和塚下碰杯："韩霜小姐是我最好的华人学生……"

塚下赶紧说："而且最可靠。您看着她成长，就像您的孩子。"

学生说出了老师心中的话，大家哈哈大笑。

话中之话，被美酒稀释了。洞井是上海滩资格最老的特工，他的判断应该不会错，他亲手调教的间谍，应该不会背叛。所以，韩霜不必打中西功的主意，塚下也不必怀疑韩霜泄密。

一个色迷迷的老头，两个媚颜悦色的女生。三人缠着喝酒。

金原悄悄凑近中西功；"你别怕她，她是我的人。"

中西功思忖着："我怎么记得她是军统的？"

"她是双重。"

"双重？我最怕双重。"

中西功说着，看了塚下一眼。

塚下在旁一言不发，却始终是犬视眈眈，猎犬的眼中只有猎物，没有男女，请客吃饭也要寻找泄密嫌疑犯！

听到中西功和金原的对话，塚下恍然大悟，那韩霜是双重间谍！也许，中西功只是在无意中向韩霜泄露了秘密，而韩霜又报告了军统上级？军统同中共有情报交换关系，一定是陈幕把茅山情报交给了中共！

怀疑，反间谍工作的职能就是怀疑。可是，你不该怀疑日本人，卖国不会给日本特工带来任何好处，却只能带来不堪忍受的耻辱。依照这个逻辑，中西功不可能是卖国奴，

那么韩霜呢？韩霜不是日本人，出卖日本情报也不算卖国，而且，在中国人眼中还是个爱国志士。

塚下亲热地缠住韩霜，色迷迷地非要喝个交杯。

韩霜当然乐得交往这个日本特务，一双美目热辣辣放电。

两人交杯，塚下贴着女人的脸，却偷偷望向中西功。

"中西君，这女人我吃下了！"

中西功举杯相谢，心里却在感谢郑文道的好主意，孙子兵法有个借刀杀人之计啊……

喝罢伏特加，再喝绍兴黄酒。中西功宴罢韩霜，回到家中，又自斟自饮。

解除军统女特务的纠缠，并不很难，说到底只是外部干扰。如何解决那"卖国奴"困扰，却是职业悖论，无解之题。一个间谍，注定要忍辱负重；一个双重间谍，注定要受到双重困扰；一个跨国间谍，注定要背叛祖国；这是宿命，间谍的宿命。

如何解除困扰？只能依靠自己，自己的心理负担，还要自己放下，不能依靠任何外人。

"以后我不给你们提供情报了，因为我不想当卖国奴。"你能对中共组织那么说吗？你那个侵略成性的祖国，难道不该反对吗？

你只能表态："我今后继续提供情报！"那"卖国奴"的骂名，只能由自己承担，担不起也要担！

大杯黄酒，中西功一饮而尽。

情报工作的要害在于消除误判，消除误判的前提是忘我，摒弃个人利害乃至情感困扰。为了国际和平，为了可爱的中国，也为了我的祖国，我只能继续当个卖国奴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门被敲响了，这是郑文道的暗号。

没到联络时间，又有急事？

中西功赶紧开门，担忧地望着同志。

郑文道却是满脸含笑，关上门，欣喜地说：“好消息！”

好消息？中西功给郑文道呈上大杯：“好消息我不着急听，我怕的是坏消息。”

郑文道哪里顾得喝酒，急切地说：“延安来电报了，日本人小组今后只搞战略情报！”

“日本人小组只搞战略情报？”中西功喃喃地重复，细细地琢磨。

“你怎么反应这么慢啊！”郑文道迫不及待，“这就是说，你今后不必提供战术情报。”

“不必提供战术情报？”中西功还是不解。

“延安说了，今后哪次战斗日军配备几挺机枪，不要中西功报。中西功只搞军政战略情报。”

“不要我搞战术情报？”中西功不敢相信。

“这你就不用当卖国奴了啊你！”郑文道兴奋地解释，“你不搞战术情报，你就不会直接作用于具体战斗，你就不会伤害你的乡亲，你就卸掉了心理负担啊你！”

中西功沉默着，沉默地泯了口黄酒。

“你怎么不乐啊你？”郑文道激动地摇着中西功的双肩。从薛有朋那里听到这个喜讯，郑文道等不到第二天，连夜赶来通报。

中西功还是不乐，非但不乐，而且面容严肃，异常严肃。

郑文道也严肃下来，难道，难道这安排还有什么不妥？

“中国式智慧！”中西功深思熟虑，只说了一句。

延安，中共中央，中央这安排太妙了。一方面，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又是对我的知人善任。

作为一个潜伏日特高层的情报员，我可以拿到华人同事拿不到的核心机密，这是我的独特优势。当然，我也能拿到许多战术情报，那对我并不困难，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可是，情报渠道也是资源，是资源就有用尽的时候。一个间谍，不管你潜藏多深，只要你窃密传密，你就制造着暴露的机会，你活动得越多暴露机会就越多。所以，好钢应该用到刀刃上。

中央的新部署，就是把我放到刀刃上，这就是拿我当好钢啊！

这是高明的秘密工作方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大党。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我高兴。

郑文道欣慰地看到，中西功终于乐了。

中西功笑着，向郑文道伸手，郑文道不知他要些什么。

中西功伸手，从郑文道腰间抽出了匕首，“锃——”

刀刃被弹响了，那响声，比乐器还好听。

中西功入神地弹着，听着，突然出手——“当！”那匕首稳稳地插上门板，正中靶心。

郑文道诧异，原来你也有这手功夫。

中西功轻松笑着，拔下匕首，还给郑文道。

“请转告组织，我做刀刃。”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每个青年的人生志向，哪个好钢愿意用在刀背上呢？可是，好钢未必就能用在刀刃上，所以才有怀才不遇。对于一个间谍，这道理也是一样的，所谓高级间谍，那就是谍战的刀锋。

中西功当然是个好钢，那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共识。可是，中西功却不好对中共组织讲价钱，联络员叫我搞战术情报，我就搞战术情报，我日本欠了中国的人情债。现在，中共组织珍惜我是个好钢，我这个刀刃怎能不锋锐？

搞战略情报，要有战略部署，所谓放长线钓大鱼。做战略部

署，首先要从我做起，把自己打造成战略间谍。一个战略间谍，必须善于伪装，还要精于升迁，设法接近战略决策层。

中西功的伪装，从家庭做起。中西功把妻子中西方子从国内接来上海，妻子还带上小妹会子，一家三口，在中国过上家庭生活。

有个家庭很重要。身边不带家眷，同事和上司都认为你没打算在前线长期奋战，谁还提拔你进高层？身边有了家庭，也就有了客人，秘密联络就可以常态化，不会引起怀疑。

自从中西功有了家，韩霜不再上门纠缠，郑文道却经常登门做客，传送情报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日文。

大白天，郑文道提着点心匣子，招招摇摇，公开探望日本上司。

尽管这是公开拜访，走到楼前，郑文道还是抬头观望一下，看看事先约定的警报信号。窗帘，微微开了一条缝，这表明安全。

郑文道轻快地上楼，走到门口，刚要敲门，门就自动开了，一个小姑娘上来，递上拖鞋，侍候客人脱鞋。

郑文道不禁感慨，日本女子懂礼貌，看来是从小做起。

“撒以欧那拉!”

郑文道用日语致谢，自己动手脱鞋。自从来了女主人，这屋内实行日本习惯，榻榻米，和服。

中西功的夫人中西方子已经摆好了餐桌。中西功邀请郑文道入座，郑文道又寻找小姑娘，中西功介绍：那是我夫人的小妹。

会子来了，中西功故意问：“会子，你看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日本人。”小会子毫不犹豫，“他说日本话。”

中西功笑了：“这说明你已经不被日本家庭当外人了。”

郑文道笑了：“我的打人也成功了?”

这时，隆子端着菜肴进屋，郑文道连忙起身。隆子放下盘子，向郑文道深深鞠躬，郑文道慌忙还礼，两人的脑袋碰在一起，惹得小会子哈哈大笑。

隆子恭敬地说："我来向郑老师学习中国书法。"

郑文道慌忙说："我来向隆子老师学习日语。"

两人越解释小会子越糊涂，两只小手指着两人："你是她的老师？她是你的老师？"

小孩子绕不清楚，又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郑文道指着中西功："我是学生，他是老师。"

中西功就说："互为师生，互为师生，我从东京到上海来，就是找老师。"

小会子急了："上海好，上海好，我也要找上海老师！"

方子笑道："那你就拜师吧，郑老师就是上海人。"

小会子立即向郑文道鞠躬，深深鞠躬，那深度超过九十度，小脸贴到膝盖。小孩子韧带好，小会子尊敬老师呢。

沉浸在温和的气氛之中，郑文道心都化了，这是多好的家庭……

进入中西功家庭的情况，郑文道也向薛有朋汇报了。对于秘密工作，一切细节都必须注意。薛有朋充分肯定中西功的家庭设置，这有利于安全潜伏。

中共从创党之日起就从事地下活动，但早期的做法相当幼稚。国民党特工总结经验：一间阁楼，一张单人床，一个洗脸盆，抓起来再说！这是因为，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者，不带家眷，生活清苦，只能单身活动。特务发现这个规律，以查户口为名上门检查，很容易就抓到秘密党员。

后来，大家学得聪明些了。每个潜伏的党员都要组建"家庭"。有的算"夫妻"，有的算"亲戚"，本不相识的同志住在一个屋檐下，圈内称为"住机关"。

"住机关"？

郑文道觉得这个代称好笑，那中西功算不算"住机关"呢？

中西功的家庭不算“住机关”。“住机关”是假夫妻假家庭，而中西功的家庭是真的。这种掩护，更有效更安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政治领导走向成熟，秘密工作也有创造。周恩来提出“社会化”、“职业化”，地下党员都有职业掩护、家庭掩护，融入社会生活的海洋，敌特很难发现。

中西功有个家庭很好，既能掩护他，也能掩护你。你应该更多地进入他的家庭，不仅从事联络，而且向他学习，同时又帮助他。

中西功也打算，让郑文道更多地进入自己的家庭。这不止是情报工作的需要，也是中西功私人的愿望——

我有了中国朋友!

能够进入我的家庭，说明中国同志已经不拿我当外人。

“比中国人更中国。”

这是东亚同文书院对所有日籍学生的校训。混同华人，你才能拿到有关中国的隐秘情报。

“让别人不拿我当外人。”

这是尾崎秀实的自我要求。消除隔阂，你才能成为一个国际和平战士。

“让中共同志把我当作自己人。”

这是中西功对自己的要求，华人认同，才能证明你不同于那些“日本鬼子”。

中西功坚信组织，共产党主张国际主义，不会因为国籍而歧视任何同志，哪怕你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放到个人身上就难了，组织相信不等于个人接受。组织上一般都能保持理智，个人却难以超脱情感，这郑文道对我的态度，开始就相当抵触。

现在，郑文道对我也不见外了，这说明我中西功不但受到中共组织的信任，而且得到中国人的接纳。

东亚同文书院多年追求的目标，哪个毕业生做到了？只有我!

中西功热诚邀请郑文道：我欢迎你，我家的两个女士也欢迎你！不，还有隆子，三位女士都欢迎你！

组织鼓励，家庭欢迎，郑文道自己也乐在其中。经常登门拜访，不知不觉间，从客人变成了朋友。

中西功一切如常，三位女士却越来越热情，弄得郑文道经常大红脸。

这天刚进门，方子就指着郑文道问小会子："你看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小会子毫不犹豫，"他会写中国字。"

大人们互相使眼色，她早前还说郑文道是日本人呢。

隆子试探："你喜欢中国人还是喜欢日本人？"

"中国人！"小女孩还是毫不犹豫。

"为什么？"

"中国男人对女人好，日本男人欺负女人。"

三个女人哄堂大笑，都指着中西功嘲笑，你不如他！

隆子又问："你将来嫁中国男人还是嫁日本男人？"

"我不嫁中国男人也不嫁日本男人。"

大人们诧异了："那你嫁给谁？"

"我嫁给他！"小会子直指郑文道。

大人们拍掌大笑，小会子就生气了。

郑文道赶紧说："会子，你还小呢。"

小会子十分认真："我会长大的。"

隆子笑道："我比你大，你先把他让给我吧？"

小会子咬着手指琢磨，还不肯那么大方。

隆子侧脸，偷偷看看郑文道。

这一眼，直看得郑文道心惊肉跳……

一连两周，郑文道没有去中西功家，不敢面对隆子的目光。但是，中西功邀约了，郑文道不得不来，来也提心吊胆。

对于郑文道同隆子的往来，组织上不但支持，而且鼓励。那个日本女子出身贵族，有很好的掩护身份。那个隆子不涉足政治，可以作为联络中西功的中介过渡。只是，组织上从未提起，那种关系能否发展到跨国婚姻。

隆子的暗示，郑文道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老薛也许会说：好啊，你就同她结婚，那是最好的掩护！我要是说不爱她，老薛又会说：你就当是“住机关”嘛。

我怎么应对？我能说我还有个梅笛？那是个人问题，不能同组织上讲价钱。

郑文道提心吊胆地推开房门，却发现迎接自己的只有中西功一个，三个女人都不在家。

郑文道顿时松弛下来，两个男人会面，轻松多了。

“你最近来的少了，有什么不便吗？”

“你的家真好。”

“有家好啊，你也该成家了。”

“我不成家，不打败……”郑文道咽下半截话，本来打算说，不打败日本鬼子不成家。

“成家也是工作需要。”中西功并不在意郑文道的吞吞吐吐，亲切地说，“住机关嘛。”

你也知道住机关？郑文道不禁诧异，这日本同志对我党相当了解呢。

“隆子是个好姑娘。”中西功的感慨，似乎漫无目的。

郑文道敏感了：“我，我有……”

望着尴尬的郑文道，中西功笑了：“你要常来我家啊，小会子想你了，叔叔怎么还不来？”

叔叔？

一股暖流冲击郑文道的心田，好久没有听到这种亲密的称呼了！远离家庭，远离恋人，整天都是先生先生的，听着都见外。

“我来，我常来，我愿意来。”

中西功拿出个大信封：“女人不在家，这个东西请你交给组织。”

郑文道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钞票，不是一般的钞票，而是军票。日军印制的军用票据，现在已经成了上海的通用货币，这叠军票价值不菲，起码是中西功家庭半年的生活费用。

郑文道把军票装进信封，还给中西功。

“组织上说了，日本人小组需要情报经费，由组织提供。”

中西功又把信封推回来：“我知道，组织上经费很紧张。这是日军给我的特务经费，我用他交党费。”

特务经费作党费？

郑文道乐了，这想法太有趣。日本特务机关要是知道这种经费用途，还不气死！

可是，郑文道还是把信封退给中西功：“你不是中共党员，不必交党费。”

中西功脸色登时变了：“我们不是同志吗？”

郑文道有些怕了：“是，你是同志，天下国际战士都是同志。”

中西功把党费重重地放在郑文道手中，动情地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兄弟？

全世界革命着都是兄弟，国际和平战士都是兄弟。

郑文道的眼眶湿润了，这日本同志，就是我的兄弟啊……

这时，门响了，叽叽喳喳的话音，三个女人回来了。

郑文道登时紧张起来：怎么面对隆子？

“兄弟！”中西功拍拍郑文道的肩膀。

兄弟？郑文道恍然大悟，既然我是中西功的兄弟，那么，我和

隆子就可以是兄妹。

“小妹妹!”

郑文道亲切地举起会子。

“小哥哥!”

会子亲切地抱着郑文道。

隆子不干了:“他是我的大哥哥!”

郑文道不敢搭话，慌忙转开眼睛，又看见中西功正探寻地看着自己……

第十二章

“远东慕尼黑”

——秘密情报的曝光运用

暗夜，暗影，暗色的楼房。

郑文道鬼鬼祟祟，溜回自己的居所。

一开门，却是满屋明亮，一双纤手递来拖鞋，还殷勤地为自己脱鞋……

骤然惊醒，原来是个梦。

向来少梦的郑文道，近来经常做梦，而且总是这个梦。这梦有什么含义？郑文道有些担忧，却又不去找算卦先生，那是迷信。郑文道也学过心理学，自己可以试着解梦。

惊恐中行走？回家温馨一片？

那梦境，其实是现实生活在潜意识中的反映：白天从事秘密工作，晚上到中西功家里串门，潜意识向往家庭生活呢。

家庭生活？

少小离家求学，青年从军打仗，实在没有多少家庭生活的记忆。近来。频频到中西功家中做客，很喜欢那个家庭气氛呢。那里有宽厚的大哥，那里有和蔼的大嫂，那里有可爱的小妹，那里还有……

她？

终于找到答案，那个屡次出现于自己梦境的女人。

每次进门时分，都有一双纤手替自己脱鞋。起初，以为那是小会子，没有在意。可是，那梦中身影却越来越清晰，像个家庭主妇。现在明白了，那是隆子。

不!

郑文道骤然警醒，我的家庭主妇只能是梅笛，不能是别人啊。

梦境再次出现，那女人的背影却更加清晰，清晰的和服背包——日本女子?

日本女子，只能是隆子，不可能是梅笛。

这个梦不能继续下去！这样下去，隆子的身影越来越浓，梅笛的印象就会越来越淡。

可是，那梦境还是继续出现。郑文道在梦中追寻。追寻梅笛，梅笛的影像却越来越模糊……

危险!

郑文道提醒自己，家庭生活，对于革命者不是幸福而是负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可是，那梦境还是出现，那中西功的家还得去，只要你进入那个家庭，你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家庭生活之梦……

突然一天，郑文道不再做梦——

皖南事变!

1941年，注定成为世界情报史的转折年头。刚刚度过元旦，中国皖南就爆发枪声，国民党调动大军，围歼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同室操戈，共产党再次挨了闷棍。

1927年的“四·一二”，共产党还沉浸在国共合作的欢欣中，国民党突然下手，在全国清党屠杀。就是那个闷棍打醒了共产党人，周恩来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创建中央特科，开始搞情报。一手举起枪杆子，一手握紧刀把子，你才能在中国生存。

十年内战之后，国共再次合作。吃过大亏的共产党人，变得聪明起来。毛泽东经常提醒党内同志，合作中不要忘记斗争，要准备出现空前困难的时期。1940年10月，重庆的周恩来致电延安，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欧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可是，尽管共产党人保持警惕，皖南事变还是遭遇重创——你没有拿到对手的作战情报！

第二个闷棍，再次提醒中共，必须极度重视情报工作。延安向各情报系统发急电，要情报，不但要国内情报，还要国际情报！

国际情报？

在中国，能够搞到国际情报的国际大都市，只有上海。

上海滩的酒楼茶馆卖的不是酒水，而是国际情报。美国间谍麦尔在酒吧摆起流水席，一坐就是一天，谁来请谁。中共秘密党员梅笛坐在席间，总是不可或缺的翻译。国民党特务韩霜也是常客，蹭饭也是搞情报。一俊男二靓女引得八方来客，来客川流不息，谁都想从对方腰包掏钱。

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建立军事同盟，他们下步要打谁？

德军纵横欧洲所向无敌，英国本土遭到轰炸，英国间谍最担心那德国跨海西进打英国，苏联间谍最担心德国东进打苏联。欧洲大国吃不住劲，纷纷在亚洲退让，苏联把中国东北的铁路低价转让日本，英国主动撤出上海驻军，英美苏都在和日本秘密接洽。

各方间谍各有各的关注点，但是，对于远东趋势，却有一个共同判断——慕尼黑。

慕尼黑，那个捷克小城，因签订“慕尼黑协定”而臭名远扬。德国侵略捷克，欧洲各国本应联手制止，可英法两大国不肯涉险，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署协定，把捷克领土让给德国，以图绥靖战事。没想到，德国从此摸到英法底牌，反而放手扩大战火，占了法国又图英国。从此，这慕尼黑，就成为姑息纵容侵略者的代名词。

西方有个慕尼黑，这边就是“远东慕尼黑”。

酒吧情报，只是表面信息，就把梅笛与韩霜听得心惊肉跳。这远东慕尼黑若是真的实现，那中国抗战不就被孤立了？

韩霜向上司汇报，陈幕十分紧张。中日大战打了十年，国民政府丢了首都还不肯对日宣战，就是担心这国际孤立，中国一家打不过日本啊。远东慕尼黑？这国际情报我们怎么搞？英美苏都在对日密谈，我们的特工应该打入那三国，可又谈何容易？

三对一密谈？韩霜脱口而出：我们就去搞那个一，搞了一就不用搞三。

陈幕不得不承认，这女人思路虽然简单，却也有效。只是，对一比对三更难，日本的官方机构最难渗透啊！

这对日谍报，只能依靠韩霜的美人计了……

梅笛向领导汇报，薛有朋深深忧虑。上海小组的多条情报渠道，都证实了远东慕尼黑阴谋。欧美大国重欧轻亚，为了在欧洲集中兵力抵抗德国。宁愿把亚洲让给日本。

经常和外国人交往的梅笛，有个感觉，上海滩的人际关系变了。过去各国人士都讨厌日本，现在日本人吃香了，欧美人士都热衷交往日本官员，对我中国人反而待搭不理的。

薛有朋认为，这个感觉很重要。现在不是日本在争取英美苏，而是英美苏纷纷巴结日本，我中国成了他们的交易筹码！

我们中国危急了？梅笛难过的眼泪盈眶，难道又要来个八国联军？

现在的中国不是清朝了！薛有朋鼓励梅笛，我们党中央会有办法打破这远东慕尼黑。令人担忧的却是重庆，国民党会采取什么对策呢？

国际情报加国内情报，上海小组的任务太重了……

韩霜正在发愁如何渗入日本机关，却意外地接到中西功的

邀请。

满桌的日本菜肴，韩霜并不在意，在意的是中西功的态度。上次我想诱惑你，你搞了个公众场合，这次你却约成两人世界，莫非你想诱惑我？

对啊，他选择的地点就是表征。这家料理店是地道的日本风格，不但菜肴地道，房间也地道，满地榻榻米，能坐也能躺，上床方便啊……

韩霜正在琢磨，外面传来杂乱的谈话声，这日式房间的拉门太薄，不隔音。中西功听得烦躁，表示要出去干涉一下。韩霜却说不必，让他们闹好了。

眼前就是色迷迷的男人，韩霜却毫不动心，此刻的心思全在隔壁的谈话——情报！

在熟练的日语交谈中，有个磕磕巴巴的声音，说话人显然不是日本人。

谈到紧要处，那人找不到日语词汇，竟然说出了汉语，西南官话。

韩霜急匆匆走出日租界，赶回去向站长汇报重要情报：我中国的地方军阀正在勾结日本！

拿到重要情报的韩霜，早已忘了刚才同什么男人干了什么，更想不到探寻那人邀请自己的动机……

中西功当然有动机，那动机不是男女关系，而是情报交换。

超常的对华情报能力，使中西功得到日本驻沪机关的高度重视，诸多秘密行动，都事先咨询中西功的意见。别人只知英美大国正同日本密谈，中西功却得知国民党地方派系也在勾连日本。近期，驻沪领事馆和驻华派遣军都接待了一些密使。作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高级顾问，中西功当然得表态：这对日本帝国十分有利，汉奸越多越好。可是，作为一个国际和平战士，中西功却深深忧虑。远东慕尼黑固然有国际背景，但背景产生作用，还得通过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如果中国有人同日本秘密媾和投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

这次，中西功预先探知，国民党西南军阀派出代表，来上海秘密接洽日军。这种背叛行为，不是应该向重庆通报吗？

想到这些，中西功不顾情色困扰，给韩霜设计了一个局，让她耳闻目睹。传递情报也要有所技巧，中西功不能向军统暴露自己的反战态度啊。

中西功直接联系的秘密组织，只能是中共上海情报小组。只是，这种联系有所不便，塚下那些特务警察，整日整夜盯着租界里面的中国人。进入1941年，中西功这里的情报量越来越大，这些情报不只需要传送，更需要分析。

情报，不能等同于信息，原始状态的信息扑朔迷离，从这些模糊信息中准确判断未来动向，那才是情报。

中西功近期得到的国际情报，大多处于信息状态，需要中西功进行分析，也需要中西功与情报高手共同分析。可这共同就难了，别说会见薛有朋了，就是同郑文道见面也要躲躲闪闪，在家中会面还要回避家属。

这时，金原帮忙了。

日本陆军赞赏中西功的情报才能，驻华派遣军司令部特批一笔经费，要中西功自己筹办一个秘密情报组织，脱离满铁驻沪办事处，直接为陆军服务。有了陆军的支持，中西功神气活现，在最豪华的外滩大厦找到一处房间，这里过去是交通银行，现在由陆军接管。中西功又向金原建议，搞中国情报，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本土情报员。金原当然懂得重用汉奸的好处，立即应允。

于是，中共秘密联络员郑文道，就登堂入室地成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雇员。这种联络方式太方便了，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传递情报，而且还能分析情报，面对面探讨。

尽管是个私人情报机构，也要有个规模，除了郑文道还得招收几个别的华人。为了保证安全，薛有朋给中西功派来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梅笛。

梅笛和郑文道在一个房间办公!

久别重逢，梅笛这才知道，郑文道不是打入军统，郑文道也不是消沉退缩，郑文道的任务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

是我误会了你!

梅笛期望向恋人道歉，可是不行。在这个日本特务机关中，每个秘密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中西功，相互之间不能横向联系。也就是说，梅笛和郑文道只能装作初识，只能保有同事关系，不但不能工作交底，而且不能谈恋爱。

好在有眼神，梅笛细心观察郑文道的眼神，那眼神中没有半点埋怨，全是理解，那眼神中没有半点苦闷，全是快乐!

是啊，“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那诗句，是在说隔着天河不能相会的牛郎织女。我们比他们强，我们是朝朝暮暮相会，又岂不两情长久?

这就是革命者的爱情吧?特殊的恋爱方式。可惜，这里还有第三双眼睛。

中西功的调查班不能全是华人，必须还有日本同事，于是请来了隆子。隆子对中国友好，隆子对郑文道友好，不会危害组织。另一方面，隆子出身高贵又懂得中文，报给金原也是顺理成章。

隆子待人温顺有礼，一双眼睛却是热辣辣的，梅笛一看，就知道她喜欢郑文道。整天看着自己的恋人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你还得对情敌示以友好，这日子，比分别还难熬。

情报，情报，有情才有报。这情原来是情况，怎么成了情感?

韩霜近来时常出行香港，当陪同。国府要员在香港同日军代表密谈，白天，韩霜陪陈幕保卫会场，晚上，韩霜陪金原跳舞。陪来陪去，既不知那国府要员姓甚名谁，又不知那要员同日本人谈什么秘密，没意思。

没意思，让我陪日本男人跳舞，陪金原还不如陪中西功呢!谈

男人，两个女人越谈越亲近。韩霜羡慕梅笛，能够同中西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工作。韩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你们密谈就在上海谈好了，何必躲到香港？

梅笛亲切地迎合着韩霜，从韩霜这里发现了情报线索：国民党中央系统同日军特务在香港密谈！

这情报，正应薛有朋急需。

最近，薛有朋得到大量国民党分子同日本勾连的情报。汪精卫向来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投降日本后，还担心蒋介石直接拉上日本关系，东京会让重庆取代南京。于是，南京发挥汉奸优势，展开对新旧主子的全方位侦察。很快发现，国民党有多个派系正在勾连日本，山西、云南、山东、重庆，至少有八条线！

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关南，将汪精卫获得的日蒋情报，通过西里龙夫密报薛有朋。薛有朋的情报系统事半功倍，居然能够拿到敌人搞到的情报。

不管是八条线还是十条线，薛有朋最重视的还是重庆，蒋介石那条线。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正统，地方派系投降还有中央制止，中央正统投降那就是全国性危机。

可是，重庆线索无处寻觅。日本方面也极其重视重庆，凡是和重庆的联系，都对南京保密。韩霜泄露的香港密谈，正是日蒋勾结的绝密情报，急需核实。如何核实？绝密情报只有核心圈子知晓，还得倚重中西功。

中西功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竟然是极其轻松。金原主动找到中西功，咨询“桐”工作。

中西功这才知道，日本对华工作，又有新的进展。日本特务机关有“梅”、“兰”、“竹”、“菊”四大机关，“梅”对南京汪精卫，“兰”对重庆蒋介石，这“桐”则是新设，专责香港对蒋谈判。由于机密度极高，这“桐”工作瞒过外务省瞒过满铁也瞒过了南京汪

精卫。

香港密谈，双方都很警觉，蒋方怕泄密遭到全国谴责，日方怕密谈对手是个冒牌骗子。日方派出的代表是陆军情报官，持有陆军大臣的介绍信。蒋方派出的代表自称宋子良。是蒋介石的妻弟。蒋妻宋美龄有个弟弟宋子文财政部长人人皆知，这再一个弟弟宋子良就不认识。金原派人偷偷拍了他的照片，找熟悉中国人的中西功辨认。

于是，中西功得知了香港密谈的内容，这内容，让薛有朋义愤填膺。

日蒋协商，主要分歧是地盘划分，蒋方要求日军退出华北，日方要求华北中立。这就是说，老蒋准备出卖东北。日蒋默契，主要在于反共，日本一旦北进攻击苏联，蒋介石就北上攻击延安。这阴谋一旦实现，中国的抗战就会解体，中国共产党就会陷入孤立。

远东慕尼黑!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多次警告全党，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许多同志以为，那不过是极而言之，不大可能发生。现在有了情报，那空前的大危机已经和正在发生!

中国共产党如何度过危机？中国抗战如何击破远东慕尼黑？

薛有朋一时拿不出有效办法，只能立即将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报告延安。延安啊延安，远在西北山区的延安，你就是拿到了极密情报，又怎能改变国际风云？

乱世出英雄，危机看间谍。

远东慕尼黑让中国人着急，却令上海滩兴奋。这些日子，上海滩的娱乐场所都延长了营业时间，无论歌厅酒吧还是烟馆妓院，现在都是情报交易所。表面上，那美国间谍麦尔最是风光，到处打听别国情报，出手大方。背地里，最忙的还是日本特工，塚下。

作为日本驻沪领事馆的特高课长，塚下专责反间谍，防止外国

间谍渗入驻沪日本机关。现在各国间谍疯狂侦察远东慕尼黑，那活动焦点正是我日本！

这晚，塚下悄悄来到百乐门舞厅。进入这个上海最大的舞厅，塚下还是很快找到那麦尔，个子最高的家伙。只见那麦尔正搂着韩霜转过来，眼看又要没入人群，塚下急了，抓过身边的美女就下场，这才认出舞伴是梅笛。

满场群魔乱舞，那麦尔还是好找，个头最高。塚下带着梅笛有意追随，这就听到麦尔的情报。那美国鬼子跳着舞还高谈阔论，谴责英国不该在亚洲向日本退让，谴责苏联不该对日中立，那韩霜也坏，不断称赞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惹得麦尔得意忘形。

一曲舞罢，那麦尔看到塚下，竟然拉着韩霜，径直走了过来。

“塚下先生，我想请教你，你们日本还参加今年的太平洋研究会吗?”

什么鬼问题? 塚下才不参加那些酸臭知识分子的学术会议，但塚下也知道，麦尔这问题，就是问你日本眼里还有没有国际协商。

塚下看看韩霜，闭口不言。韩霜知趣地要走，却被麦尔拉住：“韩霜小姐是我的朋友，不必回避。”

韩霜讥讽：“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美国人的朋友。”

“朋友?”塚下讥讽地看着麦尔，“朋友好啊，只有朋友才能出卖朋友，别人想杀熟还杀不着呢。”

这话难听，等于揭露美国出卖中国，麦尔的白脸变黑了，

塚下又转向韩霜，“敌人有时候比朋友还好，敌人可能变成朋友。”

这话也难听，等于揭露军统和日本特务勾结，不给韩霜面子。

韩霜径自走了，麦尔也要走，被塚下拉住。“你不知道她是军统吗?”

“她是我的私人朋友。”

望着天真的美国佬，塚下真是无可奈何，只得恳切地说：“中

国特务正在刺探日美密谈，你要当心!”

日美密谈？麦尔从未听说美国正在和日本谈判，望着亲切友善的塚下，不知如何对答。

塚下甩开麦尔，得意洋洋地走了。

麦尔的脑袋嗡嗡作响，那个日本特务不会造谣，他是在保护他的帝国机密啊。美国为何同日本密谈呢？那不是纵容日本侵略吗？那不是同英国苏联一起制造远东慕尼黑吗？

这时，梅笛来到，亲切地坐在麦尔身边。

麦尔失态地抓住梅笛的手臂：“请你帮我分析，美国为何同日本密谈？”

梅笛惊讶地瞪大眼睛：“不会吧？你们美国不会不讲道义吧？”

麦尔起身就走，再也顾不得绅士风度。

我怎能向中国人泄密呢？我是美国间谍啊，我有责任保护我国的外交机密啊!

梅笛望着麦尔离去，心中感到欣慰，自己又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核实日美密谈的情报。其他情报渠道已经探知日美接触，正要在当事国中得到证实。

梅笛正在紧张思索，韩霜来了，悠悠地说道：“中西功那人，不错吧？”

梅笛不置可否，心中却是着急：军统盯上中西功同志了？

“给我创造点儿机会？”韩霜毫不羞涩，“我也帮你拿下那个麦尔。”

“好啊!”梅笛高兴地答应了，看来你还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打他的主意。

“我送你一个情报。”韩霜高兴了，“小心那个郑文道，别让他连累你!”

郑文道？梅笛不能予以回答，这情报太严重。

“塚下告诉我，他也是共产党。”韩霜得意地走开了。

梅笛站不起来了，那是我的他啊!

难道他暴露了？立即通知他撤离？那远东慕尼黑怎么办？

这时，身边又来了一个人，隆子。

梅笛只得笑脸相迎，这是中西功调查班的同事。

“请你帮我参谋一下。”隆子十分坦诚，“我想追求郑君。”

“你要追求郑，郑文道？”梅笛几乎失态，那是我的郑啊！

“你看，我能成功吗？”

梅笛尽量冷却自己的情绪，斟酌着回答：“你们，你们不是一个国家……”

“爱情不分国界。”隆子十分坚定，“我爱他，我愿意留在他的祖国。我也爱中国，我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

望着诚恳的隆子，梅笛也感动了，日本人不都是坏人。

梅笛不得不承认：“你们两个……确实合适。”

隆子笑了，笑得满脸放光。

梅笛赶紧补充：“工作！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工作。”

隆子的脸色黯淡了，在特务机关里面，谈恋爱是没有个人自由的……

明亮的舞厅，黯淡下来，这段舞曲低沉，需要灯光黯淡。

灯光黯淡，乐曲低沉，梅笛放眼望去，满场舞者鬼影幢幢……

黑暗啊，阴谋啊！阴谋中怎么又掺杂爱情？

“远东慕尼黑！”

“远东慕尼黑！”

连日来，世界各大报纸不断出现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报道，一时间形成舆论高潮。英日密谈和美日密谈难以继续，密谈代表躲到哪里都有记者追踪，哪里还有秘密可谈。

曝光，这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媒体必须监督政府的秘密活动，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媒体热衷揭露名人隐私。这个远东慕尼黑阴谋，既是政府的不光彩活动，又涉及名人的

隐秘行为，让他见光！

“见光死？”郑文道哑然失笑，“这些新闻媒体够厉害，一个国际大阴谋，就这么破产了？”坐在日本特务机关里面，谈论日本阴谋的破产，真是个有趣的讽刺。

中西功放下茶杯，瞪着交谈对手：“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曝光文章的来源吗？新闻媒体怎能搞到机密情报？”

“延安？”郑文道跳到窗前，这间办公室的位置极好，窗户正对黄浦江，可以眺望无尽的远方。

郑文道望着远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那情报是这样传播的，“从我们上海，到西北的延安，再从延安的山沟，飞向国际……”

“情报，情报工作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中西功饮了一口清茶，条分缕析。

“拿到情报，这只是第一步。作为一个侦察员，我们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拿到情报，还要据此决策，这就是高层领导的任务。”

郑文道捂住茶杯，琢磨着：“拿到情报，还得用，否则你要情报干什么？”

“情报运用，又是一门学问。”中西功满屋踱步，侃侃而谈，“你发现了对手的阴谋，你可以比他更阴。我们破坏“桐”工作，就是一个范例。”

郑文道不得不佩服，那一仗，比自己的游击战还高明。

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中西功并不认识，薛有朋也不认识，可潘汉年认识，那是军统香港特派员王某，并非宋子文的胞弟。这就是说，国民党同日本密谈，还留了后手，一旦泄密，就说那谈判代表是骗子冒充，翻脸不认账。在这种情况下，你曝光他的阴谋，虽然可以制止密谈，却又陷入被动，人家会说你造谣。

那又怎么办呢？

潘汉年出了个主意。要中西功报告洞井，那个谈判代表是假

的，其人曾经留学苏联，背景复杂。

洞井得到这个情报大为震惊，通过外务省向大本营汇报，大本营又提醒陆军大臣。陆军经过核实，那代表确实假冒，于是中止了“桐”工作。

以阴谋对阴谋？郑文道有些恐怖感，这手法虽然高明，却不大光彩。这正是我不乐意从事情报工作的原因啊。

“对敌斗争，可以不择手段，但手段也有高下之分……向西去，西边延安处于苦寒之地。可是，苦寒之地有智慧，这智慧之光足以照耀东方。”中西功的手臂从西向东挥舞，“秘密情报，公开使用，曝光对手的阴谋，从而制止阴谋的继续……”

“这是阳谋啊！”郑文道乐了，我们党这么打秘密战，光彩得很呢。

中西功仰天长叹：“搞情报，也要讲政治伦理啊……”

“呜——”

轮船的汽笛从窗外传来，那声音比号角还雄壮。

中西功和郑文道走到窗前，并肩眺望。

我们就是瞭望战场形势的尖兵啊！

帝国的战略密谈，屡次被干扰，东京不得不加强保密措施。防泄密的重点对象，当然是上海，上海的外国人比东京多，上海的外国间谍正在谋我日本。

塚下敏感地提出：中西功那个调查班不可靠，华人太多。

洞井不予采信：中西功最可靠，揭露那个假谈判代表，就是中西君的功劳。

洞井老师告诫弟子：反间谍，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跟踪盯梢那些行动手段，只是简单技术，深层技巧是心理分析。

分析人性，你就会发现一条规律：人性攀高。人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他们从事危险的间谍工作的心理动机。

分析心理动机你就会看到：只有中国人亲日，没有日本人亲华；只有日本人中西功玩弄中国女人韩霜，没有日本女人隆子会上中国男人郑文道的当。

塚下不得不承认老师说得在理，不在理你也不敢反驳。

退下来，塚下就去找中西功。

中西功向塚下保证，按照洞井老师的人性攀高论，郑文道等华人为我服务，正常而可靠。

塚下质问："隆子呢？郑文道是不是正在追求隆子？"

不好！中西功登时警觉，这家伙也在追隆子，他会因嫉妒而怀疑郑文道。

"他哪里敢，他没有那个地位。"

"你告诉他！他要是追求我的隆子，我就干掉他！"

中西功赶紧应承，不能因男女之情而影响秘密工作。

"那也不行！"塚下不依不饶，"他如果拒绝隆子呢？一个低贱的华人男子，不可能看不上外国的贵族小姐，他如果拒绝隆子，那他就不是汉奸，他就是共产党！"

中西功无法应答，这家伙疯了，因为情感而疯狂，像疯狗般死咬郑文道。

我必须保护郑文道，保住他才能保住我的调查班，保住这个情报班子才能拿到战略情报……

塚下这时却冷静下来，恶狠狠地提醒："中西君。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今年不是别的年头，今年是1941年。"

"1941年？"

"洞井老师说了，1941年，我们日本将有大动作……"

大动作？

中西功对塚下表示赞同，间谍和反间谍这次有了共识。

我要的就是你的大动作啊！

第十三章

谁为大师？

——国际战略情报

灯火通明，游人如织，上海滩是个不夜城。尽管中日大战已经打了十年，尽管半个中国已经打烂了，可谁也舍不得宰杀上海这只下金蛋的母鸡，阿拉上海人还是照常歌舞升平。

突然，夜空划亮，曳光弹急速升空，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炮声！

满街人群立时趴倒，西装革履旗袍马褂一律沦落尘埃。尽管上海滩是下金蛋的母鸡，可中日大战已经打了十年，半个中国已经打烂了，谁还在乎个上海滩，阿拉上海人胆小呢。

鼻子刚刚碰到地面，炮声停了，一抬头却是满目灿烂——烟花爆裂！

随着震耳的声响，众多烟花弹悠然升空，灿然开放。人们纷纷爬起来，原来不是打仗是欢庆。

怪了，今天是什么日子？6月，22日，23日……这几天没有法定节日，既不是日本国庆也不是天皇诞辰，当局为何举办大规模庆典？

茫然无序的人潮，渐渐有了流向，人流不自觉地涌向虹口公

园，听说那里要放灯呢！

虹口公园的草坪是上海城难得的空地，今晚这空地也挤满了人群，上海人喜欢看热闹。

巨大的灯笼，每个都像房屋那么大，虽然体量大却显得轻飘，骨架是竹篾做的，灯笼是白纸糊的。这叫孔明灯，灯内点燃火烛，热气就会抬升灯笼，逐渐升上高空。这种巧妙的发明，据说来自诸葛亮，每到节庆，各地都要举办灯会，每逢灯会，都少不了这孔明灯，一灯升天，万众仰望。

今夜这孔明灯特殊，每个灯笼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墨字，中央是“华”，一边是：“美”、“英”、“苏”，另一边是“德”、“意”、“日”。上海滩到底是个国际都市，连灯笼都是万国博览。

万国博览，万国来宾，观灯人群也是各国都有。麦尔和梅笛来了，韩霜和中西功来了，隆子和郑文道也来了。只有塚下孤单单，一人隐在人群外面，阴郁地望着。

几个工匠忙着给灯笼点火，只见油灯点燃，热气渐渐充盈，那些灯笼就慢慢抬升。

观众掌声响起，灯笼摇摆升腾，观众欢声雷动，场中却跳进个日本浪人，挥舞长刀，砍向“苏”字灯笼。

那灯登时破裂，解体坠落。一个“苏”字掉在火上，缓缓烧灼。

人们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日本浪人为何要破坏灯会？为何要砍这“苏”呢？

“Why?”麦尔跳进场，质问日本浪人。

那家伙见来人是个白人，非但不怕，反而兴奋，举起长刀，又要砍“美”。麦尔急了，跳到“美”前，以身护卫，那浪人作势要砍麦尔，梅笛急了，冲上去保护麦尔……全场乱作一团，日本浪人和围观群众撕扯起来……

全场突然呆滞，只见纷纷扬扬的纸片从天而降，只见那“德”、

“意”、“日”高悬空中，洒下无数纸片。

捡起一看——“1941年6月22日，德军全线进攻，突破苏联国境。”

原来如此，日本人搞这灯会，庆祝的是法西斯盟友的胜利。

人们震惊，人们沉默，人们纷纷退出场子。

场中，那“苏”、“美”、“英”都被砍碎，只剩个“华”还在摇摇晃晃，升也升不起来。

梅笛和韩霜上去，两人四手，扶起“华”，扶助上升。日本浪人又要过来砍，麦尔忍无可忍，冲上去阻拦，那家伙抓住麦尔来个背摔！

麦尔重重地摔在地上，梅笛和韩霜过去搀扶，只见麦尔满脸泥血，狼狈不堪。

几个日本浪人提刀相向，逼迫三人，逼迫三人去扯下“华”，三人不肯，日本浪人就刀锋相对！

旁观的郑文道，悄悄拔出匕首，又尽力隐忍，我有秘密身份，不能好勇斗狠啊……

这时，那日本长刀，刀尖已经戳到梅笛的脸颊！

“当啷！”

长刀落地，日本浪人惊慌失措，四面乱找，哪里来的暗器？

扔出匕首的郑文道被隆子紧紧抱住，隆子抱住自己的中国朋友，同时大喊：“中西君！”

中西功不得不出面了，再不出面这局势就要失控。

浪人们停手了，这是个有来头的日本人。

中西功过去，把三人从刀丛中拉出来，送到隆子身边。

中西功又过去，拉开浪人的手，把“华”字灯笼释放，那“华”，艰难地上升了。

围观的人们仰头相送，流下无声的泪。一个“华”灯，竟然要靠一个日本人相助，才能升天。

塚下也在望着，不是望灯笼，而是看着中西功，眼神中充满怀疑：你心里向着那“华”？

场中，只剩中西功一人。中西功没有流泪，也没有激动，只是平静地望着，望着高远的夜空。

夜空，那“德”、“意”、“日”持续升腾，越来越高，反而显得渺小起来。

地面，这残破的“华”，不知怎的跌落下来，缓缓燃烧，引燃了“美”、“英”、“苏”……

梅笛和韩霜，搀扶麦尔去疗伤，一路上，麦尔不停地嘟囔：“日本人疯了，日本人疯了……”到了诊所，护士给麦尔包扎伤口，麦尔还在嘟囔：“日本人疯了。”

“别害怕，我们已经离开了日本租界，”韩霜安慰麦尔，“这里是公共租界，你们欧美人的地盘，日本人不敢来这里打你。”

“我担心的不是打我个人啊，我担心的是国际战略情报！”

“战略情报？”两个女人瞪大了眼睛，你麦尔挨打怎么扯上国际？

面对两个无脑的女人，麦尔真是毫无办法，不得不从情报基础知识讲起。

斩灯事件，不只是日本浪人对我麦尔个人的侮辱，而是表明日本帝国的国际态度，这态度又反映日本的战略动向，这动向又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格局。

砍掉“苏”，意味日本陆军北进，与德国东西夹攻苏联。那么，大西洋的英国就可以有喘息之机，太平洋的美国就可以置身战外。

砍掉“美”，日本海军南进，将在太平洋诸岛碰撞英美。那么，苏联就可以腾出手来抵抗德国，而美国却不得不参与世界大战。

所以，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正是当前世界情报界最关注的国际战略情报！

国际战略情报？

这也正是韩霜追逐的目标，在麦尔面前无脑的女人，其实很有脑子，脑子全在这国际战略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项国际战略情报，一是德国战略方向，东进攻苏还是西进攻英？二是日本战略动向，北进攻苏还是南进攻美？两项国际战略情报，吸引着全球国际间谍的高度关注，谁能拿到其中一项，谁就是国际情报大师！

作为一个女间谍，韩霜当然也渴望名誉。现在，第一项国际战略情报已经揭底，唯有抓住这第二项！

望着天真无脑的小妹梅笛，韩霜安慰："别害怕，日本打苏联还是打美国，都对咱中国有利，免得他们坐山观虎斗。"

日本打苏联还是打美国？

这正是梅笛关注的问题，被韩霜当作无脑的梅笛，其实最有脑子，脑子里面琢磨的尽是国际战略情报。

日本南进还是北进，不仅关乎美国与苏联的命运，而且极大地影响中国战局。

日本南进，将逼迫美英开战，与中国联合组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中国的国共合作抗日也会继续。

日本北进，国民党也会乘机向北压迫共产党，英美则继续坐山观虎斗，中国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有破局危险！

从今天的斩灯事件来看，日本浪人敢于同时向美苏挑衅，难道他们既要北进也要南进？

对于这种专业的军事问题，还得向郑文道请教……

郑文道，在寂静的街道上迎风独行。

烟花落地，灯笼升天，一夜的狂欢已然散去，不夜城终归平静。

郑文道心里却硝烟弥漫——

日本要动手了！

中国共产党将面临东方大黑暗?

必须拿到战略情报，必须拿到国际战略情报，只有提前拿到这项国际战略情报，才能避免党的损失，才能避免中国人民的损失。

大步幅，满步速，郑文道一人独行，忘了身边还有一个人。

隆子始终在伴随郑文道，隆子担心郑文道再掏出腰间的匕首，闯下什么祸端。

虽然不乐意当特务，但隆子毕竟经过间谍训练，当然懂得这国际战略情报的重要，也当然地知道窃取国际战略情报的险恶。

受邀加入中西功的调查班，隆子敏锐地感觉，负责对华谍报的中西功，对中国还是相当友好。这其实也是隆子的态度，尽管日中大战，但隆子还是期望日中友好。期望日中友好，却无力制止日中大战，隆子只能回避政治，只能专心文化，只能钟情中国男子郑文道……

身边的郑文道，以他特有的步伐，坚定地走着，旁若无人，仿佛身边没有隆子的存在。

别的女人遇到这种态度会感到羞辱，隆子却感到高兴。

旅居中国十年，隆子见过无数中国男人，见惯了中国式谦卑，见惯了中国式虚伪，那种态度，让热爱中国文化的隆子深深痛惜，难道中国没有男人了?

直到邂逅郑文道，隆子才发现了希望，他的步伐比日本还日本，不，应该说比中国还中国，他是个有尊严的男人，隆子心中的中国男人……

郑文道大步走着，身后的隆子以日式碎步小跑着追随。郑文道突然感到身边有人，这才看到隆子，连忙停步等候，满面歉意。

看见郑文道的友善，隆子乐了:“郑君，你不要生气……”

我生气了?

郑文道冷静下来。

面对国际战略情报，我不能放纵个人情感。作为一个秘密情报

员，我的任务不是气愤日本的狂妄，而是要拿到日本的情报。

拿到日本的情报，正是薛有朋当前最急迫的任务。

夜晚，薛有朋亲自来到外滩大厦，进入中西功的办公室。这个日本特务机构，按说薛有朋不该来，作为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薛有朋一旦失手，将导致整个组织被一网打尽。以往，薛有朋同中西功的联系，大多通过郑文道那个中间人，偶尔直接见面，也是约在安全场合。可这一次薛有朋必须冒险，这是因为任务紧要。

日本的战略动向扑朔迷离，判断这个国际战略情报，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这就需要两个以上的情报高手面对面交谈，长时间探讨。

中西功的办公室里资讯齐全，全球战略态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国在欧洲的部署，也可以直观日本的动向。向北的箭头陆地行动，沿着中国东北边境，向苏联、蒙古突击，拿下西伯利亚，再向西突击，同德军会师莫斯科。向南的箭头多为海军，从日本列岛出击，北海道出港攻击夏威夷群岛的美国舰队，九州岛出港攻占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囊括太平洋诸岛，再向西突进，同德军会师印度洋。

薛有朋虽然没有打过仗，却深入研究过军事历史。两线作战，兵家大忌，日本不可能北进南进同时搞。那斩灯事件，一刀砍苏一刀砍美，日本浪人够狂。可在战场上呢，辽阔的大地，众多的人口，只一中国就拖住了日本陆军。野心虽大，资源短缺，战略冒险，兵力不足，日本没有实力两线作战。

中西功同意薛有朋的判断，日本确实兵力不足，确实资源短缺。这个状况，在别的国家，可能导致怯战，在日本却导向好战，日本军阀会用扩大战争来摆脱困局。

扩大战争，这是日本的必然趋向，至于北进还是南进，中西功就要深入剖析日本政坛的两大派别。

陆军主张北进。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经营十年，兵力已达七十多万。张鼓峰、诺蒙罕两战被苏军打败，陆军一直想报仇雪耻。

海军主张南进。支那战功大多归于陆军，如果再往北进，海军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军事上看，北进把握较大。苏联两面受敌，防御日本的东线部队实力不如关东军。南进则处于劣势，美英两国的海军实力天下第一。

军事战略的背后呢？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论断：政治决定军事。薛有朋提醒中西功，还要分析日本政治。

日本政界也分为两派，首相近卫倾向南进，外相松冈更是对美强硬。

政治选择的背后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薛有朋又提醒中西功，还要掌握日本的经济状况。

日本经济界的意见比较一致，大财阀都支持南进。北进是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南进则能拿下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补充战略资源。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军事。两位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共同判断：日本将南进。

这个判断，能够作为国际战略情报而上报吗？

薛有朋认为，这还不够。

这只是基于公开信息所作的基础性分析，只是针对大趋势所作的概略性判断。这种分析判断，只具或然性，未具必然性。这种情况报上去，可以提供高层参考，却不足以据此做出战略决策。

真正够格的情报，还需要多方印证。不仅有公开信息，还要有绝密内情；不仅有趋势判断，还要有行动计划；这样的准确情报才能防止误判，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

掌握国际战略情报，这任务，对于中共情报系统也是全新的课题。中共中央最新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

部专责军政战略情报，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判断日本南进还是北进!

情报任务紧要，需要经常会商分析。薛有朋和中西功商定，把每月一次的两人会面，改为每周一次，必要时天天见面。见面越多，暴露的可能性越大，但是，面对无比重要的国际战略情报任务，情报员的安全，只能放到次要位置了。

薛有朋告辞走了，中西功才发现，两人面前的茶杯都是满的，谁都没有顾上喝水。

情报分析，这是情报界的高级工作。情报分析员，必须具备社会科学家的学术素养，必须具备作战参谋的军事谋略，还要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直觉。这等水平的工作，上海小组只能由薛有朋和中西功来做，连郑文道都不够，他那人总是情绪化，而情报分析，最忌讳的就是主观主义。自己期望一种战略趋势，再为这种趋势去寻找情报依据，那不误判才怪呢!

薛有朋悄悄走出外滩大厦，却发现外面天光大亮，原来两人已经谈了一夜。

清晨的黄浦江边，怎么万头攒动?

赶过去一看，江中漂流一个大字——“意”!

原来是昨晚昂扬升空的孔明灯，如今已然黯然坠落，随波逐流。

“意”完了，“德”呢?人们发现，那灯笼挂在桥梁下面，摇摇欲坠。

再找“日”，正拴在高楼顶尖，南北摇摆。

人们乐了，这就是法西斯三国的困窘处境啊。

薛有朋却乐不起来，这南北摇摆，很容易让人误判啊!

误判?有人要的就是这误判。

麦尔被塞进轿车，这轿车窗帘拉紧，外面看不到乘客。麦尔被戴上头套，这头套没有眼孔，麦尔看不到外面的路线。无可奈何，麦尔任由韩霜操弄，进入一间神秘的暗室。

接待人只有一个——陈幕，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陈幕相约麦尔，两人共同分析日本南进还是北进。

麦尔一向看不起陈幕，只搞些暗杀爆炸的勾当，哪里懂得分析国际情报？可是，进入这间屋子，麦尔就承认没有白来。

满屋都是日本资料。

正在发行的日文报纸，这里一份不缺。所有的军政人物，这里都有照片。更为可贵的，还有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

情报宝库啊！

麦尔贪婪地翻阅着，翻了报纸翻文件，几乎忘了身边的陈幕。

陈幕倒是宽容，给麦尔沏上咖啡，给自己沏上茶。麦尔把茶水拿过来，把咖啡推给陈幕。

你怕我下药？内心狐疑的陈幕，装作坦然。

陈幕递给麦尔一张照片。照片上两排人物隔桌会谈，虽然都是西装革履，但一方是黄种人，一方是白种人。

麦尔一看就认出，黄种人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白种人是俄国人不是美国人。

陈幕不得不承认麦尔具有情报分析才能，相同人种的不同国籍，这种细微差别，一般人看不出来。

这是日本外相同苏联签订秘密条约的照片，陈幕告诉美国朋友，这个松冈外相亲苏仇美，对苏谈判主动妥协，对美谈判寸土不让。军统获得的日本情报表明，下一步，日本将南进攻美！

日本南进？

麦尔担心的就是这种趋势，日本南进必将触犯美国利益，美国将不得不对日作战。美国和欧亚大陆之间隔着大洋，这种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幸运地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托管了太平洋岛屿，接管了英国殖民地菲律宾。现在二战来了，美国依然能够处于超然地位，左右逢源，乘机增强国力。可是，这二战同一战又有所不同，日本海军实力大增，直接威胁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日本若是

选择南进，美国就不可能独善其身。

为了防御可能发生的日本侵略，美国当然要提前侦获日本的南进情报，只是，这情报来自陈幕，就令人生疑。

陈幕有日本情报，麦尔却有中国情报。麦尔在上海有许多中国朋友，有梅笛，有韩霜，还有国民党官员。中国朋友告诉麦尔，国民党军统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挑拨日美关系！

中国人惯于以夷制夷，现在，这陈幕提供的南进判断，不过是以美制日，战略欺骗。

麦尔把照片还给陈幕，这张照片上的人物，不重要了。日本首相近卫宣布内阁总理辞职，没几天又重新上台，重新组阁，两个内阁班子只有一项人事变动，外相。这意味，这次内阁改组的目的只是挤出松冈，这趋势，难道不是日本向美国示好吗？

陈幕无言以对，这日本内阁改组的内情，军统尚未拿到。

东洋鬼子打中国，西洋鬼子隔岸观火，军统接到上峰指示，设法输送假情报，挑拨日美关系，把美国拉下水。本以为，凭借我对日情报的优势，可以蒙蔽这个初出茅庐的美国小子，没想到，他的日本情报比我还及时。

陈幕正在为难，那位却毫不客气，抓起自己的茶杯一饮而尽，又抓过陈幕的咖啡，一饮而尽。

眼睁睁地看着那大个子扬长而去，陈幕怒火中烧：

“韩霜！你的日本特务朋友干什么呢？”

日本特务中西功，正忙得心力交瘁。

德国突然袭击苏联。极大地震撼了中西功，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啊！中西功反复责问自己：我们为何不能提前拿到那个情报？

当然，也可以说，那次情报失误没有我的责任，我中西功是日本人，对德国情况不熟悉。那么，这次情报我就义不容辞！正因为

我是日本人，我就理应拿到日本情报，必须拿到日本情报，拿不到日本情报，就是我的失职，就是我对不起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

可是，拿到日本情报谈何容易。

这不仅由于日本当局严格保密，还因为日本当局举棋不定。

就在中西功判断南进之后，满洲日军举行“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众所周知，演习，向来是掩护战争的手段，借演习之名公开调动部队，乘对手麻痹大意之机，假戏真做发起突然袭击。这“关特演”就十分危险，不仅七十万关东军全体参与，听说还调动关内部队出关参演。这近百万大军若是对苏发起突然袭击……

这迹象表明日军将要北进，可这时又传来公开信息：美国中断对日石油出口。这新的情况，又会刺激日本南进！

再次判断南进？外务省又传来情报，日美密谈取得进展。那么暂时不会南进？

南进北进？北进南进？南北变换瞬息万变，没有深层内线，无法得出准确结论。

中西功在东京有内线，和尾崎秀实一直保持私人通信。这个渠道，可以随时交流上海和东京的情报。近期，东京高层争论激烈，陆军海军各自备战，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备好了北进作战方案，海军大臣岛田却委托山本五十六指定南进方案。

情况瞬息万变，中西功盯着公开的报纸，盯着内部的满铁通报，盯着东京的尾崎秀实来信，盯着上海的军方内部电讯，恨不得二十四小时睁着眼睛！

这时，突然接到洞井的邀请，喝茶的邀请。

在这种时刻，你还有闲情逸致喝茶？

中西功满怀狐疑，走进富丽堂皇的领事馆大楼。

明亮的会客室，没有洞井的身影，中西功被领上狭窄昏暗的顶楼。

中西功知道，这不是慢待，而是厚待，这顶楼有电台和绝密文

件，只有极其可靠的人员，才能登上这个楼梯。

洞井看见中西功，立即起立。还亲手为来客斟茶。

这又是例外，按照惯例，洞井接见学生从不起立相迎，也不会为你斟茶，斟茶应该是学生向老师敬茶。

这破格的尊重，让中西功有些警惕，老狐狸不会吃亏，怕是要搞我的情报。

“东京出大事了！”洞井不绕圈子，直接告诉中西功一个惊人的情报。

10月16日，近卫首相突然因病住院，1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任首相，重组内阁。

这消息，对别人也许平常，日本内阁经常换马。可是，对洞井和中西功，却是晴天霹雳。日本政坛派系林立，近卫领导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庞大派别。近卫的祖上创建日本东亚同文会，主导日本的亚洲政策。支那事变以来，虽然内阁频繁改组，但近卫任首相时间最长，已经三次组阁。这次换马却不同以往，文官内阁变成了军人内阁。近卫派系向来与军方友好，这次军方取代近卫，必有隐情，也许近卫派要倒霉了？

近卫曾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可以说是洞井的师父，又是中西功的师祖。洞井在外务省高升，有近卫的门路，中西功在太平洋研究会走红，有近卫的提携，现在近卫落马，当然会连累洞井和中西功。

洞井提醒中西功，现在东京政局变幻不定，我们两个要小心些。现在近卫首相下台了，别的派系也许会乘机整我们东亚同文派。

洞井说得推心置腹，中西功却听得若即若离。

近卫下台，东条英机上台，这确实是个重要情况。近卫是南进派，东条英机是北进派，这换马是否会导致日本改变战略方向呢？

同一情况发生，有人担忧事件对个人地位的影响，有人思考事件对战略情报的影响，这也是高下之分吧。

这时，门，没敲就开了。

金原闯入，兴冲冲地说："东京出大事了!"

洞井并不吃惊，我早就知道东京出事了。对于这个学生的不请自来，洞井有些警惕，他是陆军情报官，东条英机的人。

金原倒不见外，自己落座，自己斟茶，自己主动汇报详情。

东京出大事了，出了个"国际谍报团"! 一个共产国际的间谍，还是德国人，在东京建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其中还有日本人。近卫下台，就是因为身边有人是间谍!

原来如此! 洞井松了一口气，既然是国际间谍案，那就不是国内政治斗争，也就不会牵连整个近卫派。

原来如此? 中西功胆战心惊，那"国际谍报团"的德国间谍，莫非是那佐尔格? 那日本间谍，莫非是我的挚友尾崎秀实?

"现在我们陆军掌权了!"金原十分高兴，"还是东条有魄力，上台就抓治安，加强反谍部署。"

"反间谍?"洞井十分敏感，"听说，东京警视厅一直在追查支那作战的泄密事件?"

金原有些沮丧："东京那些吃饭的家伙，他们躲在后方，却找我们前方的麻烦。"

前方? 上海? 中西功抑制紧张，等待下文。

"东京怀疑我们上海泄密，我把他顶回去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洞井忧心忡忡，"谁要是被特高课盯住，谁就很难脱身了……"

金原盯住中西功："中西君。你说，他们会来我们上海追查吗?"

中西功神情肃穆，默默点头……

这些日子，薛有朋也越来越忙。上级领导潘汉年奔走于上海和香港之间，薛有朋值守上海密台，接连收到延安密电。这一日又接受紧急任务，来不及等待潘汉年回沪，先找郑文道商议。

会面地点，不能在电台隐藏处，也不宜离电台太远，就选在隔街的报栏。

上海的报栏特殊，同时贴着中文、英文、日文报纸。各报立场不同，标题也经常斗气。今天的报纸，日文是“盟国大胜，兵临莫斯科城下”；英文是“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必须撤出中国华北”，中文是“关特演消息，日军图谋北进”。

报栏立在街角，薛有朋面对报栏，郑文道也面对报栏，两人隔着报栏对话，由于身后行人不断，对话也得简单。

郑文道不待领导布置任务，急切地问：“撤不撤?”

“德军对莫斯科发动总攻。”薛有朋这句话，像是读报，也是说给郑文道听的。

这半月，上海接连收到延安三封急电，都是要求查明日军南进还是北进。莫斯科危急，要求延安把八路军调往东北进攻关东军，牵制日军北进。延安如果执行，就会蒙受重大损失，如果不去，就必须拿出日军不北进的确实情报。在这种情况下，你怎能提出撤退呢?

我不是说我撤，我是说日本同志撤不撤。郑文道心想，领导大概是误解我了，望着报栏，喃喃地读道：“日本人，撤退?”

薛有朋当然知道郑文道的意思，他提出撤退，并不违反组织纪律。按照秘密活动的规则，一人被捕，他知道的相关人员必须立即撤退。现在东京出事，尾崎秀实很可能被捕，他认识的中西功，理应撤退。可是，中央急需的国际战略情报，又非中西功莫属!

薛有朋咬紧牙关，低沉地说：“情报，重于生命。”

郑文道神情肃穆，任何一个战士，面对如此严厉的命令，只有服从，不成功，毋宁死! 但是……

郑文道执著地追问：“山大王怎么办?”

薛有朋知道，这山大王是说的中西功，郑文道担心中西功的安危。可是，眼下最不能撤出的就是他中西功啊!

郑文道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他是日本人啊！"

他是日本人？薛有朋也激动了，这句话你以前说过，那时说出来是误判，不相信日本人也会支持中国抗日……

现在，我再次说出这句话，却是把日本同志的安全摆在首位。这说明，我已经克服了对日本人的误判。

郑文道坚定地站在薛有朋对面，你不让中西功撤退，我就不走！

"误判，这是情报人员的大忌，也是国际关系的大忌。"薛有朋急促地解释，"东京的国际谍报团案件，说明苏联不是没有优秀的情报员，那为何还会遭受突然袭击？我认为，很可能是误判，误判了外籍情报员的可靠性。"

"我们中国不能误判！"郑文道恳切地说，"我们不能重犯别人的失误，不能误判他这个外籍情报员的可靠性啊！"

怎么说你也不明白呀！薛有朋看看周边没人，索性转过报栏，站到郑文道身边，眼睛望着报栏，对身边的郑文道解释："所以我要倚重他，只有他，只有他才能拿到日本的战略情报。"

郑文道不顾周边情况，转头盯着薛有朋："我们中国人，当然有义务为了中国的抗日大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他是日本人啊，你凭什么让外国人为你中国牺牲？"

薛有朋瞪大眼睛，狠狠地看着郑文道，这是秘密接头，你竟敢大声争吵？

郑文道知道自己又冒失了："我是想，我是想，既要情报，也要安全……"

薛有朋也心软了，你关心他，难道我就不关心他？作为他的老师，我是看着他成长的啊。想想看，一个日本的高级特务，忠心耿耿地支持中国抗战，这样的内线。你到哪里找？

"那，那你就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吧……"

征求个人意见？郑文道大喜过望。从来没有听到这样宽容的组

织决定，这大概是中共组织对外国同志的格外关照吧。

郑文道转身就跑，薛有朋望着郑文道离去，十分担心。

你怎么把习惯的慢步子丢了？这说明你慌了。

情报人员不该慌乱，你慌是为什么？

为了中西功的安全，合理的情感。

同志啊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咱们不能感情用事啊……

眼前的郑文道，身影模糊。

薛有朋擦擦眼泪，怎么我也感情用事了？

夕阳西照，光影斑驳，烦闹的街市唯有一处安静，这金顶辉煌寺庙，令人心静。

这地方，叫作静安寺，又静又安。

郑文道匆匆穿过人群，进入静安寺。

进入寺院大门，所有人都保持安静，郑文道的脚步不由得放慢。一看左近无人，又忍不住奔跑，直奔后院。

僻静狭小的后院，狭小低矮的小门。郑文道收敛动作，镇定情绪，钻了进去……

禅房低矮幽暗，中西功独自一人，宽袍大袖，瞑目打坐。

“东京出事了!”

中西功眼皮一跳，仍端坐不动。

“国际谍报团是不是你的东京同志？尾崎秀实是不是你的秘密关系？东京警视厅来上海追查的对象是不是你?”

中西功闭目不语，摸出一张电报纸。

“向西走。白川次郎”

暗语？郑文道琢磨，从上海向西是新四军根据地，再向西是延安。

“这是潜伏在敌营深处的同志通知你撤离啊!”

瞑目打坐的中西功，眼皮下，眼球在迅速跳动，但还是不肯

睁眼。

郑文道急不可耐："你立即撤离，我全力掩护！"

中西功闭着眼睛，缓缓地说："这东条英机上台，会导致什么战略转变呢？"

我说你，你却说他？"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情报？"

中西功充耳不闻，还是闭着眼睛自说自话："尾崎秀实被捕，东京小组就拿不到内部情报了。"

"尾崎秀实被捕会牵连你！"

"我必须找到别的情报渠道……"

"你就是最珍贵的渠道，你必须立即向西走！"

"向西还是向东？"中西功瞑目沉思，"我不能等，我应该行动……"

郑文道急死了！

中西功啊中西功，你是我的同志，你又是我的老师，你还是我的兄长！同志老师兄长遇到危险，我必须拯救！可是，你这个比我更成熟更老练的大间谍，怎么会误判自己的处境呢？

小屋静谧，二人静谧，静谧的空气不断膨胀，持续增压，马上就要爆炸！

郑文道焦急地等待中西功答复，只见那中西功还在瞑目打坐，已经进入忘我状态……

郑文道长舒一口气，憋气憋得太久了，憋不住了。

你中西功心里，只有战略情报，没有个人安危？

对了，这是你的习惯，这是你的觉悟，这是国际大谍的心理境界……

这时，中西功微微睁开眼睛，看到郑文道急不可耐，又再次闭上眼睛。

越是紧急时刻，越要理清思路，防止误判。德国侵苏，日本何向？我本来指望尾崎秀实，可关键时刻东京小组失手了！

间谍为情报而存在，一人失手，另一个必须顶上去，就像战士一样前赴后继。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相比战略情报任务，我中西功的安危微不足道……

郑文道盯着中西功，憋得满面通红。

你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宁愿背上卖国奴的骂名。你为了国际和平事业，也不会顾及个人安危。你是英雄了，可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你们日本人性格执著，搞侵略执著，反战也执著，误判执著，服膺真理也执著，现在你不撤也执著，执著到忘我的状态。

你忘我，我不能忘你，你为了中国人民不惜牺牲，我也要拼死保护你的安全……

中西功长长吸气，气沉丹田。

尽管你像战士一样勇敢，尽管你要前赴后继，你却无法及时潜伏到那个内线位置，你还是拿不到情报。顶级间谍，必须具有超人的胆识，才能超常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就要达到忘我的境界，不仅忘掉个人的荣辱利害，而且忘掉个人的生命。

这就是孙子说得“死间”吧……

中西功豁然贯通，睁开眼睛，却发现屋中已经没有郑文道。

面前放着一张字条，只有两个字：“死间”。

死间?

孙子兵法将间谍划分五种：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其中死间最凶险，情报送回，间谍死去。这最凶险的死间，其实又是间谍的常态，作为死亡概率最高的行业，所有的间谍都得预先准备牺牲。这又是间谍的极致，你死了，但你同时把情报拿回来了，间谍与情报共死生!

现在，郑文道留下这两个字，就表明他已下定必死的决心。

“兄弟!”

中西功连滚带爬追到门口，哪里还有郑文道的身影。

郑文道兄弟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拿不到情报，他不必死的，可他非要死，那一定是为了我啊！

我，为了侦获国际战略情报，我决心去死。

他，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他也决心去死？

中西功狠狠捶打自己，捶胸捶心。

兄弟，你不能为我去死啊……

第十四章

深入虎穴

——内线侦察的上乘之道

黄埔江边，风吹雾卷，这能见度极差的日子，特别适合两种活动：幽会或暗杀。

中西功拔出手枪，子弹上膛。仔细藏到腰间，毅然走入浓雾。

赴韩霜之约，你必须同时准备幽会和暗杀，她是个双重间谍，军统在上海滩大肆暗杀呢。

雾中的景致扑朔迷离，雾中韩霜泪水涟涟。一个强势女子，被谁气成这个样子？

“金原欺负你了？”

韩霜瘫软在中西功怀中：“不是别人，就是你。”

中西功不禁困惑。

“你的事总瞒着我。”

中西功无言以对，我的事怎能告诉你呢？

韩霜闪电般偷望一眼，看到的全是温柔，于是抱紧男人：“我们虽然各为其主，却不能改变私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所有的日本男生中，还是你对我最好！”

中西功感动了，也抱紧怀中的女友。还是你了解我，我恨不得

向所有中国人呼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爱你们！

韩霜泪眼婆娑："我的上级命令我，必须提前掌握日军行动的时间……"

你要日军的行动时间，还不是为了袭击共产党？中西功不禁失望，这女生不是真朋友啊。

觉出对方反感，韩霜赶紧说："你不是帮我的上级，而是帮我，这不涉及你的政治立场。"嘴里说着，右手却摸索人家腰间。

女人的身体弹簧般扭动，中西功警惕地将其推开，"请你转告你的上司，我不喜欢卖国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自己还是说我？韩霜急不择言："你不是，我也不是，我让你卖情报，也是为了爱我的国，我们都不是……。"

中西功笑了，韩霜窘了。

中西功站起来，居高临下地说："我的行为，不是卖我的国；你的行为，不是爱你的国。"

这双关语让人费解，这拒绝的态度却分外明晰。韩霜知道，这次对中西功的突击，失败了。

中西功转身离去，突然脑门顶上手枪！

"日本鬼子，少啰嗦，拿情报来换命！"

中西功尽力保持冷静，辨认来人，原来是那个韩国刺客林得山。

林得山的枪口狠狠地戳："我可不喜欢日本男人，我一心烦就要杀人。"

中西功反而笑了："杀人？那就能拿到情报吗？"说着，悄悄向腰间摸枪……

"学长自重！"腰被狠狠捅了一下，韩霜握着中西功的手枪，温柔地说："我这样求你，你难道不动心？"

中西功扫了韩霜一眼，微微嗤笑。

林得山登时急了："我毙了你!"

韩霜赶紧阻拦，自己的腰间也被枪口顶上了，中西功手里怎么还有第二支枪?

三人三支枪，形成僵局。

这时，林得山却首先放下手枪——一支枪顶在自己的后脑勺。

"韩霜小姐，你误判我们的日本武士了。"金原现身，身后的几只枪口直指林得山和韩霜。

日军士兵上来，缴枪，捆绑，动作蛮横。

中西功从韩霜手里取回自己的手枪，微笑着，看着，直待捆绑完毕，直待韩霜露出绝望的神情，才走过去，解开捆绑韩霜的绳索。

这举动，让韩霜更加不解，难道你对我有情?

金原抢上，一脚踢在林得山脸上："亡国奴!"

林得山面孔血肉模糊。

韩霜气了："亡国奴也比卖国奴强!"

中西功认真地对韩霜说："我中西功，永远不当卖国奴。"

你不当卖国奴，为何要放了我？韩霜怀疑地看着中西功，可是，从这张脸上看不出情感，没有爱情也没有同情，没有任何情感。

是啊是啊，手枪相对，没有男女只有敌我；情报战场，没有情感只有理智。

在这种场合，我不能用私情来解释你的动机，我也不能相信你对中国友好。

"我不信!"韩霜狂呼着跑了，"我什么都不信……"

中西功欣慰地收起双枪，终于渡过一场危机，而且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态度。

赴约之前，中西功特意知会金原，以免误会，没想到，却在金原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可靠。

可靠？你们最好不要怀疑我的可靠，那样，我才能坚持下去，

拿到你们的战略情报。

这时，金原身后，又转出个塚下。

中西功顿时警觉，怎么？我已在你特高警察的监控之下？

那塚下走向林得山，大皮靴踏在林得山脸上："我看不起亡国奴，我更恨卖国奴！"脚下蹂躏林得山，眼睛却看着中西功。

中西功坦然面对，眼睛对着眼睛。

你虽然怀疑我，但你拿不到证据，还是无奈我何。

对视五秒钟，塚下不得不转开自己的眼睛，人家的眼睛更亮。

他也许是尾崎秀实的上海关系，可他又是金原的特工骨干，没有把握我不能动他啊……

金原押解林得山离去，临行，意味深长地拍拍中西功的肩膀。这场游戏很好，抓到了一个韩国刺客。只是，你老兄不该太重儿女私情……

塚下也走了，临行，又回头，示威的地再看中西功一眼：你小子等着！

现场只剩中西功一人，摇曳的树丛，静静的江水。

中西功颓然坐地，太累了。

韩霜盯着我，塚下盯着我，金原盯着我，你们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还怎么隐身，我还怎么搞情报？

那么。我只能向西去了……不！那塚下公然威胁，显然是在逼我行动……那么，我若逃走，岂不正中圈套？

不走？我已是圈套中人，不走也拿不到情报了……今天这事，重庆和东京同时对我下手，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迫不及待了，说明那战略时刻正在到来！

我有战略情报任务，我不能消极等待，我还是得行动，还是得走……

只是，我不能随着你们的意愿走……

中西功失踪了。

塚下在上海向西的车站和码头、统统布置警察拦截，可是，谁也没有看到中西功通过。

郑文道在上海往西的旅店饭馆，安排秘密交通员迎接，可是，谁也没有看到中西功的身影。

从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必须向西走，失踪的中西功没有向西，难道向东不成？

大江东去。大海东去，向东去！

中西功潜回祖国，重返故乡，却有种异样的感觉——日本生疏了。

田野荒芜，劳作的农人都是老弱妇孺，青壮男人都从军了。

街道寥落，汽车都背着烧煤的火炉，汽油都供应军用了。

军人稀少，兵士的个头没有大枪高，未成年男子也征召了。

新闻单调，知识分子纷纷转向，歌颂皇军的伟大胜利。

昔日人口拥挤的日本列岛，如今显得空疏冷落，从人到物，样样短缺，不短缺的只有警察，举国强化治安。

你们鼓吹多年的东亚共荣，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进入大东京，找到一个小旅社，中西功放下箱子，疲惫地躺倒在榻榻米上、东京的榻榻米用三重县的草秆编织，有股家乡的味道。

门，轻轻拉开了。

中西功身子不动，眼皮微微张开，只见有人悄悄进屋……中西功纵身而起，一下扑倒来人！

那人并不反抗，也不叫喊，原来是个女孩子，浓妆艳抹，雏妓。

中西功慌忙放开她，镇定情绪，点燃一根香烟。那雏妓又巴结地凑过来，中西功厌恶地挥手赶开，那雏妓坐在门口就是不走。中西功无可奈何，扔出一张纸币。

雏妓十分高兴，鞠躬致谢：“谢谢！”

"回来!"

雏妓胆怯地过来。

"你是三重县人?"

雏妓点头。

"你知道川下纺织厂吗?"

雏妓兴奋了:"我就是那个厂的工人啊!"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做工?"

雏妓低下头,嗫嚅地说:"厂子倒闭了。全厂的女工,都来东京了。"

"都做这个?"

雏妓也急了:"不做这个做什么?现在老人和孩子都,都靠我们女人吃饭。"

中西功仰天长叹,这就是称霸东亚的帝国吗?

雏妓悄悄溜走,中西功又轻声追问:"你们的老厂长呢?"

"病了,中西厂长的小儿子被警察抓走了

雏妓走了,中西功颓丧地倒在地上。

怎么办?回家看看父亲?设法营救弟弟?

不能回家,前些日子,尾崎秀实曾经提醒,东京正在追查上海泄密,你不能回国!

不能回也要回。

为了拿到日本的战略情报,我必须返回日本,哪怕这里是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想起家乡的境地,想起自己的崇高使命,中西功激情澎湃。

我满怀激情返回祖国,就是要完成任务拯救祖国!返回祖国,我又要压抑情感,保持冷静。搞情报,不能放纵情感,理智分析才能避免误判。搞情报,又不能没有激情,没有激情谁来探秘?

游荡于情感和理智之间,中西功双眼精光四射,找情报!

这是个军港,威武的军舰,高大的储油罐。

中西功在军港附近找到一家小饭馆，这里有一桌海军士兵聚餐。

“打吧！再不打我们军舰就不能出动了！”

“我们只剩三十天油料了。”

“我们的油库都快空了。”

中西功偷眼望望港口，只见那些储油罐孤零零地立着，无人问津。

军舰只有三十天油料储备？

这表明，日本海军必须立即做出战略决策，不能再等，再等就会失去战斗力。

找油？

中西功熟悉亚洲的石油矿产，找油只能去印度尼西亚，南进！

下午，中西功又来到一家工厂。

这被服厂倒是热闹，工人们小跑着忙碌。中西功过去，给看门老人递上纸烟。

“中国烟？”老人兴奋了，待中西功点燃，一口长吸就吸掉半截，看来是好久没有吸上纸烟了。

中西功同情地再递上一根，老人把两根烟接起来，感叹：“现在的日本，穷得还不如中国……”

中西功乘机试探：“好东西全做军用品了？”

“哪里还有好东西！”老人贪婪地闻着烟卷，舍不得吸，“现在就连军用品也打折了，我们厂子本来是做棉衣的，现在改做裤衩。”

“内裤？”

“不是内裤。”老人十分神秘，“外穿的短裤，日本陆军的新装备。”

陆军新装是短裤？

这说明，日本陆军正在准备热带作战，还是南进！

不用收集文字，不用分析数据，只要你来到日本，放眼一看，战略情报的内容就在眼前——南进。

中西功深深庆幸，自己冒险回到祖国，还是做对了。日本帝国对国外隐瞒战略意图，在国内就大意多了。

这情报分析，不只需要理论学术，还要重视直观，直接观察，亲身体验。文字可以虚构，数字也能造假，这备战环境却是实实在在，你只需身临其境。

中西功不禁想起，那情报大师毛泽东不是强调实践论吗？

夜晚的东京，没有上海那样的霓虹灯，没有上海那样的夜总会，只有黑乎乎，黑黝黝。

街道人迹稀少，中西功仍然不肯回旅社，仍在四处巡行，以直观感受情报。尽管白天的直观已经得出结论，但中西功内心还是忐忑。

薛有朋说，两线作战，兵家大忌，无论北进还是南进，对于日本都是实力不足的冒险犯难。依照常理，日本海军无力对抗强大的英美海军，除非日本军人疯了。

中西功则有不同看法，日本海军虽然吨位不及英美，战斗作风却异常强悍，甲午海战击败强大的清朝北洋舰队，对马海战击败强大的沙俄舰队，日本海军不怕英美！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军事，这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必将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可是，日本军人向来不按常理出牌，在战争初期，海军的突然袭击定将大胜！若要打败日本海军，还得像中国抗战那样长期消耗，让那经济困境逐渐削弱日本……

中西功同薛有朋争执不下，却得出共同结论：日本打不打，不由马克思决定，也不由中西功决定，要由日本帝国决定。

日本帝国还敢大打吗？

回国以来，中西功亲眼看到经济社会的凋敝景象，不禁怀疑，就是一个支那事变已然拖垮日本，再扩大战争，那简直是发疯！

一个国家，一个懂得制订战略计划的国家，会发疯吗？

“呜——”

刺耳的警笛，飞驰的囚车，中西功急忙隐身暗处。

一辆囚车飞驰而过，立即吸引路人的目光，一伙老头子纷纷叫骂："抓卖国奴！抓卖国奴！"

囚车没影了，老头子们还在骂，而且指着中西功骂："成年男子，不上前线，丢人啊！"

中西功被骂火了，突然爆发："他东条才是卖国奴！"

"你说谁是卖国奴？"老头子耳朵不好，"快报告警察！快报告警察！"

"愚昧！"中西功恨恨丢下一句，径自离去。

疯了，疯了，日本人真的是疯了。

经济社会困窘到这个地步，若是别的国家，肯定要改弦更张。可是日本不，日本的民族性格执著，一条道走到黑，越是困难越发疯，不撞南墙不回头。

直观，直感，中西功判定：日本肯定会南进，而且是大举南进。

战略动向判定，这个情报的下一项内容，就是战略决策。

日本是否已经决策南进？

熟悉日本政情的中西功知道，在战争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军队，陆军和海军。海军当然主张南进，唯一能够制约海军的力量，就是陆军。所以，中西功的侦察目标，不必是海军，反而应该是陆军。

大白天，中西功大踏步进入陆军总部。

军装，便衣，各色人等出出入入，这日本也是外紧内松，即使是戒备森严的陆军总部，只要你昂首挺胸往里走，卫兵也不会阻拦。阻拦我也有预案，就说去找佐藤，报道部的老朋友佐藤。

熟门熟路，中西功挨门巡视，这间屋里只有一个人，身着便衣，头上却戴着军帽，双脚翘在桌上打电话。

中西功进屋，随便地问："佐藤在吗?"

"出发采访了。"

"关特演?"中西功苦笑，"冻掉他的大鼻子。"

"热死他!"那人放下电话，神秘地说，"他这次的任务是去东南亚……"

"跟海军走?"中西功讥讽，"老大当老二了?"

"海军迫不及待地要求南进!"那人对同行不守秘密，"就等御前会议最后敲定，万一改成北进，佐藤又白跑了。"

海军? 陆军?

中西功醒悟，这最后决策，还要看两军是否团结，现时的日本，连天皇也要看军人眼色。

如何探知陆海军高级将领的决心?

若是尾崎秀实在，这不是难事。可是，现在佐尔格的国际小组已经破坏，中西功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直观直觉。

行步街头，只见一群老头和妇女，头缠标语带子，涌向神宫。

当天报纸报道，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共同参拜伊势神宫。

"啪!"

中西功把报纸拍在案头，最后的疑问解决了。

那伊势神宫是天皇的神社，参拜那里必有军国大事。

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能让势不两立的两军首脑尿到一个壶里?

直观，直觉，不只是逻辑直觉，还有艺术直觉。两军首脑共同参拜，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提供了一个绝大的情报：日本两军已经就战略方针达成一致。

中西功完全自信，我已经拿到了战略情报，应该回国复命了。

怎么，我把回中国当作回国，那回日本算什么?

计划回中国的里程，最近的海路不是上海，而是大连。经由大连的轮船拥挤，那里正在举办"关特演"，日本国内的留守部队正登船驶往大连。

关特演？

想到那个中苏边境的大演习，中西功冷汗浃背：万一我的直观受到欺骗呢？

凡搞突然袭击，必先隐真示假。德国袭击苏联，曾经造出德苏友好的假象。现在日本也要搞突然袭击，当然也会隐真示假。如何识破真假？南进是真还是假，目前还“隐”藏，“示”出来的，正是那关特演。要想揭露真相，先得识破假象，我要想敲定南进，先得否定北进……

回国，中西功先到大连登岸。

一到实地，真相就昭然若揭。

关特演的演习内容，不是渡江进攻而是跨海登岛，这就不会北进而只能南进。关特演从本土调到大连的部队，没登岸就直发台湾，那里也是南进方向。

事实表明，这关特演不过是隐南示北。

搞情报，一要拿到信息，二要分析信息，这分析就要去伪存真，识破对手的隐真示假。

中西功庆幸，此行不但完成了第一步，而且达到了第二步。

还是得深入虎穴啊，中国有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真正的情报，都藏在绝密深处，必须使用内线侦察。密战大师周恩来说过，内线侦察，要有深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

上乘固好，却很危险。深入虎穴，往往是尚未得到虎子，先被母老虎吃掉了。中西功此行足够幸运，不仅拿到情报，而且全身而退。

下一步，可以回上海复命了……

返回上海，中西功竟然有一种返回家乡的感觉。这感觉并不虚幻，我的青春在那里，我的家庭在那里，我的朋友也在那里。

回上海先见谁？不是妻子，而是同志。中西功急切盼望重逢郑文道，向兄弟报告：我不是死间是生间！

路过南京，西里龙夫登上火车，交给中西功一份情报：驻华日军的南进部署。

拿到这份情报，中西功就完成了情报步骤的第三步：印证。

搞情报，特别是搞重要情报，那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办成的事情。第一，你得拿到信息；拿到信息还不够，第二你得分析，从纷乱的信息中得出判断；得出判断还不可靠，第三你还得拿到确切情报来印证你的判断，否则只是猜测，算不上情报。

西里龙夫这情报，来自南京总军的绝密作战计划，极其可靠。有了这份情报，中西功的南进判断就不再是猜测，而是情报，准确的情报。

西里龙夫向“山大王”报告，自从接到侦察国际战略情报的任务，我日本人情报小组全员开动，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平，从北平到太原到大连，全线攻关，已经拿到大量情报，可以向延安汇报了！

这时火车晃荡起来，从南京到上海要渡过长江，没有大桥，只有轮渡，轮渡船虽然巨大，在更为巨大的长江之中，还是会晃荡。

这一晃荡，西里龙夫有些发晕，中西功的眼睛却更亮了：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判定南进，拿到南进部署，这固然可喜，可是，还有发动时间呢？

战史上，决而不行的战事，数不胜数。日美谈判正在进行，万一日本又改变决定呢？即使决心不变，也可能引而不发。

你提前预报开战，那战事却迟迟不来，你能永远处于备战状态？那也是作战资源的浪费啊！

在国际间谍圈，谁能拿到国际战略情报，谁就是国际大师。可是，对于国际和平战士，这大师还不够。拿到情报不是目的，目的

是以情报辅助决策。你提供的情报，必须有利于中央掌握战略先机。毛泽东说，不仅好看，而且好吃。

于是，中西功又给自己的任务增添一项：判定日本南进的时间地点。

中西功回到上海，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最想见到的郑文道。

中西功失踪，急坏了郑文道，你怎么连我都不通知？紧张地寻找一圈后，郑文道定下心来。中西功没有被韩霜刺杀，也没有被塚下密捕，中西功的去处没有报告组织，也没有告知家人。这种异常的行动，肯定是“向西去”的反向，向东。

中西功去日本了，深入虎穴，现地侦察。

自从得出这个判断，郑文道每天定时到车站等候，等候中西功归来。

等到中西功，郑文道立即将其拦截，带出上海。对于你，回东京是深入虎穴，回上海是再入虎穴！

东京的“国际谍报团案件”，已经牵连上海，牵连中西功。

就在中西功失踪的时候，塚下也离开了上海。富于境外侦察经验的塚下，被调回东京，接受紧急反谍任务。

东京警视厅认为，在国内侦察共产党很难，他们有多年就地潜伏的基础。从国外联络着手，往往能有意外收获，上海抓捕佐野学就是明证。东京警视厅追查每个从境外回国的日本人，果然发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追踪这个宫城宇德。居然连到德国记者佐尔格。

此人深受德国大使信任，参与多项机密，居然是秘密共产党员，在东京经营国际间谍网，侦获德攻苏的战略情报。特高课追查佐尔格的同伙，又发现有日本人暗中协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尾崎秀实，近卫首相的亲近顾问！

“国际谍报团”案件，导致近卫下台，内阁改组。东条英机继任首相，立即指令警视厅大力加强反谍，严保战略机密。塚下奉

调回国，参与彻查，这一查，就查出尾崎秀实曾经长期在中国上海活动。

上海？

上海本来是我塚下的地盘，那里不但有尾崎秀实的同伙，还有我的情敌，中西功和郑文道。

捧着新任首相的尚方宝剑，塚下得意洋洋回到上海，追查所有泄密嫌疑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东京的严厉督促，改变了上海的间谍生态。

金原抓捕陈幕，只因陈幕曾经判断日本南进。庞大的军统上海站，一夜间分崩离析，只剩个双重间谍韩霜，惶惶不可终日。

韩霜揭发梅笛，只因梅笛是美国雇员，肯定是她泄露日美谈判秘密。梅笛当即撤离中西功的调查所，转往根据地避难。

洞井揭发中西功，只因中西功曾经参与左翼学潮。树倒猢狲散，近卫首相下台，大家都得舍卒保车。只是尚未发现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一时还不能下手抓人。

塚下盯上郑文道，尽管韩霜是军统特务，尽管梅笛是美国特务，尽管中西功可能是日共特务，但塚下对他们都不上心。塚下的目标始终是郑文道，那家伙勾引我的隆子，他就是共产党特务！

陷害郑文道，又要提醒隆子，于是，隆子就得知了塚下的反谍机密，这机密，又转达给郑文道。

郑文道不怕塚下追查自己，却担心自己被抓会牵连中西功。所以，郑文道也不去中西功的调查所上班，整日等在车站码头，营救中西功。

中西功得知上海的险恶处境，仍然坚持要返回上海，而且，返回自己的调查所上班，只因那里能看到东京发来的机密文件。真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郑文道佩服这个日本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大业，你不惜背上卖国奴的骂名。为了世界和平大业，你个人甘冒极大的风险。

中西功却异常平静，我重返上海，也可以说是再入虎穴，也可以说是牺牲精神。但是，我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激情，同时也是理智的判断。

想想看，近来敌人为何疯狂地加强反谍部署？这正说明，说明他们要掩盖什么，那就是更加疯狂的战略行动。

这就是说，公开战争即将打响，秘密战线提前决战。你想想，决战关头，最上乘的战法是什么？是撤出还是深入虎穴？

"我，我当然知道，撤出只能失败，深入虎穴倒有胜利的可能。"郑文道嘴里承认，可身体还是拦着中西功。道理是道理，感情是感情，我不能眼看兄弟去送死啊。

"你还是让我进上海吧？"望着尽力阻拦的郑文道，中西功的眼光温柔了，这个中国同志，真像自己的弟弟，那个弟弟在东京被捕，这个弟弟在身边掩护。

中西功耐心解释，我同尾崎秀实的密切接触，是在从上海返回东京的轮船上，上海这些特务并不知情。没有拿到证据，塚下不敢对我这个高级特务动手。

"万一尾崎秀实供出你呢？"郑文道终于说出内心的担忧。

中西功十分自信："他是我的同志加兄弟，他不会出卖我。"

同志加兄弟？

郑文道深深震撼，这同志加兄弟是什么关系，直让人生死相托？

我和你，也是同志加兄弟啊！

有同志，有兄弟，对于一个男子汉，那是最大的快乐。郑文道在抗日游击队，过的就是那种兄弟生活，一帮同志同吃同住，打仗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背后有人打你的黑枪，冲锋的时候，你相信受伤后有人把你扛回家，那就是同袍之谊，那就是团队精神。

从事秘密工作，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你是单线联络，接头只能说短短的单词，你要独立活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没有同

袍，没有团队，只有孤军奋战。

孤独的日子，让郑文道不快。同梅笛分手时，梅笛笑道：今后，我们从灵长类动物变成猫科动物了。灵长类是群居动物，猫科是独居动物，可人类本来是群居动物！

今天，郑文道突然发觉，这秘密工作，依然是人类的生活，你还是有同袍，有团队，哪怕你的团队成员除了你只有一个。

郑文道愉快地同意中西功返回上海，而且指定了返回方式，两人分手，各自行动。

中西功的任务，当然是侦察国际战略情报。

郑文道的任务，就是暗中保护中西功。

同志加兄弟，生死相托。

第十五章

死间

——秘密战争提前对决

日军司令部戒备森严，中西功悄悄绕到侧面，抛出钩索，钩住顶层窗台，准备攀爬。

突然窜出只狼狗，咬住中西功的腿！

郑文道利刃一挥，割断那狼狗的咽喉！

郑文道望着中西功攀登，警惕周围动静……突然那狼狗翻身而起，咽喉还淌着血，那头颅却变成塚下！

郑文道以身体护卫中西功，那人狗却穿透郑文道的身体直扑中西功……

"中西功！"

大喝一声，郑文道惊醒。

醒了才发现，自己正站在黑暗的街角打盹，身边窜过只野狗。

突然想起什么，赶紧抬头看看，中西功家的窗口黑黑的。

自从中西功返回上海，郑文道就开始跟踪他，没日没夜地跟踪。别人跟踪是侦察目标，郑文道跟踪是保护目标。今晚中西功回家，郑文道就蹲坑守卫，蹲得久了怕瞌睡，郑文道就坚持站着，没想到站着也困，没想到站着打盹也会做梦，更没想到做梦还喊出了

中西功的名字。

说梦话，这是郑文道的老毛病，对于常人这不过是个生活习惯，对于秘密工作这就是致命缺点。

你是个严谨的联络员，你不会暴露任何组织秘密，可是，你却可能在打盹的时候说话，向周边人说出不该说出的秘密。这样，你还是个合格的秘密战士吗？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你被捕也不会供出同志，可是，你在受刑昏厥时却说出你的同志的姓名。这样，你还是个可靠的革命同志吗？你不泄密也泄密了，你不是叛徒也背叛了！

大步幅，慢步速，步幅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大，郑文道独自走在黑暗的街道，不住地谴责自己。

间谍无小事！一个小毛病，可能暴露一个大机密，一失足成千古恨。为了保护我的兄长，我必须设法预防这说梦话的毛病……

郑文道担忧的兄长，此刻其实并不在家。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务，中西功当然能够发现郑文道的暗中保护，只是，中西功并不欣赏这种做法。秘密行动，敌众我寡，互相掩护也无济于事，关键在于隐身，你根本就不要让敌人发现你。

所以，中西功进入自家的楼门，又从后门遁出，甩掉了郑文道的保护。

此夜，中西功的目标是自己的办公室。满铁驻沪办事处调查班的保密室里，有满铁的内部通报，其机密级别等同军方，也许可以查证南进情报？

深夜的外滩，静谧中渗出神秘。路灯下明亮而安逸，黑灯的楼房却隐藏着危险。中西功没有绕到侧面，也没有抛出钩索，挺直身躯，堂堂正正走向正门。

看门人见到来人，恭恭敬敬拉开门，没有多问半句。

走上高高的楼梯，中西功心怀得意。

我还是这里的主人！监视我这样的高级人物，你塚下不会布置

给底层人员。

这个判断，就是我敢于深入虎穴的原因。深入虎穴比深入狗穴要安全些，狗连睡觉都耳朵贴着地面，老虎却有打盹的时候。

宽阔的楼道，没有任何人来往，中西功顺利地进入保密室，先拉紧窗帘，再打开台灯，特别注意不开顶灯，以免灯光从窗户外泄。

一切齐备，却看到桌上空空的，没有一份文件。

中西功双手抱头，狠揪头发，狠揪头发。

亏你还是个高级特工，你忘了你自己布置的规则：下班之后，所有文件必须锁入保险柜。今晚，就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你被你自己的规矩锁住了。就像那变法失败的商鞅，逃亡时被自己定下的旅行法规给困住了。

中西功这个悔啊，早知今日，当初就该预留一把保险柜的钥匙。后悔也没用，还得想办法，怎么打开这坚实的铁家伙呢?

没有撬杠，没有钢锯，身边只有一把手枪……对了，就用枪弹击破锁闩!

开枪会惊动保安，还要设计个理由?

急思苦想，中西功像困在笼里的老虎，满屋乱转。

不能再想了，再想也想不出办法，现在必须动手，现在不能再拖!

中西功拔出手枪，瞄准柜锁——

钥匙就在保险柜的门上插着!

这隆子，真是麻痹大意，锁门忘了拔钥匙。我把最重要的保密任务交给最稳重的你，没想到你也会出错。

出错好啊！你的失误，就是我的幸运。中西功从保险柜里面取出文件，在台灯下翻阅。翻着翻着，《每日简报》 的一行字跳入眼帘：

“御前会议决定：日美谈判限于本月底结束，皇军将视势采取行动。”

轰！中西功的脑袋炸了。

这信息表明，日军将在本月底下月初开战。时间紧迫，我必须在开战前发出警号，给统率部留出备战的时间……

这是昨天的简报，还有今天的呢？

文件夹里有张纸条："从今天起，所有国内文件，一律由驻沪海军控管。"

海军？海军控管机密？

这保密规定意味，今后的战略行动由海军主持，那就是南进开动啊！

这情报太重要了，中西功再次阅读，仔细辨认，这就看出笔迹是隆子的。

隆子留下钥匙，隆子留下字条，可隆子不是我的秘密情报员啊……

隆子留下钥匙，隆子留下字条，都是有意而为。

同中西功一家经常来往，同郑文道亲密接触，隆子早已看出两人有秘密，隆子也是同文毕业，也有间谍素养。看出来了也不深究，隆子是个文化人，不乐意介入任何政治阴谋。

我只要知道郑君是个君子，就够了。

就这样，隆子在日中密战之间独善其身，拒绝帮助塚下工作，与郑文道的关系却越走越近。

可惜，这种中立姿态，无法继续。近些日子，塚下发疯地侦察间谍，郑文道发疯地侦察情报，两人似乎都忘了隆子，这让隆子不得心安。

这种局面叫作二选一，你必须做出选择，选错了你将失去幸福，不选你将失去一切。

塚下和郑文道摆在那里，隆子当然要选郑文道。于是，隆子把钥匙留在保险柜上，而且在文件夹里留下字条。隆子相信，郑文道

看到这些，会高兴的……

郑文道并未入室窃密，也就没有见到隆子的好意。

在中西功家守候半夜，郑文道没有发觉任何异常，于是离开。离开又不想回家，不知不觉走到外滩。

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感觉中西功大哥也来这里了。

来到楼下，果然发现异常，那保密室的窗户，似乎不如别的窗户那么暗。这说明，有人正在室内工作，也许就是中西功？

困意全消，郑文道警醒地在楼外巡视，掩护大哥。

路灯明亮的外滩，路人稀少，对面街角有个站街的妓女，远远看到男人，伸手召唤。

郑文道厌恶地转开，这就想到，自己一人蹲守在空空的街道，显得有些别扭，反而会暴露楼内窃密的人。

正在琢磨对策，对面的妓女惊慌走避，一阵咔咔的皮靴声——宪兵巡逻队来了！

日军宪兵是个特殊兵种，不但纠察军内的奸细，而且搜捕社会上的反日分子，每个宪兵都是特务，人人具有反间谍经验。

五个宪兵，成集团状，警惕地巡行在寂静的外滩，这种队形可以防备敌人袭击。领头队长发现前方有个单身男人，指挥手下分散包抄。深夜独行，非偷即盗，那家伙肯定是个望风的贼人，楼里还有同伙！

“老子在狭窄的日本呆腻了……”

那小贼怎么唱起日本的《马贼之歌》？

围拢上去的宪兵刚要动手，那家伙竟然挥刀抵抗！

脚步踉跄，刀风凛冽，那刀虽然不过是根木条，却招招是日本刀法……

宪兵们不好动粗了，这人肯定是个喝醉的日本人，而且是个刀法纯熟的浪人，不好惹。

刚有犹豫，那木条已经架上队长的脖颈！

“你的，熊本第五师团?”

宪兵队长傻了，自己只是下了两句口令，人家就听出了口音，断定了来历，肯定是个特工高手!

众宪兵恭恭敬敬，搀扶烂醉的浪人。

望着身边的日本大兵，郑文道得意地笑了。

“不让别人拿我当外人。”

这中西功的座右铭，今夜我用上了。

深入虎穴，就要让老虎不拿你当外人。

看来，我郑文道，也有中西功大哥的本事了……

中西功驾驶厢式货车，驶向军港。

窃密!

中西功今夜必须窃密，那密件由海军收管，中西功今夜必须潜入海军基地。可是，自己手边有满铁通行证，有陆军通行证，却没有海军的证件，潜入海军基地，分外危险……

一个高级间谍，通常不搞盗贼勾当。可现在不同，现在中西功必须采取行动，哪怕是莽撞冒险的窃密行动。

战略间谍的使命是侦察战略情报，战略情报的价值是辅助战略决策。所以，秘密战争的决战，总是比公开战争早，你提前拿到情报，才能赢得战略先机。

现在，日本即将发动公开决战，中共情报系统就不能再等，秘密战争提前对决，我中西功就是先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藏谍万日用谍一刻，世界大战到了危险时刻，我必须先作死间!

根据已经拿到的情报，可以判断日军将南进。但是，这些情报虽然可靠，却不够直接，不够确实。你从日本的战略物资储备，可以判断南进才能获取资源；你从日军的备战部署，可以判断南进即将实施；但是，这资源需求和备战部署，并不等于作战命令，何时打，打哪里，还要拿到确实情报。

拿到确实情报，不能依靠道听途说，不能等待文件送达，必须

行动，亲自行动，去偷，去抢，去拼命！

今夜的军港戒备森严，车辆进出的大门，也被钢架阻拦。

第一道门，中西功连车都不下，坐在驾驶室内，高傲地吼叫几句日语，声明自己是领事馆的车。

那门，就敞开了。

中西功驾车，长驱而入。日军基地的第一道检查，通常由中国人担任，任务是审查中方来客。你只要显出你的日本身份，那些汉奸就不敢多问。

前方是第二道门了，这里的检查，通常由日本军警担任。中西功提前减速，缓缓而行。

这第二次怎么骗过去呢？

骗人，通常只能得手一次。当塚下拦在面前时，郑文道就不能再唱日本歌了。

你抓捕我，不过是要突破口供，追查的目标却是中西功。我相信自己，自己不会出卖同志，不会出卖兄长。可是，我又担心自己，自己有个说梦话的毛病，这毛病在受刑昏厥时也可能发作……

想到这里，郑文道恭恭敬敬，给日本特务鞠躬九十度，郑文道老老实实，被日本特务塞进轿车。

轿车飞驰，车上的特高警察轻松地聊天，后座中央那个中国人畏缩猥琐，没人重视。

轿车急转弯，离心力向外甩，郑文道乘机猛撞，和特务一起飞出车厢……

中西功也下车了，在第二道门前。

恭恭敬敬，向警察鞠躬，说出几句中国话。

这几个警察都是日本人，塚下布置的特高警察，专门侦察日本人内部的奸细。专注于日本人，就不大看得起汉奸，面对这个送货

的华人司机，日本特高警察就不屑盘问。

于是，中西功就顺利地骗了第二次。

不是因为是日本人，而是因为太像中国人。

作为一个日本高级间谍，中西功受到的训练，就是“比中国人更中国”。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中西功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让中国人拿我当外人”。

所以，当中西功需要假扮中国人的时候，毫不费力。

有，是个愿景；无，是个境界。老子曰：大音无声，大象无形。这就是说，能够做到“无”，才能得到“有”。对于一个间谍，你要“有”那情报，先要“无”了自己，变声隐形，以致无名。

中西功驾驶货车，缓缓驶入海军基地。

我能扮好中国人，还得感谢我的中国兄弟啊！

想到郑文道，中西功忽然感到心头发紧，难道我兄弟有所不测？

心有灵犀，郑文道也在思念中西功。

日本料理店，我和他初次接头，并不情愿地鞠躬致意。

黑夜小巷，他向我的刀锋扑来：“自己人，有情报！”

留青小筑，他家的小丫头非说要嫁给我。

外滩大楼办公室，他掏出日本军票交党费……

痛！

骤然醒来，郑文道察觉自己正在遭受鞭刑。

我被捕了？

摇摇头，这才想起，刚才的昏迷，源于跳车自杀。可惜，那次跳车摔死了砸在下面的日本特务，却没能摔死想死的我。

仔细辨认，面前的凶手，正是塚下，日本特高警察。

塚下恶狠狠地问：“中西功？共产党？”

中西功？

我没有说出你的名字吧？

郑文道紧张回忆，刚才昏厥时刻，自己脑海里闪过中西功许多镜头，好像两人重新交往一遍。

刚刚接触他时，我心里还在反感，他是日本特务啊！

从何时开始信任他？从他提供日军清乡情报挽救了我国军民？

从何时开始尊敬他？从他讲解《论持久战》传授情报业务？

从何时开始爱戴他？从他临危不撤坚守情报岗位？

说不准了，算不清了，我俩的交往已有四年，四年的友谊胜过终生。

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吧？那是我们组织的核心机密，我们可以失去我，却不能失去他！

既然你塚下反复追问，那就说明你没有从我口里听到他的名字。郑文道庆幸，即使在昏迷状态中，自己也没有泄密。

痛！

皮鞭又打在身上，郑文道闭上眼睛，装作昏厥。晕刑，也是反审讯的有效手段，你假装昏晕，既可回避审问，也能避免继续承受那难熬的刑罚。

啪！啪！啪！

尽管郑文道昏晕，塚下却没有停止鞭打，而且越打越狠。

让你分数比我高！

让你女友比我多！

让你升官比我快！

塚下越打越来劲，鞭鞭击打的不是别人而是中西功。

虽然你不是中西功，但你可以牵连他，只要打得你出卖他，我就能再破大案，我就能再升高官，我就能吃掉隆子！

郑文道一声不吭，忍受暴打。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出卖他。论人格，人人平等，论情报作用，他比我重要。这就是我们中共秘密战线的人性观，这就是我们

为何宁死不屈。

郑文道下定决心，即使在心中，也不再叨念那个名字，以免泄密。

我只说他，誓死保卫他！

塚下的鞭子越打越狠，郑文道已经昏厥，塚下依然挥鞭狠打。既然你不肯出卖他，那我就打死你，打死你我就再无情敌，打死你我就可以独吞她！

这时，洞井出现了。

同塚下不同，洞井不要性命，只要姓名。洞井至今吃不准，那中西功到底是忠诚的学生还是卖国奴？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洞井制止塚下用刑，审讯也要讲究技巧。对于胆怯者，你可以采用逼供；对于顽强者，你应该改用诱供。

对于这个华人男子嘛，洞井自有办法，有办法从他嘴里掏出秘密，包括内间的名字中西功……

中西功正在军港潜行，黑衣黑裤黑头套，两只黑洞洞的眼睛，中西功也有忍者装备。

今夜的军港戒备森严，就连军舰的舷梯都收起了，全体海军官兵禁止下舰，一级战备。

暗影中，一个黑影悄悄潜入，接近军舰。

扔出钩索，刚刚钩住甲板，突然窜来个黑影——狼狗！

中西功立即掏出手枪，却不敢开枪，那会召来卫兵。中西功又摸出匕首，却不敢出手，那狼狗吼叫也能引来卫兵……

这时，那狼狗却偎依在中西功腿边，摇头摆尾，认出熟人了。

原来，海军从来不准动物上舰，近日加强戒备，从陆军借用狼狗，而这狼狗经常被调查班运用，把中西功当做主人。

中西功手抓绳索，攀援而上，脚下，大狼狗忠诚地护卫着。

忙于攀登的中西功，心思却飞向郑文道，他怕狗！

他混过日军岗哨的时候，曾经被日本狼狗识破，饱受凌辱……

凉爽，沁人肌肤的凉爽，这从头淋下的清凉，是哪里来的泉水？在这炎热的夏天，我有幸沐浴在清泉中……

温暖，荡人心胸的温暖，这围绕全身的温暖，是哪里来的棉被？在这寒冷的冬季，我有幸沉浸在床榻里……

啊，不是泉水，不是棉被，是梅笛。梅笛给我淋浴泉水，梅笛给我围上棉被，梅笛的身体就是清泉，梅笛的身体就是棉被……

痛！

郑文道从昏厥中苏醒，这就看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受到温柔地对待。

一双纤手，纱布蘸水，轻轻地擦拭自己的伤口。那双手是女人的手，梅笛？

仔细辨认，她不是梅笛，她穿着和服。

日本女子！

郑文道骤然惊醒，警惕地观察其动作。

这日本女子，肯定是个女特务……

隆子没有发觉郑文道醒来，还在轻轻地、小心地擦着，他被打得太惨了！

隆子深爱这个男人，虽然他是中国人。隆子就是偏爱中华文化，隆子就是偏爱中国男人，比起那个狭隘狠毒的塚下，这郑文道才是真君子。

郑文道这时才认出，这日本女子，原来是隆子。

紧绷的心情顿时松弛，隆子来了，这就是亲人来了啊。

尽管一直回避隆子的爱情表示，郑文道还是喜欢隆子的。回避隆子，那是工作保密的需要，而不是因为隆子是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中国人，这世界判断一个人，国籍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看你是什么人。你要和平还是要打仗？你搞团结还是搞结束？

日本人也是人，男人或女人。日本男人中西功就是最好的男人，日本女人隆子也是极好的女人。

隆子欣慰地看到，郑文道的眼神充满温柔，隆子赶紧为男人解开手铐脚镣……

隔壁，洞井和塚下戴着耳机，认真监听，洞井听得饶有兴味，塚下听得痛苦不堪。

耳机里，那边的语言含糊，音色清晰。

女人软语呢喃……

男人叹息连连……

洞井十分满意，那华人男子没有拒绝。

只要你不拒绝，你就会迷恋女性的温柔，只要你迷恋美色，你就会接受她的肉体，只要你深陷其中，你就再也不能自拔。

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是党员，不再是间谍，你就是个赤裸裸的男人。

男人？

男人一生的最大敌人，一个是女色，一个是死亡。女色如水，死亡如刀，二选一，任何男人都会选择女色，那是温柔的死亡。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答应你不死，你还会放弃女色吗？

你会享受快乐，你也就会说出秘密，你说出了一句，你就背叛了一切，哪怕你的亲爹亲妈。

洞井朝塚下挤挤眼睛，这个共党特工就要被我搞定了，不怕他不当叛徒。

塚下看到这恶毒的示意，怒火中烧。

鞭打郑文道，被这老家伙制止，他提出一个怪异的招数，还说那招数来自中国历史。想当年，清军俘虏明军大将洪承畴，用尽劝降手段却不能得手。这时，皇太极的宠妃亲自出面，美人软语，那坚贞不屈的汉人就乖乖就范。于是，洞井唤来隆子，亲自交代任

务：为了实现帝国的使命，你有义务献身。

献身？

让一个女人，为了所谓特殊任务献出肉体？

这招数，对于任何妇女，无异于离经叛道，可在日本黑道却是司空见惯。女人算什么，就是个器官而已，器官是什么，男人的玩物而已，男人为帝国而献身，女人就应该为男人而献身，男人献出生命，女人就献出肉体。在日本驻外军营，普遍设有慰安妇，征用妇女为国献身，在日本特务机关，也普遍招募女特务，专门勾引外国间谍。

面对帝国使命，日本的女人不该拒绝，男人也不敢反对。可是，塚下希望隆子反对。塚下把隆子当作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女人还没尝鲜就让给外人？可塚下又不能出面反对，隆子还没有答应成为自己的女人。一个日本特工，怎能反对上司使用美人计呢？

没想到，隆子答应了。

隆子没有拒绝这个怪异的任务，因为隆子也想拯救自己的爱人。

于是，塚下就只能听着，听着别的男人享用自己的女人……

痴迷中的郑文道突然醒悟，一把推开隆子。

这是美人计！

隆子却紧紧抱住郑文道："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不要求你背叛。我知道你宁死不屈，可是，可是我，我不能让你在死前没有女人。"

死前没有女人？

监听的洞井十分得意，我找到了他的死穴！

这个郑文道也许不怕死，他自幼受到舍生取义的中华文化教育，他是个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可不怕死的人也仍有所怕，怕死前留下遗憾。有人遗憾死后家属无靠，有人遗憾死后声名不显。比起所有的遗憾，男人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尝过女人。所以，堂堂皇军

要在军营设置慰安妇女，让军人死前不留遗憾。

现在，女人送到嘴边让你尝，你还能死吗？

只要你不死，我就有办法让你说，你不说口供我也会让你说梦话！

“他会死的！”

塚下打断上司的思考，再不制止，隆子就要失去童贞了！

“那家伙跳车，那家伙自杀，那家伙还会跳楼……”

塚下语无伦次，但洞井还是听明白了。

你是说，那中国人会乘机跳楼自杀？

你错了！

中国人怕死，中国人没有勇气自杀。

自杀是什么？

那是舍生取义，这天下，只有我们日本人才敢自杀。

中国人？中国没人肯自杀，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没有男人！

塚下无言以对，洞井对中国人性格的分析，完全符合塚下的看法。

可是，能够看透中国人的塚下，却看不懂日本人了。

日本没有卖国奴，那中西功为何帮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那隆子为何爱上郑文道？

这些问题，塚下不能问洞井，你日本人还能不懂日本人？

那洞井，那老特务，非但没有任何疑惑，反而十分得意。

洞井得意地听着，欣赏一场自己导演的戏剧。

塚下紧张地听着，聆听一场对自己的审判！

那是女人的呻吟……我的隆子被他干了？

那是男人的喘息……他正在蹂躏我的女人！

塚下虽然看不起妇女，却不肯轻视高贵的隆子，塚下虽然是忍者出身，却不堪忍受自己的权益被剥夺。听着隔壁的声色演出，塚

下恨透了那个华人男子，看着洞井色迷迷的表情，塚下恨透了这个日本老特务。

你不是卖国奴，你却比卖国奴更可恨，你卖我的隆子，你卖我的女人，你卖我日本的人格！

洞井没有注意到塚下的反感，洞井全神贯注于监听。

不是监听是偷听，洞井已经把监听任务变成了偷听娱乐，色情娱乐。

老了，老得不能勃起，不能实干，可老头依然保持对女人的兴趣，不能实干也能意淫，洞井的最大乐趣是偷窥别人性事。今天，洞井的娱乐格外刺激，这偷听比偷窥更神秘，你要根据音色发挥自己的视觉想象……

听着，想象着，洞井琢磨隔壁的状况，是男人欺压女人还是女人操弄男人呢？

想到这里，洞井有些不甘心了，向来都是日本男人欺负中国女人，现在怎么中国男人享用日本女人了？

洞井决定停止这场吃亏的游戏，招呼塚下出门，我们去录口供吧……

黑沉沉的海水，黑沉沉的军舰，大战前夜的军港，静谧中潜藏凶险。

军舰上溜下个黑影，从甲板坠落地面。中西功试图抖落钩索，却不能成功。那就让它留下吧，反正我拿到了情报，你们追查也追查不到我。

中西功匆匆离开军港，却发觉狼狗在身后追随，不得不停下脚步。

明天早晨，海军就会发觉钩索，追查窃密，那时，这只狼狗就是破案侦探，它能循着气味追捕我。

中西功蹲下，抚摸着狼狗，紧张地思索。那狼狗亲热地蹭着，

好似遇到亲人。

一刀割断咽喉！

中西功把狼狗的尸身丢下大海，水声惊动，一个卫兵持枪走来。

中西功紧握匕首，随时准备出手。

黑暗中，黑衣掩护了中西功的身躯，那卫兵没有发觉什么，转身走了。

不用杀人了，中西功仰天长叹。

为了这份拯救亿万人的战略情报，我必须除掉任何阻碍，哪怕你与我国籍相同。

突然一阵心悸，我得手了，你呢？

中西功感到，自己的兄弟正处于危急关头……

郑文道被隆子抱着，感动不已。

这不是美人计，这是一个女人真诚无私的爱。一个日本女人，公然爱上一个中国男人，而且是国家的敌人，这要多大勇气！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个爱，这爱的力量太大，她也许会软化我的意志，她也许会让我珍惜爱情而不肯再死。

“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女人在耳边喃喃。

活下去？

郑文道心弦颤抖。有这样的人儿相伴，活着多好。

活着，我们并肩在豫园钻研书法，活着，我们结伴去崇明岛写生……

郑文道在心里喃喃地说着，隆子在耳边喃喃地说着。

我们亲如兄妹，我们亲如一家，我们一起去大哥家，你像日本人般执著，他像中国人般大度，你们两个像是亲兄弟……

大哥？大哥是谁？

郑文道的身体剧痛，郑文道的脑袋剧痛，剧痛地挣扎，剧痛地思索。

他像中国人般大度？我像日本人般执著？我们两个像是亲兄弟？

你说的是中西功！

不，不能提起这个名字，说梦话也不能说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即使我不肯出卖这个名字，但我也许会在温柔的梦乡说出这个名字，所以，我必须死。

死？何必一定要死？我不说他的名字，但我也不死？

左右为难，心弦颤抖，这颤抖令人恐惧，我怎能想活呢？

我早已下定决心，为了保护我的兄长，一旦被捕就自杀。可跳车自杀没有成功，敌人给我上了手铐脚镣，我连自杀的机会都没了。

现在怎么，没了镣铐的桎梏，有了女人的束缚，我居然不想死了？

我不死，他就会死。

既然我在女人的束缚中不敢再死，那么，我就会在女人的温柔中出卖我的兄长……

人人都想活，但不是人人都能活。我的最大愿望是让他活，那么，我就只能死。

现在就死？

郑文道的身体，被隆子缠绕着，可以感到那缠绕的力量，那力量让人无力摆脱。

望着女人的身体，任何男人都会心旌飘摇，这是世间最美丽的曲线，美不胜收。不够不够，女人的身体不只是冷冰冰的形象，还是温度，那温暖能够孕育生命，能够激发快乐，让男人乐死忘生！

死吧，我该死了，死得了无遗憾，死得无比快乐。

郑文道温柔地对隆子说："打开窗户吧，我要透透气……"

屋外，洞井握住门把，准备开门进屋。

突然涌上一股恶意，又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

"嗵！"撞碎玻璃的巨响！

“啊——”女人一声惨叫！

赶紧跑出大楼，只见楼窗破碎，跳楼者横躺地面。

郑文道仰面朝天，明亮的眼睛洋溢笑意……

破案的线索断了！塚下仰天大叫：

“中西功——”

中西功！

中西功的眼睛炯炯闪亮，中西功的步伐急促有力，中西功在黑暗中疾行，总感觉背后有强大的推力，那是兄弟的推手啊！

匆匆奔走，奔向郑文道预约的接头地点。分手前兄弟相约，一旦拿到确实情报，立即到那里接头。

好兄弟！等等我！

现在，我终于可以自豪地对你说：

我不是鬼子，我是人，我是与你同样可爱的人……

第十九章

误判?

——统帅决策的历史重责

中西功赶到秘密联络点，没有见到郑文道，却见到上级薛有朋，还有上级的上级，潘汉年。

这是一次超出常规的会见。

以两人的公开身份，绝对不能见面。一旦被发现，将无法解释中共的特务头子和日本的特务头子为何相会。

但今天顾不得了！

国际战略情报万分紧要，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上海情报科负责人、日本人小组负责人，三个情报高手，必须会商。

会商的房间高大轩畅，却显得幽暗深邃，偌大的房间，只开了一盏壁灯。

房间还摆着个巨大的地球仪。这是个外贸公司的办公室，用地球仪演示国际商路。

潘汉年特地选择这个地方，不仅因为这里安全，还因为这里有个地球仪，可以用来展示国际战略走向。

望着欣喜万分的中西功，潘汉年却是眉头紧锁。

拿到情报，并不等于完成情报任务！

你拿到的情报，可能只是模糊不清的多重信息，还需整理才能得出判断。

你拿到的情报，也许只是敌人隐真示假的计谋，还需分析才能得出判断。

中西功现在拿到的情报，异常重要，它不仅影响中国的战局，还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如此重要的情报，当然应该立即上送，可是，越是重要的情报，越是不能误报、你上报的时候，应该确保情报的准确无误。

作为一个情报员，作为一个情报系统，工作中最大的风险并非窃取情报，而是判定情报。窃取失手导致个体生命的牺牲，还能前赴后继，判断失误却造成系统失效，全盘皆输。

所以，重要情报上送之前，必由系统负责人亲自组织，综合分析。

情报工作也是科学，科学必须遵循严密的逻辑。你做出正向论证还不够，这很可能是误判。你还需进行逆向反驳，驳不倒的判断才不是误判。现在，综合情报已经表明日本将南进，需要的只是反证。

对于潘汉年情报系统，那种坐而论道的分析，实在是一种奢侈。你的身边没有关东军的西伯利亚地图，没有日本海军的太平洋海图，连满铁的资料柜都没有，你只有一个地球仪，三个人脑。

所幸，这三个人脑，都储藏着大量情报信息，三人会商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误判。

断定日本南进，是否误判呢？

质疑！最有效而且最快速的分析方式，就是自己质疑自己。薛有朋提出：南进不合军事常识。第一，两线作战，兵家大忌。你日本连中国都没有消化，怎么又会扩大战争？

潘汉年盯着中西功的眼睛：难道你疯了？

中西功没有被激怒，冷静转动着地球仪：南进不是两线作战，

而是双面夹攻!

德国还没有消化西欧，为何又要跨海攻击英国？那是因为英国支援西欧抵抗，德国要扫清外围。

日本的南进，也是大包围战略。我之所以不能拿下全中国，是因为重庆在西南后方领导全国抵抗。我为何不能拿下重庆，是因为美英从缅甸输送物资支援。所以，我要南进占领东南亚，抄重庆的后路。

潘汉年点头了，分析合理。

薛有朋提出第二质疑：以强击弱，胜算最高。苏联兵退莫斯科，日本只要加个指头就能将其扳倒。美国独霸太平洋，海军吨位天下第一。你为何放弃趁火打劫的便宜，非要单独挑强敌?

中西功辩解：军事实力的强弱，并非简单的数字统计，还要动态对比。

苏联是久战之军，曾在远东三次大胜日军，现在还有二十万防御东线，而我陆军被中国拖住，拿不出多少机动兵力北进。说实话，北边不比我弱啊。

美国坐山观虎斗，养得虚胖，缺乏实战锻炼，而我海军养精蓄锐，倾巢而出，定将一战而胜。可以说，南边未必比我强啊!

潘汉年裁定：分析深刻。

反方质疑三：兵法云：步步为营。日本即使南进，也要逐步攻占中国沿海的第一岛链。从台湾打菲律宾再攻印度尼西亚，那逐岛争夺要耗上几年，不会现在就大打，除非你疯了!

正方没有在意这种讽刺，冷笑回应：疯狂出想象力，偏执出执行力。德国能够发明个闪电战，我也要出奇制胜。

南进之敌是谁？东南亚各国都是英法荷美的殖民地，法荷被德国占领了，英国被德国打怕了，日本的唯一强敌其实只是美国。

美国的要害在哪儿？从美洲本土到东南亚菲律宾，中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全靠海军，海军的中转基地位于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

群岛，那里的珍珠港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南进怎么打？逐岛推进，那就给了美国逐步设防的空间，弥补实战经验的时间，那于我不利。慢刀子割肉不如掏心斩首，最佳打法就是奇袭珍珠港，一下打掉太平洋舰队！

反方由不得感叹：打掉太平洋舰队就打败了美国海军，打败美国海军就把美国隔绝于大洋对岸。到那时环顾全球，还有谁能支援中国抗战？

薛有朋看看潘汉年，已经无可质疑了。

中西功是日本人，最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偏执加疯狂，疯狂加偏执，这南进已成必然之势。

裁判其实也是运动员，这些日子，潘汉年周密部署，全力侦察，侦察这国际战略情报。为了防止误判，潘汉年部署了多条渠道，上海、南京、香港，美国、国民党、日本，从不同的外部视角观察，从不同的内部机关窃密，最后，又有中西功这个打入深层的内线来验证。

情报齐全，来源可靠，分析深入，态度客观，现在，终于排除所有误判因素，可以有把握地判定：日本即将南进。

南进的具体日期？

三人达成共识：12月7日。

日美谈判以11月底为限，日本侵略惯于突然袭击，那么，发动攻击的日期就会选在12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乘美军休息日突然袭击。

情报分析得出结论，会商结束。

按照秘密会议解散的规则，应该一个一个地走，相互间隔半小时，以免引起街头眼线的注意。

重点保护上级，开会时上级最后到，散会时上级最先走。但是今天，潘汉年请中西功先走。

你的任务完成了！

作为一个情报员，你向组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你的使命就完成了。

过去，你必须舍生忘死侦获情报，今后，你可以考虑自己的安全了。

所以，你可以先走……

这些话，潘汉年没有说出来，但中西功也听到了。

中共同志如此待我，不是上下关系，而是同志关系，甚至不只是同志，还是兄弟啊……

潘汉年晚走一步，还要和薛有朋商讨下步任务。

如何传送情报?

拿到了，判定了，并不意味情报工作的终结，还要将其传送到位，才能发生作用。

这份国际战略情报极其重要，当然要立即报送延安，延安还要知会莫斯科，中共和苏共有情报合作关系。但是，这还不够，日本南进的打击目标是美国，还应该设法把情报送给美方。

美国支援中国抗日，中国人有义务帮美国预防损失。但是，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倾向反共，中共同美方没有情报交换关系，你白送人家情报，人家也许还不相信呢。

潘汉年指示薛有朋，这份人情，就让给国民党吧，由军统特工把情报转给美国。

送走领导，薛有朋一人琢磨起来。

军统上海站和中共上海情报组的关系也很微妙，那陈幕站长和日本人勾搭，经常要整新四军情报，他的副职倒乐意和薛有朋合作，联手抗日。现在陈幕被日本人抓了，薛有朋正好借机扶持一下那个副站长。不过，那副站长缺乏日本情报渠道，凭什么让美国人相信呢?

倒是还有人选，那韩霜同日本特务有所来往，可以利用她?

转送情报成功，美国就可以提前进入战备防止损失，美国就会更加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日，我党的统一战线就会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薛有朋越想越兴奋，手把地球仪使劲一推，那地球登时飞转起来。

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世界大国轮番登场。

小情报转动大地球！

这就是我情报工作的作用啊……

“我拿到了，我判定了。”

薛有朋得意地说出两句简单的话，突然感到有所雷同。

古罗马统帅凯撒挥兵非洲，在亚历山大城下说道：“我来了，我看见了。”于是，那坚固的城池不攻而下。凯撒的名言流芳百世，太牛了！

情报界却认为这不是吹牛，“我来了，我看见了”，这就是“我拿到了情报，我判定了情报”。决战之前，你拿到并判定情报，那就掌握了战略先机，当然能够不战而胜。

今天。我薛有朋也“拿到了”，也“判定了”！

眼前，那转动的地球渐渐慢了下来，停在薛有朋手边的，还是中国，还是日本。

薛有朋突然觉得不对，“我来了，我看见了”，这话不仅凯撒说过，拿破仑也说过。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说了此言，却只是拿到一座空城，从此陷入冰雪，走向末路。

这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你判定情报，还不是胜利，你还得正确运用情报。

如何运用情报？

这就超出情报系统的范围，进入高层决策程序。

最高统帅部拿到战略情报，还要再分析再核实，再次判定之后，才能据此做出战略决策。

到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的情报发生了实际功用。

薛有朋小心地转动地球仪，不知它会停留于哪个国家，这种行动，像是轮盘赌……

美国、苏联、中国，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各方统帅拿到这份情报，如何处理?

地球的步伐渐渐放慢，薛有朋闭上眼睛，紧张得不敢再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太阳刚刚升起，三百架飞机突然降临!

十八艘战舰被炸沉，上百架飞机被炸毁，两千多人被炸死，美国遭受史上最惨重的战争损失。

同日同步，日军大举攻击关岛、威克岛、中途岛、香港、菲律宾。马来亚，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次日，美国对日宣战，中国政府随之对日宣战，中共中央号召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上海滩一夜大变!

黄浦江上停泊的美英军舰遭到日机轰炸，美舰沉没，英舰投降。日本陆军公然开进公共租界，欧美侨民慌忙外逃，白人也没有治外法权了。

梅笛领着麦尔，从租界逃往华界。

麦尔边跑边痛苦的嗥叫，从中国传回的情报，本来可以避免珍珠港的损失！德国袭击苏联，他斯大林误判，那是专权独断，日本袭击珍珠港，我民主国家的罗斯福总统为何也误判?

韩霜和金原有关系不用怕，可也要忙着逃跑，掩护军统同事撤离租界。这狼狈的撤退让韩霜纳闷，我们不是也拿到情报了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提前抓捕我陈幕站长，可中共的地下组织居然没人遇难。战争一来，梅笛已经提前隐身，就连宋庆龄那些名人雅士也一夜失踪。而我们军统却毫无防备，好像自己不相信自己

的情报。难道中共对情报的判定超过我军统？

最安全的还属薛有朋，同文书院教授算日本的人。人身安全的薛有朋也得忙，忙着布置撤退，把存身公共租界的秘密党员和民主人士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偷渡本是黑道特长，江湖上都靠走私捞钱。可军统擅长走私却不擅长偷渡，走私运的是黑货容易夹带，偷渡送的是人口很难装扮。日军一进租界，军统就遭受重大损失，薛有朋却有办法偷渡人口，而且偷渡那些曝光率极高的社会名流。这是因为共产党有内线网络，中西功掌控上海，西里龙夫掌控南京，日本高级特务协助偷渡，地下就变成了地上，当然安全。

最忙的要数潘汉年，不仅要撤退上海，还要撤退香港，香港聚集着大批内地民主人士，还有中共南委地下机关，都要及时转移。

忙于撤退的潘汉年，心情异常愉快，这撤退其实是进攻！

表面上看，日本突然袭击占了便宜，其实，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

中共中央提前侦获日本南进的战略情报，通知苏联，斯大林把防御日本的二十万大军从东线调到西线，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美国摆脱中立，同中苏联合抗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形成，那德意日三国就孤立了。

国内的统一战线也会更加巩固，日本兵力南移，蒋介石不敢北上压迫共产党。八路军不必调往东北作战，可以在华北大发展，新四军抓住机会，可以在华中大发展。

大战争，大转折，大机会，谁能掌握战略先机，谁就能反败为胜，逆转危局。

如何掌握战略先机？

靠情报，情报是第一战斗力。

情报工作的特质，就是快，你要比敌方的突然袭击更快。快还不够，最好是提前，快能应对，提前却能预防。面对新形势，潘汉年又要提前调整情报工作了。

中西功的日本人小组怎么用呢？撤离还是坚守？

中西功沉浸在欢乐之中。

太平洋战争，日本人称为“大东亚圣战”。大东亚战争大胜，上海的日本人欢喜若狂，中西功也不能自外。只是，中西功的欢乐与别人不同，别人公开欢呼日本胜利，中西功暗自欢呼反法西斯胜利。虽然公开战场尚未胜利，秘密战争却已提前大胜，提前拿到情报，提前得出正确判断，提前做出战略部署，这就是情报工作的完胜！

这胜利，有我一份，我能不乐吗？

俗人的欢乐在街头，特工的欢乐在密室。作为驻沪特工的元老人物，洞井从不公开闹腾，高兴了，坐着领事馆的顶楼密室，清茶一杯，自我欣赏。

欣赏之余，又会萌生下一个情报高招。

现在，大东亚战争打响了，情报任务，也该转换了。

转向美国？

那不是我洞井的专长，我的专长在中国……

这时，中西功来访。

洞井十分欣赏这个弟子，他总是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来看老师。

洞井正要找个人探讨探讨，这上海滩，能够同洞井谈论大事的人物，只此一人。塚下只能反谍，不擅长搞情报；金原只能执行情报任务，缺乏策划能力。

清茶两杯，两位情报高手，高谈阔论。

中西功好像知道老师的关注，首先把话题引向美国，美国的情报能力不弱，为何误判珍珠港情报？

洞井十分得意，这是我日本施行战略欺骗的战果。战前，日本海军隐秘出航，日本外务省公开出访，一暗一明，配合默契。派往美国谈判的日本外交代表来栖，还是罗斯福的老朋友，公认的亲美

派，罗斯福被我误导了！

中西功心中狐疑，那情报我们送给美国了！举起茶杯，向老师致以敬意，然后就质疑：这会不会是罗斯福的苦肉计？他拿到情报故意压下来，放任日本开打，打疼美国，民意才会支持参战？

洞井放下茶杯，哑然失笑。周瑜演出苦肉计，打黄盖可没有打死啊。那罗斯福就是搞阴谋，也犯不上付出这么大损失。其实他还是误判，手边虽然有情报，却是两种信息，有判断日本开打的，还有判断日本谈和的，你让他个情报外行怎么判断？

中西功同意老师的看法，拿到情报靠间谍的本事，运用情报却要看统帅的水平。美国人不是没有水平，而是太骄傲，看不起日本的作战实力，看不起中国人的情报能力，老子天下第一。你误判天下所有人，还能不误判情报？

评得痛快！洞井端起茶杯，得意地酌了一小口。中国人的情报能力，其实不可小视，重庆的密码破译就很有威胁。只是，那个蒋介石也误判了。他也被我们日本误导了，我们说北进打苏共，他就想北进打中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驻美大使胡适，又报告日美谈判即将成功……

中西功恭敬地给老师斟茶，轻轻试探：共产党呢？

毛泽东是个情报高手！洞井放下茶杯，瞪着中西功：他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比你写的还好。蒋介石总是对下属说，对日宣战要等待国际援助。毛泽东总是对全党说，要警惕国际慕尼黑。一个用主观愿望去找情报，不符合心意的情报就不信。一个用客观态度去找情报，不符合事实的情报就不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高统帅的情报水平，影响整个情报系统啊！

你说得浅了！中西功在心中驳斥。毛泽东不仅会运用情报，还会用人。佐尔格给苏联提供德国侵苏情报，斯大林不信，德国人会反对德国吗？我为中共提供珍珠港情报，毛泽东采信，日本人也会反对日本的侵略国策。所有的情报专家都知道，情报工作必须防止

误判，实质上，你误判的不是情报，而是人！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如何攻心？运用内线，让敌方要员为我服务，那才是攻心的极致，非雄才大略者不能为，非心胸开阔者不能为……

可惜啊可惜！洞井叹道，像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样的情报领袖，太少了，太少了。

这是什么意思？中西功暗自琢磨，你称赞中共领袖，是发牢骚还是试探我？

中西功也叹道：大有大的难处，统帅收到的情报太多，太杂，难以判定啊！

那你为何不重用专家？洞井忍不住发了牢骚。谁都知道统帅重要，统帅决策战略，战略决定全局，统帅承担着改变历史的重任。可你统帅怎么用兵？用兵先用谍啊！孙子曰："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那就是重视统帅与间谍的关系啊。

端起的茶杯，停滞在唇边，中西功悄悄关注老师的神情。看来，洞井对日本的军人内阁不满，嫌他们不重视洞井提供的情报。这种态度也是情报，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这个亲信学生面前，什么都可以说。洞井激动地站起来：一个小小的间谍，却能拿到大大的战略情报，也会影响全局，也会改变历史。以小搏大，舍谍其谁？

中西功赶紧也站起来：只是，只是间谍发生作用，必须通过统帅。反过来看，统帅决策，又何尝离开间谍的情报？总而言之，还是大小结合，系统决胜，有杰出的间谍，有英明的统帅，才有伟大的情报战绩。

英雄所见略同！洞井举杯相邀，以茶代酒。

中西功举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虽然没有向西去，我虽然没有去过延安，可是，我的情报工作始终与延安相联，我的心灵始终与中国统帅相通，我的身边，就

有一位中国兄弟啊……

洞井望着喜不自禁的中西功，不禁有些疑惑，你怎么兴奋得把茶叶都喝了。我夸赞共产党的情报能力，你何必这般开心？

中西功发觉不对，赶紧压抑情绪：我是不是该走了？

“报告！”

门开了，塚下恭谨地走了进来。

塚下脸色阴郁，这么大的喜事，也不能让这个忍者高兴起来。

中西功友好地看看塚下，却发现人家没有任何表示。

“我，该走了。”

中西功知趣地向老师告辞。

中西功该走了！

早就纳入东京特高的视线，坚持不撤，就是为了这国际战略情报，现在情报到手，现在情报运用，中西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考虑个人安全了……

望着中西功离去，看着塚下进来，洞井突然想到：下一步要用的人，不是那人，而是这人。

大东亚战争刚刚打响，还有许多战略动作需要保密，东京查获的国际谍报团就是极大威胁。那个案件的主角佐尔格和尾崎秀实，都有在上海活动的经历，他们在上海是否还有同党？

撰写情报分析报告要靠那中西功，反间谍抓内奸却要倚重这个塚下……

塚下恨恨地望着中西功离去，刚刚接到东京通知，追查国内的共产党分子，已经牵连到上海的同文书院。

你中西功虽然官阶比我高，可你也是同文毕业，你也应该算个可疑分子！

第十七章

大谍无名

——伟大间谍的悲剧命运

塚下的反谍工作很快就有进展，抓获了美国间谍麦尔。就凭麦尔那身材和长相，过去是令人嫉妒的鹤立鸡群，现在对己致命的骆驼立羊群。

麦尔的被捕，震惊了上海特工界。

潘汉年通知，允许中西功立即撤出上海，“向西去”。

向西去？

这是中西功多年的梦想，去新四军根据地，看看自己的反法西斯战友，去延安，拜访情报分析大师毛泽东。

可中西功又犹豫，向西去，意味离开自己的情报岗位。

我一走，就会惊动日本反谍机关，我这个日本人小组的其他人也不能继续潜伏，我们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就会前功尽弃。

间谍的价值在情报，你拿到的情报越重要，你的个人价值就越能最大化。离开情报岗位，间谍的性能价格比就急剧下降，上战场你不如一个战士，搞宣传你不如一个文人，百无一用，只是活着。

活着，我何必那么珍视活着？

想到自己的生死，就想起已经死去的兄弟。自从郑文道为了保

护中西功而死，中西功就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做任何事情，都感觉郑文道在看。

决定任何事情，都想到郑文道会怎样考虑。

现在，你会同意我离开岗位吗?

会的，你总是把我的安全放在首位，甚至放得比情报任务还高。

那么，我应该走，为了你，我也应该走。

可是，你也会走吗?

不会，你总是把情报任务放在首位，放得比个人的安全还高，我走了你也不会走!

那么，我就不应该走。

我的兄弟郑文道，为我活着而死。我活着坚守情报岗位，他为我而死才值。

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为那不误判我的人去死啊。

既然中国兄弟能够为我而死，那么，我也要为他而死，为他坚守岗位，宁死不撤……

薛有朋无法劝说中西功离开，这些日子，中西功似乎有些心神恍惚。

不管你提出多少理由让他撤离，但只要有一点儿不撤的理由他就不肯撤离。我撤了，谁能拿到日军清乡情报?我还要保卫新四军根据地呢!我的战略情报任务也没有完结，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方，陆军又在谋划北进了，我还要保卫苏联呢!

坚守难，撤退也难。

中西功的犹豫不决，让薛有朋十分为难，你不撤就会连累其他同志，你不撤日本人小组十几人都不撤，围绕这个小组的三十几个中国人也不能撤。

不撤也要得到好处，上海、南京、天津、太原、大连，诸多重要情报汇集中西功处，通过薛有朋掌握的秘密电台，持续发往延安……

中西功能撤不肯撤，麦尔想撤撤不了。麦尔被塚下投入战俘营，没有连累其他美国间谍，却连累了中国间谍。

国共双方的秘密机构，都接到营救美国盟友的指令，都派出人马，都没能成功，也都损失了自己人。

塚下把麦尔当钓饵，专门诱骗中国特工上钩，干的得心应手。

中国特工前赴后继，明知咬钩，还是要咬，这就是鱼儿的命运。

面对命运，向来莽撞的韩霜，突然冷静下来。能够咬日本钩又不上钩的鱼儿，只能是熟悉鱼钩的日本鱼！

于是，这营救麦尔的任务，就交给了韩国死士林得山。

林得山穿上日军的黄呢官服，驾驶吉普车闯入国际战俘营，说是金原要接美国特务去审讯。熟练的日语骗过了狱卒，冲出了大门，不承想迎头撞上塚下。一场枪战，塚下把麦尔丢给中西功，自己去追捕林得山。

中西功的车上拉着麦尔，可以送回战俘营关押，也可以送出日军防地纵放逃亡。

怎么办？

中西功面临选择：选择送回关押，就坑害了反法西斯战友；选择送出纵放，就暴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

作为一个高级间谍，当然会权衡利害，战略间谍不能为战术目标而暴露，哪怕你面对的是一条生命。

可是，高级间谍中西功，亲自开车把麦尔送出城市，送到日军和新四军的交界地域，纵放。这路线，本来是薛有朋为中西功准备的撤离密道。

这种低级错误，中西功一犯再犯，自从完成珍珠港情报任务，中西功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战略间谍，已经不再掂量自己生命的重要。

郑文道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冒死救人！

中西功的蠢招，让塚下精神焕发。

这是反间谍专家称雄逞凶的时候，塚下咬住中西功纵放事件，秘密报告陆军特高课。对于中西功这样的满铁高官，不宜由塚下出手，还要依靠军方。

金原大佐得到消息，给了中西功一项任务：去浙江侦察，陆军要打那里的舟山机场。

这是一项奇怪的委托，战场侦察并非中西功的专长。

中西功明白，这是老同学在掩护自己。

金原是个忠诚的皇军军官，他为何要保护我呢？

中西功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迅速离开了上海，这是难得的机会。

塚下得知中西功离去，这才明白，斗垮中西功那样的人物，并不容易。

这不，情敌郑文道死去，隆子小姐离自己反而更远了。能够见到隆子的唯一地方就是中西功的家，可那里恰恰是塚下的禁地。

不仅要除掉中国人郑文道，还要除掉他的日本兄长中西功！

嫉妒使人发昏，嫉恨使人振奋，塚下想出曲折的路径：策反林得山。

你的反日行动为什么总是失败？那是韩霜出卖了你，她是中西功的奸细！中国人不缺汉奸，你个韩国人为何帮助中国汉奸呢？

林得山被塚下绕昏了，侍候奴才不如侍候主子，林得山决心为日本特务效劳，报复韩霜和中西功。

远在浙江的中西功，脱离了塚下的监控，接近了共产党的浙东游击区，可以说相对安全了。这时，突然接到韩霜的电话，东京来客！

听说东京来客，中西功立即想到尾崎秀实，一定是那个兄长同志有什么重要委托。

不及细想，中西功匆匆返回上海。

郑文道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赶回去搭救兄长！

中西功回到上海，就钻进塚下的圈套。

这是中西功第三次犯下低级错误，自己把自己送入虎口。

一个高级间谍，失手于一个低级特务。

中西功的被捕，震动上海情报组！

按照秘密规则，凡是中西功认识的人，应该立即撤离。

南京的关南，匆忙逃到上海，忘了请示西里龙夫，我要去根据地！

根据地的梅笛，不肯陪同麦尔，匆忙赶往上海，我营救郑文道的兄长！

薛有朋坚定地制止关南的胆怯：你不能逃跑。你走了，就证实中西功是我们的人。我们不走，中西功就可以采取反审讯策略，还有脱身的可能。

关南这才知道，情报员的价值也有高差。现在，那些日本同志的生命比自己这些中国人更珍贵。

薛有朋和蔼地劝说梅笛，你不宜留在上海。你个人没有能力营救中西功，反会暴露自己而连累他。

梅笛不得不承认，情报员应该把理智置于感情之上，现在，一切要听组织安排。

薛有朋命令别人待命，自己却拿不出有效办法应对，值得向本系统所有同志布置：不出卖、不反抗、不逃跑。

潜伏组织，也得有应急方案。在这种时刻，这三不，就是对日本同志的最好掩护，因而也就是最好的应急方案。

三不，使上海滩保持短暂平静。

塚下的反特进展停顿，从中西功嘴里挖不出任何秘密。东京对上海进度不满，把中西功调回本土审讯。

韩霜不能原谅自己，中西功原来是帮我中国的日本好人，却被

我的电话诱捕？

不能原谅自己的韩霜，出手干掉林得山。

塚下关注隆子的态度，却发现隆子回国了……

1942年6月，“中共谍报团案件”被东京警视厅侦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十几个日籍情报员，全数被捕。

为了掩护日本同志反审讯，相关的中国情报员坚守不撤，关南等人也被逮捕。

上海情报组遭遇重创，薛有朋等少数几人避过追查，继续坚守。

中西功被押回日本审讯，在巢鸭监狱重逢尾崎秀实。

负责审讯中西功的塚下，再次相遇隆子，隆子定期为中西功送饭，送信，送中西功给方子夫人的狱中通信。

塚下判定，征服隆子的途径只有一条——先征服中西功。

我有把握征服他，他连犯三次低级错误，早已方寸大乱……

轰动日本的“国际谍报团”和“中共谍报团”两案，主犯都被判处死刑。

案件宣判那天，隆子自杀了。

得知隆子自杀，塚下没了信念。

没了隆子，塚下的奋斗就没了目标……

这天，塚下又在审讯了。

中西功盘腿端坐，交代罪行。

这交代像是讲课，中西功侃侃而谈，从自己的少年谈起，谈上海留学热爱中华文化，谈上海文人的进步团体，谈中共党人的牺牲精神……

自从判处死刑之后，中西功又换了一个人，再也没有犹豫不决，再也没有心神恍惚。

我要死了，我可以同郑文道相聚了，我不会再犯错误辜负我的

兄弟了。

郑文道现在会做什么？

积极开展狱中斗争！

中西功精心筹划，利用审讯机会，宣传自己信仰的主义……

面对中西功的教诲，塚下并不服气。

你的主义不能战胜我的手枪！

这时，头上突然响起飞机轰鸣，跟着就是炸弹落地。

爆炸！爆炸！

天崩地裂，审讯室塌了半边，日本的皇都遭遇轰炸……

烟尘散去的时候，塚下发现：

那中西功端坐不动，菩萨般尊严。

而自己，四脚爬在地面，卑微的蜥蜴。

塚下崩溃了，跪倒在地，向菩萨忏悔！

中西功的讲述继续下去，而且得到允许，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在这天被处死。

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人，先后在狱中病死。

1945年9月美军进驻日本，尚未执行死刑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人，无罪释放。

金原参与签订日本投降协议，得以免予追究战争罪行。

洞井在中西功案发后离开情报职位，撰书怀念与薛有朋和关南的交往。

塚下偷偷抄出审讯中西功的记录，公开发表。

薛有朋和关南等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得以平反昭雪……

尾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开始反思。

中西功同妻子的狱中通信公开发表，轰动文坛。

尾崎秀实的弟弟尾崎秀树撰书怀念兄长，成为日本笔会会长。

作为日本的反战英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当选国会参议员，中西功长期主持研究中国问题，西里龙夫任日共熊本县委员长。

中西功于1973年病逝，逝前撰文怀念中国战友，称赞郑文道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培育的精英。

西里龙夫于1983年访华，重逢中国战友。

中西方子重访上海，带来中西功生前为郑文道书写的悼词：

“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
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
你为了共同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员！”

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真实身份长期隐秘。直到1964年，佐尔格死去二十年后，苏联当局终于承认并纪念这位无名英雄。

国际情报界轰动了，公认佐尔格是超级间谍。

超级大谍不该埋没。

中西功和郑文道，堪称“东方大谍”。

大音无声，大象无形。

大谍者，变声隐形以致无名……